

1955-56 年爭取獨立羣衆運動

狼狽爲奸：裁員的故事

馬來西亞的漁業危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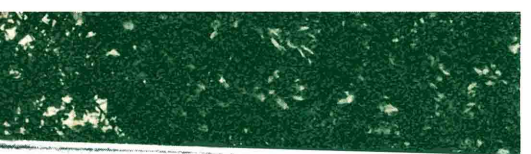
百忍成「金」話捧菜

聯合校園風波

綠洲

第三期

双月刊



JOINT CAMPUS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ANYANG UNIVERSITY



新加坡大學中文學會出版

1978 年 9 月



船厂焊工

生

活

線

上

船厂焊工



自由论坛	你對巴士車資起價的意見	2
自由评论	吉莪事件背景探索	4
	SBS • 股票 • 加价	6
	从华人经济大会谈起	8
	医科学生 • 签约	10
	胡先翁有两下子	12
	启蒙班之后	14
	一场活剧	15
	劳动力那里去了？	16
星马点滴		18
歌曲介绍	礼貌运动歌	23
生活之页	百忍成“金”話捧菜	24
	被侮辱被损害的一群	26
学生动态	聯合校園風波	28
	反对巴士车资加价运动	33
回顾过去	1955—56争取独立群众运动	36
	十九世纪马来农民的抗英起义	42
天下事	榴梿飘香话大选	46
	重提“亞細安集體安全體系”	50
诗选	金芝河的几首诗	52
此时此地	六年血泪	55
	一个真实的故事	58
人物介绍	不朽的歌手	60
经济知识	马来西亚的渔业危机	63
	外资对马来西亚的影响	66
看图识字	七姐妹	70
生活杂感	海邊 • 海員 • 憶	74
	送货路上	75
	雜感二則	76
	記農場的一段生活	77
文艺小品	三十五个春天	78
	民间歌谣及打油诗选注	80
	另一种生活	84
	那一雙雙的手	87
	半天	88
	紡織廠里	91
	沙厘板阿伯	92
学习创作	狼狽為奸——裁員的故事	94
文艺评论	诗坛离不开尘坛	102



自由論壇

你对巴士车资起价的意见

- 你赞成巴士车资加价吗？
- 對於S B S 所做的解释，你的看法如何？
- 你对在裕廊镇实行的巴士转换站措施有什么意见？
- 你希望巴士公司进行那些方面的改善？
- 你的其他意见。

我们是一群私人学校先修班一年级的学生。虽然我们的年龄都在十九岁以下，可是却不能和其他高中生一样的购买学生月票，这对于我们这群不但无收入，而且还要付较昂贵学费的学生来说，是很吃力的。有些同学每天省吃两毛钱的东西，以便有钱付给巴士公司。我们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十九岁以下的私人学校学生不能和其他中学生一样享有乘车优待呢？

一羣學生

新加坡巴士有限公司在今年五月左右公开发售二千万股一元的股票，工业职工联合会秘书长彭由国先生表示巴士服务将会因此而大为改善，使全体搭客受惠。但到了七月，巴士公司又宣布巴士车资加价，理由又是改善服务，到底是不是要改善服务呢？

股票既已发售，巴士公司为了维持其公司股票稳定性，只有一个途径——增加利润。要增加利润也只有：一，加强巴士工友的劳动强度。二，降低成本（在车辆维修，购买及油价等成本无法降低的情况下，要降低成本，只能从工友的薪金这方面着手）。三，提高车资收入。以上第一及第二项表示巴士工友的工作条件无法改善，第三项则是车资加价，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负担加重。

如此看来，新加坡巴士有限公司公开发售股票只不过说明了这是一间“巴士赚钱”公司，不是“巴士服务”公司。

所以我们决不接受改善服务是车资加价的理由，也反对要车资加价才能改善服务的说法。

文鋒

一位念小五的补习学生问我：「生，『调整』的同义词是不是『起价』。」我听了，不大高兴的问他：「我几时教你的？」他煞有其事的说：「我看报纸写巴士车资调整，可是大家却说是起价，爸爸也是这么说的，不对吗？」

我该怎么回答呢，因为目前的情况的确是这样啊？！

臨時教師

满以为做了巴士公司的股东，可以享受优待，一个月省它十几元，补贴一下家用。这个美梦，做了一个多星期。突然，平地一声雷——「巴士加价」。梦给打得粉碎，红利七分尚未嗅到，就要从血汗钱中每月扣除十八元支援巴士公司发展业务，还要替妻子和三个小喽囉多付廿元车费。想不到车费竟占了全家收入的百份之十六强，向老板要求巴士费加价津贴，他说政府的全国薪金理事会（NWC）没有建议。呜呼！生活难过也。

前次报章社论呼吁股东热烈参与巴士公司业务，运用股东权力，监督业务。现在本人想呼吁巴士公司衮衮诸公召开股东大会，慎重考虑我们小股东的意见和权力、利益，收回加价成命，则感激不尽。

小股東

我的工作地点在裕廊工业区。以前，我只要搭 154 便可抵达工厂。自从实行了裕廊巴士转换站及车资“调整”后，我每天须要多付 6 角钱的车资，一个月平白无故的损失了十五元左右，实在心痛。更气煞的是，以前不必转车，现在钱多花反而还要拖着疲惫的身子去转换站抢着上车，真是活见鬼，他妈的什么“改善服务”！

查帳員

车资加价，听到不少人大叹倒霉；其实，最倒霉的应该是我——照旧是乘搭 14 个票站，没有提供任何便利，等车的时间没有缩短，拥挤的情况也不见改善，车资却每趟多了两角钱，因此，对于我来说，车费是加价两毛钱，而不是大家所说的一毛钱。

我每天上班，下班，回家，照样挤巴士，感觉器官虽早已麻木，但还能感觉到口袋里的钱缩水了！

小書記

我看大家还是不要生气也不要呱呱叫了，生气会影响身体健康，呱呱叫后又要掏钱喝茶润喉，得不偿失。不如动动脑筋，想想办法，使自己避免和巴士打交道。我建议，从今天起，男女老少都定下一个十天计划，目标是学会骑摩哆电单车，这样不是更实际吗？有人说，骑摩哆是「肉包铁」很危险，但君不见报章上常有行人被撞、汽车相撞，巴士相撞的消息吗？在这繁忙的都市里，不管你是行人、骑士或搭客，死亡的或然率总相差不远，那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既经济又方便的呢？

推銷員

这次巴士车费加价，对我目前的影响相信不比别人严重，每月车费廿四元，约等于收入的五份之一。因为享有了优待，也没什么话好讲。当然，我也想到一年后服役完毕没有优待的问题，但那是以后的事，而且反对也没有用。像工艺学院提出的反对巴士车费加价的签名运动，我也有签名呀！可是结果人家还是不顾民意，照旧加价。

我听到有些人提出了一些别的办法来取代搭巴士，觉得倒也相当实际，大家不妨试试看：

(一) 改骑摩哆单车（最近摩哆单车价钱突涨，要买可要趁早）

(二) 骑脚车（当然会比较危险）

(三) 走路（鞋费也是一笔）

國民服役者

这次的巴士车费加价，对我来说，无疑是一项痛心的打击。原因是我目前是靠教补习渡日子，每天总要东奔西跑。本人无财，既不能买摩哆单车，又不能一天步行上整十哩的路，更不好意思向学生要求学费加价。唯一可做的就是忍、忍、忍。心里却又气又急，一天两块多的车费就等于我收入的四份之一。

最近，我看到了一件令我稍感痛快之事。说出来让大伙解解闷消消气。一天，我上了××号车，车内搭客稀少，在车内最后一排坐下后顿感昏昏欲睡，突然间朦胧中看到坐在前面一排的一位仁兄，拿出小刀，迅速的在座席上打了个“×”，顿时，椅子马上开了个花，接着，他又迅速的如法炮制了其他几张椅子，才毅然下车。不知怎的，当时我心里顿时乐开了花，好像很痛快似的，尽管这样做是消极而且危险的。

教補習者

巴士公司提出增加车费的其中一项原因是改善服务。最近巴士公司为了表示服务有所改善，果然增加了一些新车（数目不详）。但这些新车的座位却比旧车原有的卅七减少了一半，整辆车好像专门设计给人站似的，真是莫名其妙。难道他们不知道现在这个社会让坐的风气是那么的糟吗？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每次都因抢不到位子而要站上整半个钟头，现在情况似乎更糟了。

家庭主婦

「白狗偷吃，黑狗遭殃」，我们巴士工友可说是首当其冲，成了代罪羔羊。许多搭客都脸臭，有些故意照原价付车费；不向他们补票，又怕查票员追究；若要向他们多收钱，又常常会惹事，真是左右为难。公司说车费加价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改善工友们的福利，真是天晓得，若有改善，也不至於有那么多工友进进出出公司大门。车费加价对我们也影响很大，家里的人要搭车，公司薪水又没增加，我们生活也很不容易。

搭客中，最怕碰到警察。以前他们是不必买车票，最近他们也要买廿四元月票，我是不敢去收这些政府人的钱，免得得罪他们麻烦多多。最近他们查车也查得够紧的了：车喷一点黑烟，药箱不够药啦，开快车啦，查得比以前更严了，大概他们也被惹生气了。

巴士售票員



吉葬事件背景探索

• 小學生 •

八月十九日吉葬事件

八月十九日（星期六）凌晨两点半，五名青年乘坐一辆汽车抵达吉葬（雪兰莪新古毛附近，吉隆坡以北卅五哩一个小镇）苏巴马廉兴都神庙。这群青年并非作客而来——他们把篱笆锁头砸坏之后，立即着手摧毁侧庙的九座神像。当他们走进主庙企图进一步破坏神像时，却遭遇到该庙僧侣以及几名守卫的阻止，结果双方大打出手。使用的武器包括巴冷刀，铁条，铁锤，铁铲，水喉管和锄头柄子。当警方闻讯赶抵现场时，一名侵犯者经告丧生，其余四名都受重伤——其中三名较后在医院不治身亡。在格斗中，两位神庙守卫亦告受伤，一名受庙方之邀前来排解的老哈芝①也被砍伤。

上述事情发生在八月十九日凌晨，（发生当天，新闻界经已接获消息），而有关当局却封锁至21日（星期一）才公开宣布。电台、电视台以及各语文报章稍后报导有关消息，都一律采用警方（刘文葬高级助理总监）文告——不得另拟新闻稿——，也是受到当局特别关照的缘故。

侵犯者究竟是何方神聖？

侵犯者究竟是何方神圣呢？警方文告一字未吐，倒是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和亚洲周刊两家英文杂志有所透露：（一）侵犯者全是马来人；（二）侵犯者来头不小：两名是大学毕业的中学教师，三名是大学生——其中一名是回国渡假的南澳亚德雷市菲林德士大学的医科学生；（三）侵犯者当时是穿着白色罩袍并且戴着白色头巾的，证明是回教一支小流派（White Dakwah movement）的信仰者。

不是一樁可以輕易忽視的事件

廿一日的警方文告除了叙述事件过程外，还强调了两点：（一）警方已经扣留了涉及有关事件的一切人士，现在在进行调查，并且有可能把犯法者控上法庭；（二）警方决定坚决采取行动对付涉及破坏

宗教信仰和亵渎神明者，并且也不允许任何人置法律於度外。

这篇文告（以及当局的种种做法）显然是企图缩小整个事件的意义和影响。

但是，情况明显得很，吉葬事件不是孤立发生的一个事件，也不是一桩可以轻易忽视的事件，而是正如远东经济评论所说的“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事件”。

其实，就在事件发生的前几个小时，刘文葬就发表文告表明当局“非常关注”国内兴都神庙频被破坏事件。他说，警方将优先处理这类事件。他向全国一万五千间兴都神庙的主管者提出忠告，促请他们加强保安措施。（只是过后，不知他有何感想？）

而且，就在刘文葬发表第一篇文告的同时（八月十八日），——

（一）大马兴都教青年理事会主席维德宁甘发表声明促请兴都青年自愿出来保护神庙；

（二）印度国大党青年团领袖甘旦发表文告，表明将提呈一份针对一系列破坏神庙事件的完整报告书予总理胡先翁；

（三）一名兴都教长老威拉马尼向报界指出，捣毁兴都庙宇之不法勾当自去年十二月间在芙蓉首次发生，接着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到目前（按：即八月十八日）为止，全国各地被捣毁之兴都庙宇共十四间，破坏的神像达卅多尊，损失在五十万元之巨。

他说，他经就此事致函总理胡先翁及森州大臣拉益士耶丁，促请中央及州政府积极关注此事。

（按：据亚洲周刊报导，破坏兴都神庙事件实际上多达廿三宗以上。但是，其中十三宗是在“过去三周内”发生的——恰好是在禁食节期间。）

吉葬事件的消息于星期六早上传出之后，当地国会议员兼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曾永森立即前往调查。

总理胡先翁本身显然抓住星期日晚全国可兰经诵读比赛的机会，大谈回教徒的责任与义务，突出可兰经第一八八节所说：“你不要以不合法地或受禁止的方式去吞没别人的财产。”亚洲周刊的通讯员注意到他演说时的“不平常的有力举动与坚决态度”。

胡先翁政府企图叫人相信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然而情况的发展却大有欲盖弥彰之势！

真正意图耐人寻味

究竟这批狂热教徒真正意图何在呢？

国大党中委班迪丹对远东经济评论的评论员发表谈话时指出：破坏庙堂事件同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的淡米尔语回教宣传推广事件有关连。他说：在几个月前，当回教宗教教师(Religious Teacher)利用广播机会攻击和污蔑兴都教徒的偶像崇拜时，兴都教徒纷纷写信给淡米尔文报章提出抗议。于是，在大选期间，一个“来历不明”的集团就大肆翻印并分发了这些抗议信件，利用它来证明“国大党是反回教，因此是反马来人的”。

班迪丹过后“颇为勉强地”承认这一系列事件“可能”跟国大党的小敌手——马来西亚印度人回教徒大会党(KIMMA)有关，并且是由它策动的。

根据消息灵通人士向远东经济评论透露，KIMMA同White Dakwah movement的关连是明显不过的——只是干着实际破坏勾当的却是那样的马来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极可能是被人利用的，只是究竟是谁在幕后主使这一切呢？

事情似乎不简单

把事件同KIMMA联系起来，确实能够解释“为什么遭破坏的都是兴都神庙（而不是华族的神庙或其他教堂）”这个问题。但是，小小一个KIMMA如何能够驾驭那些大有来头的马来高级知识分子，并使他们肯于那么“视死如归”，却是一个大大的疑问。何况——

White Dakwah movement并非是那么一个五人帮；根据远东经济评论报道，这个运动在吉隆坡的两间主要大学（马大和国大？）有着“令人不安的数目的”支持者！

而且，从有关当局的万分慎重（甚至是有些恐惧）的态度看来，可以测知，事情不会单是由于KIMMA的。

显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

八月廿日，马六甲首席部长阿迪阿淡在主持

甲州印度国大党代表大会开幕时，指责“反国家份子”毁坏神庙偶像，“企图煽动情绪搞出种族对峙的局面”。他说：“这些不负责任的坏份子在在大选失败后，采取了这种破坏民族团结与和谐的行动”。——他究竟说的是谁呢？

八月廿三日，巫统当权派的喉舌——马来前锋报的社论说：“我们深信，这些行为，乃是由反国家份子，颠覆份子及犹太主义者所煽动而引起的……有许多事情是我们不曾听过的，现在我们竟然都听到了，包括那些落在世界后头的乱七八糟的事件，阻止女孩子接受高等教育事件等等……互济会竟然被人大事渲染成为耸人听闻的事件……”

——它又究竟指的是谁呢？

有外來勢力插手嗎？

根据远东经济评论的揭露，White Dakwah movement宣传的是极端的原教旨主义的(fundamentalist)②学说。它的狂热支持者一般都杯葛非回教徒的商店，不吃那些可能是由非回教徒制做的食物，诸如面包，避免在公开场合进食，不看电影也不看电视。

一名熟悉Dakwah movement的权威人士对该刊记者说，那些狂热支持者最近之所以那么猖獗，是因为他们被宗教教师告知，毁坏一百个偶像者，保证有机会上天堂。

这样的事情不免叫人想起伊朗：在那里极端的十叶派回教(shiite muslim)份子不是矢言要扑灭娱乐事业，并催促当局下令彻底禁止饮酒，要妇女重新披戴面纱等等吗？在那里十叶派份子不是正在同亲苏派份子联手对抗以伊朗王为首的当权势力吗？

本地一些回教徒政界人士同西亚——北非的“红色”回教徒领袖有联系，这是一个已经公开的秘密。

有一个庞然大物正蛮有兴趣地窥探着我们这个区域，这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随着吉葬事件的发生，相信人们都想知道：一个伊朗式的事件是不是正在酝酿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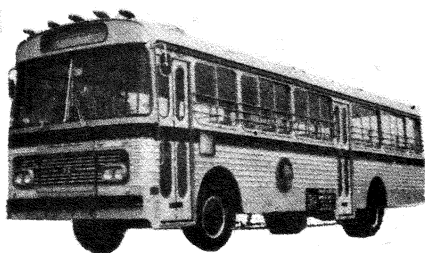
不久前印尼苏哈多总统说过：本区域和平与安宁的日子已经过去——他为什么那么说呢？他不是在做无病呻吟吧？

註釋：

①老哈芝：對曾往麥加朝聖的回教徒的尊稱。

②原教指主義：原意——相信《聖經》中所記載的傳統的基督教信仰，反對較為近代的教義。這裡應指回教。

SBS • 股票 • 加价



新加坡巴士公司（新旧皆简称SBS）自1974年车资加价一角后，又于今年7月1日起再度加价，实行新的收费率如下：

票站	1-4	5-7	8-10	11-13	13以上
车资	20¢	30¢	40¢	50¢	60¢

学生搭过4个票站须付车资20¢，学生月票也从\$4增至\$6，加价巴仙率高达20—40%。同时，SBS也宣布一项乘车优待措施，即全日制大专学生可购买每月\$18的优待月票，武装部队，警察部队及全职国民服役人员则享有每月\$24的优待。

这次巴士车资加价，对公众人士来说应该不会感到意外吧！早在3月下旬，交通部与财政部发表联合文告，宣布决定把SBS转变成为公共有限公司时，已透露将允许“调整车资”以“提高服务”。从那时起，巴士车资几时起价，是众所关心的问题。4月初，后座议员在国会询及巴士车资是否会在3年内调整时，劳工部长王邦文答覆说：「他对这不能给予保证」。既然无法保证，自然意味着车资随时有加价的可能，因此，加价是早在意料之中。

为什么SBS要从私人有限公司转变为公共有限公司呢？根据2月5日有关方面所透露的消息，SBS将在股票交易所挂牌成为公共公司，原因有下列三点：

- (1)使公司的拥有权不再由少数大股东所操纵，并且配合政府鼓励更多人拥有这家公司股权的政策。
- (2)使该公司工友更进一步的参与公司的业务，从而加强效率。
- (3)通过发售股票，使该公司获取更多的资金经营业务。

接着，公积金（修正）法在国会三读通过，会员能动用最高五千元来购买SBS的股票和证券。SBS共发售二千万股（SBS共拥有股票三千一百万股），其中六百万股是优先保留给雇员申请的，其余的将公开发售给公众人士。

自4月28日接受申请后，SBS股票被认购超额27倍。这次发售股票，得到公众人士热烈的反应，主要原因是：

- (1)政府允许动用公积金购买SBS股票。一般人认为反正公积金只能用来购买组屋，倒不如拿出来买SBS股票，每年保证可获得红利7.5%总好过存放在公积金局。（利息6½%）

(2) SBS 所发售的二千万股, 面值\$ 1, 但每股净资产值是\$ 2.13。在近年来公开发售的股票中, 有这么高的资产值是少有的, 怎会不吸引人呢?

(3) 五百股及以上的股东, 将享有\$ 24 的股东乘车优待证。巴士工友的股东乘车优待证尚可转让给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和儿女。

SBS 董事会也宣布有车及申请超过五千股者都将不会获得分配, 而申请额在五千股及以下者将依不同比例抽签, 抽中者将分配五百股。

从股票的发行到分配, 使我们产生了一些疑问, 一向贪得无厌的 SBS 老板为什么突然间变得那么好心肠, 也让搭客和工友分享做小股东的机会呢? 且看看 SBS 发售股票的真正目的吧!

4月30月, 新加坡工业职工联合会 (SILO) 秘书长彭由国向全体工友说: 「……我相信巴士工友在参加这项投资之后, 将会勤劳的为公司效力, 使公司能生存和牟利。……搭客拥有公司股份之后, 将会更加关注他们的身份, 而确保巴士不会被破坏……」以上的言论, 不是很清楚地说明了 SBS 发售股票主要是为了使 SBS 能够赚取更多的利润吗? 政府及巴士公司都说: 「使该公司的控制权不再操纵在少数大股东手中。」其实, 五百股的小股东能有发言权吗? 就算有一些意见, 也必须通过大股东, 在不损害他们的利益下才批准。公司的控制权, 主要还是操纵在少数大股东手中, 这和完全操纵在他们手中并没有什么分别。说穿了, 只不过是希望通过成为公共公司及发售股票以掩饰 SBS 仍操纵在少数大股东手中的丑恶面目。

SBS 发售股票之后, 随之而来的是内部巴士服务的实施和七月一日的车资加价, 虽然遭到大部份人的反对, 但 SBS 仍我行我素, 而且还有人在背后撑腰支持呢。同时, SBS 把公司股票分散发售及实行乘车优待, 其实是分化人民所要的“漂亮”花招, 使那些获得些小甜头的公众人士为了本身的利益而不敢多言。从而达到从人民大众榨取更多利润的目的。

SBS 宣布车资加价的理由是:

(1) 一直是由短途的乘客来填补长途搭客的车资及受到过度补贴的学生车资将随着这次的调整而合理化。

(2) 保养费增加, 汽油将会起价, 将多购置巴士。

(3) 为公众人士提供一个较完整的巴士服务。

随着近年来市区人口疏散的结果, 中程的巴士搭客越来越多, 这次车资加价, 影响最大的要算是他们。如果说短途与长途的车资不平衡, 为什么不降低短途的车资而去提高长途的车资呢? 很明显的, 这只是藉口罢了。贪婪的 SBS 甚至连学生的车资和月票价格也不肯放过, 其本质更是暴露无遗。

购买新巴士及添置设备, 这是公司的投资, 如果资金不足, 可以贷款, 而且 SBS 刚发售股票筹集了一笔庞大的资金, 因此把这当成加价的理由是很不合理的。石油尚未起价, 车资就先起, 倘若石油价格果真再涨, 那车资要再加价吗? 作为人民生活所需的公共交通服务, 本来就不应该以盈利为前提。至于说改善巴士服务, 到底改善了多少, 搭客是最为清楚不过了。总的来说, SBS 所给的加价理由, 都是不堪一击的。

3月21日国会开会时, 财长韩瑞生先生在答复议员询问时曾说: 「……如果公司为了获巨利而不合理的提高票价, 加重搭客的负担, 这是不对的。车费将由政府决定; 一方面照顾搭客的利益, 一方面又照顾到公司的生存……」SBS 是否面临生存不下去的问题而迫切需要加价呢? 根据 27/4/78 海峡时报的资料, SBS 的盈利形势一片大好:

年度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未扣税前盈利 (百万元)	10.61	3.35	0.52	15.71	6.92

* (1978: 31/10/77—31/3/78)

以 SBS 每年如此惊人的利润, 根本就没有理由“因不能生存下去”而加价; 更没有理由“为了照顾搭客的利益”而加价。

这次的加价, 肯定的加重了每天 80—100 万乘搭巴士的小市民的负担。从 74 年四大专学生会发起反对巴士加价运动, 76 年职专学生争取巴士优待证, 77 年义安及新加坡工艺学院学生争取车资优待到 78 年新加坡工艺学院学生会所领导的反巴士加价运动, 这一切一切都是人民大众的呼声和愿望, 但是它从来就不曾被有关方面接受过。一次又一次的经验教训, 人民的眼睛将会更加雪亮。

4月9日，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在吉隆坡召开了全国华人经济大会。在此之前，为了配合这项经济大会，该联合会曾进行了一连串的活动，其中包括主办以「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华人经济地位问题检讨」为题的经济论文比赛；接着是由马来西亚汽车摩托银业公会向雪兰莪中华总商会提呈关于马来亚华人经济问题的备忘录；还有雪兰莪中华总商会向马华工商联合会提呈关于马来西亚华人经济问题的备忘录——这数项前奏曲，后来由雪兰莪中华总商会编印成「马来西亚华人经济问题专辑」。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约1200人，会上，各代表针对华人在经济领域上所面对的问题提出检讨，还发表了多项报告书，包括：华族专业人士所面对之难题；工业专业矿业小组报告；工业问题报告；屋业发展建筑及土地问题报告；商业问题报告；人力训练及就业问题报告……。其他银行业交通业也有提出各自的报告。

大会过后，联合会发表了一篇声明，声明主要分为三部份：

(一)对于华人经济问题的基本认识——主要提出华人在经济方面所面对的难题；

(二)政府应采取积极步骤——强调华人经济是国家经济的一部份，政府有必要加以照顾；

(三)华裔公民应走道路——呼吁华人团结，通过宪法途径和各民族实现「富国强民」的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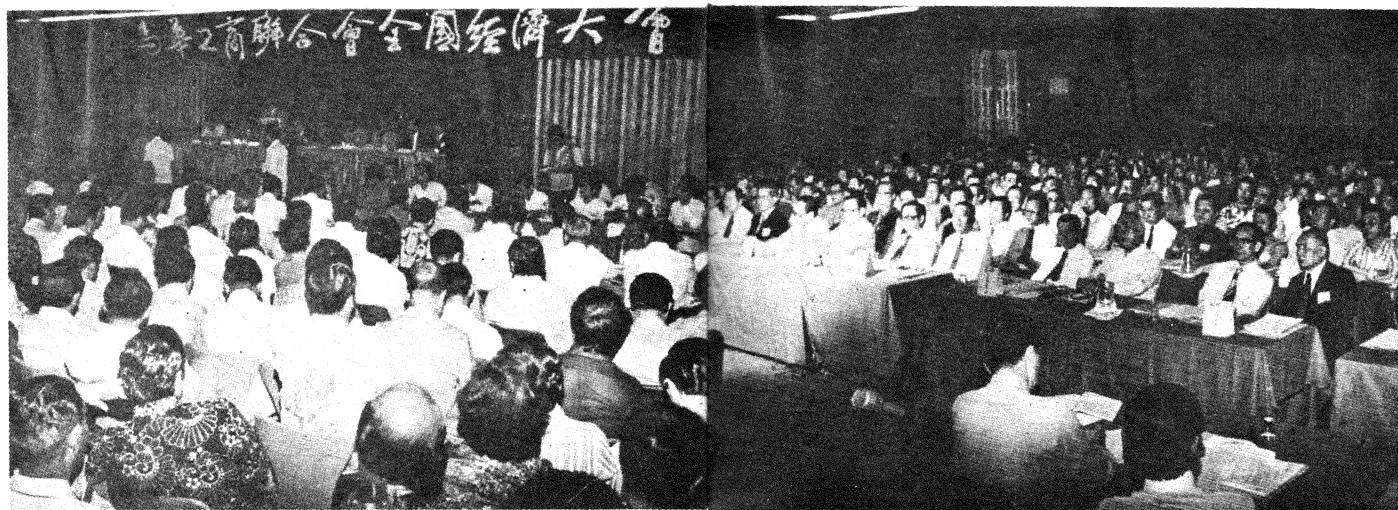
声明特别指出：新经济政策以「全民团结」为中心目标，原则上是正确的，可是具体措施及其执行，却与整个目标背道而驰，政府必须加以纠正……华人向来赞成政府提高巫族同胞的经济地位，并予以协助，但却反对在改善巫族同胞的经济情况时，忽略甚至侵犯非巫人的利益。政府应以维护全民福利为己任，以促进全民经济利益为依归，公平对待各族同胞的经济发展。

大会也针对大学固打制¹、政府部门工作固打制²……等问题提出讨论。但基本上，整个大会的中心是：华人经济权利已逐渐被蚕食及如何来挽救。

华人经济大会的召开，是种族主义统治的必然发展。自五·一三事件之后，马来上层集团通

从华人经济大会谈起

· 依曼 ·



过政治权力，制造了许多官方及半官方机构，土地开发权由联邦土地发展局垄断，贸易由国家企业所控制、石油开发则由国家石油企业一手包办——这一切，都是在提高马来人经济地位的藉口下进行。同时，为了制造一批马来中层阶级来为自己服务，在专业训练及大学收生上大量培养马来中层分子——这一切，就是敦拉萨所提出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次大会给这政策一个极为相称的名词——土著主义(Bumiputralism)。

土著主义的推行，主要不是解决广大马来人的贫穷问题，而是要制造一批马来上层和中层阶级。贵为副首相的马哈迪干脆利落地说：「……最终的目的只是在于有相同人数的马来人和华人上层阶级，有同样人数的马来人和华人的中层阶级……」(大意)。当然，这也包括使华族的

贫穷人士变得和马来族的一样多。简单地说，土著主义是以民族利益为名，通过政治力量来制造马来「有者」的政策，而「有者」，无疑的，即是目前掌握政权的巫统领袖阶层，至于各地的巫统党员，则拜这些党领袖之赐，在申请奖学金、入大学或其他方面获得一点甜头。

土著政策的推行，是通过政治力量掠夺经济利益，既然这样，马来上层阶级的扩张，一定导致一些原「有者」遭殃。在马来西亚，高高在上、掌握经济大权的是外国公司，巫统是不敢碰这些垄断公司的；下来是几个华族大资本家，财大势大，巫统领袖只会和他们合作，决不敢去动他们。剩下的「有者」，就是一些民族资本家了，其中以华族占大多数。这些华族资本家，资本不太雄厚，背后无政治力量撑腰，是巫统领袖最

容易下手的一群——这一群人物，就是这一次华人经济大会的主干。

巫统内阁(当然包括马华、民政)所推行的政策，一项项都获得马华、民政等华人政党的支持，其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这些政策并没影响到部长级或议员级的马华、民政的高层人物。一系列的施政显示出，土著主义的目标，全是针对华族民族小资本家——在工业法令条文下，华族小工业家或商家完全不能发展自己的企业，在竞争剧烈的商业社会里，华族小资本肯定要步向灭亡的。以马来人参股的例子来说，这条法令规定只有马来人参股30%的企业才能申请发展；大资本家和大企业年年赚大钱，部长们是不会迟疑参股的；那些小资本呢？红利少，难维持，上层马来人不会放在眼里，中层马来人宁可干处处优待的白领工作，下层马来人则拿不出钱来。——这么一来，华族小资本只有坐以待毙了。

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之后，华人商家召开一项华人经济大会来发出对土著政策的不满是必然的发展——这是种族主义政治的必然产物。

这次经济大会，有它积极的一面，也有它不足的一面。

从这个大会的反抗土著主义政策来看，它是积极的，土著主义所造成的后果(如种族冲突)，会使国家经济受到损害，生产受到阻挠，大会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这点。另一点，大会提出了不少正确的观点，例如：土著主义只惠及小部份马来人，大部份马来人并不受益。这是一个事实，一路来为巫统高层所否认，大会敢将它提出来，是具备一定勇气的。同时，它也显示出，华人社会中，虽然出现像马华这些唯巫统是从的政客，却也不乏一些敢说实话的人。

要说到大会的不足之处，恐怕是种族色彩过重吧！另一方面，大会虽名为华人经济大会，涉及的其实只是商人。下层华人在马来西亚占大部份，但他们的情况只是轻轻被带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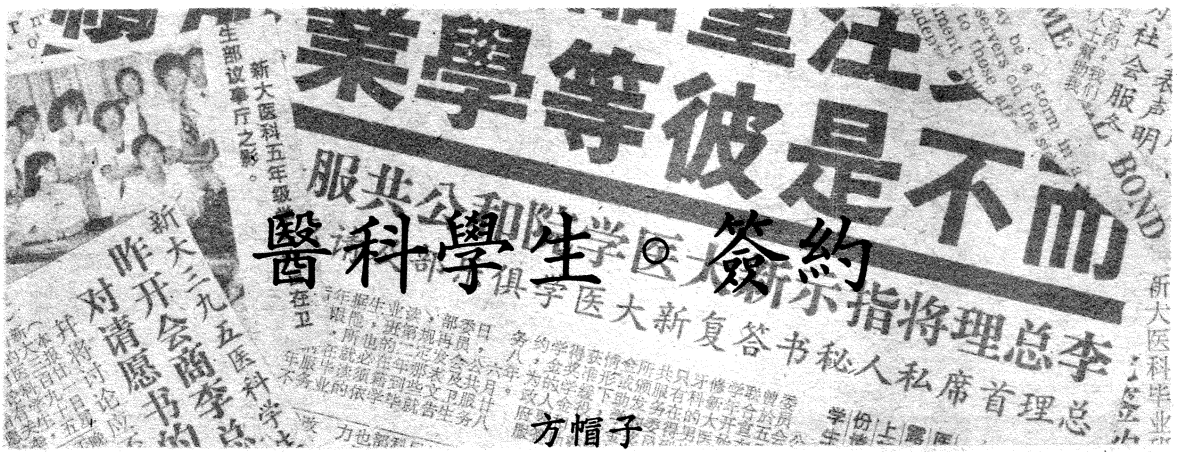
一个问题是，如果这些巫统决策人换由李三春等人来做，华人小商家就能逃过被吞掉的命运吗？大鱼吃小鱼——这毕竟不是因为他们属于不同肤色吧！

①在70年，学院以上的土著学生佔49.7%，73年佔62.4%，到了75年更增加到70多巴仙。

另一方面，非土著自己出钱办高等教育也不被批准，出国升学也诸多限制，奖学金也难获得。

②经济大会的声明中有提及“政府中的民事服务及公共机构任用公务员，未能适当反映种族构成的比例，一

方面是违反了各族平等的原则，一方面会产生执行人员对于种族性偏差的弊端”。



今年六月底公共服务委员会突然宣布目前所有第二至第五年的医科学生必须和政府签署一项强制性的服务合约。此后不久，总理私人秘书在答覆学生请愿书中表示政府支持这项合约，并指示有关当局，若学生不签约，可能会被调回兵营当兵，或者可以要求学生付还所有的教育费用，同时声明若情况须要的话，政府可以制定法律，使签约合法化。星加坡大学也在较早时宣布，若学生不依指示和卫生部签约，他们在完成学业后，将得不到毕业文凭。但是，由于医科学生强烈反对这项强制性的合约，使原定在七月底的签约日期不得不两度展期。在这期间，新加坡医药协会和一些医生也陆续发表意见，表示反对这项合约。

八月中旬，卫生部发出一份修订过的合约给学生，声明这份合约已经包含有学生的意见，并规定学生在八月底前往签约。然而在最后一年学生（也是第一批被规定去签约者）签约当天，超过75%受影响的学生联名反对该项合约，理由是因为卫生部不但完全没有接受学生们的提议，反而加入一些对当事者不利的新条文。这次的签约又一次被搁置下来。

在这次事件中，由于一些舆论界的过度渲染，学生拒绝签约被攻击为不愿为社会服务，以及被影射为品格有问题等等。为了使大家对这次事件有比较全面的了解，笔者整理了一些所能得到的资料，做一个综合性的报导，希望能补充报章报导的不足。

医科学生反对签署这项强制性合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个别原因或许不同，但总的来说，大概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 (1) 强制性合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
- (2) 合约的内容对学生不利
- (3) 学生在毕业后不愿长期忍受政府医院的工作环境。

(1) 原则性问题：

首先，学生们认为要签署一份合约，必须得到双方同意的同意才行，一份强制性的条文在法律上根本就不能称为「合约」，因为当事者是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被迫签署的，况且这份合约的一些条文对当事者是非常不利的，当然不会有人想签这样的一份合约。

其次，学生们认为不应该把不愿签约说成是不愿为民服务。一个医生的义务就是解除病人的痛苦，而这种义务是纯粹属于自愿性质的，完全不应该用合约来强迫他们去执行这项义务。因此强制性合约不但歪曲了医务工作的精神，而且也是对签约者的一种侮辱。

合约的主要目的是要让医生留在政府医院服务，以解决医生短缺的现象，可是目前许多政府医院内的医生辞职不干是有很多原因的，若不去解决医院内出现的种种问题，而只是用强制性的合约来「绑」住医生，不但无法真正解决医生的不满和外流的问题，甚至可能制造更多的不满。

此外，一般上都认为大学当局根本没有理由在一个学生完成学业之后扣留他们的文凭，不该公开采取威胁的手段来强迫学生签署一份学生无法同意的合约。

要求学生偿还所有教育费的做法更荒唐，因为在学生接受教育之初，当局并没有说明他们有权力要求学生付还教育费。况且，教育国民应该是国家的义务才对，那能因为学生不服从当局的某项决定就利用教育费来进行威胁呢？这在国外似乎还未听说过呢！

(2) 合约的内容问题：

合约内的一项条文规定，当签约学生由于职业上的行为不当，疏忽，或是违反服务纪律而被令终止服务时，他将必须赔偿八万一千元的巨款

给当局。

这项条文令学生们感到十分为难，因为在医学上，即使是第一流的医生，有时也难免会犯上错误，更何况是那些毕业不久，经验不够丰富的医生呢？条文中没有清楚地说明到底怎样才算行为不当，疏忽或是违反纪律，也没说明由谁来进行裁判。至于当局会不会滥用这项条文，或者当签约医生要求改善工作条件时，会不会被当作违反服务纪律来处理？这是谁也无法担保的！

条文还规定学生在签约时必需找两名担保人作保，然而有多少人愿意当如此一份没有保障，又可能需要付出大笔金钱代价的合约的担保人呢？可想而知，学生在找担保人时也是大伤脑筋的！

(3)政府医院的工作环境：

凡是在医院学习过两三年的学生，大都对医院的各方面情况有些了解，有不少学生和医生在经过这几年的耳闻目睹后，都不愿长期留在那种环境工作。为什么他们有这种想法呢？让我们来看看医院内的工作情况吧！

每个政府医院部门中，医生的等级分为主任(Head)，顾问医生(Consultant)，高级注册医生(Senior Registrar)，普通医生(Medical officer)以及见习医生(Houseman)，其中以普通医生及见习医生占大多数。见习医生期限为一年，而普通医生的期限是无限期的，因为要从普通医生升级为高级注册医生以上的职位，须要经过一项淘汰率约80%的考试，因为医院内位少人多，擢升机会不高，而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大多希望能升级，既然不能如愿以偿，不少医生就往外跑？

为什么他们要急着升上高级注册医生呢？

原来政府医院的医生的工作时间是很长的，以普通医生及见习医生而言，平均每星期都要工作90多小时，每星期需要轮夜班两至三次，每次轮夜班就意味着要连续工作30小时左右，许多医生每天的生活程序就是工作、轮夜班、睡觉。参加高级考试的医生，还要加上读书和应付考试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使许多医生在无形中忽略了家庭生活，也失去许多参与各类活动的机会。

薪金方面，见习医生每月约有一千元左右，而普通医生则在\$1200之间，每年加薪\$50，这个数目看起来是不错，但若以每小时薪金(约\$3)来计算，是比同等资格的专业人士如工程师、律师等为低的。

另一方面是官僚作风在医院内相当盛行，一个下属若不幸碰到态度不好或带有偏见的上司，则不单要时常受气，也无法互相切磋工作经验，甚至不被当作同事来看待。有时候，升级的机会和考试成绩也会受影响。上述种种情况，无形中打击医生的工作情绪，尤其是职位较低的医生。

此外，由于轮换制度处理不当，一些长期被派到门诊部和急诊部门的医生，他们继续学习和保持进步的机会比在病房中工作的医生更加少，因为他们往往没有机会详细和长期性地医治一个病人；同时也没有什么机会和别人交流经验，医学知识也往往容易落后。这方面也产生了一些不满。

以上只是政府医院医生所面对的一部份问题，许多医生对冗长的工作时间，低微的薪金(与同等资格的专业人士相比)，官僚主义作风，学习机会，受气等甚为不满。

因此，在目前的医疗制度底下，要想不受气，不被骂，减少冗长的工作时间和增加薪金，唯一的出路就只有争取升级。然而，这种机会却是非常之小，另一条出路便是离开政府医院，开设私人药房。要求在一种良好的工作环境中服务原是每个人的正常要求，医生当然也不能例外。对于要求薪金作适当改善的问题，在一个一切以金钱为主的社会中，这种想法和要求应该是非常正常的。

上述情况若一直没有获得改善，也没有给予保证情况将逐步被改善的话，目前医科学生那种不愿在毕业后长久或无限期留在政府医院工作的想法是不难理解的。

上述几点是这次医科学生反对签署强制性合约的主要原因，这次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目前整个医药制度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把这次事件纯粹归咎于「不愿服务社会」，「金钱主义」，或「品德有问题」的作法是比较片面些，也显得有点牵强。

日前，卫生部经已发表声明，表示不愿再修改这份八万一千元的合约，另一方面，不少学生表示他们有意留在政府医院服务几年，却不同意签署一份违反原则而又没保障的合约。情况将会怎样发展，大家只有拭目以待了。

在此希望有关当局能以民主的态度妥善处理这次事件，认真听取所有当事者的意见，大学方面也应该无条件收回扣押学生毕业文凭的无理决定，更希望当局认真去了解和解决目前政府医院医生所面对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医生短缺问题。

下接 Pg. 13

胡先翁有两下子

法蒂瑪



当敦拉萨在英国仙逝时（是身死异乡，但怪不了别人，只怪自己过於信任外国医生），半抱病的胡先翁在电视台上泪流满面，抽泣着向国人报丧。那当儿，当人们看到胡先翁那副模样，又见他是抱病之人，免不了担心地问，“他……他行吗？”

行吗？当然是问能执起敦拉萨的遗职吗？许多人甚至预测，看胡先翁那副孱弱模样，巫统一定要大乱了，国家也不会安宁了。——当然，这时刻也有人磨拳擦掌，等着机会到来。

就在胡先翁接任不久，东姑派支持哈仑派，搞起风雨来了——巫统之狮赛惹花亚峇（东姑派主将之一）出面顶撞，竞选巫青团团长，击败胡先翁的手下；东姑则看时机来临，忙说：如果国家需要，他必出来领导。（言下之意，巫统内部已没人能领导矣！）……总之，在这重重围攻下，很多人都担心胡先翁恐怕要完了。

可是，时间才是证人，转眼间，人们倒对这个看来不像有魄力的人另眼相看了，“喂，他还是有两下子，比敦拉萨还行！”

①巫统及巫青内部的哈仑支持者，一直计划着要把哈仑抬回巫青团团长的宝座，因为这对于胡先翁等无异是一项严重打击。由于巫青团一向是东姑——哈仑集团的地盘，再加上代理团长蘇海米又是哈仑的姪儿，於是他们把握十足的盘算着在巫青常年代表大会上使蘇海米自动辞职，然后再轻而易举的推举哈仑上台。岂知蘇海米竟不卖他们的账，不但不肯合作，反而在会议前夕发表了公开声明，指责巫青内部出现一股“邪恶势力”，企图破坏胡先翁的领导，而马哈迪也跟他唱和起来。於是，哈仑派人马立刻喧嘩起来。接着，哈仑派的三个死硬份子便指使雪州的一个支部，在会上提出一项紧急动议，要求2/3以上的执委辞职，以便重新选出执委，屆時哈仑便可顺理成章的重任团长之職。這項動議最後被拒絕，而把哈仑抬上寶座的企圖也暫時宣告失敗了！

②胡先翁上任後，最先的任務便是決定新內閣的名

有两下子，比敦拉萨还行！的确不错，敦拉萨临死之前，还不敢把哈仑整掉，胡先翁上台不久，就来个正式审讯，还叫元首不许特赦，让哈仑到监牢去做图书馆管理员；尝尝铁窗风味！（有人说，伟大政治家大都尝过铁窗风味，就不知包不包括哈仑？！）在处理哈仑事件的过程中，竟有本事把哈仑的姪儿（全国巫青代理团长，苏海米）拉到自己这边来①，使哈仑失去了护身符（即全国巫青团），只剩下雪兰莪巫青唱独脚戏，独木难支。

在马六甲，十一人帮搞了一场倒首席部长活动，据说是失意的巫统强人加化峇峇搞出来的②，但是胡先翁临危不乱，派猛将马哈迪医生去给十一人帮医病，接管马六甲巫统联委会，保住了自己手下被弹劾的命运。

在吡叻，敦拉萨在世时，不得不答应加沙里爪夷（东姑的马场朋友，同属一派）再继续做吡叻州州务大臣；可是，胡先翁上台之后，便通过吡叻州苏丹来向加沙里摊牌，要加沙里辞去州务大臣一职，演出一场不辞职绝不剃须的闹剧③，

早；當時，一般的報章猜測皆認為加化峇峇出任副首相的成份最高，原因是，按照慣例，副首相應為黨的第一副主席，而加化峇峇當時正是黨的第一副主席。其次是，當敦拉薩在世時，加化峇峇曾一度署理首相的職務。（當時正副首相皆在國外）同時，他也是敦拉薩生前所信任的一位巫統領袖，而且黨齡悠久。可是當胡先翁宣佈新內閣之陣容時，加化峇峇竟然不在內閣名單之中（本來是擔任鄉村發展部長職位），因此可以想像他失意的氣忿心情。而加化峇峇的地盤是在馬六甲，因此當馬六甲發生了十一個人聯名要把首席部長踢出去時，不少人猜測是與加化峇峇有關。

③當時這位吡叻州蘇丹公開發表聲明說要是加沙里不辭職，他絕不參加任何官方活動，也不剃鬚子。後來加沙里被“調”走，他在宮庭內召開記者招待會，舉行剃鬚儀式。

结果，又劳动马哈迪这名猛将去调解，把这个州务大臣给‘调’了出来。

胡先翁最高明的一手，该是直捣回教党老巢吉兰丹州吧！敦拉萨在位时，眼看打不倒回教党，又怕它的影响力扩大，只好采取安抚之策，恰好阿斯里也是整天想朝廷招安当官，于是一拍即合，阿斯里当起部长来了。胡先翁一上台，可却不那么客气！先让二十人帮搞倒州务大臣（纳西）运动④，再派几十囉哩人⑤去哥打峇鲁参加暴乱，支持纳西，然后来一声紧急法令，把回教党踢出国民阵线，最后宣布吉兰丹大选，叫纳西成立一个回教阵线，一举将阿斯里的老巢摧毁。——回教党二十余年的堡垒胡先翁都能打穿，不但打穿，而且还把里面的回教党人物打到死剩两个——谁敢说胡先翁不是有两下子？

的确，胡先翁是两下子，但不应该说是他一个人，而是他那个集团！实际上，统治着一个国家的，不可能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团；这个集团，有着不少人，他们献谋献计，为的不外是保住自己集团的利益。这集团的力量不只是来自国内，国外也会“贡献”力量的！胡先翁手下有马哈迪，有拉沙利，有里道汀，有李三春，有博士级的吴清德，有林苍佑……这些都是出头出面的，还有那些未露脸的军师参谋以及各类专家未知多少，你还怕他们会不行吗？

更该了解的是，如果不是敦拉萨当年播下不少种子，胡先翁今日怎能坐享成果，怎能事事顺利呢？

另一方面，人是从经验中学习的；当日敦拉萨犯的许多错误，给胡先翁作了借镜，他也会从错误中学习更好巩固政权的方法啊！统治阶层的统治手段是越来越精明的（当然还是脱离不了一定的本质），胡先翁比敦拉萨更有两下子也不足为怪了！！

④去年9月15日，丹州20名回教黨議員聯合攻擊納西，限他在26日以前辭職，他們對他的指責主要是：

- 在納西的領導下削弱了州政府的行政。
- 乖離回教黨的政策。
- 不服從黨的命令，敗壞黨的名譽。
- 一個損害黨及使敵對黨受惠的州務大臣。

⑤阿斯里曾說當日參加示威者多數是外州來的。

上接 Pg. 11

最後消息

最近卫生部长杜进才会见学生代表后，同意取消合约，但学生需签一份自愿书(undertaking)以保证将继续留在政府医院服务，这份自愿书与合约的主要不同点是：一、不须要保证人。

二、政府不能以不满意当事人的服务为“理由”而终止其服务及要求赔偿。

三、若在归定的期限内未完成其服务，将永远不能在新加坡行医。

鼠鹿过河



启蒙班之后

——不明——

「有好的开始，就是成功了一半。」这句至理名言深深地烙印在家长的脑海里，不是吗？7月中旬，70间设有启蒙班的学校（大部份为华校）开始招生，大受家长的支持，很多学校在第一天报名后就告满额，可见家长们越来越关心两种语文教育政策的施行，他们都希望子女在训练有素的「启蒙之师」的诱导下，初步学习适应两种语文的教学环境，为往后十多年的教育奠下牢固根基。

每周上课5日，每日上课4小时，课程和设备比幼稚园完善，在经过严格训练的教师教导学习两种语文，还有数学，球类活动、户外游戏、音乐、唱游、美术、手工等，每月只付\$ 2.50，家长对这项由启蒙班教育专家所拟定的计划是有十足的信心的。

但是教育部在6月9日发表的文告中，有一段令人百思不解：「如果完成小学三年以后，被发现对两种语文仍未有相等的掌握能力，他们就会被调至同校或其他有名望的学校就读英文源流的班级。」（注）现在把一些疑问提出来和大家谈谈。

教学方法、环境、时间和个人条件是学习语文的四大要素，一个思想成熟的大人须要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学习才能充分掌握另一种语文（非母语），而要求五、六岁的儿童在四年内初步掌握两种语文是不可能的，更何况个别儿童智力的发展速率不同，造成对语文的学习和吸收能力有差异，所以在三年后来鉴定儿童对两种语文的掌握能力是太早了。但是鉴定儿童的能力是有必要的，就像每年学校都要通过考试来检查学生的学习进度，以决定学生的升留，问题是出在鉴定之后，为什么要把不合格的学生送入英校呢？

根据文告的说法，如果一个学生的华文及格，英文不及格，那就是说他不能很好地掌握两种语文，结果被调至一个陌生的新地方，他要重新学习适应那里的老师和同学，他是否能在这种「完全浸入一个讲英语的环境」中学好英文呢？

同样的，把一个华文不及格，英文及格的小三学生调去读英校的四年级也是加重学生的负担的，为什么不让他继续留在原校读好华文呢？

对一个华文只有20分，英文拿25分的小三学生又该怎么办呢？那些读过幼稚园或没有读幼稚园的学生，到了1983年他们读三年级时，须要被鉴定吗？而那些直接报名入英校的学生到时要不要被调动呢？他们（指那些不合格者）会被调去那里？是不是只有读过启蒙班的学生才会被鉴定呢？

到时会有—批华校生被调去英校，华校忽然少掉—批学生，这不是违反了启蒙班的开设目的之一——让华校多收—些学生？更何况读了启蒙班后不一定要进入华校—年级，学生有权力转去英校。

而且到时英校忽然多出一批学生，师资和设备又是个问题。

启蒙班的授课时间是英华对半，这点是足以吸引家长的，接下来的华小会不会顺理成章地也改成华文50对英文50来吸收学生呢？

从三月至今，短短的半年内，教育界由高至低，无一不动，高等学府的改革，联合校园的设立，中四升高课程变动，到今日启蒙班的开办，这一连串的变更，值得大家深思。

注：按作者的要求用较大号的字打出来。

一场活剧



觀眾——

六月五日柔佛州务大臣在东甲作出惊人的揭露：「麻坡百五名中学生，涉及了『×××』活动。」——近十多年，只听过社团或大学校园内有「×××」分子或其代理人，但经过74年年底一连系的镇压后，大学和社团活动已陷入瘫痪状况，就在这当儿，当局另有新发现——中学生被「×××」渗透，单麻坡一地，就有百五名涉及者，其中最大的不过是大学先修班的十八岁学生，最小的是读中一和预备班的学生，原来十二、三、四岁的小孩子和小丫头，也变成了「×××」，这个揭露不惊人吗？

面对这个惊人揭露，先是想到「×××」的确是太过猖狂，太神通广大了。但再仔细看看那一连串指责，对这场活剧顿有所悟。

原来所谓「×××」，根据官方文告是指那些「为成绩差的贫苦学生组织补习班的人」，或是那些不沉迷于颓丧生活而「组织一些如爬山、野餐等有益身心活动的人」，或是不受灰黄歌曲所迷惑，「组织起来唱唱歌的人」。

其实这些活动是中学生不愿看到灰黄浪潮在被怂容下到处泛滥，而凭着一股热诚起来组织有意义的，助长康益的活动，根本不是什么坏事。

就说唱歌吧，学生们所唱的是学自邻国广播电台的节目「歌曲教唱」所教的歌，竟被柔州州务大臣视为是亲「×」歌曲，真令人莫名其妙，由此可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帮忙贫家子弟补习功课，应该算是符合新经济政策的举动，因为新经济政策是要协助贫者，并强调通过教育让穷家子弟能改善生活。当局设立了种种寄宿学校，用来收容乡村中的贫苦工、农马来子弟，也经常呼吁非巫人应在各方面协助巫人，当然也包括在功课方面的帮忙。但是当中学生凭着一股热诚设立补习班，为功课差的贫穷子弟补习时，却被扣上一顶重帽子。据当局说：

「穷人之所以穷是不注重教育」，但当有人去关心穷人的教育时，有人又不自在了。

「中学生被渗透」事件，很多人心里有数——虽然是针对八间学校（一间马来学校，两间华校，余为英校），可是矛头却指向校中的华文学会，被对付的也都是华族子弟。这一举动，肯定将造成华、巫学生之间的猜疑，高明的手段说穿了也只不过是种族主义政策的延续罢了，种族主义分子为了维护统治权，一再以种族来区别富与贫。

为了对付这些中学生，柔州劳师动众，连州大臣也亲自出马，到一家家学校去开座谈会，散布白色恐怖。可是强词夺理的言论，就算是区区的中学生也是不会信服的。在一间英校演讲时，大臣每出一句歪论，台下的学生就拼命拍手喝倒采，一直挨到他自己甘愿狼狈下台，下台后又到教室去恐吓，说以后要慎重考虑这间学校学生所申请的奖学金。

既然已出手，可不能就此草草收场，事过几个星期，又有「逮捕」和「自首」，戏还是要演下去的！

所谓逮捕，实际上是乱捕，随便抓二、三十个有较好倾向的学生，乱套乱问一通。逮人时，甚至无理地对父母说：「我们已经给你儿子一星期时间自首，现在时间已过，我们只好来逮捕他了。」这种逻辑也敢讲出来，似乎在暗示，只要大老爷说：「去自首」，那不去自首的人个个都有罪了。

当局由电话通知学校校长叫某某学生到警局去「自首」；另一些贪功的校长，唯恐不及，强迫几个学生去「自首」，以表清白；怕死的教师更非要一些华文学会的负责学生去「自首」不可。无中生有之后就得赶紧制造证据，有了一些听话的校长和教师，「自首」这段戏是不难唱的。

戏还是会演下去的。

劳动力那里去了

白
芷

擴廠急聘車衣員200名

在有冷氣的舒適環境下工作，您將可賺取高達每月\$950之收入，同時還享有以下許多福利：

- | | | | |
|--------|--------|--------|-----------|
| * 年底花紅 | * 結婚賀儀 | * 考勤獎金 | * 免費醫療服務 |
| * 年假 | * 勞工保險 | * 病假 | * 免費住宿及交通 |
| * 體恤假 | * 康樂活動 | * 婚假 | * 教育課程 |

这是挂在文庆路某座多层工厂篱笆外的招聘广告，往来路人看了不禁要问：“一个车衣女工每月赚\$950，和一个初出茅庐的工程师不相上下，比受训教师还好，书记、打字员跟本没得比，有冇搞错？”

的确，想不到我国也不落后，今天在本地也可找到几年前香港曾出现过的“千元女工”！

且不说月入\$950是否真有其事，但从这则广告，倒是看到一个事实——工厂急着请人。类似的广告，处处可见。

各大小中英报章，每天都刊登不少征聘工人的广告；工业区内，工厂外的“招请工人”的通告也是经年累月的挂着的；电子厂，制衣厂也纷纷到组屋区分发征聘女工的传单，希望能藉此吸收已婚妇女入厂工作。一间雇有1000名工人以上的国际著名电机制造厂透露该厂去年每月的辞职率是3%，最近已升达10%以上，这相当于在一年内，该厂完全换了另一批雇员。

企业界人士承认他们要不时的寻找熟练工人。

去年的失业率是3.9%，比1974年繁荣时期的4%低，这是新加坡历来最低的失业率。

每天都有工人从这间工厂出来，走进另一间工厂。

工人如过江之鲫，出入穿梭于各工厂间——这是令政府和投资者头痛的事；工人流动性大，有时甚至请不到人，严重地影响生产力的提高，这方面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

另一方面，工人本身也为找更好的工作而头痛。

政府，工人，厂家都头疼，问题到底出在那里？尤其是今年，上半年总投资额（\$559.9百万元）比去年同时期增加21%，这些投资承诺主要是集中在电器和电子以及机械和精密配备等工业方面，为制造业新创9000个工作职位，这些迹象显示，人力市场目前急需大批年轻女工，就让我们先从女工短缺的问题着手吧！

海峡时报记者曾访问各工业区内工厂经理，谈及厂方给予工人各种利益和优待，仍面对劳力短缺的问题后，于6月18日刊登一篇题为“我们挑剔的工人”的访谈报导中指出：新加坡的劳力短缺情况是由好高骛远的工人本身造成的，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使到多数工厂发生严重的工人流动问题，许多工厂经理形容他们的工作态度是“无礼的”，“轻率的”和“轻浮的”。

加冷工业区的一名工厂经理被访时透露他重新雇用一個曾在他的工厂做过，而在两个月内换了八次工作的女工，他说：“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照理应拒绝接受这样的工人，她随时都会再离去的，但我们急需工人，如果我们不请她，我们的邻厂会请她的！”

另一名在加冷盆地的经理说：“今天的工人时常为了一些芝麻小事而辞职，如果管工告诉人说，她们所做的某一部份的焊接不够牢固时，她们马上站起来走掉……她们对微小的指责反应过敏……”

“有时一名女工想要在工作时间内去看戏时，她将会辞职而去，她知道邻厂随时会请她的。”

一人事部经理说：“上一代的女工可由16岁做到她结婚为止，甚至结婚后也照常工作。今天，一名16岁的女工可能做了两小时，不通知我们就走掉了，她可能会在一天，两天，一个礼拜或一个月内走掉……。”

以上所指的工人据猜想多数是电子厂女工，她们的工作态度是否如经理们所形容的呢？

我们常听到女工们诉说坐了整天，坐到腰酸骨痛，流水作业要求眼明手快，稍慢些管工就要骂人，辛苦工作8小时后还得加班。有些工厂午餐时间很短，她们要挤在人堆中争买食物，匆忙填饱肚子，好些因此而得了胃病。厂规很严，工作时间不允许上厕所等等。她们一天不过得区区\$5或\$6，只够维持个人的生活开销罢了。而经理们对这些情况一字不提。

“打工仔，东家不打打西家。”现在一般工人的薪水大致上不会相差太远，所以工人遇上态度不好的管工或工作条件差的厂时，是很容易跑掉的，“为看戏而辞职”或许是个藉口，隐藏在这背后的原因是很多的。

报导中说，由于很难请到工人，工厂定的起薪相当高，多数厂所给的最低薪水是每月\$180，试用期过后升至每月\$217。日薪工人起码薪水是\$5.30，不过依照个人经验和技能条件，很多每日得\$6，\$9甚至\$11，如此计算则每月有\$127，\$144，\$216或\$264，此外还有1个月至1½月的花红，勤工奖，奖励金，公积金等。为了使工人出席率稳定，有的厂特设每月\$15的勤工奖。有些厂每日有\$0.5至\$0.7的车费津贴或由厂车接送，同时工人擢升的机会也很高，有的女工月入4位数。

话虽如此，奖励金之类的物质刺激虽多，却不是轻易得手的，有的厂规定工人迟到要扣工钱呢！谈到月入千元之事更是荒谬，据了解，一名熟练的车衣女工在赶货季节中，每日加班，每月大约有\$500出，而这样的代价是靠着“一世入挨两世工”拼命得来的，淡季时拿底薪的味道更不好受，所以车衣车不出“千元女工”来；同理可知，制造业也不可能制造出“千元女工”，据77年8月统计，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周薪是\$102.93，是各行业平均最低者。

谈到工作情况时，时报说：“厂方提供生产工具。替联邦工人申请工作准证，供给住宿。通常工作环境都相当舒服——很多工厂都有冷气且播送音乐让工人快乐，有的厂为了吸引工人，还答应免费放映电影，送T恤，给有薪假日，甚至有住宿津贴给住远的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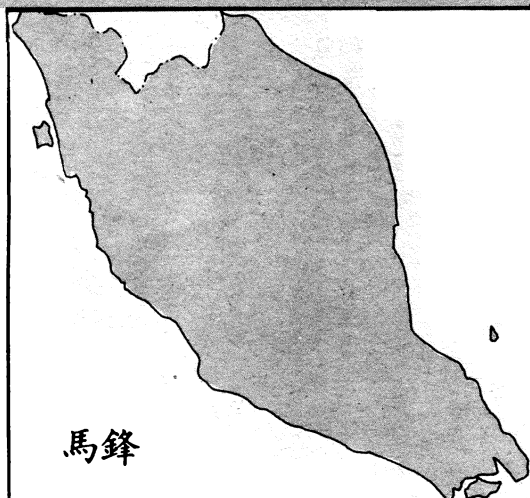
工厂供给工人生产工具，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根本没有必要说出来，难道还要工人自备工具不成？工厂内装冷气是为了保护机器和零件，却说成是为工人而装置的。“播送音乐可提高工作效率”——是专家们研究出来刺激生产的方法，并不是为了使工人快乐，至于工厂提供的康乐活动究竟是那一门货色，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其实工人对厂方所提供的各种福利并不满意，这些福利也不似工厂经理所说的那么美好，很多工人还是在相当苛刻的条件和恶劣的环境下工作，这才是问题的症结。而时报记者不深入去了解工人所面对的问题，只片面的访问了几名经理级人员后就下结论的作法，实在令人不敢苟同！

一名经理在总结时说：“……我国25%的人力是相当游手好闲的，因为他们时常跳槽……尤其是女工……电子业是目前正蓬勃发展的重要工业，厂方已设法吸引工人，甚至在纪律上让步，但仍无效，只有政府能作出适当的刺激或鼓励，或者制止这种现象，才能挽救这项工业，跳槽的现象必须受到控制。”

星洲日报于7月20日的报导：“有关人士对新加坡将会失去因工资低廉而在国际上赢得的卓越的竞争地位问题日益焦虑，因为新加坡为了取得劳工，已日益需要提供较佳的工作条件。”

目前已有超过10万名大马工人在本地工作，由邻国如泰国，印尼，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输入”劳工毕竟只是权宜之计；“用手劳动”运动一期望能吸收青年人加入蓝领行列，可成绩并不乐观，因为这批青年劳动力，多数是被学校淘汰出来，在这个追求名利、享乐主义至上的社会里，要求这批在现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青年要刻苦工作，任劳任怨是很难办到的。不久的将来国会是否会立法控制工人的流动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 官老爺駕到，肅靜！迴避！ ◆

据星报日报报导：在8月4日下午，檳城一名16岁的学生谢忠志在打完羽球后，骑电单车回家途中，在经过青草巷病老院前时，恰好遇到檳城元首途经该地。其中一名护卫元首的交警举脚猛踢该名学生，使他人倒车翻，头部严重受伤以致昏迷不省人事。事发时，该名交警並沒有停下来协助伤者，结果伤者是经由路过的妇女协助送往医院。

活该！明知官老爺駕到，为何不回避！？

◆ 得天獨厚資源豐富，下層人民貧病交迫 ◆

巴基斯坦粮农部长最近赞扬大马的农业成就时说：「马来西亚得天独厚，拥有几种天然资产，加上大马发展农业的周密计划，我看不出它将来会遇到任何困难。」

他的话並沒有有什么不对。目前，大马主要的农产计有：天然胶产量占世界41%，棕油出口量占世界68%，树桐产量占世界10%，锯木业占40%，胡椒占37%，锡占32%。然而，这富饶的资源，长久以来一直未能保障半岛千千万万园地、矿地工人们的生活。看看柔佛达昔乌打拉非法木屋事件、华玲胶农闹饥荒事件、吉隆坡木屋居民问题、还有几万个离乡背井到星岛充当

廉价劳工的青年。这些问题又岂是这些大人物所关心的呢？

最近一届联合国粮农机构亚远区会议指出，目前各国所施行的不公平的土地分配制度，不能使小农民公平分享生产品，並剥夺了他们在社会上应有的地位。

在大会上，大马农业部长拿督沙里夫阿末也替他的贫民说了几句好听的话：「乡村穷人，不论他们来自何处，信仰什么，我们有须关注他们的命运……」较早时，首相也曾公开呼吁提高穷人生活水平，减少饥饿，贫穷和营养不足。

部长们的好话是说出了口，我们却不能不怀疑。

◆ 芭尾村民團結一致，捍衛全體村民利益 ◆

最近吡叻的安顺芭区村民联合提呈一份备忘录给县长，坚决反对某间河沙公司在该区胡锡康路末端采沙。

据悉，村民提出反对的理由如下：

一、不断的抽取河沙，会造成河堤的崩溃——因芭尾区过去是个沼泽地，每当吡叻河水高涨时，会发生水淹，于是该区村民出钱出力筑了一道河堤以防止水患。可是建好的河堤仍经常遭河水冲崩，水浸芭尾，造成住家及农作物的损失。如今河沙已慢慢的堆积在河堤边，使河堤较坚固不致崩缺。今河沙公司要在此采沙，必会造成河

堤的崩溃。

二、芭尾区村路面经不起重型囉哩的压力——芭尾区土质很软，假如载河沙的囉哩来往行驶，会将泥土压向两旁而阻塞沟渠，造成雨后浸水。同时，埋在路下的石灰水管也将被压破。

三、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该区人口稠密，同时胡锡康路路面狭窄，只够小型车辆通过，大型载沙囉哩的进进出出，将会影响到居民的安全，尤其是该区村民多是工人，家长出门工作后，孩子无人照顾，在路上乱跑将会造成对生命的威胁。

该区村民希望有关当局能妥当处理该事件。

阿蒙

◆ 股票風云 ◆

紧随着本地两大报章发行股票后，星加坡巴士公司亦不落人后，于五月份发出了2000万股。其中三份之二卖给公众人士，剩下的600万股保留给巴士公司雇员。据报章报导，公众人士反应非常热烈，超额认购了27倍，而巴士工友听说也很热烈支持，唯认购额则不详。

据悉，这次巴士公司通过新加坡工业职工联合会(SILO)发出股份给巴士工友。为了便工友能有机会成为公司小股东，做做小老板，工会曾发出通告，规定每名旧工友必须买五千股，每名新工友必须买一千股。岂知消息一出，工友们反应「热烈」，数天后，就有大约二百多位工友纷

纷交出工牌，辞职不干，或以怠工形式抗议这次的强制行动。迫得工会马上取消规定而改用规劝来推销其股票。某些车厂(Depot)甚至在截止日期前一晚，出动了公司高级人员，向工友进行个别劝说，新工友在「盛情难却」下又看到「有利可图」，乃纷纷填上申请表格，然而许多旧工友仍无动于衷。

又据悉，SILO在数年前曾发出属下合作社的股票，规定工友每人购买10元，几年来下落不明，直到有人在报上提出疑问后，工会才发出六角钱的红利给工友。这次大概工友们「见过鬼怕黑」吧！

◆ 從莫斯科人民銀行到經濟擴張 ◆

康李

苏联设在星加坡的国营莫斯科人民银行(Moscow Narodny Bank, 下简称MNB)最近在东南亚掀起了一场大风波。它在贷款上的急速膨胀及急速收缩，给东南亚带来了许多害处。

MNB自从1971年设立以来，便雇请了经验老到，曾任职于中国银行，美国银行，且一手将华联银行从一间半当铺式的银行发展成一间国际性银行的张宝光(Teo Poh Kong)为它的总经理(直至77年2月)。通过张宝光，MNB用借贷的方法渗透入东南亚华人社会，贷款逐年猛升，72年为S\$6.55亿，73年为S\$13.4亿，74年为S\$15.2亿，到75年为止，它已贷出了S\$19.14亿——贷款中有70%是贷给参与星马产业市场(Property Market)者，它的贷款对象也很随便，即连一些投机性的商行也获得贷款。

它的贷款范围，扩及香港、马来西亚、印尼、澳洲……等国家。

在星马，与MNB贷款有关的包括 Peninsula Hotel、Cockpit Hotel (至少欠MNB \$3900万，与MNB有约S\$1亿财务关系)、

Amco Pte., Guan Guan Trading Co., Malayan Plant Pte. (贷款M\$1763万)、Far East Organisation (贷款S\$1.62亿)、Great Malaysia Line*……。

另外据悉，MNB在星加坡控制了100万方呎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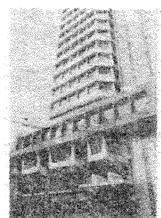
75年尾，在曾得MNB大量贷款的香港Mosbert group倒闭后，星加坡货币局便开始关注MNB的贷款情况，李总理的弟弟德尼斯·李也被安插入MNB的贷款部。MNB也就从这个时候起开始追讨贷出款项，导致许多家公司倒闭或被吞并。

MNB这种活动，不禁令人想起布里兹列夫说过的一句话，「经济活动走到那里，政治活动就跟到那里」。

远东经济评论引中国新华社的一段评论，或者值得作为借鉴：「苏联通过设在星加坡的莫斯科人民银行，吞并在东南亚的企业，从而达到在该区扩张经济势力的目的。」

「以苛刻的条件贷出款项，再对借贷者施压，要他们还债，这是莫斯科人民银行所用的策略。单在1977年上半年，莫斯科人民银行在星加坡高等法庭提出16宗诉讼，要逼借贷者还债。这使到一些公司如Yah Swee Hong Co. (星加坡)Malaysia Mechanical Pte., Sunshine Securities及一间巨型纺织厂或停业或被接管。」

*Great Malaysia Line 的董事及股东是巫统中的一些政治显要，该公司有载送香客到麦加朝圣的特权。



◆ 家庭主婦，妳們都是傻冬瓜!?! ◆

7月13日，星加坡貿易部、新興工聯(PIEU)及工業職工會(SILO)聯合發起了一項吃「冰冻魚」運動。在當天的記者招待會上，PIEU及SILO秘書長(也是NTUC—全國職總的主席)彭由國鄭重地宣布這項運動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推銷」，而是為了教育消費者關於「冰冻魚」的營養價值。在彭由國作此宣稱前，貿易局助理局長(assistant director)不知怎的向記者透露說全星加坡每年消費63,000噸魚(包括鮮魚與冰冻魚)，而NTUC屬下的超級市場在過去8個月內只賣出10噸「冰冻魚」。

7月15日，彭由國解釋說市面上所謂的鮮魚，事實上也是經過冰冻的。

他說：「市面上的所謂鮮魚在被捕獲後，用冰冻了7天—10天，才運到巴剎去賣，最後才轉到消費者手里。

「很明顯的，今天的家庭主婦是不能每天上巴剎的，所以她們上巴剎買回來的魚，要放在冰箱里冷藏幾天後才拿出來煮吃。

「這樣一來，這些魚經過了兩個冰冻過程——在冰上冰冻及在冰箱里冷藏。我們的超級市場所賣「冰冻的魚」就不同了，它們一被捕捉，就以科學的方法冷藏起來，直冷藏到賣給消費者為止。因此我們的「冰冻魚」是比巴剎里的所謂鮮魚「靚」多了。

「因此，毫無疑問的，消費者向我們購買「冰冻魚」是比向巴剎購買所謂鮮魚值得的，何況，「冰冻魚」又比鮮魚便宜得多。」

嗚呼，可敬的家庭主婦們做了幾十年「傻冬瓜」還不懂！

嗟呼，巴剎魚商魚販們，勸你們還是拜拜雜貨店同僚為師，謀個出路吧！



◆ 關於「劉三姐」 ◆

70萬，比起李小龙的「猛龍過江」及「Fist of Fury」分別為電影公司賺取\$85.9萬及\$81.8萬——只不過遜色了一點。在16年前放映的時候，「劉三姐」只為電影公司賺取了\$40萬，而在放映的10家影院中，只有3家曾將票價提高到目前的\$1.50、\$2.50及\$3.00。

在「劉三姐」放映期間，全星約有50%的人看了這部影片，大白鯊——星加坡歷來最叫座的影片——也不過吸引了70萬人。邵氏及國泰機構的負責人都承認，一部影片能在重映時這樣叫座，甚至比初映時更具有号召力，「劉三姐」算是第一部。

綜藝負責人抱歉地說：「事實上，在放映的最后一天，票房紀錄又再升高，但鑑於映期已定，已不能再展延了。」

7月，海峽時報的一篇文章報導了「劉三姐」在星加坡上映的一些情況。

文章稱：「劉三姐」的叫座情況，為綜藝機構9年歷史創下了紀錄。

「劉三姐」是今年一月以來最賣座的一部華語影片。在46天內，它就為綜藝機構賺得了\$8

◆ 土地發展區農民「騷動」 ◆

8月30日，森美兰警察总长透露，至当天为止，共有16人因涉及森美兰州甘榜拉务再也联邦土地（树胶）发展区「騷動」事件而被捕。

这件「騷動」事件发生在8月28日。在当天中午12时45分的时候，该土地发展区保安局的五名保安人员乘警巡視了垦殖区后，于拉务10里外发现有一人骑着一辆电单车，车后载着一袋胶丝（按：参加土地发展计划的农民需将产品卖给当局，自卖产品是非法的），经过一番追逐后，保安人员终于将该电单车截住，并扣留了该骑士及车上的胶丝。

当天下午约3点半，30—40名群众便围聚在该土地发展区保安局办公室外，抗议该名骑士的被扣留。经该局负责人解释后，这批垦殖区居民便离开。

当晚约7点半，一批居民又重新围聚在保安局办公室外，群情汹涌，并以石头、砖块及木棒等扔向办公室，酿成一场「騷動」。

8点55分，武装警员开抵现场，并朝天空开枪，将围聚在保安局办公室外的居民驱散。当场有两名冲进办公室内的居民被捕。

据海峡时报报导早在7月1日及21日，在彭亨古松峇9区及古拉东1区的联邦土地（油棕）发展区的土地发展局官员及职员，曾被当地愤怒的土地发展计划参加者软禁在他们的办公室内，表示他们对土地发展计划的抗议。

从1956年到1975年间，联邦土地发展局共发展了290,615公顷的土地——其中有63%种植油棕，36%种植树胶，另1%种植可可及甘庶——同时，有约40,000户农民被移殖入土地发展区。在第三个大马五年计划内，每年将移殖5,100户农民进入土地发展区（按：土地发展局署理总经理曾承认每年有10,000户农民沦为无地农民。）

参与土地计划的农民，每户须偿还\$15,000—\$20,000的债务给联邦土地发展局。一般估计，这笔债须时22年才能还清（在过去20年中，在40,000户参加土地发展计划的农民里，只有262户农民还清债务而得到土地），而在还清债务后，农民们又得将油棕或树胶翻种，这样一来，农民又会陷入重重债务中。

参加土地计划的农民，除了会碰到上述债务问题外，还受到土地发展局官员的压榨。土地发展局官员不准农民自卖产品，又在收购时擅自压低价格（有时甚至只及市价的一半），或在农民收入中乱除乱扣，又不将扣债的算法告诉农民，使农民收入所剩无几，穷苦度日。有时，土地发展局招失业青年参与森林开垦及种植计划，等到青年们辛辛苦苦将油棕或树胶种成后，便以逼债的方法将青年们驱赶出垦殖区，剥夺他们的劳动成果。这种种，都使到参加土地发展计划的农民产生强烈的不满，罢工、示威等抗议行动此起彼伏，而「騷動」及软禁土地发展局官员是反抗行动的新发展。

◆ 冬得隆冬知多少 ◆

大马木材工业局局长阿都拉查7月中在彭亨关丹一个宴会上唱了一个笑话，既叫人好笑，也叫人好气！

事缘阿都拉查以贵宾身份，出席东海岸树桐业公会在关丹的设宴。酒过三巡后，主办当局照例邀请贵宾上台，以便赠送纪念盾及摄影留念。

仪式后，阿都拉查竟抓起麦克风说，我知道今晚是吃与喝的宴会，假如我唱一首歌来助兴，一定会很适合。

（大家热烈鼓掌，要求他高歌一曲。）

他说，「我这首歌是要说一些笑话的，……，其他民族也可以从他们的歌韵中了解他们的经商情形。

「在华人方面，他们的歌韵是这样的：

冬得隆冬，冬得隆冬冬得隆温冬。（温冬二音为马来语Untong，意即赚钱。）

「在马来人方面，他们的歌韵是这样的：

得得隆冬，得得隆冬，得得温冬（此四音为马来语Tidak Untong，意即亏本。）

「在印度人方面，他们的歌韵为：

卡当卡拉隆冬，卡当卡拉隆冬，卡当卡拉温冬（此六音为Kadang Kala Untong，意即时亏时赚）。」

这则笑话出笼后，即引起了关丹居民的不满，指为「误导性」、「引起人民间的误解」。

呜呼！种族情绪，竟当儿戏。

◆ 拆屋 • 拆屋 • 拆屋 ◆

7月25日，在雪兰莪安邦甘榜华合又发生了一件令人发指的拆屋事件。持枪的拆屋队竟向一位龙钟老妇下手，使她和她三位七岁以下的女孙要露天而宿，境况堪怜。

这位年迈老妇是年届74的曾英，由于年纪老迈无力，已没有人要雇用她，于是她便将一点积蓄，加上儿子朱源利帮忙少许，再向亲朋告贷，筹得千多元，于数个月前在甘榜华合区盖起一房一厅的小木屋，与三名女孙同住。

7月25日，突然来了几位拆屋人员，有的还提着长枪。当时婆孙四口还留在屋内，拆屋队却不管她们死活，强行将屋四周的木墙拆下，继又将一些傢俱抛出屋外，然后夷为平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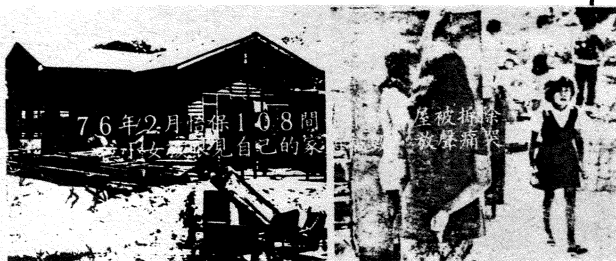
辛辛苦苦挣钱、凑钱、借钱建成的一座小木屋，就这样毁于一夕。婆孙们无处可去，只得露宿街头，村民们都不不气愤填膺。

在拆屋事件发生的前几天，雪兰莪州议会行政议员就就职典礼中，州务大臣还曾表示过：「对目前已存在且已住人的木屋，暂不采取行动，以待政府研究处理木屋问题得到结论为止」。

言犹在耳，却竟又出现这种拆屋暴行！

就如「耕者无其田」一样，「住者无其屋」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除了这宗拆屋事件外，在槟城日落洞沿海一带99间「非法」木屋，也在居民的载道怨声中被强



行拆了30间，另56间木屋的居民因不忍木料被拆屋队弄坏，不得不忍痛自行拆除。

除此之外，7月22日，吡叻怡保约400间私人地「非法」木屋中的32间也被地主拆除。

7月中，吉隆坡士拉央北区的77间「非法」木屋居民遭业主迫迁，否则拆屋工作将会很快进行。

7月26日，彭亨文冬旧玻璃口近百户「非法」木屋居民自发组成旧玻璃口「非法」木屋区委员会，向当局争取合法化。

拆屋事件，在半岛并不算是新鲜的事，拆屋事件激起民愤，从而起来示威，抗议等也不是新鲜的事。据悉槟城日落洞拆屋事件就激起了200名木屋居民在槟州政府大厦外示威的事件。

农村破产，农民涌进城市，是木屋问题的根本原因，要解决木屋问题，自然不得不从整个经济制度下手

◆ 陸庭諭遭謀害 ◆

「8月12日，我们在各大报章上惊悉教总副主席陆庭谕先生，不幸坠入别有居心者的陷阱，致身受重伤，幸无性命危险。我们对发生这种的事件，深为愤怒，并严厉指责此无耻下流之辈所为。

从整个事件的安排，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种有计划的谋害，我们都知道陆氏为华教，为争取我族合法平等的权利，将他整个生命都献了出来；日以继夜，不辞劳苦，不畏艰难，大声疾呼，敢言敢为，以唤醒尚在沉睡中的部份华人，及告知其他华人知所争取。

……我们一致呼吁警方采取积极迅速行动，将歹徒绳之以法，而我们将采取必要行动，协助调查……」

——这是8月14日，吉隆坡武吉免登区小贩发表的告社会人士书，严厉谴责了别有居心者企图谋害华教战士陆庭谕。

自从8月11日大马全国华校董总、教总、以及独立大学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陆庭谕于赴约会途中被一名「身份不明」的青年狙击重伤后，诸如此类的谴责文告一则紧接着一则在报纸上出现。其中有来自全国性团体如独立大学

下接 Pg. 49

歌曲介绍

C KEY 4/4

礼貌运动歌

守仰重新填词

(VOCAL)

(INTRO) | 0 3 2 1 5 — | [: 3 4 5 5 1 4 — | 2 3 4 4 7 1 3 5 |

1 对人要笑咪咪, 游客见了最欢喜,

2 说话要客气, 对游客不能太大意,

6 6 2 7 5 5 5 | 4 3 2 — | 3 4 5 5 1 4 — | 2 3 4 4 7 3 — |

就算生活不如意 不要紧 挤出你的笑脸 让游客看一眼

5 5 5 5

就算游客无理取闹 不要紧 向他行个礼 说一声 very sorry

6 6 2 7 5 5 1 | 6 7 1 — || 6 7 1 3 | 3 2 2 1 1 7 7 6 |

是真是假是苦是甜 谁理你? 更有礼为 争取旅客欢心专严

成为生活习惯后

5 5 5 6 7 3 | 3 2 2 1 1 7 7 6 | 7 7 7 — | 3 4 5 5 1 4 — |

暂时不要理凡事 要忍气吞声不能太认真 旅客最重要

2 3 4 4 7 1 3 5 | 6 6 2 7 5 5 5 5 | 4 4 3 2 — | 3 4 5 5 1 4 — |

若是将他吓跑掉, 你我生活失去依靠 就不妙! 千万要记住

2 3 4 4 7 3 — | 6 6 2 7 5 5 1 | 6 7 1 1 | 6 7 1 1 6 1 7 |

礼多人不怪 成为生活习惯后 更有礼 生活习惯后更有

1 — — — ||

礼

作者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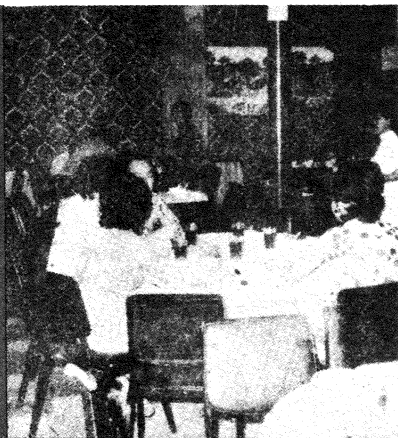
“新加坡旅游促进局”今年推行了一项“礼貌运动”以促使人们养成注重礼貌的美德，以报答游客们的惠顾。

在推行这项运动时，该局提出了一个口号：“礼貌是我们处世的态度”。希望人们都能明瞭“礼多人不怪”的道理。

同时，该局也请音乐家谱曲填词，作了一首礼貌运动歌曲。然而，笔者在“拜唱”之余，颇觉原歌词写来尚不够爽快和乾脆，对号召“礼貌运动”不够力；而在突出此项运动的意义方面也嫌不够彻底，故大胆执笔重新填词，望“旅游促进局”大人们笑纳为盼。

这首歌曲调优美，（改词后）词意精辟，导人重礼，并且容易上口，易学易唱，希望大家能认真学唱，使歌声传遍各角落，人人传诵。

百忍成“金” 话捧菜



捧菜妹

捧菜妹，顾名思义，当然就是捧着菜肴端上桌，所以它与菜馆就脱离不了关系，就是与社会风气也息息相关。

十多年来，人的价值观慢慢改变了，什么神诞鬼节、结婚生孩子、失物复还、双亲寿辰，都可以作为摆酒设宴的名堂。酒楼生意于是蒸蒸日上，捧菜妹的饭碗保住了。

主人家宴客，可以借就酒楼菜馆；想体面、想炫耀，在家里庆祝也不成问题。以酒楼行话而言，后者就称为「到会」。通常的工作人员分为两部份——头锅和捧菜，头锅多是男工担任，当晚的菜肴一概由他们包办，捧菜都是女工，负责布置会场，招待来宾。

由于这一行不如其他行业有年龄、学历、体格等限制，只要你有力气、灵活，就受欢迎。因此，捧菜妹有上至四十多岁的阿嫂，也有下达十三、四岁的年轻女孩。她们可能是家庭收入不敷，想多赚点钱；也可能是青年学生，课余工作，挣点零用钱。但无论她们的目的如何不同，年纪如何悬殊，工作酬劳和情况，都完全一样。

不明文的规定

捧菜又分成长工和帮工。长工就是原本受雇在菜馆的工作人员，白天在店内帮忙，有筵席才捧菜。一到旺季（通常是阴历四、六、七、八月），筵席接踵而至，原有人手不足，才向外雇请帮工。所以帮工可称是流动性工人，没有固定雇主，在淡季时，就喝西北风了。

帮工也是有组织性的。虽然不属于任何一个菜馆，却在「工头」的管理下，她与菜馆老板有联络，那里缺乏人手，就分配人手到那里。捧菜妹对这「工头」，是尊重、惧怕多过于反抗。她操纵着对女工的「生杀大权」，顺了她，有筵席时忘不了她，逆了她，则冷冻在雪库；所以帮工对她不但唯命是从，同时还与她有了一条不明文的规定——每一工都必须从薪水中扣除五毛，作为她的回佣。五毛，对于富家小姐、太太们，只能买一支雪糕，可对于这些女工而言，可能就是一顿午餐了。

紧张的生活

从下午两点开始，捧菜妹便陆续集中起来，等待「工头」分配工作。工作地点有时近在咫尺，有时远在市郊。行行重行行，寻找复寻找，找到了地点时，已是三、四点了。舟车颠簸所带来的疲劳，完全抛开，在带队的指示下，展开了紧张的工作。

冲洗碗碟器皿是部份工作之一，由部份人员负责，其他人就布置会场——排桌椅、铺桌布、排用具等。不要小看这些工作，初入行或不熟练的会眼花缭乱，手足不知所措。这些碗呀、盘呀，都有固定的排列方法，左右前后不可倒转，数量不能减少或增加；同时不同籍贯的菜馆，排列法各异，绝不可混着不清；就是连你我都认为简单的冲洗工作，也有先洗和后洗之分，同时要洗得好、快、而且乾淨。

洗洗排排过了一两个钟头，草草用过晚餐，等待另一个紧张时刻的到来。

夜，不知不觉中来到了。夜原本带来的是宁静，然而对某些人来说，却是喧闹的开始。只见布棚内灯火辉煌，台上发出震耳的嘶叫声，台下贵宾的喧哗，编织成一幅热闹的场面。倒酒、下冰、上菜，捧菜妹手忙脚乱，只恨爹娘少生一双手，可以多倒几杯酒。主人家笑脸迎客，宾客愈多，心里愈甜，但却苦煞了姑娘们。好不容易等到酒终人散，七手八脚的将碗碟冲过一遍后才踏上归途。已是十一点多了。终日劳累，到这时精神才稍为松懈，坐上车，浑身松软，昏昏入睡。

想搵食，要忍！忍！忍！

「忍」，是这行的特色。由于工作地点荒僻，交通不便，所以无论帮工或是运送用具的，都常迟到。这样一来，工作便应接不暇。往往宾客已到，酒席还弄不出来，只得牺牲吃晚餐的时间了，否则怠慢了嘉宾，不但主人家不高兴，主管也会斥骂。

嘉宾座上坐，这个要「七喜」，那位要「橙汁」，太太要「白兰地」，小姐要白啤。汽水、啤酒种类繁多，加上各人需要的数量又不相同，往往会摆乌龙。遇到通情达理的人还好，不通情达理的，倒错了他的饮料，会遭白眼，在不要冰的宾客杯中加了冰，会惹来狠狠的一瞪，什至吱哩咕噜的指责。有的故意为难，在上菜时，叫妳添酒，唤妳加冰，这边叫来，那边叫去，怠慢了他，主人家不高兴，照顾了他，又忽略了上菜。主管呵斥，两边不讨好。就是菜肴不合胃口，挨骂的还是帮工。这种情形下，不但要忍，还要说好话，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曾经有这样的事：主人家宴客，想光耀门面，骨子里却希望嘉宾少喝些酒，散席后，就以主管太早上菜，上菜太快，不能让嘉宾慢尝细嚼为藉口，出手将主管击伤。不但没有任何赔偿，就是当晚的费用，也难以收回。

富有的人做事单凭本身的喜好，吃亏的往往是下层小市民。忍字虽然偶而能行得通，但却不是一条万能匙。

受欺凌，稱下賤

这种委屈，她们忍受了；这种气，她们嚥下了。换来的却只是区区的十五元，然而真正得到的，却又比十五元更少。请看看他们的工资算法：

工资+红包-茶水和晚餐=实得。

工钱由菜馆老板支付，捧菜工每人十二、三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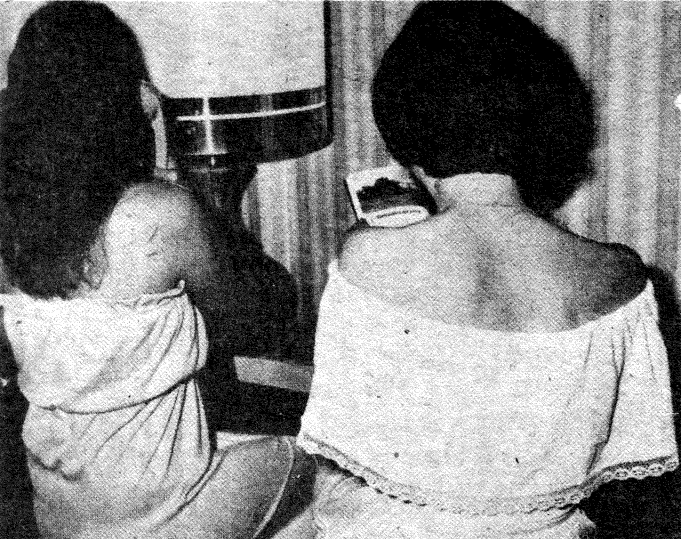
红包则是主人家给工人的打赏，没有明文规定，数目也没有硬性指明。有的是平均分给工人，有的则是男工多分，女工一律五角，而且还有附带条件，如帮忙运送器皿回店内。这里又是一件妇女受欺凌、男女不平等的现实。

扣去茶水和晚餐是很不合理的。工作时间长，不但没有供给晚餐，反而是自己掏腰包，至于茶水钱，则是给工头的回佣。

这十多块钱，每一块钱都包含着帮工无数的委屈，也包含下层人民的辛酸血汗。生活在金屋内的人绝体会不到穷的滋味。在他们眼中的下层市民，是比畜牲都不如，可以任意欺凌。

在生活的压力和环境压力底下，捧菜的脾气是刚烈和暴躁的；在所谓「有教养」的绅士，小姐眼中，是粗鲁，卑贱的。然而，举动轻浮、呼三唤四的，却是这些衣冠楚楚的高尚人士。他们高尚吗？天晓得。粗重的工作，捧菜妹挑起；多脏的工作，捧菜妹去干。他们灵活、敏捷，不是那些「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富家先生、小姐所能比。她们才是真正靠自己劳力换取生活所需的一群，是值得尊敬和看齐的。





被侮辱被损害的一群

旁觀者

夜晚有人请妳光顾高级的交际场所，进晚餐，喝酒、跳舞，玩乐之后还有钱拿，这样轻松容易的工作，不是很多少女响往的吗？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那是个迷人漩涡。

商人应酬谈生意，身旁少不了醇酒美人；旅客喜爱年青貌美的少女陪伴，在这样的社会里，女人总是会被一些人恣意玩弄。

为什么会有女人要做男人的玩物？是她们好逸恶劳、爱慕虚荣吗？她们的生活真是这般轻松写意吗？社会怎样看待这群人呢？

六月十一日（星期日）海峡时报妇女版，报导了我国陪游女郎的生活；该报记者访问多名陪游女郎，谈及她们为什么要做这行，她们的工作遭遇，感受等，并引其中一名被访者的谈话——“这不过是另一种谋生之道，但我决不会让我的女儿成为其中之一！”——为标题。

你知道目前我国有多少家陪游社吗？真正的数目无从了解，明文登在78年黄页分类广告簿内的，共有18间，各出法宝，招徕顾客：“当你在新加坡觉得孤单时，请拨电话×××××”，有的干脆声明：“只供男人娱乐！”据海峡时报报导，在众多的陪游社中，只有一间设在乌节路的，被列入一家区域性航空公司分派给第一流旅客的旅游指南内，受人尊重的陪游社是屈指可数的，在新加坡只有一间陪游社强制“雇员”必须让父母知道她们的职业。

一名陪游女郎从晚上8点服务到凌晨1点，一般的收费是\$50，其中的80%归陪游女郎，各别陪游社抽取的巴仙率不尽相同，非全职性的陪游女郎往往分得较少，超时服务以每小时\$10计，有的陪游社是让陪游女郎和顾客私下商量价钱。小费是非强制性的，顾客若认为服务不周可拒绝付小费，多数的顾客都会给\$10的小费，遇上阔佬一晚甚至可得\$300的小费。表面上看起来钱是很容易赚的！

实际上呢？

一对无亲无故的姐妹花同在一家陪游社工作，姐姐曾做过机场餐室女招待，工厂女工和停车场记录员，以供妹妹读书。现在她们每人每月收入大约是\$300—\$400（不包括小费）妹妹说：“有的顾客以为付了\$50后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不服从，他们会讥讽甚至强迫我们，他们要求额外服务。我们被强迫喝酒，而这是不被允许的。”

“我们结群出来是会比较安全的，也比较有乐趣，当独自和一个男人外出时，就得担心他要讨便宜，尤其是本地人，外国人通常只要一个少女陪他们到处玩玩，没有非份要求。”

“……这份工作足以维持自己的生活，我们会找更好的出路的，比如结婚。”

一名只有19岁的陪游女郎说：“我们之中有好的，坏的，丑的，情况究竟会怎样就全凭我们的运气囉，我们和其他找生活的人是一样的！”

失婚三年的少妇，白天是一名秘书，月收\$480，夜兼陪游女郎，才能供养老迈的母亲和五岁的儿子，她说：“如果一礼拜内能有三次的约会我们就很高兴了，因为这意味着至少可得\$120，但这是份苦差；我们要对顾客好，又不能作贱自己，有时一整晚都得跳舞，第二天还要早起工作，真是精疲力尽。”

“唯一的安慰是遇到外国顾客时，我们可到最好的地方吃最好的食物。”

“多数顾客都不会乱来，我是相当幸运的，有的少女遇到打歪念头的男人而含泪逃跑。”

不幸运的是怎样的呢？

23岁的凯玲曾堕胎，最近刚更换了一间陪游社，她说因为要逃避没有幸福的家庭，她在未离校前已当了陪游女郎，而在第二次出外时被顾客强奸，过后被送入少女收容所，从收容所出来

后，她重操旧业。

月入\$240的售货员，“转行”当陪游女郎不过两个星期，就有两次不愉快的经历：第一次是名意大利旅客要诱奸她，第二次是因她要在星期日凌晨一点时回家而开罪客人。

“礼拜天我要上教堂，”她解释着，然后反问道：“你会惊奇我是个好教徒吗？当我告诉母亲关于我的职业时，她很忧伤，很不愿意我这样做，但她体谅我，也很信任我。我呆在这里只是因为家里急需钱。”

蕾玛被一间电子厂裁退后，为了负担弟弟，体弱多病的妹妹和五岁的女儿的生活，最终只得干这行。她说：“我在这里工作是因为我没有其他选择，如果你遇上好人的话，这份职业是不错的，不过有时是很糟糕的。我想我是可以在另一家工厂找到工作的，但我要趁现在还年轻美貌，多赚一点，为女儿的教育前途作好准备。”

“白天我可以和女儿在一起，晚上等她睡觉了，由一位邻居照顾她，我才上工。我要给女儿一个较好的前途，让她多受教育，将来才能有所作为。”

“我每月赚\$500到\$600，我希望能有足够的钱送女儿出国读书，我可能再结婚，我会呆在这里直到找到一个好男人或一份更好的职业。”

“我决不让我的女儿成为陪游女郎。”

蕾玛的这句话说出了其他陪游女郎的心声，她们是决不会让自己的女儿走向自己的老路。她们的父母都不知道自己的女儿是做这行的，一个少女说如果被父亲发现她当陪游女郎，父亲将会杀死她；让朋友知道了，她也会羞死的，另一名少女的母亲则以为女儿有一个慷慨的男朋友，买很多东西送给她，还每晚约她去玩，母亲希望女儿能嫁给这位有钱，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男友。她

们也瞒着亲戚邻居，玛丽告诉亲戚说她是在一间夜晚才营业的餐馆里做女招待。

〔以上是几位陪游女郎的谈话，她们是否已经把自己工作上的遭遇或苦衷据实讲出来呢？抑是有所保留呢？我们不知道。〕

一间大规模的陪游社经理在被访时说：“少女把这里当作一个过渡站，她们是为了钱才来这里的，她们有些来自破碎的家庭，有的是婚姻破裂，其他的则是失业或找不到一份足以负担家庭生活的工作。”

“我们善待她们，也尽量体谅她们，我很高兴如果她们找到好的出路，比如嫁给顾客或顾客帮她们找到一份更好的职业。最近有一位擅长速记的漂亮少女成为一位富有顾客的私人秘书，只有极少数嫁给顾客。”

“我们设有一定的目标和水准，她们有她们自己的一套，我们不希望她们做不道德的事，我们并不鼓励这种现象，我们要明显地划分陪游女郎和应召女郎。”

“多数的顾客都是严肃的商人，他们不会自贬身份的，但男人终归是男人……”

“顾客可选他们喜爱的餐馆或夜总会，因为钱是他们付的，我们的少女不须要陪他们游车河或上花柏山，这些都不在服务范围内。”

〔事实果真如此？这位经理的话值得大家深思！〕

一家历史最悠久的陪游社的发言人说：“一些进行不正当交易的陪游社破坏其他陪游社的名誉，但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新加坡须要外汇，本地是不会有陪游女郎的，我们对旅游业有贡献，或许旅游促进局须要管制一些臭名昭彰的陪游社，使他们达到规定水准。”

〔到底是不是只有一两家陪游社是害群之马？若果真立法管制，会不会影响陪游社的生意，还是明禁暗纵呢？〕

旅游业使我国逃过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是否该为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小撮动力——陪游女郎记一小功呢？

陪本地人也好，陪外国旅客也罢，名堂虽不同，但她们终究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一群！

JOINT CAMPUS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ANYANG UNIVERSITY

学生动态

联

新大生

合

校

园

风

波

整个联合校园的计划，从提出到施行，对一般社会人士和校园内的同学来说，都是一件非常突然的事。过程中的风风雨雨，或可通过报章窥见一二，但对于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谁是谁非，却不是一个局外人所能了解和下判断的。到底联合校园带来了什么问题？是新大学生会专爱和校方捣蛋，还是学校当局不讲理？是学生领袖脱离同学，滥用职权和校方作对，还是学校当局一意孤行无视同学的合理要求？这里尝试将整个事件的经过整理出来，希望对大家有点参考的作用。

「突然」的决定

新大和南大设立联合校园的前奏曲，是李总理今年二月十日于南大历史学会主办的演讲会上的谈话。他说：要把南大改革为用英语媒介的大学所遇到的最大障碍，在于南大是一根深蒂固的华语环境，英语的应用不容易在这种环境建立起来。他认为必须「全面浸入」才能掌握好英文。

根据过去的经验，不少人估计在这样一个「政策性」的演讲后，有关的部门必然会有一番改革。果然，不出所料，在三月五日报章刊出南大理事会和新大理事会的联合声明，宣布从一九七八年七月三日起，新大在武吉智马的校园，将成为新大和南大这两间大学共同课程的联合校园。

于是，许多原来订好的计划更改了。新大原将于今年七月新学年开始搬去肯特岗新校舍上课的文科和社会科学系继续留在武吉智马校园，所有南大文、理、商三学院一年级的新生则须在武吉智马校园和新大生一起上课。

联合校园计划的实施，几乎弄得校方行政人员手足无措，原已包装好将随着各学院搬去肯特岗的图书馆书籍，也被留下，给联合校园的学生阅读。从校方行政上的改变和校园内各学生组织感到混乱的情况看来，这计划不能不说是个突然的决定，但是，类似这样的事情，已不是第一次发生。

聯合校園學生協會

联合校园的计划肯定下来后，新大校方就急不及待的宣布，将在联合校园内成立一个新的学生组织，命名为联合校园学生协会（简称 JCSA 即 Joint Campus Students' Association）。并表示，为了方便 JCSA 的组成，新大所有的学生团体（自然首先包括了新大学生会）必须迁出武吉智马校园，移至肯特岗新校舍。到底为什么需要有 JCSA 这样一个组织，并要原本在武吉智马校园活动的学生团体撤出联合校园，校方所给的理由主要是说为了确保南大生不会受到歧视。但是，这理由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新大学生会早已作出保证，决不会歧视南大生，而校园内一些团体甚至还提出要修改章程以便让南大同学加入。到底谁最有可能歧视南大生，谁又要将南大生和新大生区分开来呢？南大和新大生拥有不同的注册证，其实就很容易使讲师在批改考卷时，分出谁是南大生，谁是新大生。为了避免联合校园内任职的教职员区分南大和新大生，而要成立 JCSA，并阻止南大和新大原有的学生团体在联合校园内活动，是自欺欺人的说法。

新大學生團體被逼遷

新大学生会第一次被正式通知将有 JCSA 这个组织，是在六月十三日。可是，在那一次与校方的会议上，讨论的并非需要不需要有 JCSA 这个组织的问题，而是学生会必须搬去肯特岗尤索夫依萨楼，让出武吉智马的学生楼给 JCSA。

六月十九日，新大注册主任在发给星大学生会的信件中，正式提出新大的活动只能在肯特岗和医学院进行，南大的活动只能在裕廊校园进行，武吉智马校园将让给 JCSA。若新大学生会和南大学生会要举办一些联合的活动，即使是球类

比赛，也必须得到新大副校长的批准。信中并提出要新大学生会在六月廿六日前搬出武吉智马校园。

新大学生会要求校方公布有关 JCSA 的详情，但校方表示尚未拟好。为了一个正在筹组，还未注册成功的组织而要学生会让出学生楼，使学生楼处于真空，未免太不近情理了。

六月廿六日到了，学生会坚持不搬，校方也无可奈何。可是在两天后，校方却在不通知学生会的情况下召开了一个校园内各学会负责人的会议，口头上通知各团体必须停止在武吉智马校园内的活动，而迁去肯特岗新校舍。会议上，各学会代表提出的意见根本不被考虑，而学生会的代表在获悉此会议后迳自到会竟然不被准许发言。如此，算是和各学会「讨论」过 JCSA 的事件了。各学会代表都深刻感受到校方是在强词夺理，根本没有诚意和大家讨论。不过，这一个「交代」大会却引起了不少混乱。因为那时候正是迎新期间，许多迎新的活动都已计划妥当，尤其是那些大部份（甚至全部）会员都在武吉智马校园上课的学会和俱乐部，不被允许在联合校园内进行活动，明显的将带来许多不便，该怎么办呢？于是，一些团体在犹豫，一些团体甚至决定取消迎新的活动……

七月三日，新大南大联合校园正式开课。

五項議決案

七月四日，新大学生会召开了一个特别理事会议，除学生理事外，还邀请各学会和俱乐部派代表出席。议程集中讨论联合校园带来的问题。在这个会议上，一共达致了五项议决案：

(一)由于建议中的 JCSA 尚有很多难以确定的问题及其所引起的牵连，在决定是否要承认该组织之前，学生会应该对建议中的 JCSA 作更详尽的研讨。

(二)学生会将继续在武吉智马校园举行迎新活动和未来的活动。

(三)新大学生会将保留其在武吉智马校园的学生楼以便暂时为学生的利益服务。

(四)新大学生会将不会歧视参加其主办的任何活动的南大生，并且也吁请所有学会和俱乐部做到这点。

(五)新大学生会将不会搬到肯特岗学生中心，

除非学生所用的地方完全受学生会控制和管理。

这五项议决案通过后，各团体才算安下心来，继续其迎新活动。虽然校方不肯租出课室，但各团体可以用学生楼，甚至一些学系也支持同学，借出地方让一些团体举行其他迎新活动。

这五项议决案呈交给校方后，一直没有得到答复。可是在七月十一日晚上，新大行政当局却通过电台和电视台发表文告，下令学生会必须在七月十五日下午六点之前搬出武吉智马学生楼，并强调指出，学生楼是大学当局的财产，大学理事会有权决定它将用作何种用途，文告中引用的，是在今年六月廿三日公布在宪报上的新章程，（在一九七五年新加坡大学修正法令通过后，新大校长被授予无尚的权力，可以通过宪报随时修改学生会的章程）此项条文规定：

「大学理事会有权分配任何大学建筑物或设备供学生会应用。其条件及应用期限由（大学）理事会决定。（大学）理事会可以随时酌情收回，而不必说明理由。」

恐嚇 威脅

针对校方所发表的文告，学生会代会长陈焕就同学于七月十二日发公开信加以澄清。信中更对 JCSA 是否会比目前的南大学生会及新大学生会受到更严格的控制，JCSA 是否能真正代表联合校园学生等问题提出质疑。

可是，第二天早上，陈同学即被移民厅叫去问话，被暗示不得再参与「联合校园」事件，否则移民厅将收回他的学生证（陈是联邦人）。

当天晚上，由新大学生会迎新委员会举办的一个座谈会，题目为「JCSA 和学生活动的将来」，本来邀请了四位主讲者，即新大副校长关世强、南大秘书长陈祝强、南大学生会会长吴宗秋和新大学生会代会长陈焕就。

迎新委员会举办这个座谈会的目的，是想让行政当局有机会直接向学生解释有关 JCSA 成立的事宜，也让同学有机会直接向他们提出询问。可是，前面三位主讲者都拒绝出席是次座谈会，而陈焕就同学却因为面临拿不到学生证的威胁，不能发表已经准备好的谈话。

了解到陈同学所受到的压力，与会的四百多个同学都感到非常震惊，甚至有同学提出为什么移民厅要插手这件事。在没有主讲者的情况下，

大会主席决定将之改变成讨论会。

在两个钟头的讨论中，同学们热烈发言，普遍上不满意学校当局的做法，多数认为应该给学生会全力支持。整个会场的气氛是热烈的，同学们一般上都会为学生楼及新大团体在武吉智马校园的活动担忧，也感受到有必要团结一致去争取学生的利益。

到了七月十四日，离开校方的限期只有一天了，事件的发展开始进入高潮。在这之前，每个在学生楼休息室拥有一个向校方租用的小柜子（用来放置书本物品）的同学都先后收到校方发出的一封挂号信，要他们在十五日五点之前将所有柜内的东西移掉。寄发每一封挂号信需要邮费一元六角，休息室内总共有二百个单位的小柜子，因此估计校方一共花去三百二十元！看来校方是准备强行关闭学生楼。

代會長辭職

十四日晚上，学生会召开了一个扩大特别理事会议，也邀请各团体的代表出席。

当晚理事会的意见有了分歧，有少数几个理事和执委提出学生会应该搬迁，以换取和校方进行谈判，这种无视十三日座谈会上同学们强烈要求留下的愿望的言论，实在令人气愤。由于形势所逼，许多团体也觉得在一切谈判都已无效的情况下，学生会只好搬出学生楼。

会议一直开到凌晨一时许，最后终于达成五项议决：

(一)新大学生会视南大学生会为一个有同等权利和地位的伙伴，可以为联合校园内的同学举办活动，成立一个由相同人数两方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来处理学生楼和未来活动的问题。这联合委员会将接管学生楼的行政，也将负责和校方进行谈判。

(二)除非学生楼内所有的设备，开放给各学会和俱乐部同学使用，学生会才答应让出在学生楼内的秘书处。

(三)向校方申请延展搬迁的日期。

(四)理事会恳请有关当局不要威胁或恐吓任何受学生委托，处理联合校园问题的学生代表。

(五)理事会特别要求移民厅，不要因联合校园的问题而收回陈焕就同学的学生证。

在同一个会议上，陈焕就同学也以个人受到“压力”和“限制”，无法有效地担任学生会会长的职务为理由，向理事会提出辞职。在接受了陈同学的辞职后，理事会便推选黄金和同学为新的学生会会长。

校方要欺騙手段

隔天早上，新大学生会呈上十四日通过的五项议决案给学校当局，而且获得书面保证「学生楼将不会被关闭，在例常开放时间，学生可以继续使用学生楼的设备。」

换句话说，校方只限定学生会的秘书处要搬到肯特岗尤索夫依萨楼。既然校方已答应了第二个议决案中所附带的条件，学生会即写信通知校方，同意搬出学生楼，而且通过电话和公共关系主任达成协议，这也就是报章上刊载的「学生会秘书处同意迁出学生楼，新大当局亦同意学生楼继续开放设施给学生使用。」

可惜，这只是电话中的协议，谁也没想到校方竟会反脸不认账。

十六日一早，新大署理注册主任（简称D.R.）和公共关系主任（简称P.R.O.）就来到学生楼，另外四辆囉哩载来了二十多名搬运工人和很多大纸箱，真是来势汹汹。

不久，D.R.和P.R.O.就与学生发生了争执，原来他们除了要搬掉学生会的秘书处外，连各个学会共用的会所也不能幸免。

当时D.R.和P.R.O.口口声声说已通知所有的学会必须搬出会所，然而当时在场的两个学会的执委却证明他们并没有接到通知。这时P.R.O.就改口说不是书面通知，而是在一次由P.R.O.召开的各学会的会议上，大家同意要搬出去的。这时一位曾出席该会议的同学指出，在那次会议上P.R.O.虽然口头上讲过，但并没有经过讨论，各学会的代表也没有同意要搬，加上各学会已经不是附属学生会，（在一九七五年新加坡大学修正法令实施前，各学会是附属学生会的）要搬会所，必须取得各学会的同意。

同学又指出在前一天，学生会已经和P.R.O.达成协议说只搬秘书处，这并不包括各学会的会所，校方怎么可以出尔反尔，擅自毁约。

一位负责这次搬运工作的新大产业官员，推说他们不知道有什么协议，他们只是奉命行事。双方僵持不下，最后是学生让步。于是，和秘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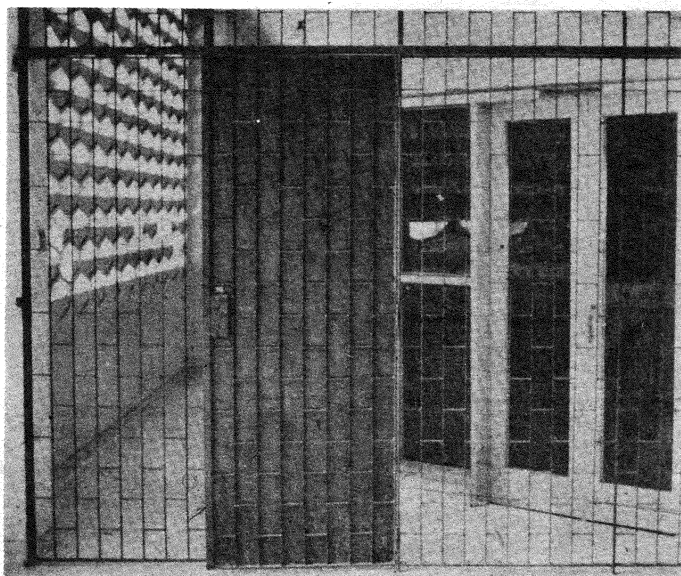
处毗邻的几间小房子都被搬空，而让各学会储放文件的柜橱，也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硬被搬去肯特岗。

接着，学生楼布告栏上，学生会贴上的有关联合校园问题的大字报被撕去，学生楼内各道门也再次被换了新锁（学生会是在两年后被改组时换过一次）。说是为了防止学生楼被烧毁，校方还派遣穿制服的工商保安人员来看守学生楼，而且发出通告，学生楼将在午夜十二时上锁，星期六和星期日则傍晚就上锁。

尤索夫依薩樓

于是，在校方的威迫和欺騙下，新大学生会被逼迁到肯特岗新校舍的尤索夫依萨楼。这座楼，外观宏伟，占地大，房子多，本是学生活动的好场所。但是，搬到了那里，校方只交给学生会三把锁匙：那就是秘书处、办公室和储藏室的锁匙，其他的地方，如印刷室、会议室、阅览室等却由校方委派专人管理。

其实，由始以来，新大校园都是在校方控制下，任何学生团体要用任何课室或讲堂都要得到校方的批准。过去，在武吉智马校园，至少还有学生楼是由学生管理的，现在，联合校园的成立，新大学生会被逼迁到肯特岗，连最常用的印刷室、会议室和阅览室的应用，也要得到校方的批准，到底学生还有多少自由去进行活动呢？



上了鎖的學生樓，像監牢嗎？

JOINT CAMPUS STUDENTS' RECREATION CENTRE



學生簽名請願

学生会被逼迁后，武吉智马学生楼旧址被校方易名为联合校园学生娱乐中心，原本学生会秘书处则被改为学生联络处，由校方派人驻守，说是在 JCSA 组成前的过渡时期，负责管理有关「娱乐中心」的事务。这个学生联络处，以后是否会演变成像南大辅导处一样，管制学生活动的组织；另一方面，即将组成的 JCSA 是否会比目前的南大和改组后的新大学生会更不能自主，实在不能不令人担忧。

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新大学生会从八月十四日开始，发起一项签名运动，向校方提出四项要求：

(一)在起草中的 JCSA 的章程，应该通过联合校园同学修改后才交给社团注册官。

(二) JCSA 的理事会必须以民主的方式由联合校园的学生选出。

(三)学生楼的控制权应交回给学生。

(四)由南大和星大学生会分别在联合校园内成立附属秘书处。

由于 JCSA 的组成与否，章程限制如何，对联合校园的学生有深远的影响，同学热烈响应这项签名请愿。从十四日起的三天内，就收集到 1024 名学生的签名。请愿书于十八日呈递给校方。

然而，这一千多人联名的请愿书，呈交给校方后却如石沉大海，音讯杳然，近半个多月的时间，校方隻字不提，甚至还警告学生，在没有得到校方同意前，不可发动任何请愿运动！

一些新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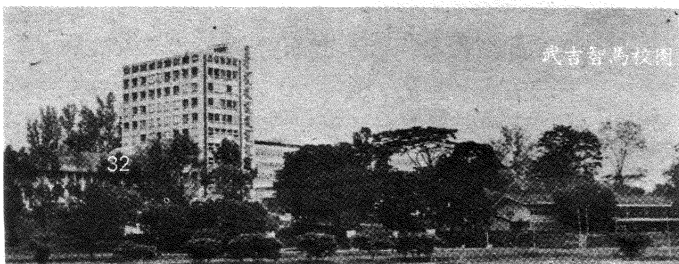
八月十日、十四及十八日，新大学生会一个五人谈判小组终于获准针对联合校园内的学生活动和尤索夫依萨楼的管理权的问题，和校方进行直接对话。然而，这三次的会议，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学生的要求不是被当场拒绝，就是被告以将受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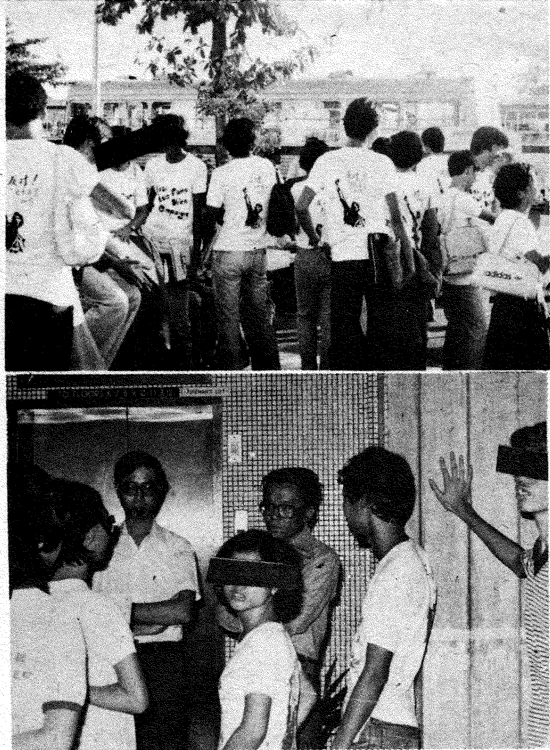
八月杪，一个惊人的消息公布了。原来在两个多月来经常被提及的 JCSA 的章程，早已在六月七日拟好，而在七月三日（即开学的第一天）就开始生效了。过去三个月的时间，同学们始终被蒙在鼓里，还以为 JCSA 的章程一直在起草中，所以校方迟迟不能公布，原来，这全是骗人的谎言！

關注事件進展

自从一九七五年大学修正法案颁布后，新大学生会失去了其财政控制权，而大学理事会却可以随时修改章程，因此学生会早已失去了其完整的独立性，如今，再经过联合校园这一系列事件，她连最基本的学生楼的控制权也失去了。

联合校园计划，从三月五日公布，七月三日开课以来，已有半年多的时间了。暂且不管这计划被提出的主要动机是什么？南大的命运如何？华文教育的发展如何？这几个月来联合校园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很清楚的看到校方对学生活动的诸多限制，也看到了校方对学生权利的蔑视。但并不是说同学们从此就束手待擒，同学的支持与社会人士的关注，将对事情的发展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希望大家能继续关注这事件的发展，也让更多人了解整个事情的真相。





反对 巴士 加价运动

• 高欣 •

• 運動前因 •

六月十六日，S B S 宣布从七月一日起将调整巴士车资，引起许多公众人士议论纷纷，表示强烈的反对。S B S 的所谓调整，实际上就是加价，所给的理由虽多，但若稍加分析，便可发现这些理由都是不成立的，有的甚至是空谈，不是吗？且看 S B S 所给的理由吧！

(1)「改善服务」—本来就是 S B S 的义务和责任，根本不能作为提高车资的理由，而实际上，自 1974 年以改善服务为加价理由后，服务又改善了多少呢？例如裕廊短程巴士服务的设立，到底带来多少的方便？非要加价方能改善服务吗？

(2)「添购巴士」—本来是件好事，但为什么非要公众人士去负担公司的投资基金不可？

(3) S B S 说：「石油将会涨价，致使开支也随着增加，所以要提高车资。」试想假如有个商人以明年原料「可能」会涨价为藉口，现在提高商品的价格，你又怎么想呢？

(4)「为了使长短车资能平衡，而提高长程的车资」—这对长程的多数人士来说，是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假如要使车资平衡，S B S 为什么不降低短程的车资呢？

很多人都非常不满这项「调整」措施，因为现有的车资已是一项不小的开销，再加价简直是加重一般人的负担，况且 S B S 是在连年赚取巨利的情况下提出加价，更显得无理。（编者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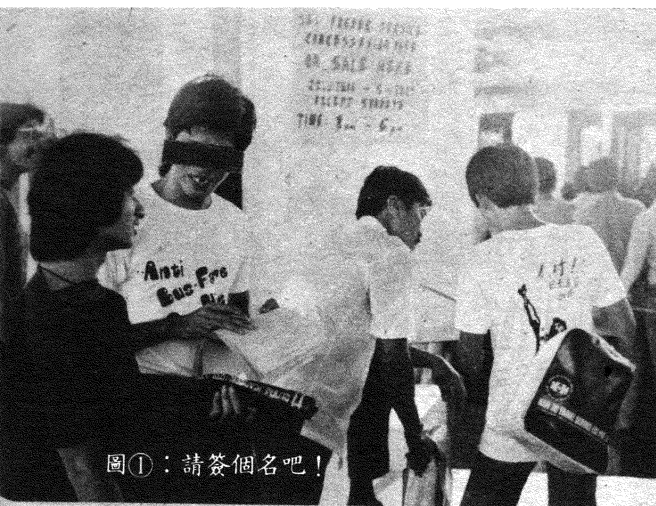
关于 S B S 每年的利润，读者可参看本期〈自由评论〉一栏中的文章—〈S B S · 股票 · 加价〉。）

在处处都是反对声中，工院学生会毅然站起来说话！学生都认为应该关心广大人民的生活，不该因自己有了大专学生优待证，加价事不关己就不去理会，因此「反巴士车资加价运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下提出来。

• 搭客反應熱烈 •

整个运动的第一步，是学生会于六月廿一日发起的一项有关巴士车资加价的民意测验。学生们利用课余时间到各角落进行调查，其中包括裕廊转换站、红山及大芭密等组屋区，广泛地收集了公众人士的意见。

一位住在红山区的裕廊工友一开口就表示坚决反对加价。他说：「本来 50¢ 的车资就可直接搭到工厂，转换站设立后，50¢ 的车资只能搭到转换站，变成要多付短程巴士的车资才能到达工厂。这样算来，每天车资早就已经增加了，现在又要“调整”车资，不就等于我们须要负担双重的加价吗？」裕廊是新加坡最大的工业区，大部份工友都在那里工作，而那里又远离市区，原本一来一往的车资就很可观了，加价肯定是加重一般工友的负担的。因此当学生们遇到这群工友时，都深刻地感到工友们强烈不满的情绪。



圖①：請簽個名吧！



圖②：公開座談會。

甚至一些德士司机、摩哆骑士等也都反对。他们觉得本身虽不受影响，但家人，亲戚朋友等无不受到这项措施的影响。

更有许多巴士工友支持这项运动。有些还主动与学生们交谈，谈出他们的看法和意见。

从公众人士的热烈反应中，学生们了解这项措施是受到多数人反对的，SBS在没有了解搭客处境下就执行这项措施，而所给的理由根本不足说服搭客为什么一定要提高车资！

在目前的客观环境下，工院学生会提出「反对巴士车资加价运动」，得到广大公众人士的支持，他们很高兴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学生团体站起来为大家说话。

• 簽名請願 •

为了把这项有意义的运动传遍每个角落，让更多人知道这项运动，学生们不分昼夜地赶印传单。自六月廿四日起，学生们利用课余时间到各组屋区分发传单，但由于时间紧促，人手缺乏，不能很好地把这项消息传开到各个角落。

与此同时，学生会也展开签名请愿运动。请愿书是要呈上交通部去的，希望当局能再三考虑SBS提出的措施。可是当学生们在公共场所如珊瑚道、珍珠坊及组屋区收集公众人士的签名时，发现有几个警察不时在旁虎视眈眈。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的居民自动跑下楼来签名，街边的市民也涌上来写下自己的名字，一些高级职员

、文员的反应亦非常热烈，由此可见此次加价对全国各阶层人民生活的影响。

各阶层人民的支持也鼓舞着学生。

• 公開座談會 •

巴士是本地人民最基本的交通工具，肯定的，巴士车资加价将影响到各阶层人民。SBS垄断了整个巴士行业，在没有其他公司的竞争下，SBS任意提出加价，完全忽略民意。而这项“调整”将为每年盈利巨额的SBS多带来了1300万元的收入，SBS是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公共服务公司呢？

基于以上几个原因，学生会于六月廿八日晚上六时卅分召开一个公开座谈会，事先已函请巴士公司的董事代表，交通部及消费人协会的代表，出席此座谈会，让他们与公众人士有个交流的机会。向公众人士解释他们“调整”车资的理由。

在宣传座谈会期间，公众人士纷纷来电、来函，他们希望能通过此座谈会提出长久以来积在心头的问題，有些公众人士表示很可惜不能出席此座谈会，希望学生会能把他们的不满转告给那些代表。有群住在红山区的居民来信说，若此次座谈会失败，他们将要破坏所有的车站，可见他们的不满情绪。

许多人士都预测三位受邀出席的代表是不会到会的，但他们还是决定出席座谈会，支持学生会。

座谈会当天，那三位代表果然让到会的千多名公众人士失望。SBS给的理由是他们已通过报章清楚解释了调整价格的理由，因此没有必要出席此座谈会。交通部则只是来信说他们不会有代表出席此座谈会。消费人协会说该协会会长是SBS董事之一，而他已有参与关于巴士车资调整的决定。从这里可清楚看到消费人协会的庐山真面目及他们与SBS的关系，他们的做法根本违背了原来的宗旨。当公众人士获知此消息后更愤怒不已，原来他们竟是一夥。

是晚的座谈会，公众人士只有静坐聆听学生会主席的演讲和观看一些有关巴士车资加价内容的节目，当时学生楼远近都布满了许多警察、警探、警卫队。

• 種種的阻撓 •

座谈会过后，学生会总共收集了万多名人士的签名，于是负责学生在六月廿九日就把请愿书呈上交通部，那知到了交通部却遭到重重的阻碍，从这道门走不行，那道楼梯又不给通行，这道电梯又不给用，但学生终于突破种种难关，来到了顶楼，可是那儿的负责人说部长不在，去了峇厘，而代交通部长王鼎昌先生很忙，无法抽空见他们，经过一番磋商，最后学生代表只好把请愿书交给那自己认为可负全责的常任秘书，同时也安排好七月一日与交通部长会谈，但当天又扑了个空，可想而知，他们是根本不把万多名公众人士的请愿书看在眼里，处处刁难或逃避学生代表。

• 抵制運動 •

在等待交通部答复期间，为了表示对车资加价的抗议，学生会号召全国人民抵制这次加价，从七月三日开始照付旧价直到交通部长给予答复。

于是学生日夜赶印及分发传单，同时也到车站去向公众人士解释抵制运动，并希望公众人士能参予学生会的行动——照付原价。

是日中午，一批学生到裕廊转换站分发传单并向公众人士解释这项运动的意义时，警察开始出现在人潮里，向学生索取身份证，可却不能说出学生们犯了什么罪，在这种情况下，学生都坚持不给，更积极地向周围的公众人士解释，引起了许多人士和一些中学生替他们打抱不平。但在最高指挥的命令下，十六名学生被带上车，在警局扣留了将近两小时，记下身份证后才获释放，学生们在警局内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警长的问话。

是日下午学生会也收到交通部的回信，信中表示同意SBS所提的理由，但没有详细说明为什么同意，加上报章也刊登了这封信的内容，抵制运动进行了两天只好被迫停止。

• 小結 •

整项「反巴士车资加价运动」也就此结束了。可是难道整项运动的代价就是交通部的一封信吗？当然不是！

虽然这届的学生会学生都缺乏社会经验，不能把运动搞好，但它起着一定的作用！74年后社会运动陷入低潮，可从这项运动中，看到各阶层人士，教会、团体等，对不合理的事物的不满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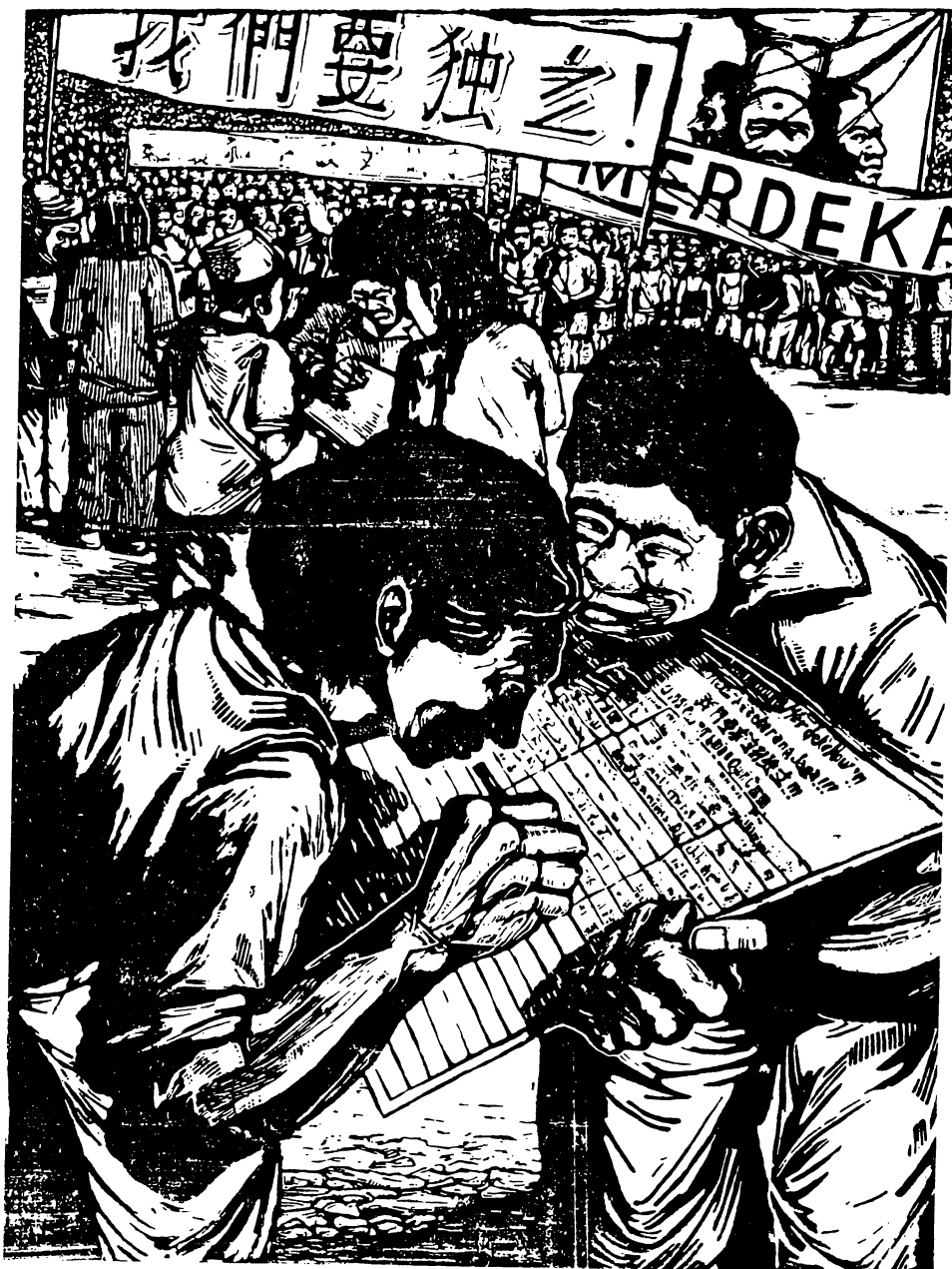


圖③：在裕廊轉換站，警察向學生索取身份證

回顧過去

1955-1956 年 爭取獨立群眾運動

李
凌



1955到1956年，是马来亚人民争取独立运动高潮的两年，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直接加入这项运动行列的人民群众有百万人以上。在马来亚历史上，如此波澜壮阔、席卷全马的强大群众运动，并不多见。如果说三十年代的援华抗日运动主要参加者是华族同胞，1945到1948年的反殖运动是华族同胞和相当多的马来同胞及部分印族同胞共同推动的，那么，1955年到1956年的独立运动，却是全马各民族普遍觉醒，广泛参与的一项运动。在当时，“默迪卡”（马来语“独立”的意思）的呼声响彻云霄，震撼全马，传遍世界。

五十年代中期的这项运动，是马来亚人民长期跟英国殖民主义者进行斗争的续继，这场斗争是早在十八世纪末英国殖民主义干涉及入侵北马就开始的。

这项运动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但是，它在马来亚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史册中，占有光辉的一页，留下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包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要认识今天星马社会的形势，就不能忽略五十年代独立运动的影响及宝贵的、正反两面的经验。

遗憾的是，由于时隔二十多年，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都已佚散，也有些封藏甚密，非我等小民所能阅览。所以，本文仅能根据十分有限的资料（主要还是当时的报章），将独立运动的经过作个简要的介绍。

从英国把殖民统治强加在马来亚人民身上那天开始，马来亚各族人民争取自决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斗争浪潮有高有低，发展到1945年，是一个新的阶段。这一年9月，日本正式投降，马来亚人民希望从此当上这个土地的主人，谁知英殖民统治者玩弄阴谋诡计，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却紧张地重建它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并且重新部署大军，招降纳叛，重建其情报系统，大大加强暴力机器。经过为期近三年的磨刀，英殖民统治者认为时机成熟了，就在1948年6月在全马实施“紧急法令”，向马来亚人民开刀。这样一来，人民争取自决的愿望就被压下，不能公开自由表达。

从1948年6月到1953年，在全马的大城市、中小乡镇，反对殖民统治的活动被镇压，被取缔，人民没有起码的言论、结社、出版自由，

五人以上的集会均需事先申请准证，否则当非法集会治罪。政治气压之低，令人窒息。

1953年年底，华文中学生发动的反黄运动，突破了沉寂，象冲破了障碍的洪流滚滚向前，殖民统治的严密罗网终于被冲破了。

反黄运动起着开路先锋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场宣传教育运动，它是为反殖运动的高涨作好舆论准备。

1954年5月13日华文中学生敢于藐视英殖民统治者强加在人民身上的《紧急法令》，在皇家山下列队，准备到总督府（现总统府）进行和平请愿，要求免役（不要当英殖民统治的兵，不要当炮灰，做替死鬼）。结果遭到武装警察的暴力镇压与驱散，造成众多手无寸铁的学生受伤及被逮捕。这就是战后学生运动的先导——“5·13事件”。当时，人民对华文中学生的行动是十分同情的，这事件的发生，以及6月2日在华侨中学的大集中（估计有二千学生参加），都是对英国殖民当局的沉重打击。

反黄运动、5·13事件、6·2大集中，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等于是给全马人民上了一节又一节的课唤醒了广大人民，激起了人民群众争取民族独立的情绪。

1955年4月，新加坡举行了一次立法议会选举，这次选举将产生一个受英国人支配的所谓“民选政府”。这个民选政府由立法议会中的多数党组成，它将拥有一名首席部长、以及多名部长，分掌劳工、交通、教育、卫生及工商等。但是，财政、外交、内政及国防都由英国殖民官员掌管。最大的问题是：英国殖民总督有权解散整个立法议会及所谓的民选政府，因为英国人掌握了军警之大权，这是最根本的。

这次选举的结果是由马绍尔领导的劳工阵线上台组织民选政府，马绍尔出任首席部长。劳工阵线是由两个机会政党并凑而成的，这两个政党是社会党与劳工党。虽为之名劳工阵线，但是其领导人及主要成员都是洋行书记、中产阶层以及专业人士（如马绍尔本人就是一个名声很响的律师），此外，还有歌台（等于现在的夜总会）的老板。这名歌台大老板叫周瑞麒，后来居然当了劳工阵线政府的“教育部长”，成为笑柄。

在这次立法议院选举中，成立不久（于1954年11月21日成立）的人民行动党派了四名候选人参加竞选，结果有三位中选，这三名人民行动党立法议员是李光耀、林清祥与吴秋泉（已故）。后来，以独立人士竞选获胜的阿末·依布拉欣也加入了人民行动党。当时，人民行动党提出的政纲是结束殖民统治、争取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在内）独立。就竞选结果看来，人民行动党的成绩是很可观的，它是当时立法议院里最活跃的反对党，它的政治纲领基本上是获得人民的支持的。人民行动党初期的党员成员主要是工人和受华文教育的知识分子。

4月新加坡立法议会选举刚刚过去，7月又有马来亚联合邦首届立法议会普选结果是以东姑·阿都拉曼为首的华、巫、印联盟（即马华公会、巫统及印度国大党）获得胜利，东姑·阿都拉曼出任首席部长。但是，英国的最高军政首长钦差大臣仍旧牢牢地控制着马来亚联合邦的政权机关，英国殖民地高级官员如辅政司、财政司、律政司及防务司分别掌管内政、财政、司法、国防、外交等重要部门。

英国殖民统治者以为，让新加坡与马来亚联合邦有个形式上的民选政府、就能给予“还政于民”的印象，就能缓和人民的不满。形势的发展，完全不按照英殖民主义者的主观愿望。星马人民很快就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认识到：所谓民选政府只能处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大权仍旧牢牢地抓在英国总督及钦差大臣的手中。英国殖民统治者允许有个“民选政府”的出现，这丝毫不表明它有意把政权交出，而是一种极其毒辣与狡猾的安排。原来英殖民统治者深感自己的孤立，完全不得民心，他们要干反人民的勾当，不使自己赤膊上阵，以免像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现在，他们要干种种坏事，却可以假手“民选政府”去做，让“民选政府”去面对人民的反抗，而他们却可以躲在幕后操纵有如傀儡一般的“民选政府”。

尽管这一部署是十分狡猾的毒招，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民选政府”上台后不到一年，星马发生了好多件重大事件，一再教育与唤醒人民，并激发全马七百万人民争取默迪卡的斗志。现在，就所能看到的资料，把这些重大事件概述如下：

4月下旬，巴士工友联合会属下福利站工友为抗议资方无理召新工以代旧工及组织黄色工会强迫工友参加而进行罢工。后来，英殖民当局出动武装警察镇压，造成工人受伤，激起公愤，导致暴动及全星巴士工友及各行业工友的同情罢工。当局迁怒于华校学生，悍然下令中正与华中两校“无限期停课”，又激起学生及公众的不满，两校学生到学校集中长住，抗议当局封校。当时，警民冲突最严重的是5月12日，当局宣布阿历山大区戒严，并逮捕巴士工友联合会总务方水双。因此，这次事件就称为“5·12事件”。在该事件中有约两万名工友参与罢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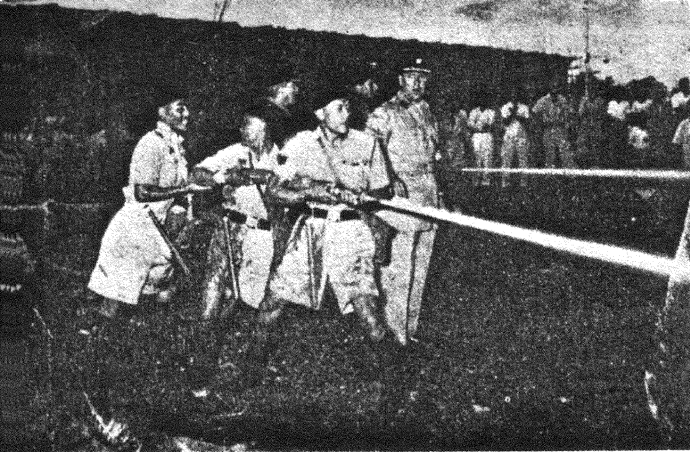
“5·12事件”是仅次于“5·13事件”的大事，如果说“5·13事件”代表的是青年学生的觉醒，并且是50年代中期默迪卡运动的先导，那么，“5·12”则是标志着工人运动的高涨，是全星人民的大觉醒。

在这期间，还有海港局一千三百名书记的大罢工，以及随后沿海二万名海港工友的同情罢工，历经两个月而结束。还有军港万名工友的大罢工。当时的劳工部长林有福（后来取代马绍尔而出任首席部长）在立法议院中说：“在劳工阵线政府就任后的头五个月里，新加坡发生了二百十三次罢工，其中一百三十六次是人民行动党造成的。而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四年，只有十三次罢工。”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新加坡工人运动的高涨。

9月，英国当局抛出了《公众安全法令》，这是对付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其他带有反殖性质的人民运动的重要部署。《公众安全法令》的主要条文，是指定英殖民当局可以不经审讯，不必提出任何证据，任意逮捕人民，



巴聯抗議政府引用「緊急法令」逮捕該會代表而實行總罷工



力強無比的水龍頭，就這樣殘酷的向手無寸鐵的工友猛射過去！



警察的水龍休想移動工友半步



羣衆移開石頭，避免遭噴水時被飛石擊中。



任意封禁团体，任意取缔一切出版物和各种活动，只要英国当局认为某某人、某某团体或某某刊物是“危害公众安全”的。其实，这哪里是“公众安全”，分明是“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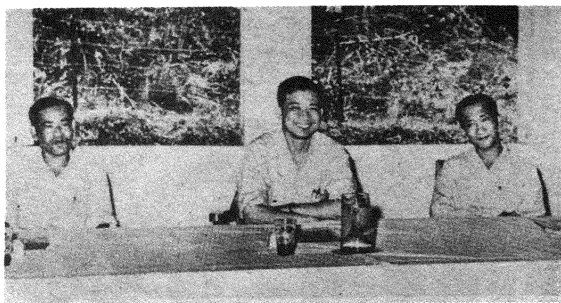
这个反人民的法西斯法令一出笼，马上遭到全星人民的强烈反对。当时公开发表声明反对的有九十四四个工会，五十多个文化团体（包括校友会）以及代表全星华文中学学生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筹委会”，人民行动党当时也多次抨击这个法令，并且还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揭露这个法令的本质，并号召人民团结起来粉碎它。连中华总商会也向政府提呈备忘录，对这项法令的制订表示“遗憾”。商会在原则上不反对这项法令，但认为它赋予政府的权力“委实太过危险”。

10月12日上午十时，全星工人停工十分钟，并且在工厂、商店门外挂上黑纱，哀悼民主死亡，全星各处都可见到人民表示抗议与悲愤的黑纱，因为这一天，英殖民统治者操纵立法议会正式通过了《公众安全法令》。当时，报刊上发表的一则短评以沉痛的语气说：“……这块黑布（纱）将成为星加坡人权运动史的最重要一页，我们的后代子孙将永远记住，他们的父母在这一天是如何艰苦地为人权，为自由而奋斗，以便他们的子女能够过着更幸福、更美满的生活。”

《公众安全法令》的通过，非但没有使人民的反殖运动平息下来，反而是火上加油，烧得更旺。

这一年12月，举世瞩目的华玲会谈举行了。马共中央总书记陈平，中委陈田及阿都拉锡跟马来亚联合邦“民选政府”首席部长阿都拉曼、新加坡“民选政府”首席部长马绍尔及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进行了谈判。当时，星马的“民选政府”都没有权力掌管国防内政，而这个谈判的关键问题正是国防内政问题。东姑阿都拉曼作为政府方面的首席代表，他只能按照英国交给他的方案行事，并且扮演的角色只是把英国人向马共招降的意思传达给对方。原因很简单，因为无论是阿都拉曼还是马绍尔，都不是独立的主权国家的政府首长。这次会谈就这样以一方招降，一方拒绝投降而陷入僵局，没有取得成果而结束。

华玲会谈的失败，更加强了马来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决心。“默迪卡”的呼声更加强，更加响亮。全马七百万人民一条心，以各种方式开展争取独立的活动。原先对争取独立并不热心的联盟政府及劳工阵线政府，由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不得不表示对独立的热心了。（按：在



馬共代表：拉昔、陈平、陈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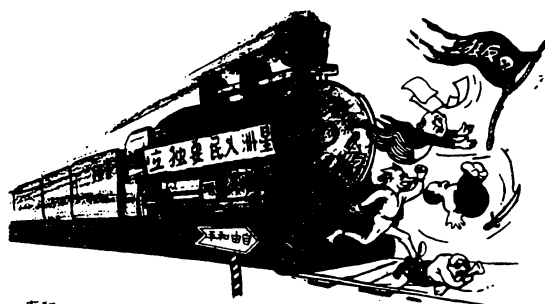


政府方面的代表：馬紹爾、拉曼、陈頑祿

1955年9月12日，东姑阿都拉曼还发表演说，认为“马来亚独立为期尚远……在自治及独立两大问题能达到令英政府满意之解决之前，独立乃无可能。”「见当时的《星洲日报》」你瞧，在东姑眼里，只有英国人，根本没有七百万人民。英国点头答应才能独立，否则休谈独立——这就是所谓“马来亚独立之父”对独立的看法。）

从1955年年底到1956年3日，全马各党派，各工团，各文化团体以及其他民众组织和个人，接连不断地发表声明，召开座谈会，群众大会等，要求英国结束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全马（包括星洲）上百工团，数十个文化团体，还有马来亚大学（即新加坡大学前身）社会主义俱乐部、马来亚劳工党及人民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当时是十分活跃、积极地推动人民的反殖运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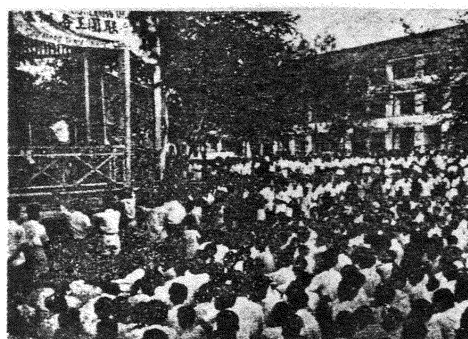
在1956年元旦，以东姑阿都拉曼为团长的“默迪卡代表团”赴英进行谈判。经过了反复的讨价还价，秘密斟盘，英国终于给予马来亚联合邦（星洲不包括在内）有限度的自治，并且答应“如果有可能”，马来亚可在1957年8月31日以前在英联邦内获得独立。不过，英国人得长期在马来亚驻扎军队并维持原有的军事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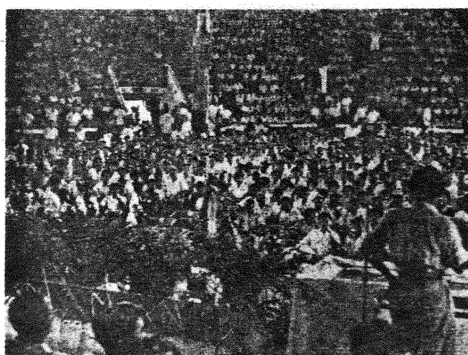
五三二 〇二六



1956年全星工人階級曾積極響應「維護民權委員會」的號召，在全島各個角落掀起了全民簽名運動熱潮，廣大人民一致抗拒反動政權的迫害！



1956年各工團在花拉公園召開規模空前的反對「公安法令」羣衆大會。



「泛星各業職工聯合會」(SFWWU) 在體育館舉行的抗議林有福壓制工運逮捕工運領袖的罪行。

(在东姑赴英之前,马绍尔也曾到英国一行,他是去安排1956年4月新加坡各党派代表团与英国殖民部的制宪谈判的)。

东姑·阿都拉曼跟英国人谈判的结果,表明英国方面对于新加坡的独立问题完全不予考虑。如果明年(1957年)8月马来亚联合邦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而新加坡仍保留为英国的殖民地的话,那么,全马七百万人民的共同愿望——建立一个包括新加坡在内的统一、独立的马来亚新国家——就不能在短期内实现了,而压制人民的这一正当愿望的正是英国殖民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一百多万人民更积极地开展了争取独立的运动,人民强烈要求英国早日结束它的殖民统治,让星马统一并同时独立。

从1956年1月到3月,可说是默迪卡运动在新加坡发展最蓬勃、最迅猛的一段日子。争取独立的各种集会开个不停,报章、杂志发表大量文章、漫画、宣传画,号召人民加入默迪卡运动的队伍,各工团、各文化团体、各学生团体以及教师团体、妇女联合会等群众组织,还有人民行动党、人民党的广大党员,纷纷组织宣传队,逐户访问民众,宣传独立的意义。当时,最主要的两项活动是百万人民的签名要求独立,以及3月18日下午在旧加冷机场(现劳动公园)举行的有十几万人民参加的争取独立群众大会。

1956年3月18日下午的十万人群众大会,是为史无前例的“独立周”运动的高潮。当时,报刊的述评这样写道:

“随着马来亚和平、民主、独立运动进一步的蓬勃和发展,马来亚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星洲,也和她的兄弟领土一样地开展了空前伟大的独立运动。这是马来亚人民为了争取实现独立的具体和有力的表现!

“就在这么一个空前伟大的运动和有利于马来亚人民争取独立的局势下,星洲人民为了进一步表达争取独立的最高愿望,一个史无前例的‘默迪加周’已轰轰烈烈的展开,特别是‘默迪加周’最后一天群众大会,全星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人士十几万,在炎阳的蒸晒和豪雨的浴淋下,人民群众的热望正像千万条的溪水小流,汇集在一个宏阔的大海,十几万张咀,齐声高呼着惊天动地的‘默迪加’!这呼声不仅显示了人民的力量,而且更表现了人民的愿望和意志!”

据当时报章的报导,在3·18十万人群众大会举行之前,77个文化团体已先在上午假羽球馆召开大会,作为响应独立运动。参加的文化界

人士有数千人。

当天下午在旧加冷机场举行的群众大会,由于遭到别有企图的人的破坏,以致无法按照预定的程序进行。一批有组织的破坏分子,推倒了讲台,又偷了控制会场的播音机,弄坏播音系统,他们还挑动群众与警察发生冲突,从而达到扰乱会场秩序的目的。凡此种种,都是为了配合英殖民主义者的一个论调,说新加坡人民还不能好好地管理自己的事情,新加坡独立的条件尚未成熟。

此外,在独立运动周期间,有人竟敢撕毁独立运动的标语,张贴反独立运动、赞成殖民统治的标语。

所有这一切,说明了独立运动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迈向民主、独立与统一的目标的路途上,是满布荆棘,处处有陷阱的。这就决定了实现民主、独立、统一的过程必然是曲折的、艰苦的和漫长的。

在3·18群众大会的鼓午与推动下,马绍尔率领的新加坡各党派联合制宪谈判代表团于4月中赴英伦,准备传达人民的愿望,争取独立和星马统一。马绍尔临走的时候公开声言:如果此去争不到独立回来,他将辞掉首席部长不干。代表团到了英国,经过了几个星期的漫长而又紧张的谈判,终于在“内部治安权”的问题陷入严重僵局。英国当时只答应给予新加坡“部份自治”,并且要坚持对内部治安、外交及国防的控制,至于完全独立,一句话:“免谈!”当时,星马人民对于英国殖民当局的强蛮态度表示了极大愤慨,马绍尔的代表团慑于民众的强大呼声,不敢接受英国所给予的表面的自治(三分之一的自治),谈判终告破裂。马绍尔等一行失望而归,他本人为了履行他的诺言而宣布辞职。然而,他的劳工阵线内阁却没有辞职,另由劳工部长林有福出任首席部长。

林有福出任首席部长不久,就在英国当局的指使下,向独立运动进行镇压。从9月18日开始,一系列的逮捕反殖人士的行动以及一连串的封闭反殖团体的行动,激起了百万人民的强烈愤慨和剧烈反抗。发展到10月26日,酿成了全岛性的大动荡,到处有暴动、警民冲突的事件发生。英军出动占据全星各重要通道,全岛实行24小时戒严。一场轰轰烈烈的独立运动,就这样暂时陷入低潮。可是,林有福一伙人的各声也因此而臭不可闻,被人民唾弃。以反殖的姿态出现在政治舞台的人民行动党,在人民的支持下,于1959年5月31日赢得了大选,组织了第一届自治邦政府。尽管这样,新加坡人民争取民主、独立与统一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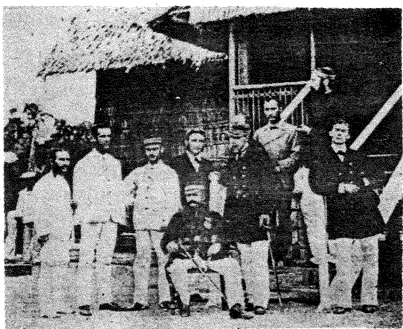
十九世纪马来农民的抗英起义

• 安邦 •

关于马来亚近代史和现代史的著作，可说汗牛充栋，其中尤以英国人或马来亚历史学者用英文写的占多数。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中的东南亚室，收藏了有关这方面的著作，少说也有几百种，大半是用英文写的。就算是吉隆坡的国家博物馆或马来亚大学图书馆，情形也没有多大的不同。

这些关于马来亚近代史和现代史的著述，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便是很少提到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马来亚的时候，马来农民的抗英起义。就算是南洋大学的一些历史学者，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也很不够，取得的成就更是少得可怜。至于中学、大学先修班乃至大学的历史系，所用的教科书或讲师教授所编撰的讲义，更少提到马来农民的抗英活动，或甚至完全不提有这么一回事。一般受过高级中学教育的学生，虽然也读了几年的马来亚历史，但是，知道十九世纪下半期马来农民抗英起义的人又有几个呢？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马来人似乎缺乏反抗侵略的传统。一些别有用心英国学者（象维多·巴素之流），以及一班殖民统治者的御用学者，他们并不是不知道马来亚历史上有过多次马来农民的抗英起义，只是由于他们的嗅觉特别灵敏，一触到这方面的资料，就马上畏缩了。他们在著作中总是不愿提到这些事件，就算是略为一提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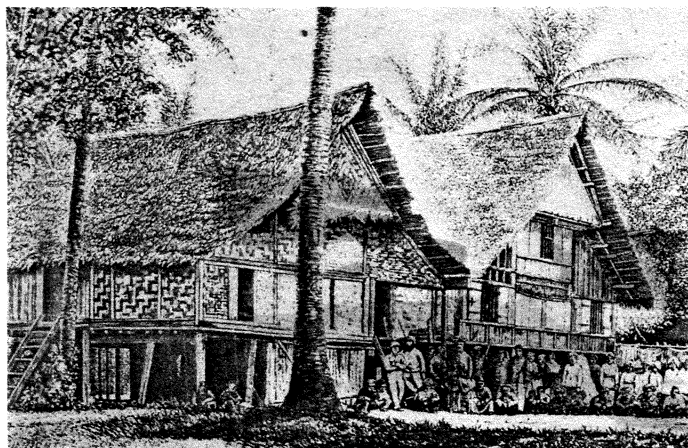
圖（1） 19世紀英殖民統治者五照，第5人為參政司 Birch。

，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而且总不忘记加几句话竭力贬低这些历史事件的伟大意义。有些学者则以这类起义的规模不大，人数不多，或持续不久，而认为不值一顾。有些则以“领导人当中有马来贵族”为借口，说这些起义不过是马来贵族中的在野派与当权派的火拚，不值得大书特书。

现在，让我们根据一些不完整的文献资料，尽量把十九世纪下半期马来农民的抗英起义史实，简要地介绍给大家。我们之所以无法介绍得十分详尽和深入，是由于我们本身的思想水平，社会科学理论知识的不足，再加上能找到的资料十分有限。有些资料，是从英国一些学者及星马一些学者的著作的零星记述中提取出来的，这些记述，那班学者是当作砂子而随时抛掉的，然而，在我们看来，那不是砂子，而是混在砂子中的黄金。

上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已牢牢控制了檳榔嶼、马六甲和新加坡，组成了所谓“海峡殖民地”，并且在这三地建立起庞大的陆军与海军基地，作为向整个马来亚半岛进行殖民扩张的三大桥头堡。

上世纪七十年代英帝国对马来亚各州进行明目张胆的干涉与侵略的第一个目标是盛产锡矿的吡叻州。锡正是英国发展工业不可缺少的金属原料，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英国殖民主义对吡叻州如此垂涎了。老奸巨滑的英国殖民者利用了当时吡叻王室的内部纠纷，用刺刀和大炮把英国人收容在新加坡的吡叻王子阿布杜拉扶持上台，当了吡叻州苏丹。这个靠英国的枪炮登上苏丹宝座的阿布杜拉自然对英国人应恩戴德，让英国人派参政司来统治吡叻州。那是1874年的事。就在英国正式取得吡叻州的统治权的第二年十一月，不甘心接受英国统治的马来人（大多数是农民）就在马哈拉惹(Maharaja Lela)的领导，举行了抗英起



圖（2） Birch 被殺後英統治者在村中的軍備。

义。起义者初期的声势浩大，得到乡村马来人的支持。他们干得最出色的一件事，就是在巴西沙叻(Pasir Salak)将英国参政司柏里治(J.W. Birch)处决。参政司是一员大官，是当时吡叻州的实际掌权者，此人竟死于起义者手下，不能不令英国殖民当局震惊。于是，在殖民地总督的策划与指挥下，大批英军进入巴西沙叻等地，进行血腥镇压，还放火焚烧甘榜。但不肯屈服的起义者坚持战斗，他们在吡叻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打击英国殖民主义者。不幸的是在1877年1月，起义的领导人马哈拉惹被英军所俘并加以杀害，起义队伍受到重大挫折，不久就平息了下来。

紧接在入侵吡叻之后，英国殖民者又把魔爪伸进雪兰莪。雪兰莪的马来农民酝酿的一场总起义不幸遭到英军的镇压而胎死腹中。

1875年底，为了反对英国统治森美兰，森州双溪乌戎(Sungei Ujong)的马来农民在拿督班达(Dato Bandar，当时他是一名港主)领导下，进行武装反抗。起义者一度多达五百人。英国

殖民者出动拿加兵和阿拉伯兵（都是雇佣军）攻打起义者。这场抗英战争大约进行了半年就被英国人镇压下去。

但是森州的抗英之火并没有完全熄灭，班达领导的反抗刚刚平息，严端·安达因不服英国的干预而起兵反抗。在巴罗依的最后一场激战中，马来起义者与英军都死伤惨重，是役英军死三十七人，起义者有三十五人阵亡，伤者无数。英国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征服了森州。

英国殖民者在彭亨州的扩张，遭到了最剧烈的抵抗。彭亨州的抗英起义，在十九世纪的马来农民抗英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大书特书。可惜我们手头掌握的史料太少，不能详尽介绍。希望将来有人把彭亨抗英战争的历史较完整地整理出来，更希望文艺工作者为这场可歌可泣的战争创作出壮丽的史诗！

彭亨起义于1891年11月在西门丹(Semantan)爆发，领导这场震撼全马的起义的是马来地方领袖巴哈曼(Bahman)，参加者绝大多数是马来农民。那时，彭亨苏丹已接受了英国参政（实际上是把统治权拱手交给英国人），巴哈曼表示不服。在1891年11月，他率众攻占了当地的警察所和县署，燃起了抗英之火。一支由英国人指挥的讨伐队开去镇压，被指挥有方的巴哈曼击溃。接着，巴哈曼把起义队伍带出西门丹，在彭亨州广大农村开展宣传与组织活动。

在已知的各州马来农民起义领导人当中，巴哈曼是卓越的一位，他很有策略头脑，并且有长远的打算。他在大汉山区建立了根据地，这个根据地维持了大约有三年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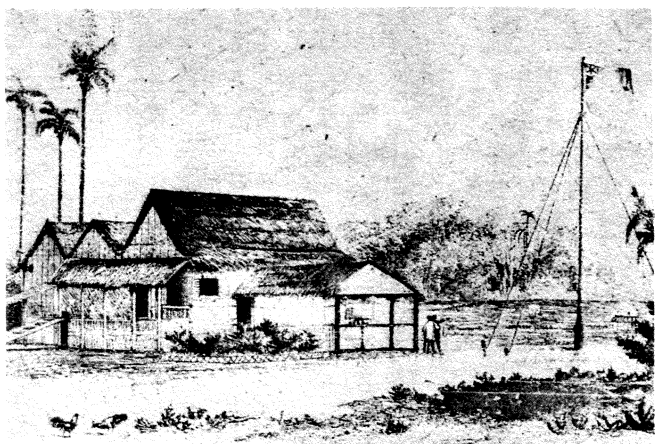
巴哈曼懂得灵活地运用两手策略，麻痹与迷惑敌人。他曾佯装愿意跟英国人谈判，谋求“和解”，但在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他的部下却积极做好攻击敌军的准备。巴哈曼深得民意，被彭亨州马来人民当作英雄，他的名声还远传到了加

奴和吉兰丹，人们把他当作传奇性的英勇战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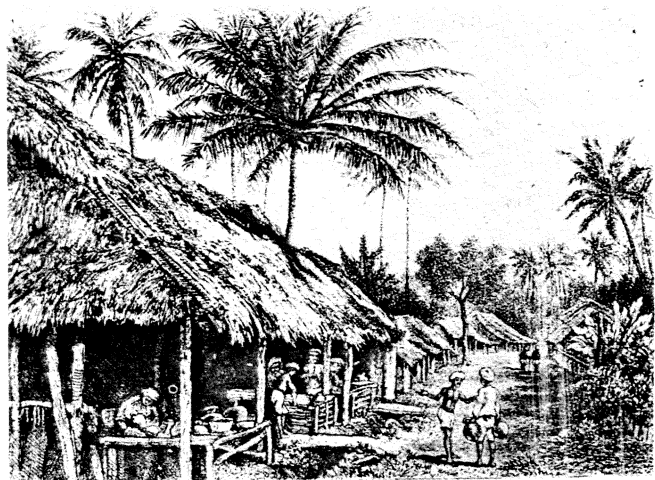
1894年6月，巴哈曼率领起义队伍从大汉山区根据地出击，沿单马令河(Sungei Tembeling)直下，占领沿河的防寨，并发动农民，声势不断壮大。

当时，彭亨苏丹却跟英国人站在一道，极力阻挠各地马来酋长加入巴哈曼的队伍。英国参政司也从新加坡、马六甲、吡叻、雪兰莪等地调来大军，开展大规模的“围剿”，终于把巴哈曼击溃。

然而，巴哈曼及其部属十分顽强，他们退入丁加奴与吉兰丹，继续抵抗。1895年，巴哈曼在泰国境内不幸被当时与英国人合作的泰国当局所逮捕，然后押往曼谷。到这时，反抗才算沉寂下来。



图(3)：英统治者住的别墅。



图(4)：19世纪时的马来亚街道。

值得在这里特别介绍的是：当年起义队伍中当巴哈曼助手的马来老战士马基劳，在起义失败后隐姓埋名，一直活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到了1969年(笔者的记忆可能有错)，他已达百岁高龄，不久于人世了，人们才发现他的身份。非常遗憾和痛惜的是：在人们发现了他就是当年巴哈曼队伍中的战士时，他已口齿不清，记忆衰退了，而且，不久就与世长辞。

到了二十世纪，马来农民的抗英活动仍没有停止。有关这方面的史料，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做介绍吧!

这里，想提出一个问题跟大家讨论：在上面所讲的各州抗英起义中，其领导人有不少是马来贵族或酋长，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有几次起义是马来封建贵族或地方酋长、港主等人发动的，他们或许除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之外，还有个人的一些打算(比如说不满英国人夺了他们的统治权)。然而，参加起义的，在战斗中冲锋陷阵，给敌人沉重打击的，都是来自马来甘榜的农民战士。他们不甘于当异族统治下的顺民，他们要保卫自己的民族尊严，保卫自己的家园，这完全是正义的。

其次，我们要指出：对待任何战争，必须看其性质，交战双方，那一方是正义的，那一方是非正义的。从来的侵略战争，把自己的意志和统治强加于别国人民或别个民族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战争(不论是希特勒入侵东欧，还是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都是一样)。而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起来抵抗侵略，反抗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统治，这种的起义，肯定是正义的。1896年3月爆发于东非洲埃塞俄比亚的阿杜瓦战役，当时埃塞俄比亚是个封建帝国，但在那场战役中，正义是在埃国军民一方，意大利入侵者是非正义的。

1935年10月，意大利法西斯军队入侵埃国，埃国封建皇帝海尔·塞拉西率全国军民抗敌。当时，谁是正义的一方，谁是非正义的一方，答案也是十分清楚的。再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资产阶级军人兼政治家戴高乐领导的抵抗，是在正义一边，这也是无需争论的。回头来看十九世纪马来农民的抗英起义，问题不是一样十分清楚吗?

历史这位老师教导我们：马来民族并不象某些人所说的，在殖民主义侵略者面前是软弱的，容易屈服的，不!完全不是这样!马来民族也跟华族与印族一样，有着英勇反抗侵略的光荣传统。



漫畫 • 漫畫



榴 槿 飄 香 話 大 選

山竹

(一) 大選像榴槿

年初以來，大選就成了熱門話題。當榴槿開始出現在樹支干上時，報界人士向胡先翁詢問大選的日期；當時，胡先翁以不答作回答：“大選就像樹上的榴槿，時機一到自然會掉下來。”這本是一種「推」的手段，有答等於沒答；但記者先生們鑑於對方是堂堂一國總理，為了飯碗，不得不往這句話中去推敲其意——在絞盡腦汁之余，終於想出大選像榴槿的比喻，胡先翁的一句戲言，倒變成報章的熱門標題了。

大選像榴槿，如今榴槿掉下來了，所要看的是誰的本事大，誰能把它搶到手，這是半島上報章的一般說法。然而，大選真的是榴槿嗎？答案是“是的”，但這粒榴槿有其特別的本質，並不是人人能去搶的，而就是由於它所處的特別環境，榴槿有時根本沒機會等熟了才掉下來，它們在半熟時，就有被竹竿打下來的可能。

在目前許多國家的民主選舉中，有一個現象，那就是人人有選別人的權力，但並不是人人都有被選的權力。舉個例子來說，一個候選人的身上必須要備有一千元作按金；試想，半島上大多數人民一個月的收入二、三百元，就算一個月能存十塊，也要十年、八年積蓄才能參加大選，可見這榴槿，窮人根本沒機會去搶。

既然榴槿是被一小部份人所霸占，那為什麼又會有競選的出現呢？原來這是因為榴槿本來就不多，有機會搶榴槿的人雖在半島是占極少數，但还是比榴槿的數目多；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只好決鬥一下了。因此人民並不是享有民主權力，而只是被利用來決定誰將得到榴槿。難怪投票率总是不高，人民與“大選”似乎漠不相關。

另一方面，在這一小部份擁有榴槿的人當中，有些利用搶到的榴槿建立了大財和大勢；這麼一來，他們就有了控制這棵榴槿樹的本錢了。譬如，一旦有一年，他們預測到榴槿市價會越來越壞，為了挽救，不致於全盤失掉，就不等榴槿成熟，而用竹竿將半熟的榴槿打下來，趁早賣個好價錢。一般沒有經驗的人當然不知道他的榴槿是不熟的——當然，所不同的是，用生榴槿騙人，只是一年騙一次；大選呢？却是一騙就五年啊！

(二) 填表格的风波

提名日當天出現了一個空前的紀錄，許多候選人因為表格犯上錯誤被取消資格——所不同的是，以往是反對黨和獨立人士惹上這麻煩，這回是執政黨本身也有人因此而失去資格。

把參加競選手續弄得很艱難，是一小部份人担保政權被壟斷的手法之一。沒錢的，沒文化知識的，不懂咬文嚼字的——全被排擠在參加競選的門外。看來，要成為一個候選人可不簡單，除了要有按金外，還要懂得填表格，無怪乎參加競選者大都是大商人、博士、醫生、律師、……等類似人物了。

由於有了填表格技術這一招，政客們都盡量加以利用。有些候選人，帶着律師，等提名表格一公布就盡往表格找毛病，希望就此擊敗對手。不勞而獲者，喜上眉梢；競選資格被取消者，大發雷霆。這些平日滿口“公平民主”、“把權力交給選民，由選民投票決定”的口號早拋掉了；利益當前，丑態百出；民主政治落到這種地步，是極可悲的。

技術上的錯誤還可以用來對付自己陣營內的

龙争虎斗。举个例子来说，八打灵那个州议席本来是马华与民政（都属於国阵）互相抢着要的，国阵头子“搞唔店”，就让他们都提名，然后再以技术错误来淘汰其中一个，这样国阵内部两党相争的问题便可解决了。再以檳城的邱继圖为例，前一阵子，檳城英文星报曾大肆报导「檳州民政党内鬭」——原来吴清德要过海和邱继圖爭檳州民政党领导权。吴清德是胡先翁的宠将，公然收拾邱继圖又怕民政党党员不满，於是用技术错误来淘汰不喜爱者这一招便又派上用场了！

技术上的错误这一招也可用来对付那些在党内具有一定影响力而又不被党内头领所喜欢的分子。有时，为了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势力，是可以利用技术错误而牺牲一、两个席位的。虽然这样看来是自寻损失，有点不可能；但想想胡先翁自做了首相之后，巫统党内元老派（指东姑派）虎视眈眈。产生的威胁比那些只会“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党利害得多，衡量之下，把一、二个席位让反对党拿走总比让给一些不可靠的党内人士来得安全。

其实，在技术错误这个问题上，国阵也不是把席位白白失掉的。因为国阵所失的几个席位，都有独立人士参加竞选，而这些独立人士是谁呢？是国阵分子（以退党身份作掩饰）抑或是反对人士？大家只要参看国阵所失的几个选区的名单就一目了然了。更明显的巧合是，当国阵党员因技术错误而失去参加竞选的资格时，反对党绝不会就此不劳而获；但国阵方面，却能一连否决几个反对党人士的提名，为张汉源及其他人夺得一些席位。

从不劳而获来看技术错误，就可明显地看出为什么不单是反对党和独立人士惹上这麻烦，就连执政党本身也有人因此而失去资格了！

（三）禁止群众大会

胡先翁集团在吉兰丹尝了甜头，发现“禁止群众大会”是一个锐利武器，所以在没宣布大选之前，先制造舆论，伸言六·二〇到八·三一之间，×××要乘机作乱，为了保安，当局不得不作出适当措施。这项声明，明眼人早看出是为大选而发——果然，在提名前夕，胡先翁宣布道：为了国家安全，禁止群众大会！

口头上说得好听，巫统的报刊也大加吹捧，国阵成员党也看大哥脸色纷纷赞扬这项保安措施；但这个假面具，就连反对党的小政客也骗不过

，他们拆穿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等八·三一后再大选呢？”

群众大会通常是政客们在大发谬论、胡吹胡扯，但也有些是能挖到国阵痛脚的。一个执政党，假如没有痛脚，别人硬要骂就一定会自讨没趣，自暴其丑；相反的，痛脚一多，就最怕人家挖；怕人家挖，只好把别人的嘴封住——这就是禁止群众大会的主要原因之一。想想今日，执政党一伙大搞种族主义政策，上层贪污，压迫人权，胡乱抓人，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马来上层阶级利用“土著主义”掠夺财富，马来下层人民只有土著之名，没有实利……这一大堆痛脚，挖出来可不是好玩的。无怪乎连民主选举的象征——群众大会这个面具也不要了。

（四）从大选看执政党内争

这次的大选，明显的表现出胡先翁的“政治赌博”倾向。这位因敦拉萨死而起家的巫统主席，上台时威望不足慑服党内的成员，又因为是继承他人之业，许多人手都不是自己的亲信，也不是由自己一手扶植上来的，这么一来，工作时不免提心吊胆，唯一的方法就是除去异己，安插自己人。这项工作，一路来都在进行着，而大选则是最大规模的清党运动——只见在这场大选中，堂堂的新闻部长沙顿竟被遗忘了。森美兰、彭亨、吉打、马六甲……等州的州务大臣或首席部长都退位让贤。其实，这只不过是胡先翁在巩固政权过程中安插自己人，排除敦拉萨的人选之举。有人会说，胡先翁和敦拉萨本是一派，这样做似乎不可能。但对于不是自己亲手提拔栽培的人，总是有些担心——所以把其他人一个个铲除，又有什么奇怪呢？一朝君主一朝臣——这次各区竞选出现许多巫统新人（百多位）也就是胡先翁美其名为提拔新人，而事实上是要安插自己人的道理。

在这些新人之中，哈仑的支持者一个也没有，他的势力在国、州之中似乎已告完蛋，其他和胡先翁有一点冲突的也会被除名——这不是清楚地说明胡先翁的手法吗？

巫统常年大会还未召开之前，巫统党内反对派势力是不可忽视的。几十年来未有人竞争党主席的职位，现在竟有人出来竞选了。虽然胡先翁肯定自己会中选主席，但威胁还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假使单只自己一个，其他得力助手不中选

，那可就孤掌难鸣了；李三春在马华常年大会的遭遇，他是看到的……为了扭转局势，胡先翁便把大选提前在巫统常年大会之前出炉，这是因为在大选过后，胡先翁当然会以中选的首相来召开常年大会，他的亲信手下也当然以部长身分在大会上出现，这么一来，投票的风向必然吹向胡先翁这一派，於是，党权、国家大权就此全集于一身了。——反观哈仑派，当家的在牢里，动弹不得；而元老派（东姑派）则连议席都捞不到，如果由他们来执管中委，也的确太不像话了；由此可看出胡先翁巩固其政权的手法。

马华内部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次的大选，李三春几乎全派出新人，和李孝友同属一派的元老们，个个都被迫退休，结果很多人心有不甘，退党以独立人士来和国阵对抗。

由此可见，这次大选，表面上是执政党和反对党之事，暗地里却是执政党内部的大清党。所以，与其说大选是让人们选出下一届执政者，不如说它是当权者用来巩固自己政权的一种手段。

（五）国阵席位分配的一些背景

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席位的分配确使胡先翁等人大费心机。

主角巫统

巫统和以往一样，包去了马来半岛内114席中的75席，只比三分之二席少一席，因此就担保了巫统有足够的席位可以左右国会议案。可见国阵虽美其名是联合了好几个政党，实际上只是一个以巫统马首是瞻的阵营；由于巫统占了三分之二的席位，足以控制一切，国阵内成员党的民主和互相尊重只不过是骗人的漂亮话而已。老大哥巫统，一心紧握政权，对马华、民政……都不放心，所以每一次大选都排出三分之二巫统候选人的阵容，以确定他们所实行的政策获得成功。

配角马华

在配角政党之中，马华被分配角逐二十八席，这二十八席包括了民主行动党在上届大选所赢取的九个席位——即执政党所谓的黑区。可以预见，二十八席中，马华要赢得十五席都困难。然而，别无他法，马华只好硬着头皮上阵，李三春甚至阿Q地说：「……马华党员敢在黑区向反对党挑战，这是马华的勇气……」

在马来半岛的政治历史上，马华公会一路来

所扮演的角色是只能和巫统勾结及维护华族上层阶级的利益。在陈祯禄、陈修信领导的时期，马华是属于华族受英文教育精英份子的政党，完全不曾照顾到中、下层华族的利益。结果，在一九六九年大选中，马华被华族选民所唾弃，在三十三三个竞选席位中输掉二十个，导致陈修信倒台。李三春为了改变华族对马华的看法，不得不打起种族口号，拉拢一些政客搞工农组，又搞五大计划，以政党名义成立控股公司，又成立什么华人文化协会，大量招收党员……。这一连串的工作，成绩是有一些，全国各地，华族分子有不少鉴于民族利益被侵蚀，纷纷加入马华。然而，马华毕竟是一个为上层华族分子服务的政党；其基层虽有着维护华族利益的愿望，但李三春等领导人却只会利用基层的支持，来作为向胡先翁讨价还价的本钱。

马华虽口口声声把以往的一切归咎在陈修信身上，但李三春上台后，华族的情况并没有改善，华族的心声并没有被马华反映到国会里去，相反地，华族的权力一再被蚕食。例如：华族学生入大学机会、华族人士对民族教育的看法、华族商人面对的问题，华族工业家在工业法令下所面对的问题……等等。马华公会并不敢向变本加厉的老大哥提出反对；相反的，在一切法案中，马华公会议员全部举手赞成。

因此，李三春领导的马华在公众人士的心目中，形象并没什么改变，只被人看成是胡先翁的跑腿，是靠马来人而不是靠华人选票而当选的一——马华的部长们，没有一个是占大多数的城市竞选，他们只敢在华、巫选民参半的地方竞选；在市区，马华只派小角色去当炮灰。当然，城市居民不一定支持行动党，但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为了抗议马华出卖华族利益，只好投行动党的票了。可是，马华却本末倒置、颠倒是非的说他们之所以向巫统摇尾巴，不能和巫统谈判都是因为华人不选马华所造成的。

末角民政

比起马华，民政党更没有基层。

不过胡先翁对于民政党似乎比那利用基层来作为讨价还价的马华还喜欢，所以胡先翁赞林苍佑的地方总比赞李三春多。这当然惹起李三春的怒气；於是就在去年马华常年大会过后，李三春拉出律师林建寿（前劳工党党要之一，后投靠马华，为马华工农局主任，但劳资打官司时却是资方的律师），委他为槟州马华联委会主席，要他向林苍佑开战。

林建寿不负李三春的重用，上任不久就召集一批马华党员，向槟州——民政党的堡垒开炮。先攻击林苍佑的政策，再提出他的罪状，最后公开要林苍佑的民政党让位，把一些议席让给马华，不然马华绝不罢休——将派独立人士或以马华的标志与民政竞争。

民政党不甘示弱，加以反击，挖出林建寿的臭脚，骂林建寿是贪污、无能的分子；并搬出层层数字来证明在民政党管辖下的檳城是比马华管的时候来得繁荣……。但对于席位问题，林苍佑似乎知道自己应付不来，只好求助胡先翁老大哥，说：席位问题由国阵主席决定。这样的一场论战，到大选前夕还在进行着。然而，马华终究不敢脱离国阵独立交战，只好接受所分配的席位，只安排一些退党人士和民政党对抗。

这次的大选，在席位分配方面，民政是少得多了。其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民政党已是一个毫无生气的政党；几年来，民政党党要只求保住江山，完全不扩充党务，结果搞来搞去还是老样子，可以说，这个党只有几个领袖而完全没有基层。

民政党知道城市地区斗不过反对党，就乐得来个顺水人情让马华去送死，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手法——虽暂时失去一些席位，但选一些包胜的总较有好处。在来届大选中，民政党大可利用

“让位马华而马华又失败”的藉口来争取更多席位。

国阵之内，成员党勾心斗角，席位分配中充满着你虞我诈的政治把戏。

(六) 不选执政党怎么样？

当国阵向回教党堡垒吉兰丹开炮时，所用的一条罪状是——吉兰丹在回教党的统治下毫无进展。这是一个事实，但却是由执政党所造成的。原来执政党通过税务向人民索取了大量款项，过后并不公平分配，而是用来为自己的党服务；例如：不拨款予反对党胜利的地区，而高层领导人则在自己的选区大量拨款进行所谓的建设。

这一次大选，国阵动用了同样的口号，说什么人民应该投国阵一票以确保自己地区的发展；言下之意是说：你们地方要不要发展完全由你们自己决定，你们投反对党，可不能怪我们不建桥樑，不铺路或不供水电了。

国家的公款是广大人民的血汗钱，而不是执政党的私产。人民付了钱，不但不能期望有人会替他们做些事，相反的，这些钱往往养肥了某些人，对一小撮人有利。原来所谓的“民主”就是这么一回事，真是呜呼哀哉！

上接 Pg. 22

公司理事会，全国华校董总、教总，马来西亚大校友会，马来西亚华人武术总会，马来西亚留台校友联合会，大马龙冈亲义总会……；有来自州性团体如吡叻华校董联会，雪兰莪华人行团总会，柔佛华校教师会联合会，森美兰华校教师会，吡叻华校教联会……；其他尚有来自各城镇的学校校友会，家长教师联合会等。

除了发表文告外，全国各地人民也纷纷组团到吉隆坡慰问陆庭谕，其中包括了吡叻朱毛的百人慰问团及号称「千人慰问团」的「吡叻州慰问团」。

陆庭谕献身华教事业，为争取民族权益而坚持不懈地工作，陆庭谕的遭谋害，诚如吡叻朱毛慰问团所说的，「一棍打在陆庭谕头上，痛在全国500万华人的心里。」

到底谁是这次谋害行动的幕后策划者？许多人都心中有数。

在许多谴责声明中，都一再提及「一小撮民族败类」，到底「民族败类」指谁呢？

陆庭谕在欢迎吡叻州慰问团的致词中说：「在争取民族基本权利中，华校董总以及全国工商联合会已是直接向政府正副首相，教育部长以及

最高元首争取我们的基本权利了，且获得相当重视……」为什么「直接」？为什么不通过华人政党？

全国华校董总主席林晃升说：「……民族败类对华教斗士的阴谋是如此卑鄙下流，已到了变本加厉，一不做，二不休的地步，因为他们对待华教的政策正受到全体华人的指斥……」为什么用「政策」，为什么说「他们正受到全体华人的指斥」？

有趣的是，在南强校长——陆庭谕在该校任教——收到诬指陆氏（玩弄他人妻室，故此谋害他）的信件（8月15日）前，在许多人都肯定这宗谋害案与争取华族权益有关时，李金狮竟对行凶者的动机是否与争取华族权益有关提出质疑（8月14日）。

另外，在华人社会群情激昂，万夫指责的同时，号称代表全马500万华人的马华公会只有曾永森、李金狮等几个人出来讲那么廖廖数语呢？

姑且不论谋害陆庭谕的幕后策划者是谁，就如陆庭谕所说的：「一个陆庭谕倒下去了，将有千万个陆庭谕站起来……谁挡着我们争取民族权益去路的，就给予无情的反击，绝不宽容……不达目的，绝不终止！」

重提“亞洲集體安全體系”

蘇蝦子

今年七月底，越南副外長潘軒在泰國進行訪問時，提出建立一新的區域性組織，以推動東南亞成為中立區。此舉立即遭到泰國首相克良薩將軍的異議。他說，他看不出越南的建議和亞細安早已提出的概念有何不同之處，並言外有意地說，如果講的是和平，誰會表示不贊同呢？

越南一方面駐軍寮國，進攻柬埔寨，加入蘇聯控制下的“經濟互助委員會”（簡稱“經互會”）。另一方面卻口口聲聲講和平，談中立，無怪乎東南亞國家都對它提防三分了。

越南的這一項提議，未免使人想起蘇聯極力鼓吹過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下簡稱“亞安體系”）。越南在抗美救國勝利後，不傾財力物力以從事戰後建設工作，卻大事擴充軍備，企圖控制寮國及柬埔寨，建立一個「大印支聯邦」。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越南不惜侵略柬埔寨；至於泰國，越南成功地利用寮國內部的親越勢力，把它變成越南的半保護國。（現時，越寮簽訂了所謂友好合作條約，根據這個條約，越南已派了近五萬軍隊到寮國）為了求取更多的軍援，越南不但全面投靠蘇聯，並大搞排華活動。從這種跡象看來，它不但是要在印支謀求霸權，而且是準備在東南亞做小霸王了。反觀蘇聯，它在世界各地進行擴張滲透，在全世界謀求霸權。由於彼此的關係這樣親密，所以通過“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來達到彼此的目的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越南

的建立區域性組織等，很可能是重提“亞安體系”的前奏，或者是試探。有鑒於此，重溫一下“亞安體系”的提出、目的和蘇聯在這方面的活動是有利於對目前東南亞局勢的認識。這裡只是十分簡要地談談一下，以期能達拋磚引玉之效。

“亞安體系”是蘇聯在一九六九年六月猖狂反華（注一）的高潮中拋出的。蘇聯通過它的宣傳機器，出動了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外交部的官員，大力宣傳“亞安體系”。但是，蘇聯對這個體系的性質、目的和任務等一系列基本問題，一直是吞吞吐吐，不敢亮出底牌。他們只是提出一些堂皇而又空洞的原則，諸如「國與國之間不訴諸武力」，「尊重主權」，「不干涉內政」，「不侵犯邊界」，以及「廣泛發展經濟」等等。到了一九七一年，蘇聯又同一些國家簽訂了“和平友好”雙邊條約，把這些條約捧為“亞洲集體安全大廈”上的“第一塊磚”，是這個體系的“必要環節”。可是，事實是不是如蘇聯所說的一樣呢？“亞安體系”會安全嗎？所謂“和平友好”條約又是怎樣的呢？

一九六〇年，印度在中印邊境製造武裝衝突後（注二），蘇聯開始向印度提供“軍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印度在蘇聯的支持及唆擺下，對巴基斯坦發動了大規模的侵略戰爭；並趁東巴基斯坦局面大亂時，派武裝人員滲透入東巴，挑起邊境事件。最後於同年十二月，用武力佔領了東

註一：1956年2月舉行的蘇共“二十大”是蘇共領導走上修正主義道路的開始，也是中蘇分歧的開始。59年6月，蘇聯片面地撕毀中蘇雙方簽訂的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60年7月，蘇聯突然決定在一個月內全部撤走在中國的1000多名蘇聯專家，撕毀了幾百個協議和合同。69年3月，蘇聯出動武裝部隊悍然侵入中國黑龍江省烏蘇里江上的珍寶島，製造了極為嚴重的邊境流血事件。同年6月，勃列日涅夫在莫

斯科召開所謂“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上作了長篇反華報告，並提出要建立所謂“亞安體系”。

註二：印度和中國存在着邊境糾紛，這是英帝國主義侵略的遺產。印度當局為此曾多次挑起中印武裝衝突。中國政府曾設法避免邊境衝突，已故周恩來總理曾在1960年4月，親自訪問印度，同尼赫魯舉行會談。但尼赫魯的態度是要中國政府無條件地接受印度的領土要求，不容許有任何談判的餘地。

巴的达卡，肢解了巴基斯坦，成立孟加拉。在这次进攻前四个月（71年8月），苏印签订了一项实际是军事条约的所谓“友好和平”协定，其中一项规定对方若“被侵犯”，其他一国应立即向之援助。印度官方报章「印度时报」写道：「很显然，印度若没有与苏联签署这项协定，则根本无从解放孟加拉。」正是在肢解巴基斯坦的过程中，苏联大大加强了对印度的控制，并将它纳入其经济和军事轨道，使印度沦为苏联的变相“殖民地”。苏联也利用印巴战争后，巴基斯坦的一些困难，对巴基斯坦又拉又压，並以“军援”和“经援”为饵，诱巴基斯坦加入“亚安体系”。

苏联还说“亚安体系”的最重要目的是“结束对他国的干涉”。可是实际上，它又怎样做呢？除了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外，还企图在巴基斯坦与伊朗及阿富汗交界地区制造一个「普什图尼斯坦国」(Push Tunistan)，妄图进一步肢解巴基斯坦。1973年2月，巴基斯坦政府发现大批苏联武器及设备正在运往国境内的反叛份子。

苏联还在其他亚洲国家派遣间谍，窃取情报和搞颠覆活动。据泰国报刊揭露，“在东南亚，大约有500名俄国人在做情报工作”。他们“散布在泰国各地”，搜集情报，并“干预泰国的劳工组织和学生运动，刺探泰国政府的立场和动向。”此外，苏联也向印尼军人集团提供情报，破坏和镇压当地的革命运动。

虽然苏联往往是以和平共处，发展经济的口号来宣传“亚安体系”，可是偶尔也会忍不住地透露，“亚安体系”是要在亚洲“最好更替”美国拼凑的军事集团如“东南亚公约机构”，因为美国的军事集团已处在“慢性危机，甚至瘫痪状态”，“存在下去是越来越困难了”。这岂不表白了苏联是企图取代美国，称霸亚洲，也就是所谓「填补真空」吗？真是昭然若揭。

苏联用它自己的实际行动，完全揭掉了“亚安体系”的画皮。许多事实向亚洲人民表明，苏联建立“亚安体系”的真正目的，是在“维护亚

洲安全”的幌子下，巩固苏联在亚洲的既得利益（占领一些亚洲国家的领土，分化和控制亚洲国家），加紧对亚洲地区渗透扩张，以实现他们同另一个超级大国在亚洲争霸的野心。绝大多数亚洲国家看出，“亚安体系”只不过是苏联想把亚洲国家推入它的影响范围之内的一個圈套，是“华沙条约”、“经济互助委员会”等的亚洲版本。是谋求世界霸权链子上的一个环节。此外，苏联还指望通过这个体系的建立使它的冒牌「亚洲国家」的身份合法化，以便更直接地干涉亚洲事务。

由于苏联的野心及亚洲国家各自的利益，许多国家纷纷对“亚安体系”加以拒绝。尤其是东南亚，由于这一地区传统上是英美势力的范围，苏联也就没那么容易进入。东南亚国家纷纷提出中立化概念来抵制苏联的“亚安体系”。可是苏联也是很精明，也加紧鼓吹中立化等以便赢取这些国家的支持，结果呢？还是失败了。“亚安体系”的提出，除了在国内驻有大量苏联军队的外蒙古（注三），及一心想谋求南亚次大陆霸权的印度外，就无人问津了。可是苏联要和美国争霸世界的心一日不死，“亚安体系”的鼓吹推销也就一刻不休。它会利用种种机会，变换各种手法，好像白骨精一样，借以蒙蔽亚洲国家，削弱其警惕性。例如：欧安会一过，苏联便立即又重提“亚安体系”，並宣称要把“欧洲经验运用于亚洲”。此外，他也会利用一切具有野心的国家，那些想当次级强国或区域性霸主的国家，通过它们来实现苏联的全球称霸的野心。

最近越南的提议，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戒心，不知是不是苏联欧洲经验运用的开端，如果是的话，我们也就很清楚，越南是走上了什么道路。它辜负了千百万越南人民流血牺牲，也辜负了亿万世界人民为支援越南抗美救国的努力和牺牲。但是，我们相信越南人民在经历了卅年的抗战过程后，是应该更加坚强和觉醒了，而苏联的种种阴谋也终将会失败的。

註三：蒙（外蒙）蘇在1946年簽訂為期廿年的友好互助條約；66年勃列日涅夫訪蒙時又簽訂了為期廿年的蒙蘇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蒙古於62年加入“經互會”，蘇聯在“國際分工”的幌子下，要蒙古着重發展畜牧業，把蒙古變為它的畜牧場。蒙古每年徵購的馬、牛、羊等牲畜，有

3/4是運往蘇聯的。蘇聯還大搞轉口貿易，把進口畜產品經過加工或不經過加工就向西方市場高價出售。據估計，從1959年至69年十年中，蘇聯從蒙古這樣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就榨取了4·6億盧布以上的巨額利潤。



诗选

金芝河的幾首詩

• 藍刃 •

刀砍劍劈而不見刀鞘，
—— 濃霧茫茫的地方，
整夜流血而不見血跡，
—— 警備森嚴的地方。

無法活下去呵，
大白天也刀刃閃亮；
無底的洞呵，罪惡的城市，
連天上也有劍影刀光。

爲了你 —— 漢城，
多少青春在刺刀前倒下，
多少挨餓而患病的身軀，
在抗爭中犧牲。

縱有一天要像紅花凋謝，
我們誓洒熱血把泥污掃蕩；
鮮血使你的刀刃生鏽，
敢教古城重沐曙光。

这首诗《汉城》，是南朝鲜著名诗人金芝河的作品。目前，金芝河还被监禁在狱中，任何人都不许去探望他。

金芝河一九四一年出生于南朝鲜全罗南道木浦市大安洞，现在已过三十七岁。在这三十七年的岁月中，他至少有十年是在狱中度过，最后一次入狱是在一九七四年。金芝河的战斗生涯是在

一九六〇年开始的。那时，他只有十九岁，就参加了南朝鲜人民推翻李承晚的「四一九」起义，一九六四年，他积极参加了反对「韩日会谈」的斗争。一九六六年大学毕业以后，他开始创作无数的战斗诗篇，谴责南朝鲜法西斯统治，激励南朝鲜人民起而为民主自由而斗争。他在一九七〇年发表的长篇讽刺诗《五贼》，就是这样的诗篇。

诗中的「五贼」，本来指朝鲜李朝时代出卖国家，促使「日韩合并」的五个卖国贼。金芝河实际上是用这五个丑恶的形象来谴责南朝鲜当代的新的「五贼」——指朴正熙政权下的财阀，国会议员、高级公务员、军官、部长等等军、政、财界人士，通过对他们的堕落、腐败的描写，批判南朝鲜贫富悬殊的黑暗现实。

《五贼》开首便说明，此事发生于十年前（指朴正熙上台之时）。五名盗贼齐集在汉城的东冰库洞（别墅区，市民称为「盗匪山丘」，上面约有330名高官显要的私邸），商议如何「大展鸿图」。经此商议之后，五人分头出动，不久之后，就分别出任财阀、国会议员、高级公务员、高级军人、部长和次长。长诗最后这样写道：

「西山落日，客愁惘然
孤雁求侶，新月傷殘
河水染赤，血潮蜿蜒
旅次全羅道飢寒交迫，欲赴漢城無錢
何以自處，豈能自動投監

……………
……………
某日曠明 天朗氣清
突聞霹靂 雷聲震天
五賊頓死 六穴噴血
十惡不赦 百世難湮
……………」

从这几段，便可以使人约略看出南朝鲜的现状，听到南朝鲜人民的呼声了。这首长诗使南朝鲜的当权派大为震惊，马上没收了刊登这首诗的「思想界」杂志。后来，在野的新民党认为这是一份可以用来加强抨击朴正熙政权的作品，便将它在机关刊物「民主前线」上转载出来，而且印刷了三十万份，在各地散发。朴正熙听到这个动态，便马上派人袭击新民党总部，将「民主前线」没收，并将金芝河，「思想界」杂志负责人，文艺版编辑等人逮捕，投入狱中。

一年的禁锢使得金芝河在南朝鲜人民中声望更高，《五贼》传诵得更广。朴正熙为了缓和官民矛盾，在一九七二年春天以允许其疗养肺病为名，放他出狱，改为软禁家中，条件是即或不从此封笔，也不得再撰写反政府的著作。这是高压后的第二步，希望用软的方式将他改变过来。

但是，金芝河硬软都不吃。他回到家中不久，便马上发表了第二篇长诗《蜚语》，刊登在天主教系统的综合杂志「创造」四月号上。在这首长诗的前面，金芝河这样写道：「无论怎样迫害，民众的抵抗也不会灭绝；现政权压制国民反抗的做法只能亡国。」他依然向着朴正熙政权直接投枪。

金芝河再度被捕，「创造」也被迫停刊。那年七月，北朝鲜与南朝鲜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朝向改善关系、完成统一的道路迈进。在「拯救金芝河」的国际压力下，朴正熙二次释放了他。

一九七四年四月初，南朝鲜学生再度掀起了运动，在学校内外与军警展开激战，金芝河的振奋人心的第三首长诗《民众之声》也在这时发表了。这首长达273行的诗篇，并没有刊登在任何杂志上，而是印成了单篇，在几个地点分发，用激动的文笔号召农民、工人、学生、教授、宗教界、公务员、警察、罪犯、乞丐、拣垃圾的、擦皮鞋的一切人等，共同起来打倒朴正熙集团。那年七月九日，他就被南朝鲜临时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后改无期徒刑。他的罪名是以金钱接济民主青年联合会，阴谋推翻政府。

对金芝河来说，这样的政治迫害早在意料之中。因为自从他在一九七〇年发表《五贼》诗以来，朴正熙政府已经对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威迫和高压，用投狱，软禁的办法，恫吓他停笔。但是，金芝河威武不屈，严刑拷打并不能挫伤他的斗志。诗就是他的战斗武器。就是在这次军事法庭的审讯中，他也没有气馁，面对着死亡的威胁，仍然侃侃而谈，不仅承认曾以108万圆的资金提供学生团体作为经费，而且宣称：「现在的维新宪法将一切权力集中于总统；实际上是专制君主制度。我认为，越早打倒这个政权越好。」他在法庭向全朝鲜人民、全世界人民宣告：「我做事正大光明、如果能出狱，我还是要做同样的事。」一九七五年五月，他又在狱中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说：「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动，我将为反抗独裁政权而斗争到底！」

金芝河的诗篇被译成英、日等国文字。中文译金芝河的诗，除了《汉城》之外，还有另外一首《乾渴的嗓子》：

拂晓，在小胡同的牆上，
民主啊，我把你的名字寫上。
儘管你的影子已模糊不清，
儘管你只剩下一小塊破片，
我悄悄地把你呼喚，
好像口渴的人想喝水一樣。

黎明前的胡同一片黑暗，
鐵蹄聲、吹口哨聲、敲門聲，
呻吟和痛哭聲連成一片；

我回想那純真的自由，
被捕的朋友們血肉模糊的臉，
此刻又浮現在眼前。

哆嗦的手，起伏的胸膛，
抖動的身軀、滿腔的怒火，
我用粉筆把你的名字寫上
——民主萬歲！
我乾渴的嗓子在吶喊，
我火熱的心臟在跳蕩。

金芝河的作品，反映了南朝鮮人民的苦難生活，揭露了統治集團的貪婪殘暴，激起了人們對現實的不滿和忿恨，因而深受人民群众的喜愛，在南朝鮮廣為流傳。他用人們喜聞樂見的语言，抒发人民的愿望，发出人民的吶喊：

民心就是天意，
誰敢違抗！
我們不怕威脅恐吓，
何惧暴力集團。
團結起來，打倒剝削者，
爭取生存權和生活權。

日本出版的英文刊物《浪人》曾經發表了金芝河幾首詩的英譯，其中有一首是他在獄中寫的。南朝鮮的囚衣是藍色的，而且那些根據《反共法》所判處的政治犯的右胸，還綴有一塊三毫米見方的殷紅色的布片。下面是這首中譯的《藍衣褲》：

多麼希望我是一隻鳥，
一片水，或者一陣風。

禁錮着我赤裸裸的瘦弱的身體的
是這套藍衣褲！這藍色，它要是海
可多麼好啊，只要在我短暫的夢中
能看到海光一閃。

流血是痛苦的，塞住了我的心房，
凝成那一方殷紅。
沒有它，
沒有它，
我也許不會推開死亡；
讓命運化作飛灰也無所謂。

這麼一個黑夜中，
在那焦心期待着破曉的眼中
在湧泉似的清亮的淚水中，
只要晶瑩的晨曦再一次閃耀，
只要太陽發出它的光芒。

在夜夢衝破烏雲，
動人的青天再次開朗

.....

只要我能夠沐浴陽光
那怕是一霎那，
也許我就甘心在這套藍衣褲的禁錮中死去。
只要它是真的，
只要它就在目前，
只要它不會永遠
永遠地隱蔽不見。

金芝河不僅為南朝鮮一代偉大的詩人，而且是一位堅強不屈的戰士。朴正熙雖能強行殘害金芝河的肉體，也無論如何阻擋不了他的詩在南朝鮮廣泛流傳！

稿約

「綠洲」宗旨在於認識周圍，促進文藝。歡迎下列創作稿件或翻譯作品：

- (一)小說、雜文、詩歌、散文、劇本等文藝作品。
 - (二)有關思想，修養，哲學等文章。
 - (三)時事，社會研究，經濟知識。
 - (四)書本、人物、歌曲，電影評價。
 - (五)漫畫、木刻、攝影、歌曲創作等作品。
- 投稿者請用稿紙書寫清楚，稿件如不願意被

刪改或欲退稿者，請加以註明。作品請勿一稿兩投。作者請寫明真實姓名，地址，發表時筆名听便，截稿日期十一月一日。

為了方便編輯工作，請作者最好親自或托人把稿件送到武吉智馬校園學生樓，交給中文學會負責同學。

或者寄至 P.O.BOX, 2222, S'pore 2
信封上請註明「綠洲」編委收。

六年血 淚

——六年血与泪，人间何沧

忍痛弃病儿，天涯人断肠。

江土

一九七八年七月廿二日，患心脏有孔症的阿弟终于病愈出院了！这不但是本地心脏手术的又一项捷报，更是阿弟双亲及广大热心公众人士这两年来所殷切期待的。回想起阿弟一段惨痛的遭遇，人们不禁摇头叹息……

可憐天涯淪落人，忍棄病兒難藏身。
夜來風雨電話响，傷心不堪話往事。

两年前，在后港一家理发店的一个阴暗角落，人们发现了一个遭父母遗弃的孩子，他面色苍白，体格瘦弱，畏惧地蜷缩在一旁，神色茫然、恐惧。在送往中央医院检验后，才发现这可怜的孩子，竟然患上了严重的先天性心脏有孔症！



• 在陳篤生醫院進行心臟手術的阿弟。

晏时，在报章刊登了阿弟的消息后，社会人士纷纷指责阿弟的父母「铁石心肠」，「孰知天下有此父母心」，「狼心狗肺」，把一个患病的孩子丢弃在街头，一点骨肉之情也没有。

就在这众怒纷纷的时刻，×报编辑部接到了一封署名「异乡客」的来信，吐露了真情，该信全文如下：

X 報的編輯部諸先生：

昨天阅读了贵报的新闻篇，针对放弃六岁男童的父母，加以评论与谴责，使我们感到非常的心疚与悲痛，但是，事出必有因！以下就是我们流浪星洲六年来的一段沧桑。

天下时局有如白云苍狗，易于迁变，我们的家乡（按指印尼廖内）突然变成了地狱般可怖。为了生存，为了生活，我们携儿带女，翻山渡水，流浪到星洲来。建筑工场的工作危险又辛苦，风吹日晒，流血流汗，可是我们并不退缩，埋头苦干。警方、红车的包围捕捉更惊险，东避西躲。如今计将起来，我们也已经在惊风险浪的星洲平安地渡过了六年多……然而，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不测祸福，在两年前的，我们的幼儿阿弟，突然身染恶症，咳嗽，哮喘。看尽了中医，西医，药石无效。后来经阳伯医院的医生与×光的判断，谓孩子心脏有孔，而且还附上腰只病（按指肾脏病）。此症目前在星洲除了陈笃生医院能医治外，别的医院，药房是没有那种设备的。但因为我们是星洲公民，所以陈笃生医院拒绝替孩子治疗。奈何！奈何！我们还是不灰心，带着孩子东奔西走，向有名望的私人药房求医。不管诊费多高，药费多贵，只盼有效。唉，一切的希望都成为泡影了。孩子的病已经越来越严重，况且

我们为了替孩子医疗，这两年来，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费尽用光了。如今我们已经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流浪异乡，举目无亲，叫谁来帮忙呢？难道真的忍心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死亡吗？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唯有出此下策，把孩子放弃，让英明的政府，或社会上、慈善的人士来拯救他……我们忍心这样做，实在是为了孩子的生命能活下去。世人都唾骂我们是最狠心，最绝情父母。

可是，隐藏在我们心中千千万万的悲痛与苦衷，社会上有谁能明瞭呢？……写至于此我已不能再写下去了，祝颂

编安

流浪星洲 異鄉客上

十月一日夜

这封感人肺腑，令人悲愤的辛酸史，震憾了稍有良知的人。对于阿弟的父母因家乡贫困，被迫冒险在建筑工地上为新加坡繁荣洒下血泪的境遇寄予无限同情。

在一个风雨的傍晚，×报编辑部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他用低沉的，微带颤抖的声音说：「我是阿弟的父亲……」

非法渡境，回顧茫然。

这个异乡客的来电，吐露了更多内情。

六年前，在印尼的廖内——阿弟的家乡，阿弟的父亲染上严重的肺病，几番吐血，眼看命在旦夕，可是，他怎能死呢？他怎能抛下嗷嗷待哺的四个孩子和共患难的妻子呢？

为了孩子的将来，为了这一家，他保住最后一口气，顽强地和病魔斗争。他当尽售罄，东借西凑，勉强筹得三几百元，便办理手续，离开愁云密布的家，只身来到新加坡陈笃生医院就医。

如此来往三次，阿弟的父亲病情才稍有起色。可是，每一次出国，都要花上几百块钱办理手续，再加上医药费，一家已陷入一贫如洗的困境，家徒四壁，连三餐也成了问题。

为了把病医好，阿弟的父亲还得继续来星求医，这次，他已经没有办法了，只好挺而走险，偷渡来星，一边在这里找工作，一面设法治病。

可怜阿弟才出世不久，正在牙牙学语，便已饱尝别离的辛酸苦痛。父亲离开后，母亲含辛茹苦，在生活线上不断地挣扎，一家五口有一餐没一餐的过着困苦的日子。直到后来，实在挨不

下去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们别离了家乡，冒着风浪，偷渡来星，这时，阿弟还未满周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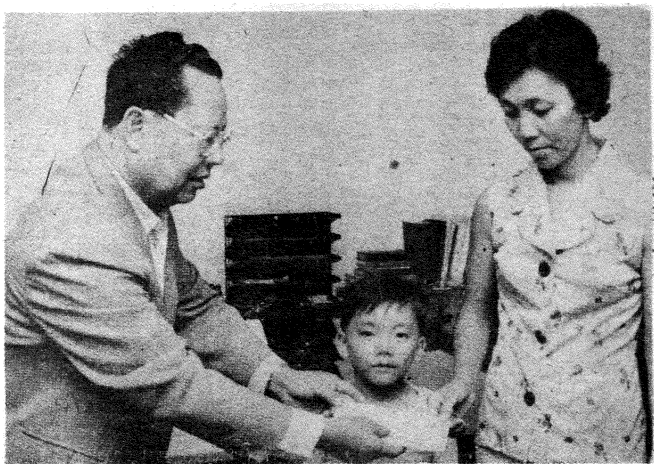
在新加坡的生活也不安乐。他们东躲西藏，冒着风险，在建筑工地上做工；在惊风浪中一晃便过了四年。岂知，苦难继续降临他们身上：阿弟病了！

「手抱爱儿，求医无门，内心焦虑，伤心欲绝」。父母的这种痛苦心情，相信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不是不爱孩子，不是不肯出高昂的医药费，他只恨自己是非法移民，不敢到中央医院求医。他们实在是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望地步了。山穷水尽，怎么是好？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只好把孩子丢弃在街边，听天由命，只盼好心的社会人士能给予帮助。隐藏在他们内心的痛苦，又有谁能了解呢——真是无语寄苍天！

阿弟的五姨，含着眼泪说：「二姐（指阿弟的母亲）是爱阿弟的呀！无奈迫于没有办法。那天我去看她，她坐在缝纫机旁，边车衣边流泪，追问之下，才知道她们把阿弟丢在理发店里。」

「她是多么后悔难过！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血汗落江河，江河也灿烂」。阿弟的父母辛勤劳苦，咬紧牙根地在建筑工地上，为我们的国家贡献出血汗，建造了座座高楼大厦，我国的繁荣，也是有着他们的一份功劳啊！热心的社会人士，无不对阿弟一家给予同情。于是，有的协助阿弟的母亲前往移民厅办理手续；有的带她到领事馆，有的则带她向卫生部申请让阿弟留在此地就医。一位在医院任职的「×光阿嫂」更不时到病房无微不至的照顾阿弟，广大的热心人士也纷纷慷慨捐款，在短短的时间内，共筹得八千元



阿弟的母亲接過捐款，中為阿弟

……。大家本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热切盼望异乡同胞阿弟能早日痊愈。然而，这一切的努力，在铁面无情的法律面前，却全是枉费的。

首先，阿弟的三个兄姐和父母于同年十一月被警方以非法移民的罪名，分别扣押起来。阿弟的父亲被囚在女皇镇监狱，母亲在漳宜监狱，两个姐姐在大芭窑少女收容所，哥哥在巴西班让儿童收容所，阿弟则在医院！一个辛勤的劳苦家庭，如今却落得妻离子散，天涯海角，骨肉各据一方！

在被警方扣押后的两个星期，阿弟一家，连同阿弟，因非法移民而被遣回廖内。

天下父母誰忍心，迢迢千里爲病兒。
千辛萬苦籌經費，希望妙手能回春。

两个星期后，阿弟回来了！社会上热心的公众人士，无不为此令人振奋的消息感到高兴。

六年前，他们一家战战兢兢地偷渡到新加坡。

这一次，他们却是办理正当手续来到新加坡。

上一次，他们满怀希望，希望能在这里找到温饱。这一次，他们也满怀希望，希望阿弟的病能医好。

自从回到印尼，阿弟的父母一直找不到工作，加上阿弟身体越来越差，只好四处筹钱，勉强筹得七、八百块，便办理正式手续来了（阿弟父母的护照每人便花掉三百余元）其余的三个孩子，便寄居在亲戚家中。阿弟的母亲为了医药费和生活费，接了许多衣服回来缝，日夜赶工，只求聚少成多，筹款把孩子的病医好。

可是，经过两个星期旅途颠簸的阿弟，比以前更黑、更瘦更弱了！×报的记者在接获消息后，立即赶到直落布兰加阿弟寄住的家，见到了瘦弱的阿弟，他们的心都往下一沉。两个星期前在新加坡中央医院的阿弟，气色较好，可是现在却还患上伤风咳嗽！

無情法律，病兒咬牙闔死關。

可是，就在公众人士满怀热情地迎接阿弟回星时，无情的法律，却给予当头一棒！中央医院当局要求印尼医院的介绍信。阿弟的父母，想不到会有此一着，只好在失望中咬紧牙根，带了阿弟回到印尼去。

过了一星期，阿弟的父母带着阿弟，拿了一张医院介绍信，满怀希望地来到中央医院。岂料，当局把手一摆，认为阿弟病况严重，事关重大，要有印尼出名大医院的介绍信才肯接受。尽管有社会人士要求当局网开一面，让阿弟留在医院，但在无情的法律下，这一切都徒劳无功。在种种的为难下，阿弟的父母并不灰心，他们紧张地带了阿弟返回椰加达，领取了一张大医院的介绍信，回到新加坡，这一次，阿弟终于被医院接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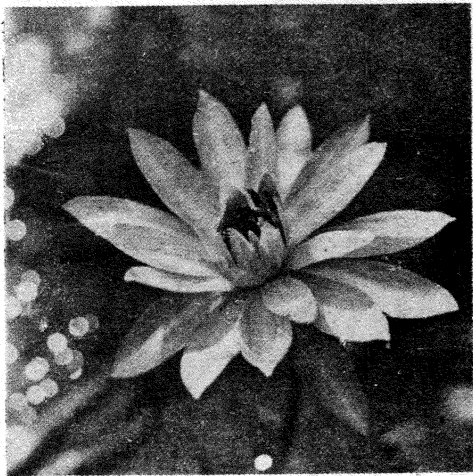


忘不了……

如今，阿弟终于病愈了。往日的苍白已从他纯洁的小脸上消失。热心的记者、护士和社会人士都感到欣慰。阿弟的父母，更是激动地流下眼泪。六年来的一切就像一场恶梦。恶梦中，他们也认清了这个社会，他们忘不了社会热心的人士，忘不了害得他们走投无路，把爱儿丢弃在街头的「贫苦」；更忘不了使他们骨肉分离，还差点夺去阿弟一命的「法律」和繁琐的「入院手续」！



在医院的病床上，阿弟与母亲笑得多么开心，这样的笑容，两年来难得一见！



一個真實 的故事

——悼蓮

小蓮（亞妹）是在聯邦長大的。她是个勤劳朴素，深得人喜爱的好女孩。他们一家人是以割胶为生，生活相当清苦。

六年前，由于外国老板的操纵，大量抛售天然胶，生胶大受打击，胶价猛跌，胶工们的生活难以维持。亚妹眼见生活越来越艰难，又听说星洲工厂多，谋生容易，便要求母亲让她出来工作。母亲原本舍不得让女儿远离亲人出外谋生，可是生活迫人；于是年仅十九岁的小莲（亚妹）便告别了家乡亲人，跟随朋友来到星洲找工作。

在朋友的介绍下，亚妹很快的便进入裕廊的一间纺织厂。这间纺织厂，规模大，外表也豪华。机器24小时不停地开动，工友也轮三班的在一个棉纱灰尘满天飞的不卫生环境里工作。由于吸进棉纱灰尘，所以长期在纺织厂工作的工友，很容易咳嗽，严重的甚至患上了棉花肺病。在纺织厂里，飞梭伤人等各种工伤事件更是屡见不鲜。

为了能多赚点钱寄回家，亚妹一进厂就兼做两班的工作。在纺织间里，环境既不卫生，通风设备又差，机器声更是震天作响。一位工友得看管三十台机器，从这头跑到那一头，不停地接线，工作既紧张又疲劳。亚妹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天工作了12小时，回到宿舍，往往疲倦得倒头大睡。

刚进厂时，亚妹是那么的勤俭朴实。工余除了休息，就是跟同房的工友谈家乡生活、工作情况，从不出外蹓跶，乱逛。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灰黄文化到外泛滥，加上物质引诱，使到许多青年都追求享乐，忘了生活，工作上所受

的各种压迫。亚妹住的宿舍，是厂方向某某教会租的。宿舍楼下可供人阅读，打球和观看电视。教会偶而也利用楼下空房来开爬地。往往宿舍里的女工，就成了他们寻找午伴的对象，加上宿舍隔邻有个兵营，每逢兵营开午会缺少午伴时，便通过宿舍管理员，去拉一些女工参加。而整个裕廊镇，除了戏院，溜冰场，公园之外，实在没什么地方可去。所以工友的生活就象机械一样的，工作吃饭，睡觉，很是单调乏味。这时，听说参加午会既可免费吃喝玩乐，又有车接送，更重要的是能打发时间，都乐得去参加。亚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打发时间，消除苦闷而参加午会。次数多了，受了影响，开始注意起穿着打扮，爱看“新潮”，“姐妹”等杂志。这时，她跟工友不再是谈生活，而是谈电影，服装打扮，评身裁，仪态。渐渐的，觉得自己有点胖，而想减肥。为了减肥，她时常只吃柠檬、黄梨，少吃饭菜，甚至在加班赶工时，一天只喝五、六包汽水就这么顶了过去。这时候的亚妹，已不再是从前朴素无华的少女，她变了，变得爱打扮，爱玩乐，甚至寄回家的钱也少了。工友们苦口婆心的劝导，她都不理会，甚至骂工友。

人的身体到底不是铁打的，就是机器也有损坏的时候。亚妹自幼生活贫寒，身体没得到好照顾，来星之后，每天工作12小时，周末又玩到三更半夜才回宿舍，长期操劳，睡眠不足；加上受了坏影响，爱美减肥弄到营养不足，身体渐渐支持不住，时常头晕。去看厂医，厂医也只给“班那杜”了事，从没详细检查。经过半年，年假、

病假都拿完了，病况依然不见好转，反而恶化。

每当她回家时，母亲见女儿精神差，爱女心切，总是炖补品给她吃，她却怕胖不敢吃。最后，母亲陪她到新山诊疗所检查，医生发觉病情不简单，几经辗转拖延，最后亚妹才被厂方送入新加坡中央医院。住院一个多月后，厂方却因她近来健康差，生产率不好，又从院方那里知道她病况不轻，很难复原，而断然拒绝再付医药费，直至在亚妹最困难，最需要人帮忙的时刻，把她给开除了！亚妹她母亲，只是个贫苦的胶工，怎付得起那昂贵的医药费呢？于是她被迫带病出院。工友们知道了这件事，都很气愤。他们一面向厂方争取继续雇佣亚妹，另一方面又发动捐款。当时，许多工友都你一元我五毛地捐款；甚至发薪时，有的工友四、五十元都慷慨捐出，为的就是让亚妹能回院治疗。由于这事件很轰动，许多厂的工友都知道，大家都关心着亚妹。厂方碍于厂誉，只得答应让亚妹入院留医，并且在她住院期间，她的工资以有薪假期计算。工友们终于获得胜利。

亚妹住院期间，工友每天都轮流去探望她。上了年纪的莲妈自从亚妹入院，每天割完胶，做完家务，便匆匆由新山赶来新加坡带饭给女儿吃。当一位工友的姐姐知道了这件事，每天都煮饭带饭来给亚妹吃。有一回，一位工友甚至在午餐时间，从厂里跑到医院去探望亚妹。可是，由于路途遥远，过了午餐时间还赶不及回厂，当管工问起那位工友时，其他工友便代为遮瞒，说她上了厕所，她的工作，工友们都替她做完。工友们是多么团结，多么关心亚妹，希望亚妹快些复原归来！

这期间，亚妹的亲姐姐和姐夫也常来医院看她。原来亚妹出世不久，生母患病，前去求神问卜，

得到的答案是，亚妹命坏，将来会克死亲人。生母迷信，赶紧把亚妹送给了联邦的一个朋友——亚妹的养父。亚妹来星不久，一次偶而认回亲姐姐，她曾抱着满怀激动，欢欣回家见生母，可是生母因迷信思想仍根深蒂固，认为亚妹是不祥的人而冷漠对待，不表欢迎，使到亚妹非常伤心。之后，她所以会参加午会，忘我的玩乐，这也是原因之一。虽然这样，她亲姐姐和姐夫却不受影响，依然关心她。可是，她姐夫却在一回探她的归途，车祸身亡。姐姐和工友都不敢把这坏消息告诉病重的亚妹，怕她受不了。可是，亚妹奇怪姐夫为何不再来看她，追问之下，才知噩耗，虽然姐姐明理，并不怪责她，但她却怀疑自己果真是不祥的人，与其活着害人不如早死，工友姐姐都从旁劝慰。但生母得悉姐夫之死，却更恨她入骨。

亚妹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病况日重，瘦不成形，养母每次来到，都暗暗流泪痛哭，最后医生证明她是患上血癌。亚妹本人虽不知自己患了绝症，但她眼看自己的病非但没好转，反而恶化，也深深感受自己的病，给亲人，给工友增添了许多麻烦与担忧，于是她坚决要求养母让她出院。养母不得已，只好把她带回新山，病重的小莲（亚妹）在回家当晚又因病情恶化，入新山医院，留医了六天出院，在隔天晚上就死了。她死的时候才二十二岁。（她生前，生母不愿见她；死后，临盖棺前，生母依然因迷信，狠心不见亲生女儿的遗容。）

小莲从联邦出来到她死时，才短短的两年多，为什么在这短短的两年多，她就从一个朴素的少女，变得爱慕虚荣，最后悲惨的死去呢？这到底是为什么？是谁害了她呢？

「绿洲」又和大家见面了。

这期照旧沿用上期的封面设计、排版及栏位名称，我们依据来稿内容多辟了《人物介绍》及《此时此地》两个栏位。

由于技术上的一些问题，致使「绿洲」第三期延迟了一个多月才出版；另外，由于大学考期逼近的缘故，「绿洲」第四期也将延迟出版，不便之处，敬请读者原谅。

「绿洲」所刊登的文章，除了正式注明编委会或编者按外，其他文章仅代表个人的意见或观点，读者们若对文章有不同的观点、意见或建设性的批评，可以通过本刊提出讨论。

创刊号出版后不久，我们收到不少意见书；然而第二期意见书却少了许多。希望这期读者能多提意见，并且帮忙把「绿洲」介绍给你的朋友。

最后，读者们可别忘了

多提意见

多多投稿

多多支持！

—— 编后小语

人物介绍

不朽的歌手

***** 劍清 *****



作者按：乌狄·卡特立(Woody Guthrie)，就像祖·希尔(Joe Hill)一样，是十九世纪卅年代美国伟大的民歌演唱者和编写者。有关他的一些生平事迹，读者们如果有看过本地不久前放映的一部影片「吐气扬眉」(Bound For Glory)，相信可略知一二。乌狄所创作的歌曲，在本地可听到一些；本地出版的那本 'Many Voices Many Songs' 就有收集部份他创作的歌曲，如：'Jesus Christ was a man', 'I ain't got no home in this world any more' 等。这里，笔者将介绍乌狄的生平。

“我唱歌是为了向你们证明这世界是你们的世界，假如你们已经被生活折磨得痛苦不堪，不管你的膚色如何，不管你的出身如何，我都会为你们唱歌，唱令你们奋起斗争，令人们回复自豪的歌……”。

烏狄·卡特立
(Woody Guthrie)

《偉大的民歌手》

1912年乌狄·卡特立诞生于俄克拉荷马州(Oklahoma)一个穷乡僻壤的小镇。1935年，不景气吹遍美国，他背井离乡流浪到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在那里靠演唱为生。后来，结识了一些进步工会领袖，参与了工会会议，政治集会、工人联欢会等。1940年，开始了横越美国的艰苦旅程，沿途为贫苦人民唱歌，并编写民歌。

从1932年至1952年间，他总共创作及编写了一千多首关于工人、农人、小市民的生活、斗争的民歌，这些民歌直到现在还被无数贫苦人们歌唱着，流传着。

《苦難的年代》

要了解乌狄，最好能先了解他生长的时代。乌狄创作的主要时间是三十年代，那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发生空前危机的大萧条时期。

从1919年至1929年，由于美国资本家疯狂的扩张业务，设计出股票市场这样的游戏来鼓励投资，整个美国几乎都沉浸在股票狂热里，这导致各部门的生产以惊人的幅度直线上升。然而到了三十年代，无限制的生产与人民的购买力之间产生了不平衡，许多商品找不到销路，于是，整个美国经济起了恶性的连锁反应，生产停滞，工厂倒闭，工人大批失业——大萧条开始了。

对于穷苦的人民，这是一个艰苦挣扎的年代。1931年冬天中期，有八万以上的美国人失业。到了1931年12月，失业人数达到一千三百五十万人——占美国总劳动力的约三分之一。许多人流徙于路途，有些是独个儿，有些是开着破烂的旧汽车，载着全家人和家具，穿城过镇，到处寻找工作。

《背井離鄉》

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同时又是生长在贫苦家庭里的乌狄，他的命运自然是和千千万万穷

苦人民一样的。

他的家乡原本就是贫困的，在这个大萧条的时代里，更显得苍凉，落寞。镇里的人有些已迁徙他处。工作并非完全没有，但工资少得可怜。他本来在一间低级酒吧做打杂，偶而也拿起吉他为酒客们弹唱，但一天工作12—18小时仅得一块钱，还经常受老板的气。

他原是个乐观的人，空闲时常为邻居们唱些令人点头微笑的古老的美国民歌。然而，生活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使他和他的妻子几乎濒临喂养不起孩子的境地。于是，他决定到加利福尼亚州碰碰运气。

冬季已经逼近，尘土滚滚的路也渐渐为冷空气所笼罩。他白天走路或搭顺风车，晚上就睡在路旁。有时，为了省时就偷搭火车，在靠近火车站的濠沟里等着，当火车经过时，就急急冲上装货的车厢。（要是没冲上，很可能就会死于钢轮底下）。他和其他偷搭火车的流浪汉都常要提防铁路「警察」，那是铁路公司雇佣的私人警察，他们会用警棍殴打，或用枪射杀偷搭火车者。

这确是一种艰苦的旅程。有时，他到了某个地方，身无分文，又饥又渴又疲倦，只得去敲别人的后门，向人说愿意以劳力换取一餐。然而，这样的「交易」却常常不能成交。

这样子的流浪汉，只有到了流动工人的「营地」，才会受到热烈的欢迎。这些「营地」当时到处可以见到，是流动工人们用硬纸板或浮木临时搭成的窝棚。工人们聚在一起，互相诉说自己的遭遇，同时也等待着附近可能到来的工作机会。只有到了这里，乌狄才感到温暖，才稍微恢复了乐观的精神，他又拿起吉他，为工人们唱起他自己编写的歌曲了。

《不向權勢低頭》

1938年，乌狄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州。起初，他流浪街头，辛苦的与饥饿挣扎。后来，在偶然的机会里，他得以在一个没甚么名声的电台演唱，工资是一块钱一天。生活是稍微安定下来了，他就着手创作及编写民歌，把流浪汉的心声、流动工人「营地」的情景，家乡的悲苦全谱写在他的歌曲里；然后利用电台演唱的机会，让穷人的心声远远的传播出去。

出乎意料之外，他这些带有极浓厚美国民间风味的歌曲，竟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以致电台要和他签长期合约。

乌狄的歌曲与作风，这时也受到一些进步人士的注意。在同一个电台里的一位新闻评论员E.d

罗宾(E.d Robbin)，结交了乌狄，并把他介绍给另一位正在为流动工人「营地」筹款的电影演员威尔·格尔(Will Geer)。于是，乌狄参加了筹款的行列，不只为自己的生活，也为别人的生活而四处奔波演唱。

到了1940年，乌狄在歌坛的名声越来越大了。一间由著名烟草公司资助的电台，以每星期两百元的厚薪请他演唱。这是一间著名的电台，听众是无可计数的，乌狄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欣然接受。

然而，不到一个月，他却愤然辞职了。原来，电台的资助人不愿意他唱有关工人，农人的歌曲，甚至指定演唱的曲名。假如他答应这些人的要求，他是可以越爬越高，赚取更多的钱，而妻子、孩子们的生活也会更舒适。然而，他却辞职了，毫无留恋的辞职了。

辞职后，他和一位好朋友彼得，从加利福尼亚州流浪式的漫游了田纳西、德西斯、维吉尼亚、等州，几乎就是横越了整个美国。他们沿途为农场的佃农，工厂的工人，流浪汉，流动工人唱歌，并宣传工会的重要。

《烏狄與工會》

从1932年起，大萧条所造成的失业浪潮是那么汹涌的打击着美国经济，而挣扎在死亡边缘的贫苦人民，也逐渐发出怒吼了。1932年，纽约三千名失业汉向福特工厂行进，要求工作。

1933年，在华盛顿，退伍军人向着白宫进军，沿途一呼百应，声势浩大。1934年，在圣法兰斯哥、旧金山、工人们开始组织罢工，而南方农场的佃农们也联合起来，要求工作。

这时，由各行业总联盟所组成的工会，是一股强大的反抗力量。工人们有了新的斗争精神，他们不仅要求争取合理的工资，较好的工作条件，同时更强烈要求组织能代表他们的新工会。1935年，以约翰·L·刘易斯为首的激进工会领袖们，正式从保守、无能的全国劳联分裂出来，成立了工业组织会议。从1936年始，工业组织会议派出了数以千计的组织者到各工厂、农场，领导了一个又一个以数十万计工人参与的波澜壮阔的罢工行动。这虽是个艰苦挣扎的年代，然而这又是个团结一致和热情洋溢的年代。美国的被剥削者第一次感受到了阶级间兄弟般的感情，感受到了团结就是胜利的真谛。

对于工会，乌狄也是有着极深的感情的。在他的自传里，他这么写道：“多数人民相信工会，相信一个总联盟的工会，而它必定会到来的。圣经上说神拥有一切，那些有钱的傢伙都说对的

，然后他们说自己是虔诚的信徒，是好人，于是神就赐福给他们；而我们是下贱的，就没有钱，甚么都没有。假如你一个人跳起来喊：“I own this land, I own this house, I own this factory！”那么你就得滚蛋。但是，当你和其他人团结起来，一起组成总联盟工会，力量就大了，我们就能平均分配我们须要的……。”

有一次，一位工会领袖邀请乌狄在一个石油工人的小聚会里唱歌，这些工人正在进行罢工。

There once was a Union Maid
She never was afraid
Of guards and ginks and Company Finks
Or deputy Sheriffs
That made the raid.....
She went to the Union Hall
When a Meeting it was called
And when the Legion boys come 'round
She always stood her ground.
Chorus
Oh, you cain't scare me, I'm sticking by the Union
sticking by the Union²
Oh, you caint scare me, I'm sticking by the Union
Sticking by the union till the day I die,.....
She went to the Picket Line
One morning just at nine
And the guard and ginks and company finks
Come a skipping through
The morning dew.
They had their clubs and guns
They had their knives and bombs
They stood as still as if they's dead
When she jumped up and said: (Chorus)

When the Union boys they seen
This pretty little Union queen
Stand up and sing in the deputies' face
They laughed and yelled
All over the place
And you know what they done?
These two-gun Company thugs
Then they heard this Union Song
They tucked their tails and run.

《不朽的歌手》

乌狄创作的歌曲都是非常通俗，而且容易上口的。他所选的曲子很多都是美国古老的民歌民谣，那是会给美国人民浓烈的亲切感的。而他自己创作的曲子，却是充满了豪放、粗犷与愤怒，表达了劳苦大众的心声，表达了他们饱尝生活压力后，奋起反抗的愿望！

然而，对于这些优秀的美国民歌，富人们却是不欣赏的。乌狄自己就曾说过：“……这些歌曲和其他所有歌曲一样，只是里面有更多饥饿的人们吧了。有时我感到奇异，为什么你们在酒店、旅馆听不到这些歌曲，也许，酒店旅馆的脑满

会上有五、六十人，有工人，有妇女、小孩，也包括一些形迹可疑的男子，这些男子进来后就在后面站着。那位工会领袖对乌狄说：“我不知道这些傢伙会不会捣蛋，这是个公开的会议，我不能赶他们出去，你试试看引所有人唱歌，也许能令他们离开。”结果，群众们唱了起来，那些男子却灰溜溜的走了。隔天，乌狄就编写了Union Maid（工会女英雄）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

肠肥的富人们并不喜欢我们这些穷鬼的歌曲吧，因为这些歌曲都是属于冀望挣脱压迫枷锁的人民的……无论如何，我以为它们比起那些有钱傢伙的歌曲，是好上十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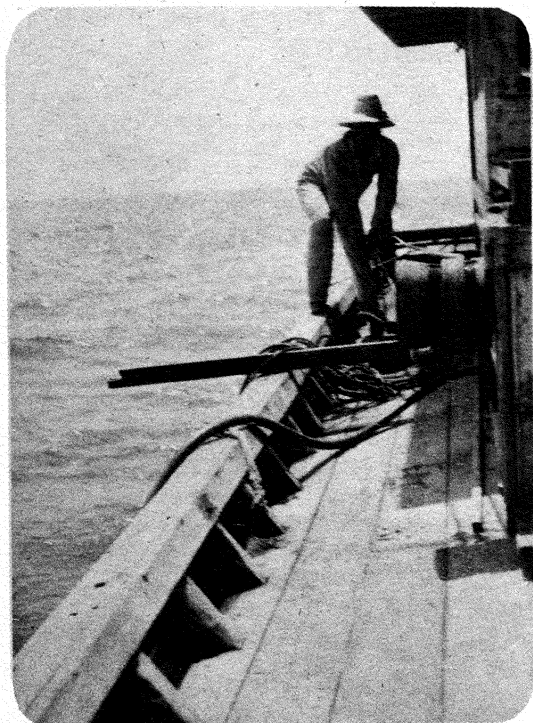
不错，这些歌曲实实在在是比富人们所谓的爵士音乐、古典音乐好上十倍，甚至百倍、千倍的。因为，这些歌曲凝结了美国人民在三十年代悲惨岁月里的血和泪，是美国劳动人民极珍贵的民族遗产。而对于乌狄，这位从不屈服于权势，为人民贡献出所有自己精力的民歌手，我们要像对祖·希尔(Joe Hill)一样，要对他致以万二分的敬意。

马来西亚

的

渔业危机

羣力



译者按：近年来，报纸上不时出现马来西亚渔村面临危机的报导，槟城消费人协会就此做了一番调查研究，尝试找出问题的症结，并建议了若干改善措施，本文是该研究报告的节译。

《過度捕撈》

近年来，由于拖网渔船及其他新式捕鱼工具开始在马来西亚渔业中出现，加上渔业当局、州政府及联邦政府的管理不当，西马渔区已经开始出现鱼源枯竭的现象。

据资料显示，在吡叻、吉打、槟城及玻璃市四州，随着拖网渔船从65年的20艘，增加到72年的3028艘，总渔获量从8435公吨增加到68775公吨，每艘拖网渔船的渔获量却逐年减少，从65年的421.75公吨剧减至72年的22.7公吨。

到底，为什么拖网渔船的出现会造成鱼源枯竭呢？

拖网捕鱼法在效率方面的确比传统捕鱼法高得多，但是它也带来了种种弊端。

一由于过量拖捕，使总渔获量超过了鱼类的繁殖潜能。

二拖网网眼小，捕捞大量小鱼，破坏了鱼类的繁殖。

三在海床拖泄，破坏了鱼类的繁殖场所。

诚然，从传统捕鱼法到拖网法及其他机械化的发展，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但是，假如这种进步没有得到适当的检查和控制，那将足以导致马来半岛73,000名渔民的生活迅速陷入困境。

《食用魚漁獲量》

在渔获量方面，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总渔获量及总食用渔获量从64—68年都保持一定量的增加(15—27%之间),到了68年过后,随着拖网操作的激增,渔获量出现下降或停滞的现象(参阅表一)。

表一: 68—75年的总渔获量及总食用鱼渔获量。

年 度	总渔获量(吨)	总食用鱼渔获量(吨)
1968	339,482	275,951
1969	297,840	250,811
1970	249,296	238,680
1971	317,973	243,991
1972	306,209	227,094
1973	365,384	253,270
1974	432,652	288,393
1975	369,204	245,147

二72年到75年,总渔获量虽告增加(74年除外),但总食用鱼渔获量却仍旧比68年低(74年除外),且总趋势仍保持在停滞状态。以75年来说,总食用鱼渔获量就比68年低了11%,但鱼槽(Ikan Baja,非食用鱼,作肥料或动物饲料用),在68年只占总渔获量的16%,到了75年,却占了33%,这与拖网法滥捕滥捞是无关系的(拖网网眼小,连不可食用的鱼和其他一些重要的食用鱼的鱼卵和鱼苗也捕捞上来)。

三在总食用鱼渔获量减少或保持停滞的同时,食用鱼却一如既往的照例出口(占总食用鱼之强),这就使本地鱼供更相形减少。75年供本地消费的食用鱼渔获量比67年低10%,比74年低了17%。

四在本地食用鱼供减少的同时,消费人口却逐年增加。75年就比67年增加了26%。在67年,每千人每年平均可获得23.2吨的食用鱼,到了72年,这个数目就锐减到14吨(64年来最低点),到了75年,每千人也只分到16吨,比67年低了30%。

五最普遍且具有营养的鱼的捕获量近年来大为削减。如江鱼仔——半岛人最爱好的鱼,在73年的捕获量为397,790担(Piculus),到了74年骤减至220,296担,减少了44%。到了75年,情况更糟,比73年减少了45%。这种现象也在72—75年间出现于其他鱼类方面。

由于马来西亚大多数人没有能力多购买肉类,鱼便成为他们极其重要的食物,据估计,马来

西亚人民有70—80%的旦白质是取自鱼类。因此,鱼供的减少,是一个危及马来西亚人民营养及健康的问题。

《魚價暴漲》

供不应求的现象一出现,鱼价就自然地上涨了。从68年以来,鱼价指数连年上升,单在76年的一般鱼价,便比68年高出了125%。

鱼价的上涨加重了贫穷消费者的负担,很多人再也买不起头等好鱼,同样的钱所能购买到的只是品质更劣,数量更少的鱼,这也影响了半岛贫穷阶层的旦白质供应量。

《魚的出口》

从64年到75年,食用鱼进出口量都逐年增加(出口量在74—75年间稍降),且进口量的增加率比出口量的增加率快得多,64年到75年,出口量增加了21%,进口量却增加了150%以上。在75年,更第一次出现了进口量超过出口量的现象。

为了顾全人民的营养状况,马来西亚当局有必要对鱼类的输出加以控制,有效的增加鱼供予本地消费者,降低鱼价。

《建議措施》

一增强监督单位的实力,以防止破坏性器具的应用,并终止近海范围的拖网捕鱼。监督单位目前只拥有17艘船隻,管辖7500英里长的海岸线,政府应更认真对待巡逻工作,否则,其他挽救捕鱼业的步骤也将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一出闹剧罢了。

二即刻采取行动,在捕鱼区被彻底破坏而没有捕救的希望之前,复原各捕鱼区。

三禁止鲜鱼的出口,这将能够马上给本地居民增加30%的鱼供,也能够降低各种鱼类目前高昂的价格。

四即刻设立一个国家咨询委员会,研究现有的情况以及强化监督单位的设备,禁止鱼类的出口以及复兴捕鱼场,委员会必须由大学及政府有关部门的鱼类专家,各个渔村的代表,以及消费人代表组成。这是为了避免委员会仅只讨论些理论上的问题。委员会的会讯必须公诸大众。

檳城消费人协会最后呼吁农业及渔业部，以及科学、工艺及环境部马上采取紧急的和直接的行动，以及时挽救半岛宝贵的渔业资源。

《译後感》

檳城消费人协会花费了许多功夫，提出了许多令人关注的问题，也建议了许多具体的改善措施，这份精神是值得赞扬的。笔者也想在这里和大家讨论讨论关于半岛渔业的一些问题。

一关于过度捕捞造成鱼源枯竭的问题：诚然，过度捕捞会破坏鱼类的生殖，但是我们也不该忽略了海洋的污染对鱼类所造成的威胁。前农业部长拿督阿里哈芝阿末就曾说过，拖网渔船及污染问题对鱼类繁殖的破坏是不相上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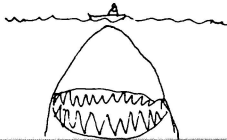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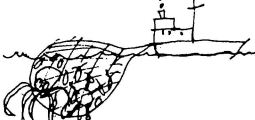
撇开油轮漏油的问题不谈，单单在河流方面，科学、工艺及环境部长王其辉就曾承认有十一条河流受到污染，这包括了巴生河、麻河、峇都河、古来河等。另一方面，威省朱鲁河的污染使到鱼、虾、甚至蛤等都绝迹的情况相信大家仍未曾忘怀吧。除此之外，柔佛的士古来河(sekudai)也受到与朱鲁河同等程度的污染。

三关于食用鱼出入口的问题：资料显示，马来西亚向日本、新加坡等国出口的是品质较好的鱼类（在外地售价较高），而自泰国、印尼等国进口的却是品质较低劣的鱼类。在75年，输出鱼虾的价额是1.6亿元（74,492吨），而输入的却为7.8千万元（80,942吨），相差

了一倍！本国人民用血汗，什至生命捕回来的鱼，却被一小撮唯利是图的人，为了一己之利而卖到国外去，渔业发展局主席哈山还说这样做是为了渔民好，就不知道是好在哪儿？

三关于渔业发展局等应该对拖网渔船妥善管理的问题：不否认，要善加管理是必要的，但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怎样的妥善管理法呢？渔业发展局规定，拖网渔船需要满足两个条件才能领取执照出海捕鱼。即（一）船的排水量至少要25吨；（二）要配有高达60马力的引擎（这种渔船一艘约需六万元）。这样一个限制，使到许多拖网渔船不能出海（单在雪兰莪沙白安南，丹絨加弄两地就有约一千艘这类渔船；在吡叻约有千多艘）。为了生计，渔民冒险出海，但却常遭到渔业发展局船只的追截，轻则罚款，重则连渔网也没收，有些什至连渔船也被扣留，或被撞沉等。更令人气愤的是，在严厉限制中小渔民出海捕鱼的同时，当局却拨出巨款，假手渔业发展局与南韩合伙在马来西亚海域发展拖网捕鱼计划。在这个同时，又花了好几百万元，设立所谓渔业发展中心、渔业综合中心，企图一手包办捕、批、零售的全线生意。当局曾承认渔民是全国生活最疾苦的一群，胡先翁也曾说要努力发展渔业，帮助贫苦渔民改善生活。是怎么个发展法？帮法？

渔业，是一项关系到全马73,000名渔民生活，关系到全马人民健康、营养的问题。渔业出现危机，自然要找出原因，妥善处理，但真正的根源在那里，倒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1. 这是渔夫阿曼。	2 阿曼是捕鱼能手，过去时常满载而归。	3 但，现在……	4 以往，有时要与大鱼搏斗。
			
5. 现在却与拖网渔民斗了。	6. 拖网渔船将鱼仔鱼孙全都捞了去。	7. 剩下的鱼大都因污染而死翘翘。	8 没鱼捕，阿曼欠了满身债。
			
9 阿曼虽然不会读不会写，但他知道为什么人们会向泰国及印尼购鱼。		10 因为我们领海里的鱼已经供不应求了。	



外資對馬來西亞的影響

——歐喬譯

導言

外资是一个很有争论性的课题，拥护者及反对者各持己见，彼此间争辩得甚为激烈。

赞成者认为外资，尤其是跨国公司，是第三世界发展的主要动力，它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了不可缺少的资本；高超的工艺知识；制造就业机会以及帮助经济成长使贫苦大众得以提高生活水平。他们甚至认为跨国公司的超国家与乡土人情的价值观念（即公司至上），将会促进世界和平。（注一）

反对者则认为跨国公司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畸形的的发展，（注二）并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落后根源主要就是跨国公司所造成的。（注三）跨国公司既不能解决失业问题；所带来的是不实际的工艺知识以及昂贵的产品；在经济上造成第三世界国家资金外流以及收支平衡的问题；制造一小撮从跨国公司受益并与跨国公司共生死的精英份子；在社会上也激化了不平等的矛盾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

上述的争论，各得出许多不同的有趣结论。本文的目的在于分析有关外资在马来西亚所付出的代价以及得回的利益，并侧重在探讨跨国公司

对经济成长，就业，工作条件，社会与经济平等，收支平衡以及工艺知识上的影响。根据所收集到的有关资料，显示外资事实上对马来西亚的发展并不曾作出任何贡献。从而揭穿了外资促进马来西亚发展的谎言。

外國投資者的動機

在探讨外资对各方面所引起的影响前，不妨来看看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动机，这也许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投资者的目标是怎样与国家的寻求发展与独立相矛盾。这一点，我们将以马来西亚为例。

跨国公司是一个以赚取利润为唯一目的的营业机构，这点是无可置疑的。也因为此目的，他们迢迢千里跑遍世界各个角落剥夺资源，投资生产以及垄断市场。然而，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政治信仰都是他们在推行国际性资本主义体系的障碍。对他们这种以利润挂帅的企业来说，没有政治上的差异是再好不过了，因此任何形式的政治限制，对他们来说是不受欢迎的，他们将会尽可能的进行挑战和破坏。在不得已时才勉强接受。

最近举行的一个调查显示，跨国公司的投资

註一：參看 Neil Jacoby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 World Power To Unite People" in The Centre Magazine. Vol. 3 May 1970. Charles Kindleberger, American Business Abroa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有關馬來西亞的情形，參看 R.G. Hawkins, "International Firms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Stephen Chee and Khoo Siew Mun eds. Malaysia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Conference Proceedings Series No. 2, Malaysian Economic Association, Oct. 1974, Kuala Lumpur).

和 R.D. Robinson, "Interrelationships of Business Enterpris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Autumn, 1962).

註二：參看 Stephen Hymer,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Law of Uneven Development" in Economic and World Order (ed.) J.N. Bhagwati (New York, Oceana, 1970) "Terence Hopkino," Third World Modernization in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in The Annals of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Nov. 1969, 從 126 - 137 頁

Ronald Muller,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World" in Charles Wilbe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註三：參看 A.G. Frank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C. Wilber, 上列同名著作 從 94 至 104 頁

原因有下列几点：(一)在海外赚取较高的利润率。(二)占有当地市场。(三)掠夺海外资源。(四)利用海外低廉生产费用。(参阅表一)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们列举以下为有利投资的必要因素。(一)政治与经济的稳定。(二)稳定及有纪律的劳动力。(三)稳定的货币值。(四)易于取得当地资金。(五)外汇交易的利便。(六)好的合股搭档。(七)政府特别在课税上的奖励。(八)免税入口。(注四)所有以上各点条件，马来西亚具备了绝大部份。

从Reddaway对英国在海外投资的研究可看到，英国在马来西亚所获得的利润率比在其他国家都来得高，在尚未扣除税额的利润率是28.7%，扣除税额后的利润率是18.8%（参考表二）。他也指出在第一个五年的投资里，从富国所得回的平均利润率是-0.1%，而从贫国所得回的平均利润率却是7%。换句话说，当跨国公司在贫国已经能够捞取利润时，其在富国的投资却仍然亏本。

本文作者曾对四家跨国电子公司（二家日本，二家美国）在本地所获利润率与外地作一比较，其结果也反映同一结论（参考表三）。美国公司在马来西亚所获得的净值回流（资金与储备金）是84.6%和85%，而在世界各地则只能达到15.6%和17.7%，两者相差几达六倍。除C厂已生产了8年，其他三间设厂生产至今才4年，其所赚利润之高使人吃惊。

与一些跨国公司的会计师访谈的结果显示，跨国公司通常期望快速的投资回流（Return of investments）。某公司曾为其一项工程做投资前的研究，发现只需一个半月的时间，便能取回全部30万元（马币）的投资费用。

B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让我们看到跨国公司如何在马来西亚赚取超额利润。这家公司设厂时的缴足资本是2万5千元（马币），经过14个月的生产后，利润竟达1千9百万元（马币）。B厂把其中1千6百万元的利润再投资，使得净值回流率（85%）从表面看来大大的缩小。必须指出，这些跨国公司的大部份资本是

以机械的形式带进来的。研究也显示其第一年的固定资产为5百万元（马币），第二年为8百70万元（马币）。在1973年和1974年里，B厂从马来西亚所获得的固定资产平均回流率是336%。

C厂和D厂都是日本人所开设的。D厂在首二年的生产中都是亏本。C厂所得的利润率则为24%，较其母公司在日本所获的利润率（12.6%）高出不少。表三也显示美国厂一般上所得的利润会比日本厂来得高。Thomas Allens的调查（注七）也得出同样的结论。这表明日本厂能够接受15%较低的回流率，而美国厂的目标却是最少20%。必须强调指出，这些所发表的回流率都会低於各公司真正所获得回流率。在与其中一间的经理所做的访谈中，可以直接感觉到，既使公司实际上是赚钱，其账目也会报亏。这些跨国公司往往有两份账目——对政府所作的账目及自己公司内部真正账目。（在与律师和会计师访谈中，这种想法即经证实。）这些新兴企业（免税企业）报亏的原因是由于如果在免税期间有亏损，则在免税期后，可将前期之亏损推进，以减低免税期后所应付的税额。

夺取海外市场

由於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设立关税堡垒，投资者认识到夺取海外市场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当地设厂。从表一可以看到52%的跨国公司是基于这个原因而向外投资，尤其是正当东道国采取限制进口的时候。跨国公司在此阶段的产品都会是属于轻工业产品如：化妆品，油漆，药品，食物及饮料等一些当地资本家有能力的物品。

表一显示接近60%的投资者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到马来西亚投资。在C.B. Edward所做的一项关于马来西亚的关税保护与工业化政策的卓越研究中揭露：对于取代进口货品的工业来说，关税保护比免税优待对于外国投资者更具鼓励作用。（注八）

註四：取自Bun Hoan, "Asia Needs A New Approach To The Multinationals" in Asia Finance, Vol. 1, No. 1, July 1975. 第39页

註五：参考Alan Chew, The Malaysian Balance of Payment 1960-70.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75). 第97页

註六：根据W.B. Reddaway 著 Effects of U.K. Direct Invest-

ments Overseas : Final Repor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第226页表XVII.5计算所得。

註七：引自Bun Hoan 著上列同名著作第39页

註八：参考C.B. Edwards, Protection, Profits and Policy --- An Analysi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Malaysia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1975).

动 机	資 本 来 源				投 资 地 点 (市 场)				
	美国	日本	欧洲	总数	泰国	大马	新加坡	印尼	菲律宾
占有当地市场	52	59	43	52	74	57	21	34	61
掠夺资源	15	27	26	20	15	37	5	60	15
低廉费用	17	10	16	15	4	1	44	6	13
区域性基地	8	1	11	7	4	—	21	—	4
母公司的补充	1	1	1	1	1	—	2	—	—
其 他	7	2	3	15	18	15	7	—	17
总数(巴仙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抽样中企业的真正数目	259	111	74	444	111	70	102	35	125

資料來源：引自“Buu Hoan”
。資料是根據444間在亞細安國家有投資的公司。統計數字乃參考1955年到1970年之間設立的企業。(日本則例外，從1960到1970)。

表一：跨國公司的投資動機(以百分率表示)。

国家	課稅前盈利 (£'000)	課稅前盈利率* %	課稅后盈利 %	課稅 資本 $\times 100\%$ %
丹 麦	359	6.5	4.8	1.7
南 非	13,785	14.8	10.3	4.6
馬來西亞	15,595	28.7	18.8	9.9
牙 买 加	937	13.3	8.7	4.6
尼日利亚	3,858	7.7	4.5	3.2
澳 洲	28,284	15.6	9.1	6.5
意 大 利	2,150	32.8	18.0	14.8
加 拿 大	22,915	10.8	5.9	4.9
美 国	36,178	16.1	8.5	7.6
加 纳	6,464	26.0	12.9	13.0
德 国	14,064	50.4	23.7	26.7
印 度	26,955	18.3	8.2	10.1
巴 西	4,591	16.9	6.1	10.8
法 国	1,473	7.5	2.3	5.2
阿 根 庭	1,076	7.5	2.0	5.5
总数 15 国	178,684	16.3	8.8	7.5

資料來源：W.D. Reddaway op. cit. P. 219。
*盈利的計算是扣除非流動負債的利息，但包括了少數權益的盈利(Profits attributable to minority interest)；“資本”是指流動資產(operating assets)扣除非流動負債後所剩的。

表二：英國投資在海外的直接課稅(Overseas Direct Taxes)及利潤率(Profitability)。

	A公司 ¹		B公司 ²		C公司 ³		D公司 ⁴	
	馬來西亞	世界各地	馬來西亞	世界各地	馬來西亞	日本	馬來西亞	日本
銷售回流率 (Rates of return on Sales)	14.0	7.9	N. A.	6.1	6.6	4.6	☆	2.4
淨值回流率 (Rates of return on net worth)	84.6	15.6	85	17.1	23.9	12.6	☆	11.8
固定資產回流率 (rate of returns on fixed assets)	31.5	18.6	336.5	34.8	28.2	13.1	☆	12.5
總盈利差額 (Gross Profit Margin)	N. A.	27.6	44.5	28.7	25.6	30.5	☆	15.6

1. 72, 73, 74年的平均數。
 2. 73, 74年的平均數。
 3. 73, 74年的平均數。
 4. 72, 73年的平均數。
- ☆D公司在馬來西亞經營的頭兩年(73及74)登記虧本。

表三：四家電子跨國公司在馬來西亞及世界各地的平均回流率(%)。

資料來源：整理自各家公司呈交給馬來西亞公司註冊局(Registrar of Companies, Malaysia)的財務賬目。

註：以上巴仙率的計算乃根據各項目扣稅後的淨利。由於它們是新興工業，目前都不需課稅。

掠奪資源

在所做的調查中，20%的跨國公司是以開采，加工以及把原料和農業產品弄到手為主要動機。其程度隨不同工業及不同國家而有所不同。馬來西亞及印尼這兩個原料富庶的國家有37%及60%的外資是由此而來。星加坡這毫無天然資源的國家就不能以此來吸引外資了。（只有5%）然而，第三世界人民的覺悟日益提高，要求開采資源國有化的民族主義，都是對具此類動機的投资者最大的打擊。

利用低廉生產費用的動機

雖然屬於此類動機的只占15%，但它將日益成為跨國公司前來投資的主要因素。尤其是那些需要大量勞工的電子業及以出口為主的工業，因為降低生產成本是十分重要的。許多大企業都盡往第三世界國家設廠生產零件，然後再把零件“出口”回自己本國或世界各地。許多因素可以解釋為什麼這些企業會“逃”向第三世界國家，首先生產這些零件需要大批勞動力，既然第三世界國家的勞動力非常低廉，在外地生產當然有利。另一更重要的存在事實是，這些跨國公司不容

易在其本國徵聘到願意從事冗長乏味工序的勞工，所以只得向外發展。Hawlett - Packet 的國際副總裁曾經很坦白的說：“我們發覺美國人民不能夠集中精神從事一天八小時冗長乏味的工作，因此他們的生產率比較低……大部份人都不肯作這一類工作，既使他們有這個機會。”（注九）這類跨國公司在第三世界就不會面對勞工短缺的問題了。

表四比較了東南亞國家和日本的工資及勞工情況。資料顯示在此區域內，馬來西亞勞力（吉隆坡除外）對跨國公司來說是最具吸引力。根據本文作者在1975年對四家電子廠所做的調查，馬來西亞工人的工資幾乎是美國工人的十分之一，日本的四分之一（參考表五）。從以上所作的各項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到，跨國公司向外投資的動機與當地國家發展的目标背道而馳，他們的利益與當地國家的利益相抵觸更甚於一致。兩股對立的勢力起衝突時，政治因素便帶了進來，在這個不平等的制度下，跨國公司往往處於優越的談判地位。偶而，第三世界國家也能從跨國公司的活動中取得微小的利益，但是更多時候所要付出的代價卻大於所得的利益。

	日本	南韓	台灣	香港	泰國	馬來西亞	星加坡
勞動力	有限及缺乏	充足	充足但有區域性的短缺	尚足夠	充足	充足	充足（可由馬來西亞引入）
質量	好	好	好	好	視訓練情況	好	好
職工會	公務員被禁止參加。其他則活躍	一切工會活動完全靜止或處於低潮					
教育	非常熱心	非常熱心	熱心	一般	不受重視	一般	非常熱心
每月平均收入（美元）	\$ 57	\$ 20	\$ 22	\$ 35	\$ 18	\$31☆ \$19☆☆	\$29

☆在吉隆坡。
☆☆吉隆坡以外的地區。

資料來源：日本電子工業發展協會1969年出版，“東南亞電子工業調查報告”。

工資	A公司		B公司		C公司		D公司	
	馬來西亞	美國	馬來西亞	美國	馬來西亞	日本	馬來西亞	日本
每小時工資（馬幣）	60¢	7.5	76¢	7.5	60¢	—	60¢	—
日薪（馬幣）	4.8	—	5.25	—	4.8	—	4.8	—
月薪（馬幣）					135	600	140	500

注：在馬來西亞每月工作日是25天，工人都是領日薪，在其本國的工資是由各公司人事經理估計的。

表五：1975年四家國際電子廠在馬來西亞及其本國的新工資比較（馬幣）。

資料來源：與各公司經理訪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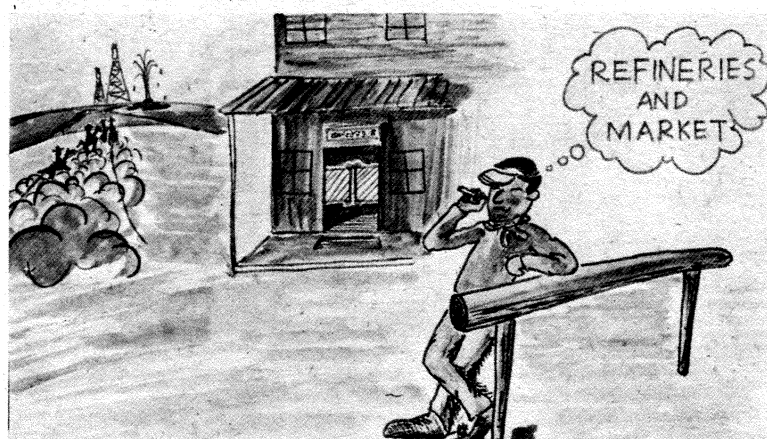
注九：與Hewlett - Packard 集團副總裁之訪談紀錄。

七姐妹

。冰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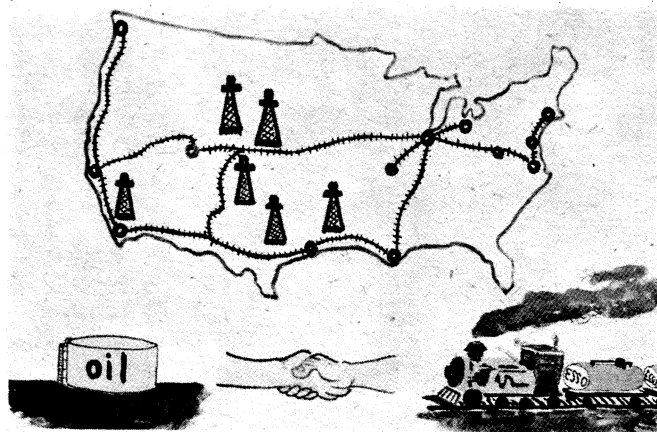
1 朋友们，你们听过「七姐妹」的故事吗？相信你们不曾听过吧！好，现在就让我讲给你们听。这「七姐妹」是当今世界出名的七个大胖姐：大姐 ESSO（即 EXXON 或埃克森石油公司），二姐 SHELL（即英荷壳标石油公司），三姐 BP（即英国石油公司），四姐 GULF（即海湾石油公司，美资），五姐 TEXACO（即德士古石油公司，美资），六姐 MOBIL（即无比石油公司，美资），七妹 SOCAL（即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美资）。



2 这个故事开始于一八九五年，当美国第一口油井被钻出来时。当时在美国克利夫兰布有一个寂寂无闻的小簿记员，他的名字叫做约翰·洛克菲勒，也就是后来顶顶大名的「石油大王」——ESSO 的创办人。那时，别人都忙于到荒山野岭寻找新油田，他却另有高见，决定从控制炼油和销售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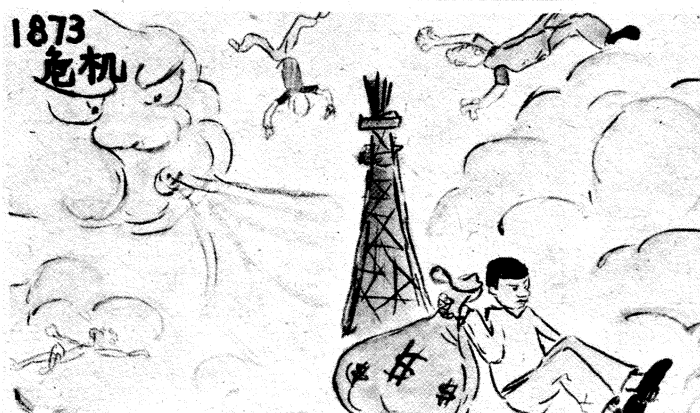
3 一八六二年，洛克菲勒和一个叫安德鲁的合伙组成一个炼油公司，由他自己掌管公司财政。不久，安德鲁便因不满分红问题而退出，于是洛克菲勒便成了公司的主人，其实一开始他只拿出四千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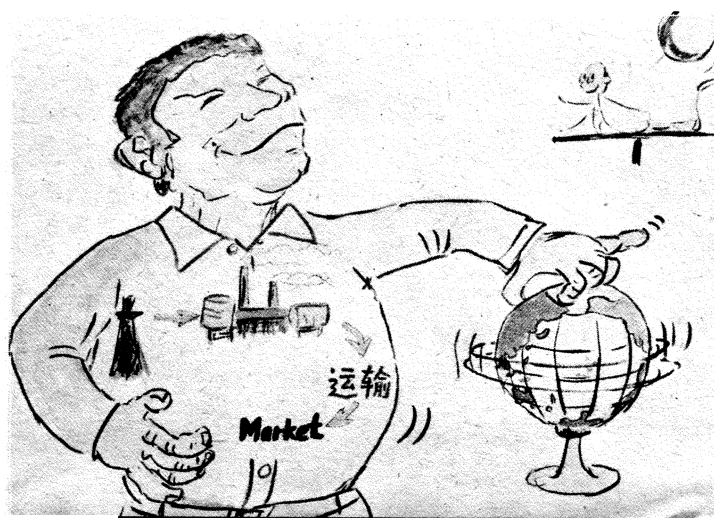
4 在并吞了合伙人后，他便计划击败炼油业同行。当时，美国石油主要市场是在东部，把石油从西部运去东部运输费是笔不小的开销，为了降低成本，他便和铁路局达成协议，把铁路业扩张到全国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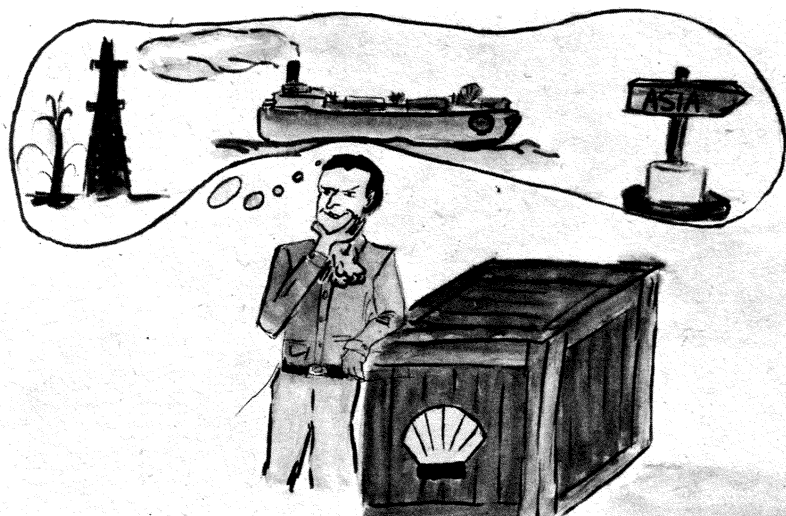
5 一八七〇年，洛克菲勒成立了标准石油公司，后来发展为ESCO。在当时，该公司垄断了美国十分之一的石油市场。控制了运输业与炼油业，洛克菲勒又开始向采油业进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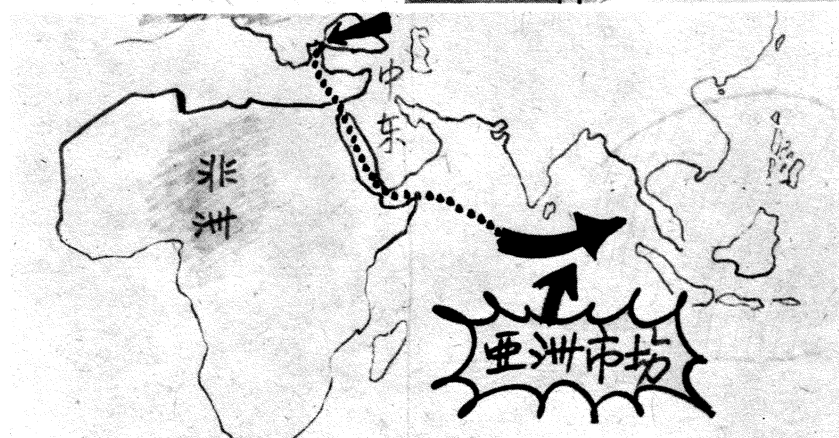
6 由于当时美国石油需求量不大，石油产量又激增，因此，洛克菲勒设法压低原油价格，在一八七三年和一八八二年的经济危机中，许多小资本的独立采油公司便因为经不起打击，纷纷破产，被ESCO为首的国际垄断联盟所吞并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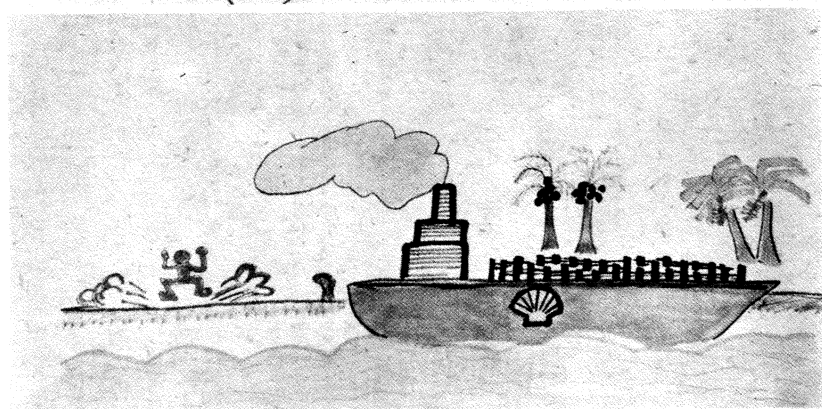
7 靠着吞并许许多多的小公司，洛克菲勒建立了他的石油霸业——从原油生产、炼油、运输到销售整个完整的系统。他的业务从宾夕凡尼亚州扩展到俄亥俄州、肯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在国外，他占有了欧洲市场的一半以及整个亚洲市场。



8. 这时洛克菲勒的势力开始受到挑战。有一个制造SHELL商标箱子的英国籍犹太人桑苗尔，在俄国找到了石油，为了要打破ESSO在亚洲的垄断局面，他参加了一个贩卖俄罗斯石油的组织，秘密地准备和洛克菲勒进行一场石油战。



9. 桑苗尔在远东地区建立了许多油库，又和控制苏伊士运河的英国董事们作了桌底下的交易，成立了一支川行黑海——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远东航线的油船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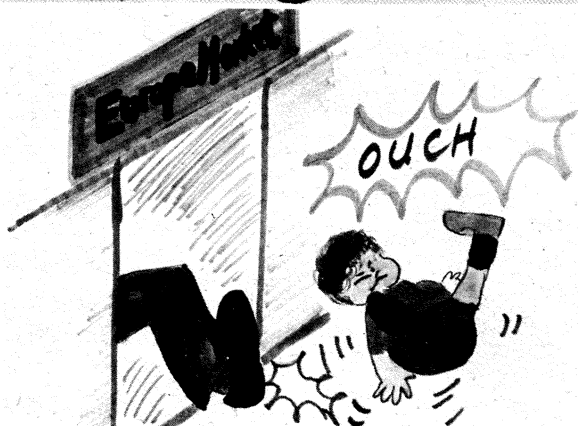
10. 这下子，洛克菲勒可急坏了，他急忙雇用律师奔走于英国外交部，企图阻止SHELL船队通过苏伊士运河，但是桑苗尔在英国政府中也有自己的势力，油船队终于成立了。从一八九二年开始，SHELL船队便经常运载俄国石油川行到亚洲各个商港，成为ESSO的强大对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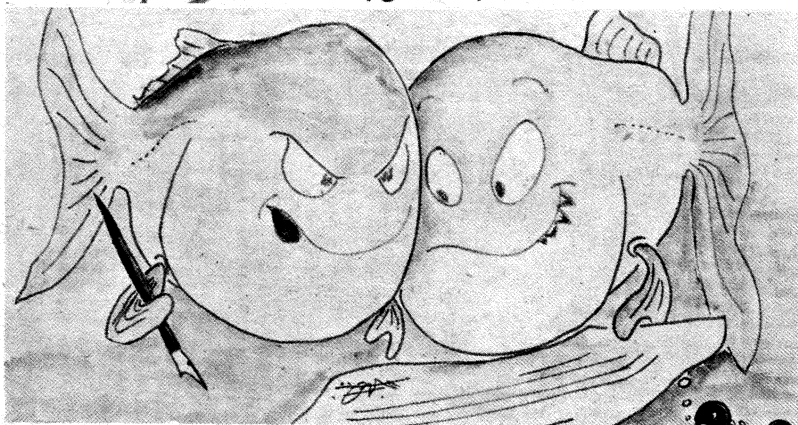
11. 第一回合失败后，洛克菲勒便大幅度削减油价，桑苗尔由于拥有日益扩大的油船队和供应不绝的俄国石油，于是也相应削价，但是数以百计的小型石油公司却受影响而纷纷破产。洛克菲勒和桑苗尔这场石油削价战总共持续了十四年。



12. 一九〇一年美国得克萨斯州发现新油田，桑苗尔迅速签订了一个廿一年的合约。有了这个新油源，他的油船队便把石油运入欧洲销售，打破了 ESSO 的垄断局面。新的威胁使 ESSO 加强了吞并 SHELL 的决心。接着，洛克菲勒向桑苗尔提出了优厚的收购条件，但被拒绝了。过后，桑苗尔便展开反攻，跟一个对手皇家荷兰石油公司合作，对抗 ESSO。



13. 但接下来的形势转化成对 SHELL 不利。得克萨斯州的油田逐渐干枯了，SHELL 严重缺乏石油供应。ESSO 抓住这个机会，再次发动削价战，一举把 SHELL 从欧洲市场撵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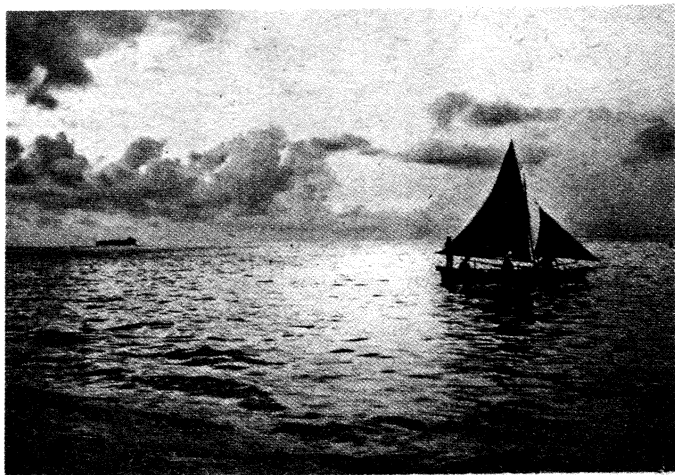


14. 在 SHELL 内部桑苗尔因为社会地位提高了，又当上伦敦市长，对公司业务不能多关心。加上荷兰属地印尼发现石油，荷兰人说话的份量便不同了。桑苗尔不得不跟皇家荷兰石油公司重新谈判全面合并。一九〇六年成立了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荷兰人迪特汀担任了掌握实权的董事总经理。



「编者按」洛克菲勒集团共拥有「七姐妹」中三家石油垄断企业，ESSO、MOBIL 及 SOCAL。

15. 洛克菲勒从四千元开始，靠着耍手段，弄花招，以大吃小，才发展到今天的每年营业额超过二百五十亿美元。ESSO 和 SHELL 你争我夺的故事是「七姐妹」中你争我夺的一个典型例子，也是西方数以百计的垄断大企业中相互竞争的一个典型例子，在吞吃了许许多多的小公司，排挤了其他同行的强力竞争后，ESSO 才当上了号称「七姐妹」的七家跨国石油垄断企业中的大姐。



海 边 · 海 员 · 忆

——小 游——

广阔蔚蓝的天空，艳阳照射在微波起伏的海面上，发出闪闪的鳞光，明媚秀丽的景色令人陶醉，晴朗的天气更令人心旷神怡，偶而几只海鸟在海面上轻盈的掠水而过。霖对我说：「君，我真想做个海员，在船上多自由自在，可以周游世界各国，扩大眼界，增广见闻，海员这行业真是令人羡慕极了，要是我是个海员那该有多好啊？」霖的话勾起了我的回忆……

回忆起童年时代的一段光境，那时住处是一排旧式两层楼的矮屋，后面是一条污浊的后巷，垃圾东一堆西一堆的，苍蝇成群的乱飞，屋主是个拥有三十多辆「德士」，吝啬成性的车主，屋子的中间阳光终年照射不到，这是租给海员的「公共床位」。

在这里没有一盏电灯，连一个小小的火水桌灯都没有，这「公共床位」是由木板铺成的，约40尺×20尺的大木床，搭成两层，住客每人租赁的地方只有2尺宽，7尺长，床位是一个紧接着一个，难有翻身的余地，船员们就是在这极度狭小的空间歇息，睡觉。衣物用具胡乱地堆在屋子的另一边的架子上。白天已是阴暗，夜晚这里是黑暗到伸手不见五指，多年因无阳光照射而变得潮湿的木板发出霉味与船员们久用未洗的衣物，被单及墙角堆积的杂物发出臭味腐朽味混合在一起，整个空间弥漫着令人恶心的污气。

这里居住的，大都是退休，无家属的海员，由於长年累月地在船上谋生，退休后又无特别技术，加以年老体弱，觅寻工作就很难了。他们整日席卷在半破烂，肮脏的被窝中，不管太阳的东

起西落，外界的一切皆与这里的天地无关。这里是世界的另一面，贫困疾病迫得他们连起床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只能躲藏在黑暗的被窝中，呼吸着这腐朽恶心的浊气，企图逃避生活，而等待死神的降临。

那些刚到的海员，开始到来时是满面春风，笑面迎人，精神焕发，白天就到处游逛，夜里就在屋中和朋友对饮，喝到酩酊大醉，然后是一番醉后的胡言乱语、喧哗。屋后有一间专为他们而设的鸦片馆，也是妓女等候他们的场所。这样的时光持续了不多久，钱也渐渐花光了，他们开始不再这样奢侈了，而是一天两餐在路边的杂饭摊中解决，晚上也不再喝酒，而是睁着木木然的眼睛，默默无声的坐在麻将桌边观看，直到深夜才回到床位。他们开始消瘦，以往的焕发神采不见了，逐渐的他们开始少起床了，外面的世界与他们慢慢脱离了，喝酒寻芳作乐不是他们所兴趣的事了，而是另一批新来的船员代替了他们，他们开始在这瘟疫般的大床上等待死神的降临，这样的情景，不断循环重覆的发生着，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这批年青时在大风浪里出卖劳动力的人们，晚年的遭遇是注定要这样悲惨、凄凉吗？我亲眼看到一位被贫病纠缠的老海员坐在后巷的石级中死去，这血淋淋的一幕使我难以忘怀，我将永远记在心上！死亡对他们来说应该是种解脱，但现实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海员，在步着他们的后尘，在搬离此处后的几年，我曾回去过几次，仍旧是那横七八竖躺着的，是在沉睡吗？还是怕起来面对生活呢？



送货路上

緬念

随着清明节的过去，天气也慢慢的炎热起来。下午三点多的柏油路，经过了烈阳煎晒了大半天，更是如烧红了的火炭。我驾着工厂的囉喱车，载满了一车货物，沿着武吉知马通往汤申的快速公路开驶。这条快速公路，虽然是从一片原始森林中开辟出来的，但柏油路上所发出来的熨热，和其他地方的柏油路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应该是这条路上没有如市区那种行色匆匆的紧张热闹，没有“笛笛嘟嘟”的吵杂车笛声和那五步一个交叉路，十步一盏交通灯的繁杂。在这两条往来的双程路中间，那一堆堆的花丛和一棵棵的树，还有路旁、树下，花丛边修剪得整齐的幼草，和这片原始森林交织出一幅半自然的景色。如果是星期天的早晨，漫步来欣赏这幅郊区的晨景，该是多么美丽啊！

然而，今天我却很急愤自己所驾的囉喱跑不快，虽然它已为我以每小时七十公里的速度在路上跑着，远远的超越了它后面写着“时速五十公里”的限制。但，我还是觉得它很不会照着我的心意来跑。我开快车，并不是因为怕柏油路上升起来那股如火焰的熨热，而是不想让厂里那些必须坐这辆车回家的工友，下了班在焦急的等着。

进入这间工厂当送货驾驶员，虽然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已经有两次让下了班的工友们苦等了半个多钟头。那个五十多岁的运输部主管还装出那副公式化的黑脸，用沙哑的福建话叫嚷着

“哼！是不是？刚才叫你们搬快点，你们就偏偏拖时间，没输过五娘在绣花，才得弄到这样迟回来，鸡啼了啦！”不知不觉中，眼前又浮现出一张张焦急的脸孔，似乎在催促着我：驾快点！驾快点！因为，因为她家里还有人在病中，等着她回去照顾呢！因为她还得赶回去煮晚餐给放工的丈夫和放学的孩子吃呀！因为……

脚下的油门早已被我踩到了尽头。头脑一片混乱，我恨不得自己所驾的是一辆可以飞起来的车，遇到十字路口的红灯呈红色时，一踏控制器就能飞过去。车子一路飞奔着，我的头脑里也一面盘算着：“现在已经是三点多了，到了杨厝港的目的地差不多要四点出头。那一车货物最拚命

也要半个钟头才能搬完。回到裕廊工厂大概要五点半，如果路上遇到塞车……”我不愿意再想下去。就在这当儿，迎面开来的一辆囉喱忽然将车前大灯闪了几下，虽然是烈阳当空的大白天，但那淡淡并不刺眼的几下闪光却打断了我繁乱的思潮，接着其他小型货车、囉喱等也都闪了同样的讯号。最令我难忘的是其中有一位司机还不停急促的向我打着慢车的手势。脸上那副焦急的表情深深地印入我脑海中。这时我已经肯定地告诉自己：“前面有雷达”。

雷达！这可恨的科学仪器，自从有了它，我多少的血汗钱因而白白的丧失掉。它更夺去了多少为三餐在公路上奔跑的其他兄弟的血汗钱。想到袋里那张因为超速、割车等犯规而被记了九分的礼申，那几下闪光，特别是那张焦急的脸孔和手势，就像寒夜里的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不但温暖，而且带着无限的欣慰。如果没有那几下闪光，我可又要满十二分而“休息”一年不能驾车了。工友们等着要回家的焦急脸孔虽然还在脑海里浮沉着，但我还是把速度放慢下来。

果然，很快的，刚刚一放慢速度，就到了雷达的安置处。撇开了那万恶的科学仪器，再逃过了那几条“马路鲨鱼”的血口，总算是保住了几天的血汗钱和驾车的权利。这时心里才想起，刚才倒忘了向打讯号的朋友回报个感激的手势

但再想一想，他们冒着被罚款的危险发出讯号，有些什至耽心对方在大白天没有注意到车灯，不停焦急的打出慢车的手势，这番心意，这份感情，难道是为了欣赏我那个感激的手势吗？不不不不不……！只因为我们都是为了三餐而在重重的压力下在公路上奔波。像战友一样，为了不让我们的共同敌人有机会对我们攻击，在危急时，大家发出讯号通知对方。虽然我们素不相识，但彼此间却是那么互相的关心着、互相爱护着。更令人骄傲的是，这一切往往都是表现在无声无息中。

我于是默默地在心里念道：“希望你们也能一路平安，到达你们的目的地——我亲爱的兄弟，我素不相识的朋友；希望那不须在白天开亮车灯的日子快点到来。”

《编者按》作者是一位终日在马路上奔波谋生的司机，因此，很自然的，对于在马路上所遇到的种种为难，有着强烈的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也不应该由此而全面否定了交通规则存在的必要性。交通规则是需要的，但维持这些交通规则的方法或许是值得大家进一步讨论的。

杂感二则

無根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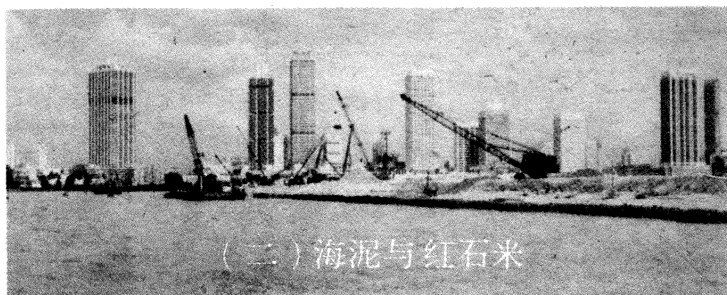
(一) 食堂里的猫

“喵……”那隻常和几隻狗混在一起的猫又在桌子底下向我仰着头叫。

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原本住在这儿的几户人家都被令搬到离工地较远的地方另建新居，他们所豢养的家畜不愿到新居去，便集中到食堂来。

我桌子下这隻猫就是其中之一。牠的个子、样貌与一般的猫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有点瘦小，但牠却是一隻勇敢、善斗的猫；为了生活，为了争食物，牠一点都不害怕所面对的强大凶恶的敌人——几隻比牠大好几倍的狗，一点都不向这几隻狗屈服。牠常常为了争食物而毫不畏缩地跟其中一隻狗进行凶勇、剧烈的搏斗，因此，牠脸上、身上总是布满伤痕，纵然如此，牠的勇气和决心却丝毫没有减退。

我低下头，只见牠脸上又添了新的伤痕，伤口还在淌着血水，看样子，一定又是刚刚经过一场剧烈的搏斗，而且又取得另一次胜利。每次见到牠，我都会被牠的勇敢和顽强的斗志所感动，这一次也不例外。我忍不住弯下腰轻抚牠，还挟了一大块鱼肉给牠，以称赞和奖励牠的又一次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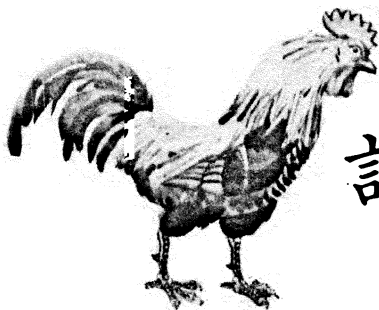
(二) 海泥与红石米

在海中几个相隔甚近的小岛上，我们正在进行移山填海的建筑工程。由于在这些小岛上可供填地的泥土不多，我们得先从这个岛填一条堤到那个岛，再从那个岛填一条堤到另一个岛，然后再填一条回来。填堤一方面是把小岛连起来，把海水拦在堤外，一方面是让囉喱车通行。

填了一段堤之后，再从海里把海泥抽到堤内。当海泥积到一定份量后，我们就用它来继续筑堤。由于海泥黏性强且带有水份，用它来筑堤就不怕海水把它冲散。我们的堤就这样一尺一尺地向前伸展；堤每向前填出一尺，囉喱车就多了一尺前进的道路，筑堤工人也在征途上跨前了一步。

要把伸入海中或经过河口的泥堤填起来并不容易。开初筑堤时我们取用了岛上一种含有小石子叫红石米的红泥，当海水冲击时，除了小石子外，红石米中其他成份便会变成泥浆随水流失。当初我们用它来筑堤，当堤伸到有海水浸到的海滩时，堤的建筑进展受到很大的阻碍，每每这天填好的一段堤，第二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因为这种红泥不像海泥那样具有黏性和带有水份，经过推泥机和囉喱车来回辗压后，能互相紧靠起来，

不怕海水的冲击，它只能以它所含的小石子炫耀它的身价，它只能靠它所含的小石子在乾地上或已用海泥填起来的堤上发挥着使路面硬实、好走的作用，而完全经受不起海水的冲击。在生活中，我们不也有着像海泥和红石米一样的人么？



記農場的一段生活

海峯

照早已拟定好的计划，我带着从生活战场累积下来的病态身心，跟随着母亲到姨的农场去。

姨招待我们吃完简单的早点后，带我去看小鸡寮，里边饲养着只有四天大的小鸡，她教我如何喂饲料及换水，还叮嘱我千万别把叠在鸡寮底下的纸弄湿，不然小鸡会着凉生病，甚至死掉，所以纸要常换，晚上或天冷时需要开热力强大的电灯泡，温暖小鸡，平时要多巡察。不过即使是这样小心翼翼的照料牠们，每天还是有小鸡死掉。

接下来几天要做的工作是剪鸡咀，这工作多选在学校假期时由在读书的表弟表妹们来做。剪鸡咀就是把小鸡的咀塞进开动着的机器剪洞里，在鸡的尖叫声中伴随着一股臭烧焦味，咀的尖端就这样被剪去了！

我细看了好一阵子，念中一的表弟忽然问道：「表姐，给你剪剪看好吗！」我犹豫了一会儿，心里头的怜悯之意不期然地流露在脸上。姨见了笑着说：「怎的？不敢下手，还是不忍心呢？」面对着等待我回答的表弟妹们，我显得有点惭愧，正不知所措时，表弟替我解围道：「表姐，你觉得太残忍是吗？要是我们到现在还象你这样，那可惨了，大胆些，学学我们，嘿，以后你还要学杀鸡呢！」

「吓，杀鸡，那……」我还没说完，表弟妹们哄然大笑，更使我惭愧，所谓「秀才无抓鸡之力」，这回难倒我这个「劳动书生」了。

硬着头皮，用颤抖的双手使劲地抓紧表弟交给我的小鸡，悻悻地往剪洞里塞，然后赶紧拉出来一看，怎的，样子好怪，原来只剪到上面罢了，我想再「修剪」一次，表弟说：「算了，剪别隻吧！」可是，接下来剪了几隻，便感到很难再应付下去了，手酸得很，心中埋怨小鸡不驯服，又怪机器不听话。

抬头看看双手灵巧的表弟妹们快速地轮流着，飞一般地剪法，只用上三个小时，一寮二千五百隻小鸡的尖咀便被剪平了，剩下平形的咀尖细

看起来好笑又可怜。然而，不经过这一关，“后患”无穷，尖锐的咀，是鸡最有利的武器，长大后总爱自相残杀，啄个遍体鳞伤，斗个你死我活，令人不忍目睹，更要费劳一番，作「检尸官」呢！

过了十多天，我们得替鸡种痘及注射预防针，而只有健康的鸡才能接受注射预防针，这时全家都出动，姨与表弟种痘，姨丈充当「医生」，我和母亲等负责抓鸡，抓鸡可不简单呢，鸡要抓得紧，又得摆妥妥要打针或种痘的部份，要集中精神，照次序来，先打针后种痘，不然就会把未打针和已种痘的鸡混在一齐。

种痘或打针都不能太快，且要很细心，以避免鸡隻产生不良影响，一寮鸡得花上四、五个小时才能完成。接下来的工作，是把洗涤肠胃的药物渗在水中给鸡喝，以防肠炎（症状是肛门出血，食欲稍减，且死亡率甚高）。一般上，在鸡的成长过程中，必须服药两次，过后还得补进维他命等药物，以填补肠胃被磨擦所受的损伤。

日子一天天过去，鸡隻也日愈长大，我很喜悦，劳动的生活又再次的鼓舞我，教育我，我不再怕鸡粪沾染身上，不再怕那绕积在鸡寮周围的苍蝇和昆虫；然而扒鸡粪时，总不及表弟妹们那么无拘束，他们头顶鸡寮棚底，侧弯着身子用铲扒着，刮着，把鸡粪推出棚外，有时还得深受蚤子的侵袭呢！但是他们却能坚持继续自己的工作，小小的个子，扫着肮脏的鸡粪，看似平凡，其实不凡！象许多贫困的劳动儿女，自幼就经历生活的煎熬。

广阔的农场，是姨一家经历了多少艰苦岁月所累付的心血，经过多少挫折方能把尖凸的高山变成一块理想的高平地？多少信心和希望负托在那八寮的鸡群上？那是经营了十年的血汗啊！每次倾听姨的谈吐，我思潮波动……

如今，我虽离开他们，又重新投入浩壮的建筑队伍里，然而，我不曾忘记那一段充实的劳动生活！

三十五个春天

沉默

(一)

沉寂的空间，传来几声铿锵的响声，是铁桶碰撞石灰地板发出来的。

她从恶梦中惊醒，窗外映着天空的一片鱼腹白，她的心脏跳动骤然加速，忽的起身，顾不得全身骨头酸痛；模糊的双眼隐约看到窗前倚着一个驼背的老妇人，正吃力地把一根披满衣服的竹竿抬出窗外。她急速的踱过去，接过老妇人手中的竹竿，插在窗外的竹竿筒上，心里一阵歉疚，责怪自己睡迟了，累年老的母亲洗那一大桶衣服。

壁上那面破损的镜子，映着她憔悴衰老的脸；举起乾瘪枯瘦的手，颤抖地抚摸着额上的皱纹，头上的几丝白发，这一切告诉她——自己过了三十五个春天。

三十五个春天啊，那一个春天，她嗅到春的气息？

那一个春天，她听到春的脚步？

她看到的，只是一片淡然，萧条；或许，春天只不过是被人们惯用来表示岁月罢了。

回顾那走了半辈子，充满辛酸，荆棘的路，她只觉得一片空白；辛劳奔波了三十五年，没有童年时代的天真、快乐；更没有少女时代的花样年华，直到今天，还是没日没夜的挣扎在生活的边缘，她不知该到什么时候，才能尝到春的甘露……

时间不容许她再作这样短暂的停留，思索。她截断思线，匆匆提起装着饭盒和水瓶的纸袋，准备投入又一份争夺三餐之战。耳旁响着老母亲的那一句叮嘱：「今天别再加班了，早点回来休息，小心操劳出病来……」

(二)

冷气设备的制衣厂里，东一堆，西一堆的，

尽是衣服与裁片（裁好还未车的）堆积成的小山，一箱箱包装好的衣服，几乎塞满了整条通道。开工的铃声还没响，针车、钉钮机已经合奏起劳动之歌了，一双手勤快的手都在快捷紧张的操作着，在她们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希望能在放工之前，把货赶完，晚上不用再加班，回去好好的歇歇。

她深锁着眉头，心情尤其焦虑——好几天为了加班，回家又忙着到左邻右舍洗衣服，没去帮母亲和妹妹卖报，让年老的妈妈和残废的妹妹看报摊，她无论如何放心不下，万一起大风，下大雨，来不及收拾，报纸和杂志被刮走淋湿，岂不是血本无归？万一碰上恶棍流氓来捣乱，万一……

望着眼前那堆比人高的「衣山」，心里不停的盘算着，是否能在放工之前赶完它？

眼前闪过一个瘦小的身影，一个新来的童工正吃力的推动一辆装满衣服的四轮木箱；她沉默的心境，激起了一阵浪涛——又是一个年幼的姐妹，步上自己的后尘。

来到这世上只有十年，可怜的父亲，出尽劳力，却养不了家，还得了周身病痛，生活迫着他狠心的抛下妻儿，用一根绳子，结束了凄恻的一生！

她被迫走出那只生活了三年的校园，被迫离开亲爱的妈妈、电发院、餐馆、饼干厂、鞋厂、建筑工地、制衣厂……那儿没有她的踪影？那儿没有她的血汗？

电发院里老板娘的藤鞭，少奶小姐们的尖酸；餐馆里绅士淑女们的白眼；工厂里，老板、厂长的蛮横，任意荷责，这一切，她永远铭记着！

那双枯瘦、勤快的手，捧过多少美酒佳肴；为多少贵妇小姐洗过头发；钉过鞋；扎过铁；车过衣……；掌上每一个茧，蕴藏着无数辛酸苦难，手上每一道伤痕，代表着一个个血的控诉！

每当她被无理的责骂，每当她被欺压得喘不

过气来，她真想把这二十几年来压抑在心扉的委屈与怒火发泄出来，痛痛快快地把欺侮她的傢伙清算一顿！

然而，一想起可怜的老母亲，残废的妹妹，她只有忍气吞声，把一切欺凌埋到心灵深处。波动的心湖，被这长年累月的填压变成了一湖死水，沉寂，平淡！

她已经忘了什么是青春，它早已被深深地活埋；她更忘了什么是疲乏，只麻木地，机械似地加班、赶货、赶货、加班……

(三)

脑海在不停地追寻，思索，双手仍不停息地把一颗颗豆大的钮子，钉在指定的位置上。钉完最后的那件衣服，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紧绷着的神经顿时松弛下来，宛如烂泥巴似的瘫坐着。

从车位抽出一条破旧的面巾，准备到厕所把浑身的汗渍棉碎洗净。刚一转身，被一阵喧闹声愣住了；办公室门口不知在什么时候，挂上一块写满字的黑板，眨了眨模糊的双眼，才看清楚板上写的东西：

各位工友：

這兩星期來，承蒙各位工友通力合作，每晚加班六小時，實服務精神可嘉！

為顧全本公司信譽，A組7166的雨衣與B組5763的恤衫鐵定於明晨十時準時裝船，故希望各工友再接再勵，今晚必須將以上兩單貨趕完，以免前功盡棄！謝謝！

XX製衣廠
經理部啟

一群工友圍在黑板下議論着：廠長在強迫工友們加班。

“5763的貨我們B組已經趕完了，凭什么要我們過去A組車雨衣？”

“7166總共六千打，沒理由上星期開貨，今晚要我們趕完！”

“今晚就算再加班到十一點，也趕不完，難道要我們加到天亮？”

工友們紛紛提出抗議，不知所措的廠長發狂似地咆哮“加到天亮也要加！誰不要加班，就必須負責公司延遲交貨的損失！”

眼看工友們的吵聲稍為低落，他又嘻笑着：“乘現在年青，能多賺錢為什麼妳們不多賺一點，等到年紀大了，要去那裡賺錢呢？！”……

夜半的厂房，被漫天的黑暗团团包围着。沉静的夜空，传送着缝纫机、钉钮机单调的哀歌，几十个疲惫的身影，机械似地操劳着。

“神主牌”似的钉铁钮机发着救火车似的嚎声，疯狂的旋转，“啪啦”的把银角大的铁钮紧紧钉在雨衣上；一颗颗铁钮鬼眼似的闪亮，使她更加烦躁，恼怒——

她惦记着摆摊在十字路口卖报的亲人；她憎恨狡诈的厂长，卑鄙地收起工友们的工卡，不让他们回家，还逼着她来操作这头怪兽似的机器。

“这架机器的速度太快，你要小心点，早上一位联邦工友就被钉伤。”旁边车位的一位中年女工亲切的提醒着。

厂长的催促声掩盖了一切声浪，更增加人们懊恼的情绪。

她强硬的睁着疲劳过度的眼睛，注视着机器的操作。

黑沉的天际，忽然划过一道电蛇，四周卷起一阵冷风，她的血压似乎在增高着，心脏猛烈的跳着，模糊的瞳孔，仿佛看到年老的妈妈，抱着湿漉的晚报，奔跑在暴风雨里的十字路口，凶暴的吆喝，驱走了一切，厂长的马脸，铁青地映在眼前：

“喂，你怎么慢吞吞的，这个样子，钉到月底都还钉不完！天亮之前赶不完这些货，哼，看你怎样交代！”

两道电蛇在天边相触，发出一声震耳的闷雷，一声撕心的惨叫夹杂在雷声中，她的一只手指，已经血淋淋的钉在钉钮机上！鲜红的血液染红了她的衣服，豆大的冷汗布满在惨白的脸上，背上；她陷入了黑暗。迷糊之中，耳边还能隐约地听到厂长狼狈的被姐妹们指骂着，不，还有老板，那个不常露面，躲在幕后的大老板，面对着姐妹们愤怒的目光，显得那么卑微！……



民間歌謠

及打油詩選注

包打听輯注

《綠洲》編輯諸公台鑒：

俺包打听，專跑小道新聞，道聽途說，已多年矣。貴刊上期之「民間歌謠及打油詩選注」俺閱罷心花怒放。斗膽通過貴刊，想與無牌記者老兄交個筆友（太新潮了點吧？無牌記者老兄切莫嚇壞），但願編輯諸公能成人之美，則感激不盡，稿費免計可也（如蒙編輯諸公欣賞；抑是字紙簍已滿矣，容俺稿紙不得，然亂拋垃圾者，罰款銀子五百兩也，編輯諸公，三思三思！）。

俺少有壯志，有考謠搜秘之癖。舉凡候車亭、洗手間等處，皆有俺脚印（信不信由你），故集獲民謠及打油詩佳作多首。雖非名士之作，然皆能反映民情，抑對時下一些光怪陸離之現象，口誅筆伐。俺嘔心瀝血，腦細胞死傷無數，整理並加批注（曰加油加醬也），公諸于世。一來使之流傳更廣，增加讀者老爺茶餘飯後的談話資料；二來若蒙編輯諸公慧眼識天才，重金禮聘，則俺免再為余生操心矣！

包打听敬上

農曆戊午年八月初三日

（一）

帝王將相坐飛機，
豪富出門「馬賽地」*，
市井小民坐乜也？
起價也得坐巴士！

（二）

巴士車資又再起，
廣大羣衆受波及。
大官貴人全不理，
人民利益排第幾？

批注：最近巴士車資再度調整，相信讀者老爺比俺更清楚（蓋俺乃摩托鐵馬騎士，未受起價波及，幸哉幸哉！）。此兩首詩乃在坡底候車亭被俺千里眼發現的。俺最欣賞次首詩末句，問得好，問得妙。蓋大人們諸多「承諾」，犹如湯鍋燉鴨子，只看見一張嘴。言多必失，点到为止。

*「馬賽地」乃名牌汽車也。

（三）

莫斯科城亂哄哄，
大街小巷擺長龍。
萬頭攢動賭彩票，
多少人做發財夢。
一心想要轉窮運，
到頭落個一場空。
勃某經營此生意，
既為斂財又惑衆。
昔日紅都今安在？
可嘆年年刮西風。

批注：這首題名《彩票生意興隆》的詩，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時下的蘇聯社會。萬字票站排長龍，跑馬場萬頭攢動，這些現象讀者老爺該不會陌生吧？這首詩俺左思右想，老是記不起從那兒抄來的，大概俺患上了精神衰弱症，悲哉！

(四)

平生最恨秦始皇，
燒書爲何沒燒完？

(五)

學府紛爭文與理，
何如逍遙遊津宜？

(六)

吃到老也玩到老，
只恨學校假期少又少。

批注：这三首诗乃俺一位在某著名中学「误人子弟」的老友记提供的，作者相信是那些在功课重压下，对读书失去兴趣的学生。常听说「不读书，好玩的学子皆属笨蛋、庸才之类」，俺却不以为然，盖不读书的读书人当中，亦不乏好生聪明绝顶之士（要不要打赌一块钱），以上三首好诗，可为铁证。（哈，这回你们输定了。不过读者老爷切莫以为俺包打听从前是逃学、留学之流。想当年俺年年名列前茅，师长老爷瞠目结舌，另眼相看。可惜俺读的是方块字，今朝才会落到这般田地：靠打听消息渡日，嗟夫！）

(七)

股票股票我爱妳，
妳像钞票着人迷。
买进卖出赚一筆，
丝毫不费吹灰力。

批注：自从公积金可用以购买SBS股票之后，好生市井小民（小文员尤甚）皆当上了巴士公司的500股小东家也。俺一位表哥买进股票又再卖出，赚了整两千两小银子，狂喜之余，载歌载舞，一曲《股票股票我爱你》，被俺偷偷录了下来。（为了饱读者老爷的眼福，也为了赚点稿费，俺亦干起见不得光的勾当，见谅见谅！）本地小文员醉心于赌股票，已蔚为风气，是喜？是悲？还是赶上潮流？

(八)

早車晚車拚命車，
爲掙家用無奈何。
青春搏盡肥老板，
換來病痛一大蘿。

(九)

靈手開機器，
生產布萬匹。
工人不開工，
老板褲頭鬆。

批注：此乃出现于某大工厂洗手间的墙上文学，不知是那些工友的大作。写来头头是道，尤以次首末句「老板裤头松」，指出工人不生产，老板要肥嘟嘟也肥不起来，形容得恰到好处。生花妙笔，连俺包打听这博学之士，亦甘拜下风矣。

(十)

悉聞小島生活好，
遍地黃金和鈔票。
兩載血汗已流盡，
豈似報章吹大地。

批注：这是俺游手好闲到某工地时发现的墙上文学。相信乃出自半岛工友手笔。

(十一)

八月旂旗飄，
羣妖慶功勞。

批注：八月，恰是农历七月，也正是祭「好兄弟」的大日子——中元节。这首诗在本地已经流传了很久，不过俺却觉得不甚中听——盖「鬼事」有啥好吗？（「人事」都搞不掂，还理「鬼事」？）然俺虽系博学之士，脑细胞亦时则迟钝不堪，该诗或另有所指，亦难说矣！

(十二)

廣告多如驢毛，
節目柔腸寸斷。

(十三)

裝腔作勢，
啼啼哭哭。
拖泥帶水，
漏洞千出。

批注：这两首诗乃反映观众老爷奶奶们对电视节目的意见。前首乃针对广告而言，后者则矛头指向电视连续剧。盖台制电视剧，差不忍睹。有者三分钟一小哭，五分钟一大哭；有者一句说完的话，有时说了十句还没完没了。俺有时看着看着，恨不得拣块石子把电视机砸个稀烂，但又舍不得这般蛮干，盖它乃俺唯一财产也。

(十四)

教育改，家長呆。
老師塞，學生捱。
百年樹人，意義安在？

(十五)

華校畢業沒出路，
送進英校有前途。

批注：教育改革乃目前热门话题之一。第一首据说出自某初级学院高级「误人子弟」之手，次首则是在某组屋电梯间发现的。「出路」，眼前来讲就是吃饭；华校生出路窄，是残酷的事实。这两首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人士的心声。俺感同身受，抄录第二首诗时泪下如倾盆大雨，可能会被误为包打听吃老返童，学啖啖仔在电梯内撒尿，捉将见官去，则俺含冤莫白，无脸见人矣！

(十六)

醫院大門八字開，
有病無錢免進來。

批注：穷人不敢生病（若当真害起病来，像俺这样，怎办？），这是事实，因为医院只认银子，也是事实。医院的维持、药费、医生老爷薪水等需要大批经费，这也是事实。谁是谁非，俺识时务者为俊杰也，不敢乱下定论。这诗是在三月医院诊费起价后，俺在某医院洗手间抄录的。盖俺猛害几场大病，而恰又在诊费提高之后出入医院多次，才有此意外收获。然读者老爷千万别以为这是俺出钱心痛泄愤之作，否则惹来官非，可不得了。

(十七)

好醫無人知，
惡醫千夫指。

批注：最近本地的医生老爷和医生小爷，在乱棒子底下被打得头破血流，脑浆涂地，「医气」降至盘古开天辟地以来的最低点（比美元下泻还要惨得多）。然而，一竹竿能打翻一船人吗？病人把恶医恨得切齿咬牙之声，连聋子也听得见，可是病人对仁心圣手医生的感激泣涕声，听到的却寥寥无几。此诗乃一医学堂学子的牢骚，盖彼等被迫签约，又被报章舆论界棍棒乱打，俺于心不忍，抄录下来为彼等出口乌气，往后找他看病可能免收诊费呢。

(十八)

大人先生發表演講，
大蟲小蟲應聲價响。

批注：此乃俺搭电梯时发现的，顺手抄录下来，增点稿费罢了。

(十九)

巴士工友笑咪咪，
 身兼老板和伙計。
 招呼搭客要有禮，
 工作勤勞又賣力。
 公司絕不虧待你，
 賺了大錢分紅利。

批注：此打油诗乃从一巴士售票员处听来的。
 至于创作动机，一说是公司某高级职员
 为升官而作，一说是某工友自嘲自叹之
 作。

(二十)

工()無能不爭氣，
 工()貴族一大批。
 工()資方親兄弟，
 工()權力誰爭取？

批注：此诗相信乃工友所作。诗中每句次字据
 说因年代太久朦胧到不可考，故以括号
 代之。天才的读者老爷想必能完全填对
 ，但千万别寄给编辑老爷，猜中纵然无
 奖，却连累俺被老编臭骂一顿。

(二十一)

夏眠不覺曉，
 處處聽蟲叫，
 夜來背書聲，
 痛苦誰知道？

批注：这首诗的发现地点是某大学宿舍的洗手
 间。俺听说大学堂的先生小姐们拼到头
 破血流，惶惶不可终日。这很可能是谣
 言，将要入大学求功名知识的先生小姐
 们，千万可别被吓唬到，不然俺真是罪
 该万死，遗臭万年。

(二十二)

巴士工友好福氣，
 工資五變十一級。
 十一年後有千幾，
 趕快Sign On*報名去。
 工友弟兄先別急，
 凡事還須細考慮。
 須防老虎戴唸珠，
 慈悲為懷離了譜。

批注：这几天俺游手好闲到亚历山大车厂的餐
 厅喝咖啡乌，顺手拿一份报章阅读，在
 报纸一角发现用原子笔涂的这几句，顿
 时把俺气到不省人事。真是狗咬吕洞宾
 ，不识好心人，人家加你薪水还骂人，
 就算俺涵养这般到家，也都按捺不住到
 想动手打人呢。不过话得说回来，俺是
 包打听的，非巴士工友也，盖世事往往
 是旁观者迷，当局者清！

* Sign on 即签约。

(二十三)

工會好，
 工會妙，
 工會天天睡大覺。
 工會好，
 工會妙，
 老板賺錢哈哈笑。
 工會好，
 工會妙，
 工友為何常苦笑？

批注：此诗据说乃为配合会歌创作比赛而写。
 惜作者老爷生平未详，否则参赛，必夺
 冠军杯，不然至少也该「请」去「喝茶
 」，以资鼓励。

另一种生活

AWAM IL SARKAM

咯羞莎譯

這是一篇馬來文作品的翻譯，個人覺得內容還不錯，應該介紹大家看。尤其是我們很少有機會看到馬來文作品，一方面是語文的難題，一方面也是少有這方面的翻譯。從這篇作品里，我們可以看到馬來文學方面也有一些能反映現實生活，內容積極的作品有待我們去發掘。希望一些具有語文條件的文藝工作者能做這方面的翻譯工作，讓廣大的讀者有機會看到這些作品，也從中瞭解馬來同胞的生活。

一读者

沙林十一岁，就读马来学校四年级，班上唯一迟钝儿；不过，口才流利，这是他唯一的特点。此外，他身体衰弱、四肢、脸部黄肿、苍白：缺少血质。

校内类似他形状的学生比比皆是。他们苍白、衰弱、懒散、颓丧，没有生命气息。不过，他们都比沙林强上一着。贫血造成这些孩子比普通的难以吸收教养，一直都未曾在学业上有过好表现。老师常常向他们发牢骚。

这间学校的学生除了懒惰、疲惫外，他们肮脏、疥癣、烂疮一身。这些孩子对于自己身上的东西不洗也不敷药，整日让它如此而已。遇到痒得不能自制时，他们用没修剪的长指甲去抓。抓得鲜血淋漓，整个身体散发着难闻的腥臭味，惹起老师发出各种的咒骂。他们说：这些是没有文化的野人。

原来这些老师都是来自城市的。他们知道什么是卫生和礼节，换句话说，他们认识了各种与健康有关的事情和「医生」这个名词。奈何都被派来这里，执教在一个祇有一两趟车辆来往的穷乡僻壤里。

大多数来上课的学生都赤着上身，祇穿一条裤子作掩蔽。老师说：「山野里的小孩子不但不懂得穿衣，学费也懒得交。」

沙林与其他的同学每当听到老师这种尖酸刻薄的咒语时，祇是默默地忍受着。因为他们一直没忘记老师初来上课那天说过的话：「你们不可以反抗老师，也不可以大声对老师说话，不然你们将得不到庇佑」。这些话对沙林来说是这么新

鲜，这么历久没忘，仿佛是昨天才听到似的。

沙林他们常常挨打。老师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教不知礼。唯一能使你们接受教导的便是藤鞭。」

话也许是对的，因为在沙林的脑子里，每次挨了老师的鞭打后，他才能把忘了的功课重新记起。

沙林他们一直不曾得着治疗皮肤病的药品。老师虽然一次又一次说医生将会在某某时候到来治疗他们，可是祇闻楼梯声，不见人下来，老师的话不知说过了多少次，药品没有，医生的脸也没见到。久而久之，他们对老师的话也不重视了。

「因为这个村子距离城市太远，交通不便，我说的医生，药品才迟迟没来。」老师如此向学生解释说。

老师的话使沙林联想到另一件事情，他记得，那些收税官就从不因为村子偏僻、交通不便，便迟迟不来收税的。一年中他们至少来两次，收取村民的土地税。这两件医生、药品和收税官的对照事件，久久在沙林的脑子里交战着。费了许多时间，他才明白原来当局关注的祇是他们的利益问题，对于他们利益以外的民生问题是不感兴趣的。

沙林与同学们一直在这种情况下受教育。他们上学的目的并不想将来得到文凭、学识，要当教师、警员、书记，甚至做大人物而是做一个承继祖业的道地农人，一个有知识、有见地，诚恳又勤劳的好农人。长久以来，这里的农人所以被人



瞧不起是因为他们缺少学识和忠厚得近乎傻里傻气。

鸭伯伯，沙林的父亲是个只靠耕种为生的农人。早在他还很年轻的时候，便从沙林祖父母手中承继了这种工作，同时这也是村中大部份人家的工作。这里依山面海，见不到橡胶树的踪影。

村民耕种的田地并不属于自己，而是那个拥有近百亩田地的哈芝·梅的。

这个大老板一直住在城市里，大家对他的认识祇是哈芝·梅这个名字，容貌如何，村民不曾见过。他把偌大的财产安置在这里，并不需要亲自来管理。

替他管理者是他的一个亲戚敦嘉欣。哈芝·梅祇知道在每个收割的季节来领取他的盈利。

村民都称敦嘉欣为哈芝·梅的全权代表。这位敦君也不是住在村里的，他祇是常常到来视察稻田状况。同时，在村子中雇用几个小帮手助他一臂。

替哈芝·梅工作的农人，祇在收成中分取得微薄的报酬。他们一代继一代地从先人手中承续这项工作，换句话说，这里的农民世代都把自己的劳力廉价卖给哈芝·梅的子子孙孙。多少年来，尽管各种物价已在天天提高，他们收入始终停留在几百年前的原先情形。哈芝·梅是不会留意这些工人的苦况的。

村中每户人家，每年从他们的耕种所得中领取祇够半年食用的米粮，余剩没有米食的半年，一家子便在地狱边缘找活路了，不过，对于那些祇够应付半年的米粮对他们也得十分节省，不然，发生意外时就苦上加苦了。

收割后的日子里，这些人纷纷相争到河里和山林里捉鱼、采藤或树脂来帮补生活上的其他开支。这种情形全得靠那个家庭的主脑人身体健康才行，如果他得了疾病或遭到不测，这家人的生活就不堪设想了。

沙林曾经见到一个生了不知何种疾病的亲戚躺在床席上翻来覆去的挣扎着，嘴里不断地发出呻吟。他的妻子想替丈夫分担痛苦，痛苦更重地缠扰着她！她也像落入了丈夫那种沉痛，无助的苦难中。

沙林听到病人在叹息他的不幸：

「为什么我们这样穷困了，疾病还要来临，还要加重一层苦难！」

听着亲戚的倾诉，沙林敏感到这种悲哀的处境也将要袭击他的家庭。他的心不由一阵惶惑，因为他常常吃不饱，眼前还有一群弟弟妹妹嗷嗷待哺。

他眼中祈祷弟妹们快点长大，以期承担家庭即将到来的不幸和整个乡村的苦难。

他想着，祈祷着，仿佛觉得自己已接近了那个亲戚，在床席上左右挣扎的不幸情况。

这个阴影重重地包围着他，他害怕自己长大了时，可怕的事情便很快地落在他身上。他在想，如果有某一方法能让他阻挡这些来临，他一定要尽力去阻挡，决不让自己碰着长期的不幸。

他又想起村民长久以来所承受的种种遭遇。他曾经后悔自己诞生在这个小村子中。他也感叹上天为什么要在他生命史上播下这许多不幸。如果把把这些不幸讲给那些与他们完全不同命运的人听，他们必也不相信的。

他曾经怀疑和追究上天为什么要作这种安排，把他列为一个苦命人，这是不公平的。他心灵深处掠过一感叹：为什么不能有一种权力让他活得幸福——至少也应该让他少受些折磨。

他心中曾奇怪：为什么这里近百亩的田地都是哈芝·梅的，实际上，他从来都没有劳作过。为什么我和其他住在这里的人就不能获得公平又有保障的生活！他悄悄问自己。

年年复年年，哈芝·梅和敦嘉欣就是随心所欲地分发不足应付生活的酬劳给那些为他献出终生气力的工人。老板祇在照顾自己的利益而已。沙林心里说。

这个老板的所作所为从来没有人反抗过，或许就是由于敦嘉欣说过的那句话：「要是谁不满意这种待遇，我要叫他滚蛋。」

大家都被这句威吓性的话慑住了，于是这些可怜人祇有更加屈服在雇主的脚下做牛马，迫使他们一路来祇有接受，没有要求，虽然明知所接受的是一剂毒药。不接受吗？这是一种强迫，容不得有逃避的余地，非接纳他不可，尽管内心是一千个，一万个的不愿意。从出生那天开始，这

些人就注定了要承受不幸，没有地方供他们控诉和报复，并且他们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报复和控诉。

他们祇在每分钟里自我叹息，虽然明知这样的叹息并不能对命运有所改变。他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如此，如此的把这些遭受完全交付于关怀他们的大自然。向岑寂的大自然求取庇佑。

× × ×

沙林在继续念书，现在他已是高年级生了。他在各种的折磨中增长了不少。这一天，他的学校来了一个医生。老师舒了一口气，毕竟他对学生们说的话而今实现了。于是，这个医生便逐一检查校内大小的学生。

医生如此说道：「儿童及这些正在求学中的孩子都非常缺少他们现时所需要的营养和各种维他命食物。」

他要全部学生都穿衣服，如此才能保护身体，乡村那种不同气候才不容易侵入人体。沙林对医生前一段话感到十分诧异，可是，医生还在继续说：全部学生要常常吃肉类食物，如鸡蛋、牛油、牛奶和其他营养丰富的食物。沙林对医生的话逐渐产生了反感，他不明白，这个医生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他医治病人竟是嘱咐他们吃这些吩咐中的东西吗？

尽管沙林厌恶医生的话，他还没有勇气去反驳。他祇在想：为什么医生不去了解一下造成学生们患病的原因？为什么不去了解一下这里居民充满着困苦的生活和他们的遭遇情形？别说医生嘱咐的那些食物他们没能力得到，就是想吃得饱点，获得起码的衣着问题都完全不可能。

沙林觉得医生的话不但不能对村民有半点帮助，反而使不幸的村民加重一层负荷。

他初时还以为医生来了，会给他们带来某些救济的东西，至少，对小孩子也该如此，可是听了这个医生那番话后，他愈加感觉到这些学童们的命运竟是越来越坏的。

沙林和他的同伴们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医生的到来祇是敷衍性质而已，并不是想要实践他以前开始当医生时所许下的那个诺言，负起医治人类各种病痛的神圣任务。

沙林明白，居住这里的人已经不知多少代在做着哈芝·梅的奴隶，而哈芝·梅也已不知多少代在驱使着他们。这两种不同的生活，——哈芝·梅的生活与村民的生活，沙林比喻为白天和晚上。大夥儿把这种生活视为是上天的安排，安排小部分生活在舒适环境的人统治整个乡村的人，

而那些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村民都做着这些小部份人的永久奴隶，年年日日付出生命的鲜血和汗滴来供养他们。这些，好像已成了天公地道似的，并不应该有什么怨天尤人的悔恨，那是上苍在冥冥中的安排。

可是沙林心里很难接受这种自我欺骗的所谓上苍安排的东西。他一次次地回想着许多发生在村子里的事情。

最后，沙林得到一个结论：原来他所见到的这两种迥然不同的生活都是由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所谓弱肉强食、有权势者便支配欺压那些软弱的无依无靠的。现时，沙林还没有勇气把所想到的东西告诉家人和同住于村子里的其他人。值得欣喜的就是他朋友们也都有着与他一样的见解

当沙林明白了上述生活的来龙去脉后，他发誓长大后，一定要把蕴藏于心底的话向村里的人倾吐出来。

「我们的命运之所以会这么坏并不是上苍造成的。不可以再沉默了。生活的荣华富贵，贫穷无依完全是因为人类本身强弱相欺，逆来顺受的意念造成的。」一天，沙林如此对朋友说。

他也发誓要进一步地把自己的全部所得去感化整个的乡村，虽然如此一来他将与顽强的哈芝·梅发生冲突。他将要粉碎那种谋求个人利益的制度，建设这么久以来一直被蹂躏和未被照顾过的大夥儿的新生活。沙林意识到这个呼唤着觉醒、公平和人道的行动一定会遭受很多打击、困难和阻挡的。不过，俗语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想要实现来日的美好就必须勇敢地面对今天的凶险。



休息（木刻）

那一双双的手

——小火——

「呜……………」

火车的铁轮缓慢而有节奏地降低了速度，终于停止了前进，我们都迫不及待地下了火车。坐了整齐十六个小时，腰都直不起来了。

在艳阳高照下，满身臭汗地揸着行李，我有一种咄咄被逼的感觉。这恼人的下午，冷清清的街道，上那儿去找旅店？经过一幢被烧毁的房屋，猛一转身，噢！那角落头缩着一团黑影，莫不是……活见鬼！仔细一看，一个头发苍白，略带蜷曲而又满面胡须的「人」就蹲在焦黑的木柱下。他低垂着头，宽阔而又褴褛的衣服更显得出他手脚的乾枯瘦弱。瞥了一眼，我又很快地赶自己的路了，但心里好像给什么东西塞住而难以喘气。

× × ×

坐德士到吡叻洞观光，刚下车，还未踏上石阶，一双污黑而又乾瘪的手倏地伸了过来，就在我身边停留。眼角一扫，是一位中年妇女，虽然梳起发髻，头发却仍然显得凌乱，黑而蜡黄的脸孔毫无表情。我很快地环目四顾，骇然发现这一类人正在“十面埋伏”，于是我很不自然地把目光从那一双手上移开，脚步有点笨重地踏上石阶。

× × ×

到达吉隆坡，这是一国之都，一州的首府，该是较有看头了吧？

从咖啡店里填饱肚子出来，天上阴沉沉，地上湿漉漉，整身黏黏的，很不舒服。为了避雨，在走廊等候着。右边一个酒鬼对自己的胃口“超出预算”，忽儿在地上滚来滚去；忽儿又蹲在沟旁“大吐苦水”，这酸辣的味道怪难闻的。于是我向左边走去，噢，又有另一番滋味，原来一个印度妇女在给她的臃肿的身子抓痒，一隻手往蓬松的头发乱抓，另一隻手又在脚板乱扒。总之，她那双手是够忙的了，偶尔有人经过，她那双手会忙不迭地、很碍眼地向行人伸过去，假如没有收获，她会往地上啐一口红水，以表示她的忿怒。这会儿，心里更加难受，怎么搞的？这年头……

接着，在小巷子里吃菜汤白饭，又那末一双手伸过来，想一想连饭都吃不下了。

× × ×

到了柔佛，每当想起那一双双的手，心里仍然感到难受。在上云顶的巴士车上，在神秘的黑风洞口，在国家博物院梯前，在大街小巷……。那一双双的手，深深的印在我脑海里，使我悲痛，使我忿怒！

往农场的路程上，记得当地朋友说过这么一句话：「原来火车票这样廉价，怪不得人人都抢着去坐……。」我们埋怨坐德士奔波劳累，挤火车闷热难挨，可是那一双双的手啊，却连在车窗外停留的份儿也没有。

或许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一双双枯瘦而又肮脏的手，但它却包含着几十年来的血泪和辛酸。依靠着它，开采了丰富的矿产，建立起祖国的锦绣江山；依靠着它，栽种了满山遍野的胶林和油棕园。可是，如今它却栖宿于破屋中、楼梯旁，在繁荣的闹市里企图得到人们的同情与施舍。我没有给予这一双双的手任何帮助，毕竟那只是短暂的。我只寄予莫大的同情与哀伤，让蕴藏着的悲忿不断地累积下来，直到有那么一天，我们会用这双手使祖国脱离苦难！



負重（素描）

半天

爱君

阿初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了校门。校园里一片寂静，只隐约听到一阵阵的朗读声。他在一棵木麻黄树下停止脚步，举起手臂往额上抹了抹；稍为定下神来，双眼偷偷地往小四D课堂里瞧了瞧，糟！“大水牛”正在点名，进去呢？还是不去？如果进去了，少不了一顿臭骂。不是阿初怕挨骂，他从小便被人骂惯了，妈妈骂，老师骂，校长骂，连同学也骂他。偶而骂声少了，他反觉得有点不自然。他很清楚，当这些人骂他时，最好的方法便是低下头，一声不出，等他们骂够了，便选个时候走开，这是识时务也。

但是，阿初就不喜欢给“大水牛”骂。“大水牛”本来就一脸横肉，骂起人来更是咬牙切齿，甚至连十八代祖宗也给他数了进去。他倒勾的鹰鼻一张一缩，满脸轻蔑地说：「穷人家的脏东西，就是这么没出息，骂死了也不听！」

阿初就讨厌看“大水牛”这付样子，不只他讨厌，所有学生都讨厌。去年，二哥在他班里时，有一次也因为迟到而挨了他一顿臭骂，最后甚至指着哥哥的鼻子狠狠地说：「没家教的野猪！」二哥生来一副硬骨头，平时是班上有名的“三星头”，怎么忍受得了这样的侮辱，立刻抓了把粉笔摔向那叫人作呕的胖脸；结果呢？二哥被开除了。

想起这一切的仇恨，阿初胸中一股怒气。他最敬爱二哥了，敢打敢骂，又讲义气，左邻右舍全怕他，暗地里叫他“三星头”。阿初对这一切全不在乎，二哥虽然一副“三星”样，而且常在街上和他那伙人游荡，但他总是护着阿初。阿初也「弟凭兄贵」地当起那批在楼下玩的孩子们的“头”来。

树头的小鸟吱吱地叫，风吹树叶沙沙地响。太阳透过密密的树叶放出温暖的光芒，今天的天气多么好啊！天空一片晴朗，大好时光不去蹓蹓

，反而坐在硬冷的板凳上，听“大水牛”念那令人昏昏欲睡的“咒文”，简直是浪费青春！

阿初想了想，一咬牙：「逃就逃吧，大不了记大过！」一打定主意，掉过头便往外跑了。

一边踢着石子，阿初一边想着有什么地方好去。肩上的书包真是累赘，让人家一瞧便知道自己是学生。一个学生在这个时候在街上游荡，总不会是好学生。阿初最恨人家骂他「坏学生！野孩子」他也瞧不起那些好学生。这些好学生总是瞧不起班上几个「高头大马」的留级生，骂他们笨猪，蠢才！有时也学起“大水牛”来：蠢牛，将来一定做清道夫，倒大便的！

「通！」的一声，一个空罐子被踢进沟里去了。阿初一直想不通，自己是真的笨吗？不然，为什么测验老是不及格？上课时老打不起精神。老师也说自己不是读书的料，什么才是读书的料呢？像小梅、冰彬……那些乘冷气「马赛地」，有个咬雪茄、大肚腩的爸爸的学生？

哎，讨厌！怎么老想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想些高兴的吧！想想也倒霉，早知道便叫阿牛仔一块逃，现在只剩下自己一个，多没味道！阿初茫茫地向四周望去，他也忘了两只脚把自己带到了什么地方。左边是一间电影院，放映“死亡游戏”，这部戏阿初前天已经看了。但阿初想起那阵阵紧张、刺激、痛快的搏斗，又按捺不住，真想走进去，无奈袋里只有五毫半。那天在抽屉里偷偷拿走了三块钱，看过“死亡游戏”，还请阿牛仔等人吃了雪糕，现在只剩下这几毛钱了。阿初压下冲动的欲望，急急地走了，留下那五颜六色的电影广告咧开嘴巴地奸笑着……

走没几步，一座高高的大厦矗立在眼前，俨然一派高傲不可侵犯的样子。这是出名的××大厦超级市场，阿初歪歪头，双眼瞪着从这建筑物吐出来的人们，心里想想，“shopping”去吧，

反正闲着没事，泡泡冷气也爽，尤其在这艳阳当头的大热天，那阵阵的冷气显得特别诱人，阿初禁不住往里边走。

阿初并不是第一次来 shopping，这里一切对他并不陌生。但是自己一个人来 shopping 倒是生平第一次，也许不习惯“独行”，他感到有点寂寞。以往总是有阿牛仔、小明陪他，再不然便是二哥那一班人；人多了，乐趣也更浓。自己一个人在五彩缤纷的柜子间走来走去，没有人一块欣赏，多么可惜！阿初想起第一次在电视看到百货市场时，那应有尽有，各式各样的玩具把他深深地吸引住了。那是大约在三年前，当他还是小一的时候，那一幕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从此，他像苍蝇似的不断缠住妈妈，央求妈妈带他去百货公司 shopping。有一次妈妈给缠得不耐烦了，疲惫的脸上略带愠色，露出了许多皱纹：

「你是从哪里听到的，那不是我们去的地方！别再缠住我了，再不听话，我告诉你爸爸，叫他打你。去、去、去，到楼下找阿狗玩去！」一挥手便忙着煮饭。

阿初失望极了，但他并不绝望，他暗地里想，总有一天，我阿初要到百货公司去逛逛。三年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希望。一年前，二哥瞒着妈妈领着他逃学，然后同他那班“三星仔”到百货市场去。他们一边走，一边高声谈笑，还不时向走过的女孩子吹口哨。阿初还小，不懂得吹，一心只惦记着那日夜梦想的百货公司。刚走到门口，迎面扑出一阵冷气，阿初感到兴奋极了，梦想终于变成现实了！第一次进去，是会吓了一跳的，那千千万万各式各样的货品、玩具、衣服、簿子……等把阿初给看呆了，这么多东西啊！阿初想起电视机中的一幕：年轻的妈妈一手牵着孩子，一手推着车子，慢慢地欣赏着各种诱人的

货品……阿初多么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推着小车，装满满篮子的东西啊！

梦想毕竟是梦想，现实却不是这样叫阿初兴奋，但也不怎么会使他懊恼。满篮子的东西是没有，但每次来这地方却顺手牵了一两样自己喜爱的东西。这功夫是从二哥那里学来的。第一次，阿初拿了一辆小玩具汽车；第二次是一条印上李小龙的 T-shirt；接着是闹钟、发膏……阿初对这一切感到非常满足、愉快。他想，反正这地方东西这么多，少一两样也没关系嘛！二哥还瞪着眼说：「什么偷？偷他妈的！老子只是拿了不喜欢给钱罢了！」

「算了，好小子，」二哥拍了他的肩膀，「这个世界，讲什么良心、道德？」

这么偷偷拿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二哥那班人中有个长发的便失手过一次，现在还在「收容所」里受活罪呢！他们这班人，包括阿初自己，时常挺起胸，拍拍两下说：「男子汉大丈夫；抓就抓，干你×怕什么？」

可是，自从几个被抓进去，分别送去「收容所」和「感化院」之后，阿初发现他们并不是真的「天不怕地不怕」，至少他们怕了这什么「院」的。三个月前，二哥也被抓进去了。阿初几次去探他，他无神的脸上浮起一丝生气，眼光闪烁着兴奋，快乐地和阿初谈起「牛仔」、「B仔」的事情来。每当阿初要回时，那兴奋的神气又烟消云散了。二哥曾几次东张西望，然后压低声音说：「阿初啊！这里的生活实在“显”！像和尚庙一样乏味。整天吃饱便做工，做完工便睡，又没电影看。电视机摆好看吧了，连“Hawaii 5-0”也不许我们看！」二哥又生气又失望。「你下次来时带几本“李小龙”来吧！×他老父，“死父显”！」接着一连说了几声“显”。

阿初张大着口，有点被这种生活吓到了。他想，这么单调的生活，二哥还得挨多一年，实在苦了他，心里不禁咒骂起那些人来，凭什么要把我们关起来呀！不论阿初心里多么不甘愿，从此以后，几个从「感化院」出来的伙伴也谈「院」色变。



一阵薰鼻的香水味飘过，阿初抬起头，一个胖女人摇了过去。阿初这才想起自己还在超级市场中，望着这个胖女人，阿初想起妈妈，她和这胖女人多么不同啊！上帝造人真是奇怪，这胖女人白白的，满身肥肉，看上去像是一个挤满了西瓜的布袋，脸上涂得青一块，红一块，白粉擦得十分浓，像煮「六味汤」下的「筛饼」，丑死了。妈妈就不这样，虽然她並不美，脸上满是皱纹，脸孔干枯，但却那么慈祥，真实，一点也不装作。妈妈很瘦，像根竹竿，但手却粗大有力，每天早上替人家洗那两大桶衣服，还得车衣……。以前，妈妈是没有这么瘦的，自从生了小宝和小加，便开始消瘦了。以前的妈妈是比较好看的，脾气也比现在好得多。

不想妈妈了，阿初在「日用品」部门闲逛着，细想自己缺些什么，眼前是一行行精美别致的厨房用具、玻璃盒……。忽然，阿初停下脚步了，他的眼光落在那些小巧玲珑的收音机，要是能有一架给二哥多好啊！他在里边也不会这么“显”了。一打定主意，阿初开始注意四周的小姐先生们，乘着一个大好机会，他正想顺手牵羊，但却又犹疑起来；只不过一秒钟，阿初便毅然地一伸手，把收音机往腰上的裤头一塞，又把上衣放了出来，以遮住收音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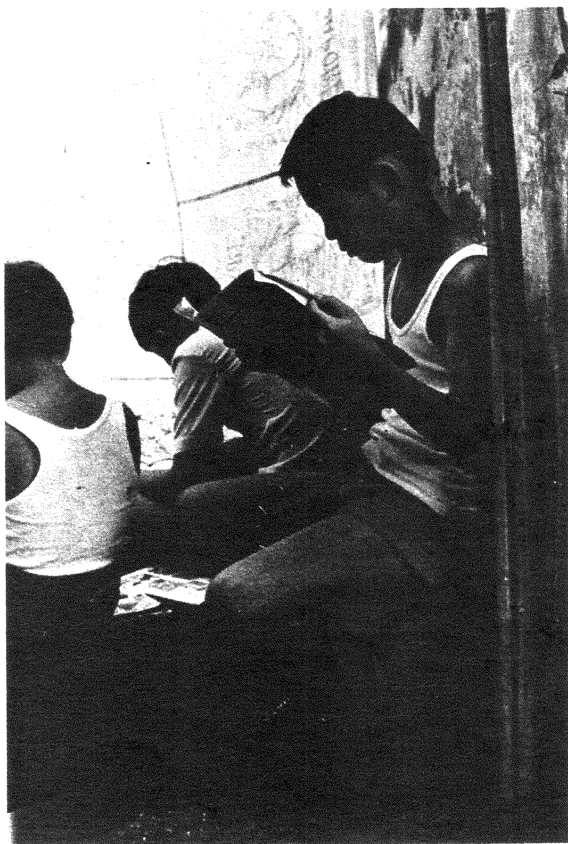
得手之后，阿初又逛了一逛，便走出大厦。这时，那只可爱的袖珍型收音机仍安祥地躺在他的腰间。

烈日当空，阿初望了望一个胖子腕上的表，已经十二点了，可以回家了。阿初用手拍拍书包里的收音机，愉快地吹起口哨来。

走进了又长又暗的走廊，阿初摸黑地开了门，便急急忙忙地把书包里的收音机拿出来，小心地往桌上放。然后掀开桌上的罩，一碟贡腐和一瓶黑酱油，加上一小碟江鱼仔，阿初狼吞虎噬地把两碗酱油粥吞了下去。摸摸肚子，便茫然起来，有什么事情可以打发时间呢？这小屋子又闷又热，焖得人的脾气也暴躁起来，两盏风扇呼呼地

地转着，但吹过来的尽是一些热风。阿初把收音机捧在手中玩弄着，不知该做些什么，下楼去踢足球吧，太热了；叫阿狗来玩牌吧，天天玩得“显”了；看书吧，几叠连环图已经摸到烂了，背都背得出，睇鬼睇马！阿初烦躁了，妈妈为什么不生个弟弟呢？弟弟可以和我打架，妹妹有屁用？唉！自己一个多无聊。去年，还有姐姐在家陪自己，她还会讲故事呢！今年，姐姐听说已满十四岁，进了电子厂，晚上才回家，白天再也没有人陪他玩了。

阿初想着，想着，脑袋开始感到昏沉沉了。他想，先睡个觉吧！等醒了，天气较凉了，再下楼踢足球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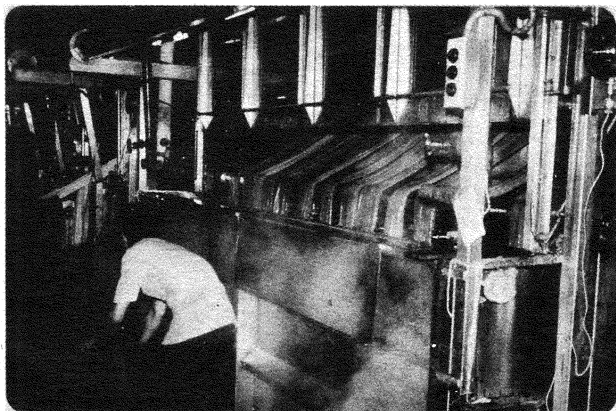
热

坐着也是热
站着也是热
十几架的染色机
散发摄氏一百三十度的热气
滚滚把我们围袭
还有那高温的锅炉
熏热了周围的空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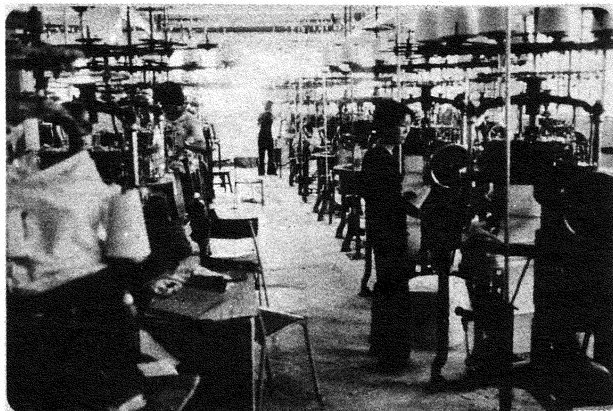
厂房的屋顶
七架通风机
六架害了病
余下的一架
驱散不了满室的热气
一道小小的厂门
空气更加不流通

热热热
我们见面都这么说
开水、汽水直往喉咙灌。
仍浇不散周身的热气

每天 每天
我们 心似火烧
汗如雨倾



纺织厂里



解布结

摄氏一百度的染缸里
机器突然停止轰隆
布匹纠缠在一块
堵塞了滚轴

「快快快
戴上塑胶手套
把布结拉开
不然整缸布全坏！」
厂长在咆哮

机器关盖一打开
滚滚热气扑面来
布结缠得象乱麻
我在找布头
你来找布头
他也找布头
找出布头才易拉

塑胶手套不顶用
热水烫指头
工友忍痛合力把布拉
是乱麻也要理清它！

机器重新又滚动
我们全身早已汗水湿透
捏紧红肿的双手
摸摸自己的前胸
几时起了两粒小水泡？

風亮

‘沙厘板’阿伯

黎海



大约是一九七二年的年底罢。我迁到竹竿山一个表舅的家里去寄宿。

这是个炊烟处处、村鸡竞啼的小山村。村民们都靠着双手，日夜辛劳地操作，生活倒也过得颇为平和、淳朴。

然曾几何时，在一系列城市重建的计划的影下。一幢幢高楼洋房在争相矗立，一条公路也将要横躺于山村内。这样一来，我表舅的部分芭地就因而被除去了一半。

我搭住表舅家时，那条新铺的公路已完成了大段，只是仍能通车。而就在这条柏油新路的另一旁，孤伶伶地蹲着一间小沙厘板屋；屋主跟屋子的处境差不多，是一位单身老汉。大概因为家境凄怆、性情乖癖，较少与邻人交往的关系，所以几乎没人晓得他的名字，而只“因屋及人”地称呼他「沙厘板」阿伯。

忆起同他老人家的结识，可算是一种偶然。

这里的山村，向来都是交通与文化比较闭塞的僻壤，新闻媒介如报纸之类，更是相应缺乏的。这也难怪，村民们平时的出入，除开拥有“铁马”或少数几家购得起汽车、摩多单车者外，多数均须仰赖自己的双腿，步行约一二哩路程。因此，村民们有时想吃点较为新鲜的鱼、肉、都感困难，更遑论其他。

当时，表舅刚巧在公路那边的一处园圃内做散工。园主是个报纸订户。遂托个人情要表舅替我就地代订、代拿一份。

可是后来，表舅不再做花圃的工了，便不好意思继续劳驾他老人家，还是亲自出马去吧！反正，我也很想顺道到附近去兜兜、看看。

要到花圃那边去，必须越过那条未通车的公路，钻进「沙厘板」阿伯的菜地。就这样「一次生，几次熟」地便和他打起招呼来了。

起初，因不清楚派报者的时间规律——据表舅说，最早也要九点多才能来，便提前赶到花圃外的一条小路旁去等；顺道也招呼一声正在菜地

里耕作的「沙厘板」阿伯。每次，他都会暂停一下手上的农活儿，拄着锄头，笑咧开咀，露出几颗未蛀完的黄烟牙、迎着我和蔼地问：“拿报纸么？”跟着却摆摆手：“‘忙’来哟！”

他讲的是客话，我不很熟谙，所以开头不大懂得那两个发音近似“忙来”的准确意思，只约略知道其大概而已。后来才搞通了是说：“还没来。”

“噢，‘忙’来么？‘冇’相干。”顺着他的话，我也回以一句生硬的客语，表示不要紧。

往后，两人便常口手并用地寒暄了起来。虽或彼此未必能尽会其意，但我们之间的友谊，就是这么简单地开始和维持下去的。

山村的生活尽管朴实无华，日用费也不似城市区那般高。但既想生存下去，就不能不干活，找点钱以图温饱。然而，在跟“物价兄”的历次竞赛中，它总是瞠乎其后的。

每当聊起这些生活的现实，「沙厘板」阿伯往往百感交集，摇摇头喟叹道：“咳，难呐，生活艰难呐，你看，举凡食的、穿的、住的……样样都起价。”

我点点头应道：“就是嘛，什么都涨价！”

“但有时候，有些东西的价格却又不起。”停了一停，他接着说：“比如我们种的菜吧！辛辛苦苦的费了不知几多精力和时间才把它栽出来。结果，菜商们却以一斤几角、几分钱收买了去。到头来，还不够付给买菜种、肥料的债！”

这些“生意经”对我虽然陌生，但对于像他那样以种菜为生的老贫农而言、却是惨痛的经验。

有一回，当我途经菜芭时，见「沙厘板」屋的门敞着，猜想主人可能会在，便信步走进屋里去打算歇歇脚。只见他老人家正斜坐在那张没有靠背的椅上，一隻手搁在桌上，另一隻手则夹着烟卷，两眼出神地盯住板壁，显然是在想着心事。

“阿伯，打扰你。‘忙’煮食啊！”

我向他问候一声，他却心不在焉地：“唔！”一下，漫应着，并以眼睛示意要我随便坐。我知道他的脾气，又为了好奇心的驱使，便没再吱声，但又不便退出，只好静挨到另一张椅子上去。这使我有机会得以浏览那间可谓“四壁通风”的居所。

在一块锄平了，但因年月已久而呈龟裂的凹凸泥地上，围钉着前补后缀地接起来的板墙，大概是廿呎乘十呎左右的空间，既是睡觉的地方，又是客厅兼厨房。那个勉强可叫睡房的角落，亦仅是用几块朽旧的板子，只求分个内外地隔起来罢了。头顶上的那一片沙厘屋顶，已经像米筛似的洞星点点了；而板墙更是缝隙条条，只用些麻布袋遮住，风一吹时便呼呼地拂扬起来。真不懂他雨天是怎么挨过去的。不过，地方倒是整理得十分简洁，多少衬出老人家勤劳，爱整洁的习惯，也使这沙厘板屋不致让路人误认作鸡寮或车房。

我转眼瞧了瞧依然在沉思着的「沙厘板」阿伯。良久，老人才把目光移到我身上，猛吸了口红烟，慢条斯理也呼着，然后隔着烟雾对我提出了系列的质疑，声音颇沉浊。

“你讲，一个人为什么会穷？……做什么这下子地主‘有’啦，我们种菜人家还是这样惨？……同俺讲，究竟天堂在哪里？地狱在何方？……”

对着这些突如其来的“连珠炮”，我一时被轰得不知所措，但又不敢不吭声，唯有讷讷然应道：“呃，……这个……唔，世界上根本就‘有’什么天堂啦，地狱啦这些东西！那不过是宗教家们的胡说。……”

尚未待我解释清楚，老人家又立即不表同意地截断了我的说教。

“俺讲咱们的社会是个天堂——有钱人的天堂；可又是个地狱——穷人的地狱。”

我一时搭不上腔。他却继续着自己的思路。

“从前，有地主的时候，要缴地租。今下，照说地主‘有’了，我们却仍要缴更多的地租，还有什么所得税、卫生费……总之，名堂一大堆，俺讲都讲不完。就只差‘忙’抽人头税咧！”

我没什么可说的，唯有点头的份儿。

但他却似言犹未尽地添了一句：“这些人啊，真该……”。

我不便再问，更怕挨问，况且也已搅扰了人家相当久了，乃趁机告辞。

后来，为了工作和交通便利，我准备搬回市区。

临离开之前，特地跑去向「沙厘板」阿伯辞

行。

“住得好好的，做什么要走？”老人家有点依依不舍的样子。稍顿又说：“以后闲时，记得来坐啊！”

“放心吧，阿伯！俺得空一定来。”

可是又有谁料到半年的时间很快消逝了，我竟始终未能实践自己的诺言；而那一趟辞行，居然成了我们的诀别，也是我见到他的最后一面。

年青时「沙厘板」阿伯就随同乡的友伴来到马来亚，本意是想另辟生途，挨到事业有所成后，便衣锦归乡，以荫唐山的双亲、妻儿。何奈天不从人愿，非但生路维艰，甚且自身难保以致浪迹异邦。

廿多年前，逼于生活现实，他终于越过了长堤辗转来到此地，找了竹竿山的这块荒芭，开始自力更生过着种菜生涯。几年后，由于经常至山村外的市场上去作买卖，他结识了一位年纪彼此相当的寡身农妇，终而一道生活。夫妻俩勤俭耕作，日子倒勉强撑持过去。

然则，灾难似乎跟穷人结了什么深仇。正当老俩口刚能挨度几年清苦生活之际，老伴竟又先他而行。从此，他又回复了鳏佬的生涯。

不久，他的命根子，那消耗去无数白天黑夜，淌下了千万滴血汗所垦殖起来的菜芭，居然又让那条新公路给占去了大半，直叫他捶心疾首。他虽亦曾跟村民们一起据理力争过，怎奈豆腐碰不过石头，他终于只好接受一切降临的灾祸，沉默地咬紧了牙关，倔强地活下去，把半壁家园重新振顿起来。……

俱往矣。如今这一切均已物存境迁，人亡屋空。他老人家连一间由自己劳动的血汗所凝建的「沙厘板」屋，也无法跟它多处几年，怎不叫人思之鼻酸？他在生前所喂养的几只鸡和一隻花猫，早已失去了踪影；一些松了土的菜垄，爬满了青草；另一些缠在菜架上的藤叶，亦因没人浇水施肥而枯黄了。但更可叹的应是，从此之后，再也见不到一位穿条薄内裤，裸呈着精瘦而带古铜肤色上体，埋头于烈日下耕作的顽强的老汉了。

望着眼前的荒漠景緻，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滋味。

听说，他老人家临终前数日，躯体已开始有浮肿的症状，但直至他断了气的翌日，尸骸才被人发现；而且死时只得一件内裤蔽体，身上则停满了逐臭的苍蝇。

“啊！”我禁不住在内心处呐喊：

“穷人难道就这样长此生活下去？”

不，世间无绝途！总会有条活路可走的。

故事是发生在天堂国最大的工业区一间规模宏大的电子厂里。话说这一天……

(一)

“呜……”开工的铃声响了，工友们各自回去岗位，却不开动机器，只是互相张望，用疑惑的眼光问对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今天有点不对劲，所有的工会执委都不在。况且，工厂将裁员的消息已经流传很久了。

果然在茶点过后，所有精制部的工友被通知到餐厅召集。工友来齐了，生产部经理就站在前头，他提高嗓子说：

“各位工友，由于市场不景气，厂方准备结束旧厂的生产。”话还没完，人群中已经人声鼎沸，有些工友已经按捺不住了。

“请大家安静点，”经理挥挥手，继续说：“由于还有些货要清，所以你们可能在两星期到四星期之内才离厂。至于赔偿问题，工会负责人会带你们到工会总部解决，然后你们可以直接回家，不用再回来。我谨代表厂方，对各位几年来的忠诚服务，致以万二分的谢意。谢谢各位。”

经理好像做贼心虚似的，话一说完就溜走了。工友中人声喧嚷。

“天下怪事样样有，工厂裁员，赔偿却由工会处理。到底是厂方还是工会裁员？”一位戴眼镜的工友清莲气愤地说。

“就算是由工会处理，工会负责人为什么不来这里，反而要我们这么多人下去总部？”另一位工友琼花说。

“对了，”身材矮小的美玉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厂方把铸模、烘焙部的工友和我们分开，这里头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工友们各自回去岗位，却不启动机器，只是互相张望，用疑惑的眼光问对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裁

员的

故事

的

裁

员的

故事

的

故事

清莲正想开口，看见几个工会负责人走过来，便停止交谈。在工会负责人的安排下，工友们分乘六辆巴士到工会总部去。

(二)

来到工会总部，工友们被带进一间会议室，一位据说是工会助理秘书长的男人走上讲台。

“各位同志，”他单手拿着麦克风，向工友挥挥手，笑颜逐开，“欢迎妳们到工会总部来。妳们工厂因为市场困难，因此旧厂的工友将分两批裁员。第一批就在今天离开；第二批，也就是各位，至于妳们几时离开，嗯，日期还没决定。厂方这次是没有分发什么裁员赔偿金的。”

最后这句话，引起了工友们极大的愤懑，工友们在台下窃窃私语，人群有点骚动。

“嘿嘿，各位别急，”望着骚动的人群，他皮笑肉不笑地接着说：“各位请冷静点。工会向来是最体恤工友们的，这次，也不例外。工会准备拨出一笔数目庞大的款项，做为工会利益，津贴给被裁员工友。不过，只有工会会员才有资格享有；至于非会员嘛，……”

这时咒骂声和呜呜的喝倒采声四起。

“她们不是时常说：‘这么傻去参加工会，不会拿三块钱去买多多、万字票，说不定会中他几十万呢。’现在她们想参加，我们也不会接受。”他气势凌人，狐假虎威。“各位同志，我恳切地希望大家在这几个星期内千万不要做出任何破坏机器或对厂方不利的傻事，否则被警察拉走，工会才不管。”

遽然间，他触到工友们就差点冒出火花的愤

笑颜逐开，「各位同志」，他单手拿着麦克风，向工友挥挥手



怒眼光，忙把手中的麦克风提高遮住了自己的视线，接着说：

“工会这次拨出的裁员津贴，将分两次发给工会会员。你们记得在下个月月底来领半数，其余半数要等到一年后，在你们找到工作时才回来拿。我们这样做，是避免一些工友领了这笔钱去享受而不想找工作。”

这时，一个人走过去跟他交头接耳，他便抬起头对工友说：

“同志们，非常对不起，我还有其他重要事情要办，今天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说完就走出会场。

人群喧哗起来，工友们七嘴八舌，会场顿时成了巴刹。

“饭可乱吃，话可不能乱讲。无凭无据，就骂我们非会员是赌徒，简直是无中生有。”

“这成什么世界？做牛做马为老板干了七、八年，不要我们时就一脚踢开，连赔偿金也想吞掉，真是狼心狗肺！”

“哼，把我们说成是毫无纪律的破坏者，岂有此理！”

“我们一起被裁，为什么不能得到裁员赔偿？不要便宜了这些家伙，要裁我们一定要给赔偿金。”

“天底下也有这样的工会，非但不为工人争取合理的赔偿，反而和厂方串通把我们骗到这里，方便厂方执行裁员。”

“刚才那家伙说工会将发出一笔工会利益给被裁会员，这笔钱是从那里来的？”

.....

“请大家离开这里，我们还要接见其他工友。”一位手执麦克风的工会职员在门口出现，向着工友们喊叫，下逐客令。工友们怒冲冲地瞪回他，三三两两慢慢地散了。

(三)

清莲觉得这次裁员可不简单，必定是先计划好的。于是，她便找琼花、美玉等几个平时较接近的工友，一起商量。她们三人都没参加工会，谈起来也更加方便。

“厂方这次裁员，我觉得有许多疑点，好像昨天有些工友在工会总部听到的那些消息。”清莲提出她的意见。

“昨天一位已经被裁了的工友跟我说，厂方告诉她们这次裁员是有赔偿的，只是交给工会全权处理。但是工会的人却否认厂方有发赔偿金，

到底谁是谁非？”美玉说。

“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它关系到每位工友的切身利益，一定要调查清楚。”清莲说。

“我想，最好所有的非工会会员能一起去见人事部经理，弄个水落石出。”琼花建议。

“有可能吗？”一位工友担心地说，“平时各部门工友就少来往，更谈不上合作。况且，万一厂方藉此强加我们一个煽动工友的罪名，那可不得了！”

清莲想一想，目光闪烁着乐观、果断的神采，坚定而有信心地说：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琼花的建议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只要向工友们讲明团结的重要性，相信她们是会合作的。至于厂方会怎样做，我想只要大家一条心，事事谨慎些，狡猾的厂方是拿我们没办法的。不过，这次行动肯定是会遇到许多困难的。”其他人听了频频点头。

“不过，我们要怎样进行呢？”琼花问。

“找她们一个个谈不就行了吗？”一位工友说。

“不，”美玉反对。“这样做很容易引起厂方注意；况且，我们也不清楚各部门的详细情况，到底谁是非工会会员。”

“我建议先从各部门找出两名负责人，以后有事就找她们一块谈，再由她们回去转达给其他人。这样做比较有组织，联络工作也容易进行。”琼花说。

“好主意，就这么办。”工友们齐声赞同。

(四)

放工了。

在清莲、琼花等的带领下，所有非工会会员一起去会见人事部经理。

经理坚持只接见四位代表。于是工友们推选出清莲、琼花、美玉和一位叫丽凤的工友四人。

“你们见我，是否为了裁员赔偿的问题？”经理堆着笑脸，明知故问。

“是的。”

“我们不是已经交给工会去处理了？”经理再问。

“工会告诉我们说，厂方这次裁员是没有赔偿的。”清莲回答她，心里却在说：别装蒜了。

“不，厂方是有发裁员赔偿给每位被裁工友，不过不是直接交给你们，而是由工会转交。”经理说。

“工会说你们没发裁员赔偿啊？”清莲反驳



“你们见我，是否为了裁员赔偿的问题？”经理堆着笑脸，明知故问。

“工会要怎样说是他们的事。厂方的确有将钱交给工会，还有合约作证明呢。”经理得意洋洋地扬了扬手中的文件。“厂方和工会也各有一份每位工友应得赔偿的名单。”

“为什么厂方不直接把赔偿金交给工友呢？”清莲理直气壮地追问。

“呃，这是政府的新法令，所以这次才这样处理。”

“能不能让我们了解一下厂方裁员赔偿的计算法？”琼花问。

“根据厂方和工会达致的协议，工作少过两年的赔偿六天底薪；两年到三年的赔十二天底薪；三年以上的工友，每服务满一年给两星期的底薪。”

“这么说，非工会会员也能享有这些赔偿金？”丽凤提出了她的疑问。

“不，根据合约，只有工会会员才能享有这种利益。但是，厂方会给那些非工会会员一个机会，希望她们加入工会，以便领取这些利益。”

“这不等于强迫我们参加工会吗？”琼花激动地说。

“没错，如果你们想得到赔偿金的话。”

“我国是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没有一条法律规定工人一定要参加工会啊！”琼花反驳。

“民主？自由？这要看用在那里。相信你们比我更清楚。”经理掏出手帕擦擦眼镜，漫不经心地说。

“可是，那天工会负责人又说不再接受我们为会员了。还有，假设我们参加工会，会员费是否要追算？”美玉问。

“这个你们放心，”经理口若悬河。“厂方已经和工友谈妥，随时欢迎你们加入工会。会员费嘛，也不必追算。但是你们必须在找到工作时，参加那儿的工会，而且先缴交一年的月捐，才可以拿到赔偿金。如果自己做生意，也必须到工会总部按月交一年的月捐。”

“这对于我们不是太不公平吗？”丽凤气愤地问。

“那是你们自己说的，厂方和工会却觉得这样做很公平合理。”

“厂方能否保证我们加入工会后，一定能领回赔偿金？”清莲问。

“对不起，我们只是替工会传话而已，不能给你们保证。好了，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办。”经理在下逐客令了。

清莲她们觉得经理没有诚意解决问题，于是离开办公室，把经理的强盗逻辑、花言巧语向工友们汇报。

大家听了，都非常气煞。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厂方，强迫工人参加工会！看来厂方和工会的关系十分密切。”一位工友说。

“讲来讲去都是他们有理，一下子说不能再参加，一下子又说欢迎我们参加。”

“参加工会又不能保证我们可以拿到赔偿，还要倒贴他们一笔钱，参加了有何屁用？”

“这对猪兄狗弟，竟然联手来对付我们！”

“打死我也不参加！做了两年，才赔十二天而已。”

清莲见大家的情绪非常激动，她冷静果断地说：

“姐妹们，现在是我们更应该紧密团结在一起的时候。厂方和工会都没有诚意解决问题，形势对我们有些不利，只有大家心齐，力量才会大。即使是六天的底薪赔偿，我们也要争取！”

“清莲说得对，”琼花附和着。“我们的力量绝对不能分散。既然大家都不愿意参加工会，我们只有向厂方施压力，要厂方发还赔偿金。”

“我们要不要去劳工部投诉？”一位工友问。

“对！劳工部可能会帮我们争取赔偿的。”另一位工友说。

“姐妹们，”清莲清脆响亮的声音。“我们不要对劳工部存有太高的期望。但是，那里还是要去一趟，至少这是这一种抗议行动，表示我们不愿任人宰割，让劳工部注意这件事。”

“事不宜迟，我们明天就去。”琼花说。

“好的。”清莲说。“不过，去之前大家必须在请愿书上签名。”

“就这么办！”

(五)

第二天，大家在请愿书上签了名。放工后，一起到劳工部去。

劳工部官员见工友人多势众，硬要她们派出一名代表面谈。工友们不服从，双方坚持不下，最后同意派三名代表。清莲、琼花和美玉便进去见他。

代表们被带到一个戴眼镜的官员面前。

“你们有什么问题找劳工部？”他问。

“我们是要向劳工部请教一些有关裁员的问题。”美玉说。

“你们都是被裁了的工友？那间工厂？”

“××电子厂。”琼花说。“我们还没有被裁，但厂方已经通知我们将于二到四星期内被裁。”

官员翻翻文件夹，大概是翻到了××电子厂的档案记录，频频点头。

“你们要问些什么？”他问。

“我们想知道，如果厂方裁员，雇员是否享有裁员赔偿金？”清莲问。

“那不一定。”他摇了摇头，翻阅一本小册子，“根据雇佣法令，雇员在一间公司服务未滿三年，是不能享有裁员津贴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三年以上者，公司就一定要发给们。”

说完，把手中的小册子传给代表们看，表示他说的是有根据的。

“如果公司有裁员赔偿，那我们应该是应该享有的，是吗？”琼花问。

“Sure！”

“我们现在就遇到这样的问题，厂方有裁员赔偿，但是我们却不能享有！”美玉气愤地说。

“能否把事情讲清楚点？”

“厂方说裁员赔偿金已经交由工会处理。我们都没有参加工会，工会告诉我们说，厂方这次裁员没有分发赔偿金。”美玉说。

“厂方为什么不直接把裁员津贴交给你们？”

“不知道。厂方说这是政府的新法令。请问有没有这条新法令？”清莲问。

“没听说过。”他摇了摇头。

“厂方还说，要得到裁员赔偿，就必须参加

工会。请问有没有一条法律说工人一定要参加工会？”美玉问。

“No!”他又再摇头。“要不要参加工会，是工人的自由。”

“厂方还说，既使参加了工会，这笔钱也要等到一年后才能拿。”琼花说。

“没这回事。”

“据我们了解，一间公司要裁员，必须在一个月前通知工会和劳工部，为什么你们还允许这样荒唐的事发生呢？”清莲质问。

“Oh! very sorry, 这问题牵涉的范围很广，非我的能力所能解答。不过，你们可以把这些问题以集体名义写信交来，我再转给我的上司，相信他能给你们一个圆满的答复。”官员擦了擦额角的汗。

“好吧？我们改天再拿信来。”清莲说完，三人便回到外头把结果告诉工友。

许多工友带着失望的心情回家。

(六)

当清莲将工友集体签名的信交给劳工部一名高级职员时，他又要她们将每个工友应得的赔偿呈交上去，以便调查；并叫工友安心等待消息。

但是，隔天却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

话说隔天大清早，当清莲正走进工厂时，一位工会执委走到她面前，对她虎视眈眈。

“清莲，昨天妳拿去的那些工会文件有没有带来？”

“什么工会文件？”清莲感到莫名其妙。

“别装蒜！就是那些入会申请表格和工会章程。”



清莲想離開，但那工會執委却攔住她，大聲喊道：“如果不交出來，我就告到人事部！”

“对不起，我根本就没有看到！”说完，清莲准备离开，但那工会执委却拦住她，大声喊道：

“如果不交出来，我就告到人事部！”

“要告便去告吧！”对方一派流氓作风，但清莲却很镇定。她警告对方说：

“请不要拦住我，否则我要喊了！”

这时，很多工友闻声围拢上来，那工会执委见势不妙，抱头鼠窜而去。

工友们关心地问清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经过告诉大家。一位工友愤愤不平地说：

“我们找他理论去！”说着就要去追。

“别理他，”清莲连忙阻止。“他们是有计划地制造麻烦，目的在于恐吓我们，破坏我们的团结，打击我们的信心。以后，相信还有更多类似的事情发生，大家要提高警惕！”

“噢，对了！刚才听一位工友说，昨天她们去工会总部领取裁员津贴时，助理秘书长说最近常有二男六女在礼拜天早上到工业区的礼拜堂和牧师开会，讨论政治问题。不知道他这样说的用意何在？”美玉说。

“他还跟一位工友说他的汽车玻璃常被人敲破。”另一位工友说。

“其实，这不过是他们制造麻烦的伎俩。”琼花说。“只要大家想一想，既然他们知道有人在教堂进行反政府活动，为什么不去逮捕呢？这谎言是不攻自破的。”

“琼花说得对。”清莲望了望大家，“这样的事可能也发生在我们身上，必须提防。以后无论发生任何事情，大家要在一起商量，只要我们经常保持联络，加强团结，他们的计划是不能得逞的。”

这件事，使工友对工会的真面目，有更进一步的認識，她们决定把斗争进行到底。

(七)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两个星期过去了。但是，劳工部却连一点动静也没有；虽然工友打了几次电话去催，所得到的答复都是：“在调查中。”

工会方面却积极进行活动，工会秘书长在报章上发表文告，呼吁非工会会员工友踊跃参加工会，才能领取裁员津贴，还胡说资方只是将一笔款项捐给工会，并没有发给工友任何裁员赔偿；

工会助理秘书却亲身驾临工厂，以他的名义发传单给工友们。

清莲她们几个看了报章上的文告和传单的内容，知道工会为了达到强迫工友加入工会的目的，所要的手段是很下流卑鄙的。于是，她们召开了会议，商讨对策。

“姐妹们，相信你们很清楚劳工部在这事件所采取的态度。工会方面更是明目张胆地不断进行破坏工友团结的活动，相信你们都看过报纸上的文告和分发的传单吧？”清莲说。

“提起传单，我看过后就把它撕成碎片。上次胡说我们是赌鬼，不肯接受我们加入；现在又胡说什么工会是最负责、公正的组织，给我们一个觉悟的机会，要我们赶快参加。这种颠倒是非、出尔反尔的态度，鬼才要参加！”一位绑马尾辫的工友怒气冲冲地说。其他工友也相继发表意见：

“呸！亏他们讲得出口是负责任的工会，工友被裁连一分钱赔偿也没拿到。”

“哼，这么为厂方卖命。”

“厂方说过参加工会不必追算月捐，而传单却说要追算，到底又是谁的话对呢？”

“鬼才知道，反正我们是不参加工会了，管他追不追算！”

“传单里头还说我们不参加工会，是有两个‘反国家份子’从中煽动及破坏，简直是放屁！”

“姐妹们，”见大家尽在发牢骚，无济于事，清莲打断大家的谈话，“现在的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必须商量商量应付的方法。厂方和工会互相勾结，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迫工友参加工会，可见他们背后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决不能上当；不然类似的事件也将会在其他工厂发生，到时，工友们要获得裁员赔偿，就得加入工会，那工友活动将完全受到控制，这对工友十分不利。”

“其实，就是工会会员，裁员津贴也不过是几十天的底薪，而且全是些购物券、餐券之类，甚至有幸运彩票。工友们都强烈不满，决定跟厂方交涉，要求直接把赔偿交给她们。”琼花说。

“那好。单靠我们整百人的力量是不足够的，因此，我们不仅要团结工会会员，还要争取新厂工友的支持；我听说那里有半数以上的工友未加入工会，而工会正千方百计地哄骗工友们参加。”清莲说。

“我认为可以从两方面着手进行，”琼花建议。“一方面多找其他人谈有关这次裁员的情况

，把厂方和工会狼狈为奸的丑行暴露出来；同时，我们进行照章工作的怠工行动。如果厂方再不让步，被裁当天我们拒绝签名领薪，不承认被裁！”

“难道我们连这个月的工钱都不要拿吗？”一位工友提出疑问。

“不是这个意思，不签名是一种抗议的行动表现，使厂方答应我们的条件。”琼花解释。

“琼花说得对，”清莲补充说。“薪水厂方是要还我们的。不过，我们得预防一点，就是厂方、工会或劳工部可能各别接见我们，目的在于分化我们的团结。所以，我们被召见时，意见要一致，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

“他们将会问些什么？”绑马尾辫的工友问。

“好像‘你为什么不参加工会’、‘是谁叫你不参加的呢’这类问题。”清莲说。

“参不参加我们有选择的自由，那里需要别人指使？”一位工友心直口快地说。

“这样答很好。”清莲看着众人。“只要大家镇定、随机应变，相信问题不大。”

“清莲说得对，大家就这么办。”



“……把廠方和工會狼狽為奸的丑行暴露出來；同時我們進行照章工作的怠工行動。……”
瓊花說。

(八)

翌日，许多工会会员在清莲她们的解释后，和她们站在一起，进行照章工作的怠工行动。

怠工行动进入了第三天。

人事部经理忽然叫几位工友代表进去谈判。但谈来谈去，得不出什么结果，厂方的立场是：

“厂方一路走来把工会看成是唯一代表工友的合法组织。所以厂方将不会把工友分成工会会员及非会员来处理。

“劳工部职员已将厂方的档案拿去调查，妳们目前只有两条路走：参加工会；还是等待劳工部答覆。”

厂方丝毫没有诚意谈判，而且采取强硬的态度。工友们感到无比愤怒，决定把怠工行动坚持到底。

这时，厂方不甘心存货当成废物丢掉，决定降低价格出售，所以订单如雪片飞来，这更加强了工友斗争的决心。

厂方恐怕不能如期完成订货，十分焦急；但又不愿向工友让步，便再次和工会搭挡，召集所有非工会会员到餐厅。

工会负责人告诉工友说：

“虽然参加工会的截止日期已经到了，但工会决定再给工友们最后一个机会，希望妳们不要再受人利用，执迷不悟，赶快投入我们工人的大家庭。”

接着，他举出许多参加工会所能得到的好处。当他准备把入会表格分发时，工友们却一齐站起来，昂然阔步走出餐厅。几个工会负责人当场愣住……

(九)

工会在利诱非会员工友不得逞后，便转向警告会员，如果再继续和非会员合作怠工，工会将冻结她们的工会利益。

在工会威迫之下，有些工友因而放弃斗争。但是，大部份的工友仍然坚持斗争到底。

清莲鼓励大家说：

“姐妹们，这次斗争，即使不能争取到合理的赔偿，但厂方和工会不能迫使我们就范加入工会，他们的诡计不能得逞，就是我们的胜利！”

(十)

这一天，是旧厂最后一批工友被裁的日子。工友全集中到餐厅来，一个个地被叫进会议室领取薪金。

当发薪到一半时，厂方发觉到所有非工会会员都拒绝签名领薪，顿时手忙脚乱起来。他们召开紧急会议。过后，他们把拒绝签名的工友叫进会议室。

“从现在起，妳们已经不是我厂的雇员了，快把厂证交回来。”人事部经理气势汹汹地说。

“我们的薪水还没有拿，就算是工厂的雇员。”一位工友反驳。

“这是你们自己不签名，可不是厂方不给！”

“厂方没有将裁员赔偿一起结算还给我们，我们就拒绝签名领薪。”丽凤说。

“只要妳们乖乖交出厂证，在这里签个名领回薪金，厂方就在两个月解决赔偿问题。如果妳们不合作，可别怪我们拖到六个月后才处理！”经理老羞成怒，威胁起工友来。

“厂方能给我们书面保证吗？”琼花说。

“在这么多位经理面前，难道还会骗妳们不成？”

“厂方骗我们太多次了，我们决不会再上当！除非厂方能给我们书面保证。”琼花反驳经理的花言巧语。

经理听后脸色变成铁青，咆哮如雷。“妳们这些野蛮、爱捣蛋的家伙，妳们瞎了眼是不是，没看见还有许多工友在排队等候领薪水，我警告妳，不要阻碍我们办公。”

她的声音，引起了在等候领薪的工友围了上来。

“我们是在讲理，没有捣蛋。”琼花反驳。

“无论怎样讲，妳们一定要交出厂证；不然的话，保安人员就不让妳们走出厂门一步。”说完，就动手抢了一位工友的厂证。

眼前的经理，竟是野蛮到这般地步，工友人人怒火满腔，正想发作，琼花连忙打眼色阻止。因为她看见几个男经理正守在门口，心想：如果坚持不交出厂证，厂方可能会以捣蛋、阻碍办公等藉口，召来镇暴队干涉。为了顾全大局，于是，便压住胸中怒火，将厂证交出说：

“好吧！我们签名拿回薪水。”

经理见工友们一个个都“屈服”了，这才露出得意的笑容。

“工友们，虽然我们拒绝签名的行动失败了，但是我们更加看清了厂方的丑恶面目，我们必



“無論怎樣講，妳們一定要交出廠証；……”說完，就動手搶了一位工友的廠証。

须把这件事暴露出去。”走出厂门，清莲对大家说。

大家也一致同意再去劳工部一趟。

劳工部官员口头上证实了厂方将发给非工会会员一笔补偿金，数额根据工龄而定。工友们见厂方把裁员赔偿改为补偿金，心思可谓狡猾之至，虽然气愤，但厂方毕竟让步答应赔偿，工友们一个月来的斗争总算没有白费，大家脸上不觉发出胜利的微笑。

(十一)

星期六——裁员的翌日，工友们在清莲家举行叙别会。许多工会会员和新厂工友也来参加。

盛会开始了。清莲向大家说：

“在此，我谨代表全体非会员工友向支持我们斗争的兄弟姐妹致以万二分的谢意，否则我们这次斗争必定以失败告终！”

“不，倒是应该向你们学习才对！今天我们厂工友看到报纸上说你们将获得赔偿时，都为你们的胜利而欢呼，工友们得到莫大的鼓励！”新厂的一位工友说。

“其实，这次的胜利是有一个客观因素存在，那就是新厂正在扩充，缺乏大量工人，所以，厂方怕事情越闹越大，而影响到工厂的名誉。”琼花提出她的意见。

另一位新厂工友说：

“扩充只不过是一种掩饰的手段，相信五年

免税蜜月一到，他们一定收拾包袱说声拜拜，那时我们就遭遇到和你们现在一样的命运！”

“这是那些大老板的本色，一旦钱赚少了，他们就会寻求新的劳工市场。”清莲补充。

“经过了这次事件，以后做别厂时，我再也不去参加这个死人头工会，花钱又受气！”一位工友说。



“手牵手，心连心，工人活路只有一条，团结起来，坚决斗争……”

“希望接下来我们还能继续保持联络，加强团结。”清莲说。

“好，让我们唱一首‘团结歌’，做为游艺节目的开始吧！”司仪美玉宣布。

“手牵手，心连心，工人活路只有一条，团结起来，坚决斗争……”

激昂的歌声混和着坚定有力的掌声，振奋着每一颗年青的心，也更加加强了大家的斗争决心！

上接 Pg.102

巷口一大堆新倒的垃圾，
大概是红漆门里倒出来的垃圾，
其中不尽是灰，还有烧不尽的煤，
不尽是残骨，也许骨中有髓，
骨坳里还粘着一丝半缕的肉片，
还有半烂的布条，不破的报纸，
两三梗取灯儿，一半枝的残烟；

这垃圾堆好比是个金山，
山上满偻着寻求黄金者，
一队的褴褛，破烂的布蓝袄，
一个两个数不清高擱的臀腰，
有小女孩，有中年妇，有老婆婆，

一手挽着筐子，一手拿着树条，
深深的弯着腰不咳嗽，不唠叨，
也不争闹，只是向灰堆里寻捞，
肩挨肩儿，头对头儿，拨拨挑挑，
老婆婆拣了一块布条，上好一块布条！
有人专拣煤渣，满地多的煤渣，
妈呀，一个女孩叫道，我拣了一块鲜肉块头，
回头熬老豆腐吃，好不好？

一队的褴褛，好比个走马灯儿，
转了过来，又转了过去，又过来了，
有中年妇，有小女孩，有老婆婆，
还有夹在人堆里趁热闹的黄狗几条。

好一幅“穷乐图”！穷人的痛苦在徐志摩的眼中竟那么轻松可乐！茅盾说他的诗句“在梦的轻波里依徊”是一点也不错的。跟闻一多的“现实的生活时时刻刻把我从诗坛拉到尘坛来”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两人的思想感情截然不同。可见技巧是可以杀人的：诗坛离不开尘坛，更离不开正确的思想和高尚的情感。

诗坛离不开尘坛

读诗札记之三

野夫

写诗要注重技巧；然而，一切技巧都必须从生活中来：诗坛离不开尘坛。写诗的人要时刻牢记的，是讲究技巧，而不是玩弄技巧，不是堆砌辞藻。魏巍说：“诗人追求诗意，是从生活出发，从战斗出发，使自己的革命热情和生活的色彩，时代的色彩融合起来，使它产生出诱人的魅力；而不是依靠耍弄文辞，耍弄一些小花样来摆设诗天地。”

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
夕阳之火不能把时间之烦闷
化成灰烬，从烟突里飞去，
长染在鸦之羽，
将同栖止于海啸之石上，
静听舟子之歌。

这种“现代派”的小花样摆设诗天地，文不文白，读了就别扭，是必遭唾弃的。严阵说：“……使我深刻地意识到诗人通过形象所揭示出的深刻的诗的思想在一首诗中的重要性，和诗的语言上朴实美的可贵。大凡一个年青人开始学着写诗时，总喜欢去堆砌一些生活现象和搬弄一些美丽的辞藻，认为那就是诗，我自己也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其实这是对诗的误解。在这几年短短的创作实践中使我感到：诗要写多，并不困难，但要写好，却不是容易的事，诗要华丽，并不困难，但要朴实，却不是容易的。”美丽的辞藻往往用来掩饰内容的贫乏空虚，所谓华而不实。朴素是一种风格，也是一种技巧：用朴素的语言表现出丰富的内容其实并不容易。

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
就时时有怕被埋没的痛苦

把自己当作泥土吧
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

这首鲁藜的《泥土》没有一个华丽的字眼，平凡的语言却道出了一个极不平凡的道理：深深地把它打入读者的心坎。

其实，讲究技巧跟朴素并没有矛盾。闻一多就是一个讲究技巧的爱国诗人。他说：“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闻一多的许多诗篇都有很高的技巧，同时又充满了他对灾难深重的祖国的热爱，对丑恶的痛恨。他说：“现实的生活时时刻刻把我从诗坛拉到尘坛来。”他终于从一个唯美派的诗人变成了一个爱国诗人。这是他的《一句话》：

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
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这话叫我今天怎么说？
你不信铁树开花也可，
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
等火山忍不住了缄默，
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
等到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徐志摩也是一个唯美派诗人：论技巧，相当高超，论内容，十分贫乏，论思想性，是毒草。这是他的《一个小幅的穷乐图》：

綠洲 意見紙

親愛的讀者們：

自从“绿洲”第二期出版后，我们陆续地收到了十多封意见纸，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宝贵的意见。这一期，我们希望读者们继续把意见写来。（如篇幅不够，请另纸书写）。

我们相信，只有在大家的关心和爱护下，才能把“绿洲”搞得更好，因此，希望大家踊跃的提意见。

1. 你最喜欢看那几篇文章？为什么？

2. 你对“绿洲”的封面，排版等设计有什么意见？对于下一期的封面设计你有什么建议吗？

3. 你认为“绿洲”还欠缺那些方面的文章？为什么？

4. 你对下一期的内容有什么建议？

5. 你比较喜欢“绿洲”第几期？为什么？

6. 其他意见、批评、建议。

你的职业：

教育程度：

意见纸填妥后，请送到武吉智马校园学生楼交给中文学会负责同学，或寄到下列地址：

新大中文学会“绿洲”编委会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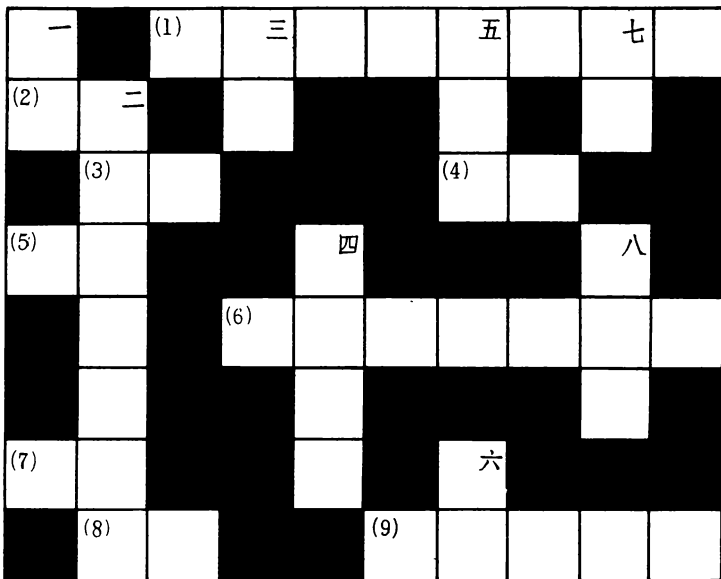
P.O. BOX 2222,

SINGAPORE 2

填字游戏

“填字游戏”比赛规则

- (1)参加填字游戏的读者，请把填好答案寄到
新大中文学会绿洲编委会
P.O. Box 2222, S'pore 2.
信封上请注明填字游戏，截止日期为
十一月一日
- (2)填字游戏设20个奖，将在全答对的信中抽签选出，各赠绿洲第四期一本。
- (3)填字游戏的答案和中奖人名单将在第四期公布。



姓名 _____

地址 _____

直 _____

提示

横

1. 中国与日本最近所签署的一份条约
2. 与新大组成联合校园的另一间大学
3. 围绕行星运行的天体（例如月亮）
4. 半岛一个市镇名，位于彭亨州
5. 到野外过夜，有营火会等活动
6. 刚上映不久，反映巴士工友生活的电影
7. 国家中的最高权力和立法机关
8. 通过谈判结束战争
9. 本学会出版的文创特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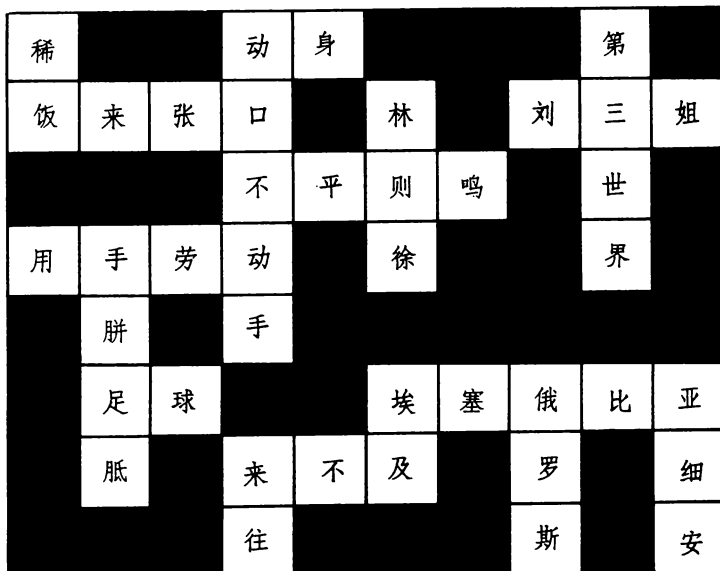
- 一与中国及柬埔寨发生冲突的印支半岛国家
- 二在美国召开的中东和平会议
- 三与亚细安关系最密切的国家
- 四七月一日起巴士公司一项不受欢迎的措施
- 五最近中、越发生严重冲突的一个地点
- 六受到不应该有的指责或待遇，心里难过
- 七由国家制定或批准的规定
- 八泰国总理

上期“填字游戏”答案

上期得奖人名单：

王玉英	蔡荣生
林倩敏	黄金发
李诗妹	余文成
廖福本	黄杏梅
陈岚昌	许剑平
黄琪英	黄彼德
王丽芳	朱艾丽
林金英	李明明
林玉珠	袁和盛
陈惠英	莫泽蕊

以上每名各得绿洲第三期一本



绿洲增刊

油船慘禍小輯

悼

裕廊船厂大爆炸罹难工友

深深的船艙
重重的毒氣
層層的油漬
裕廊海港
到處都是
浮動地獄

濃濃的愁云
深深的怨海
潛藏着一個冤獄
多少船廠工友
死得無聲無息

舊仇未雪
新仇又立
十·一二
大爆炸
七十六工友
葬身浮動地獄

十·一二
受苦的人們會刻心銘記
七十六焦黑屍具

“爸爸，你為什麼這樣就死去……”
“讓我再看他一眼啊，我要跟他去。”
“孩子的爸，叫我怎樣活下去……”

殮屍房外的淚水啊
像決堤的洪浪
向天啊
向地啊
滾去
滾去

星島的天在哭
星島的海在嘯
裕廊啊
淚海滔滔
血海茫茫
七十六冤魂啊
向誰控訴
七十六屍具啊
死不瞑目！

悲

繁荣背后的辛酸

• 苦瓜 •

今晚，我们去一家因“史拜罗斯号”油槽船爆炸而不幸丧生的工友家里，大家怀着沉重的心情，关怀地问起家属的生活。

那是一间一房式的组屋，以前家庭负担都由丈夫一手承担，生活倒也过得清苦。现在丈夫不幸冤枉而死，家庭经济顿时陷入困境，在亲戚朋友的帮忙下，勉强办完丧事，共花了四、五千元。这些钱除了厂方赔给的两千元之外，其余的都是向朋友、亲戚借来，等领到劳工部赔偿金时才慢慢清还。至于公众人士的捐款，至今一分钱也没有拿到。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报上天天大肆宣传捐款，而亟需用钱暂时解决困境的家属却分文未领？

这位不幸的工友的妻子也曾经在船厂做过，她的大哥也是一名熟练的烧焊工人。从他们那里，我们了解到一些修船工友的辛酸。

在闷热的船舱里，工友们分散到各处干活。有的在机房，有的却钻进汽锅里头，有的是清除舱内的油污秽物，有的是修理锅炉，有的负责焊接和装配铁板及油管。赶起工来，两天两夜不睡连续干活是常有的事。

有些工友是该厂雇佣的长工，其余都是属于承包商的散工。一艘船大约有五、六名承包商承修，各人负责某些部份的工作。熟练的焊工或装配匠每天大约可赚二十多元，如果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的工作可赚八、九十元。但是精神体力支付很大。工友通常要做补水（即加班），到晚上七点半才放工。

工友们在工作时，常常会面对各种的危险：

- 譬如一名 A 承包商的焊工正集中精神烧焊时，眼睛只能看到绿色玻璃罩外的熔铁。附近有一位 B 承包商的工友也在进行切割工作，大家忙着赶工，有时输氧和炔的胶管碰到正在烧焊的铁板上，受热熔解，漏出气体而引起爆炸。

- 上面在进行烧焊和切割铁板，下面也在进行工作，往往背上突然感到一阵灼热剧痛，原来上面的熔铁或焊屎掉下来。这些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当上面在烧焊，下面就应该停止工作，但往往属于不同的承包商，为了赶工完成，这些措施往往被忽略了。

- 舱内楼梯，又长又窄，爬行时一不小心便会坠入舱底。尤其是一艘刚到的船更加危险，梯子上沾满油污，非常滑，往往一些工友未开工便由梯子滑跌而受伤或死亡。

- 船舱上时常都有进行吊铁板等重物，在下面工作的工友便要提防这些重物落下，因此造成了焊工很大的心理负担，不能专心工作。因为焊工整个脸都罩在焊镜里头，如果头上重物落下是完全不知道的。这位大哥说，就算别人看到喊你注意也是闪避不及的。

- 有时舱房之间都有工友工作，但听不到彼此的声。曾经有一位工友因工作辛苦了，便躺在房壁上，刚好隔壁有一位工友正在烧焊，房壁很烧，一下子整个背部被灼伤到熟肿，住院两、三个礼拜。

- 在舱房内时常因积油而引起小火烧已经是司空见惯。

这位大哥说起初去做时满怀兴趣，因为能学到不少的技术。但日子久了，看到差不多每天都发生大大小小的工伤事件，造成不少工友伤亡，工作时心理负担很重，几个月前才辞职不干，许多工友也想辞职，一旦找到了别的工作就转行，但许多工友还是迫于生活，不得不继续挨下去。

下接 Pg. 3

悼死難工友

一
我們的船廠工人

究竟犯了什麼滔天大罪？
爲什麼要受這最酷烈的刑罰？
當人們在舉杯慶賀繁榮的時候
我們聽到死難的工人在呼喊：
“還我生命！還我生命！”
他們的親人對着遺相在悲號：
“還我親人！還我親人！”

二
如果不能

在工人獻出性命的土地上
建立一座死難者的紀念碑
讓我們一起
用自己的悲痛做一石一木
在我們心中建一座吧！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三日

沉

上接 Pg. 2

针对这次油槽船的爆炸，据他们了解到的有几点：

- 这艘油槽船的燃油没有抽掉，便开进船厂修理。

- 本来在一些特别危险的地方要有安全人员负责监督和指导，显然厂方没这样做。

- 这艘船的投标竞争非常激烈，据说日立（Hitachi）造船厂出十五天完成这项工程，但裕廊造船厂却以十天完成工程而成功投标。

本来一艘船要开进来进行修理前，一定要经过仔细的安全检查和清理，确保工作环境的安全，才能让工人上船工作，一些较危险的地方须要安排安全人员监督执行安全规则。这次的迹象显示，惨祸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其中是存有一定的必然因素。

在工作安全知识方面，他说长工是必须经过安全知识的考试才能上船工作，在一些新厂承包商工友也需要及格后才能上船工作。但是有些厂所雇佣的散工却大都份没有经过这项考试，因此，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是一知半解的。虽然有些工友懂得安全设备的使用，但工作时顶多也只是顶一顶钢盔多加一双手套以及几斤重的鞋子而已，其他的安全设备却不能带在身边，随身只带工具。

为了赶工，雇主认为这些设备是会影响工作效率的。

造成工伤事件，多数是为了赶工而造成疏忽。譬如有些承包商所标到的工作地点，本来应该受安全人员的检查，以确保安全的工作环境；或者有时必须先等待另一承包商完成工作后才能进行。但是为了节省时间抢先完成工作而赚更多的钱，他们就顾不了这些应有的步骤，吩咐自己的工人去工作，而船厂当局也不加以干预。因此，各种工伤事件就很容易发生。

接着，他又说，有些工友的工作态度也是不应该的，有时为了方便自己工作，而把一些应有的安全步骤忽略了。例如在切割铁板时，输气管必须放在挂钩上的，有些工友为了减少麻烦，把胶管随地乱放，有时会造成意外。

从交谈中，我们才了解到修船工友的工作是很辛苦，工作环境是非常危险的。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国家繁荣流血流汗的工友，他们的生命竟然这样没有保障，好像“史拜罗斯号”工友，到头来落得焦尸具具，焗死烧伤，怎不叫人气愤悲伤！这宗惨祸，使更多人看清了繁荣背后的辛酸，工友付出的代价是多么的大啊！

十·一二惨案

不能再发生!!

• 悲思 •

十月十二日这令人哀痛、难忘的日子，一声震天的爆炸声，从停泊于裕廊造船厂的希腊油槽船“Spyros”号发出，造成新加坡开埠一百五十多年来首宗最惨重的工业“意外”。揭开了造船史上最黑暗、悲痛的一页。七十多条宝贵的生命，白白地断送在这“意外?!”中。

殓尸房外，见到工友们变成一具具面目全非，血水、油渍、皮肉混杂焦黑的尸体，听到那失去亲人，极度痛苦的哀叫，怎不叫人心裂肠断，悲痛之余，无不勾起对这宗惨案的极大关注和质问。

笔者从部份罹难者的家属、工友以及朋友的口中，得知以下一些表面、初步的情况：据一些工友反映，这“Spyros”号，别间厂要20天或15天的期限才肯修理，而厂方却以10天能完成的期限接下这工程。于是，倒霉的是工友——要赶工；厂方派更多工友下船工作（据工友说，此厂时常是以这种形式接下了许多船来修，故有“效率快，价钱低”之誉），对于赶工，虽然明文规定没强迫性，但工友说，一种无形的强迫却无时无刻存在着。一工友说：“一次加夜班的工作，隔天就算给你睡足一整天，也补不回失去的精神。”至于安全措施，厂方有安全人员，但往往的情形是当工友发现有不妥时，上头为了赶工，敷衍说，没事情的，不会爆炸的，就没叫安全人员来检查，要求工友继续工作。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工友随时都有发生危险的可能。工友说，有时一天连续听到几次“警”声，听得工友们都心寒。但是不幸的事，终于降临，夺去了70多条人命。全船约有好几层楼高，因此爆炸后，在底层机房工作的工友多数无法救出。而且爆炸后，着火燃烧，氧气缺乏，充满浓烟毒气。楼梯又

只有两条，找不到出口，逃不出去，便很容易被火活活烧死，给油浸死及窒息而死。

据了解，这次牺牲的工友，多数是家庭的主要经济维持者，有些还是唯一能赚钱的，结果，留下了寡妇、幼小的孤儿、年迈的双亲，他们的生活，顿成问题。一些遗孀这么说：“我能去做工吗？去做工，幼小的孩子谁来照顾，请佣人吗？自己赚来的工钱都不够给佣人。”然而，对这宗惨祸的报导，华文报章连续几天来（第一、二天除外）都以极大的版位刊登有关各公众人士热心捐款的情形，××报破90万元，××报破百万，真是温情满人间，可怜罹难者家属除了得到厂方二千多元的救济金，做为急用外，至今仍分文未获，这区区二千多元办后事都不够，许多家庭已陷入困境，亟需救济；有些伤者“手停口停”，孩子要吃饭怎么办?!外边温情满人间，然而亟需救济的人们却要自己东借西借，来解决困境。难怪一家属会这么说：“我全不寄望那些钱，这样的救法，钱来时，人早已死了”。

七十多条人命（死亡人数还在增加中），这震撼内外罕有的惨案，怎能叫人遗忘，怎能叫人不关注和质问，到底怎么会发生?!“命中注定”是不能解释“意外”的频频发生。同是裕廊造船厂（半官方），72年发生了油船爆炸案，造成五死五伤；74年发生了巨型货轮机房失火，造成十三人死亡一重伤，难道工友们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吗？要知道，意外一旦发生，死的是工友，如果是真的照顾工人安全的话，这五条人命，这13条人命，难道不足以做为惨痛的教训吗？

十·一二惨案不能再发生！这代价是太大了！这70多条人命，是一宗意外？还是一宗命案？

今昔

林芬

最近，探访了几位油船惨祸的遇难工友。从他们的口中，使我更清楚的看到了这悲惨一幕的一些问题。

一位受伤的工友回忆着……

「十年前我年纪还小，就到社会上谋生了。那时是做建筑，每天四块半。看到其他同学在船厂工作一天有十多块，为了使生活过得好一点，也就浮起到船厂工作的念头了。起初做学徒，整天找螺丝，日薪三块半。为了要学更多的烧焊技术，就时常在船厂内偷学。出师后，工钱也就升到六块了。」

「由于我勤学，又健谈，朋友也很多，因此过了几年的时间就升为『工头』了。那时，我是厂内的『长工』，工资已有廿一块多了。如果连续做两天，工资就有两百多，一星期也有五百多了。」

「由于储蓄了一些钱，就想Sub一些工作来做（做小老板），可是由于竞争太剧烈，做不下去，便改在一个承包商属下做散工。后来有了家庭，就只好继续做下去，每天工资是廿块，加上两小时规定的超时工作，每天也有廿六块左右。没想到只是做了一年多，就发生了这件事情。」

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难道船厂没有安全设备吗？」我好奇的问。

「其实船厂的安全条例是很多的。『长工』们一定要考到安全课程（费用卅元）的证书，才允许下船。如果是犯规了，厂方可以马上开除的。」

「这样说来，为什么又会爆炸呢？」

「在船厂里，大大小小的工伤事件是屡见不鲜的，即使是伤亡，如果记者没到场，事情也就被掩盖起来。」

经验老到的他继续说：「为了要和其他船厂竞争，厂方就会尽量将工作日数缩短，以便赢得投标。这样一来，工作人数就要增加，而由承包商请来的工人，不管是熟练或半熟练，不管有没有

安全证书，一律都下船工作，由于一些工友不很熟悉船内的情况和危险性，一粒火花就可以夺走七十多条生命。」

他抬头看了看天，长叹一声。

「你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工作了，家庭负担会有什么问题吗？」

「暂时不会，我们还有些储蓄。」他望了望妻子。

「厂方有赔偿吗？」

「听说死者有，伤者目前分文都还没拿到。承包商每星期有给八十块的补偿金。」

「××报的筹款已过百万了。」他妻子插问。

「这些钱将如何处理是个未知数。」他回答。沉默了片刻，他又说：「我目前是没什么。有些家庭会更需要这方面的帮助的。没有了丈夫，接下来多难过呀！」

「以后的生活你有什么打算呢？还想到船厂去吗？」

「不干了，我看还是转行。这件事把我吓坏了。昨晚有好几个伤者都做恶梦。我自己也是，太可怕了。」

他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说：「以往我看到隔壁有彩色电视，我就想买，看到人家有汽车，我也想买一辆大型的电单车，样样要跟上人家。」

「我们是打工的，要有这些就要拼命加班了。没有精神也要打起精神呀！现在我想到朋友送我一句话，『平安就是福』，我总算尝到了。像我们这阶层，应该是脚踏实地、安安稳稳的过活就算了。」他把内心的话谈出来了。

从这件事情，这位工友看到了一些问题。同时，也给我们这些未出茅庐的年青小伙子得到不少的启示。

告别了这工友，我心中似乎不能平静：「这是工友粗心大意，这是生死注定，还是……；『平安就是福』，对吗？……」

这样的惨祸 不容再发生

小江

编委先生：

弟于拜读了下文后，觉得它道出了捐钱捐血运动外另一些人的心声，故此介绍给贵刊，望能转载，谢谢。

读者盼明上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二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我国人民纪念的日子。在这一天，裕廊造船厂发生了新加坡自开埠以来最严重的意外惨祸，造成了至少七十余位工友和船上工作人员及其亲属的死亡。连日来，本地各报都以大量的篇幅，显著的版位，报导这宗惨祸发生后，死难者为他们死去的亲人而哀恸的情形，各界人士对死难家属所表示的深切同情，以及为援助死难者家属而做的种种努力，两百多万人民，人同此心，把别人的苦难当作自己苦难，分担别人不幸的哀伤。不知有多少人，在读报的时候，在殓尸房外，为死难者流下了同情的热泪！

在这里，我们要再次为这宗惨祸中牺牲的工友表示无比沉痛的悼念！我们相信，他们的死，必能引起人们对广大职工的安全、生活待遇、劳动条件等问题的极大关注。当人们盛赞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市景繁荣的时候，难道能忘记了为了这些进展而献出了青春和生命的广大职工吗？

几宗造成多人伤亡的惨祸，都发生在裕廊造船厂，而这家工厂又是近十年来发展最快，经常自诩为「工作效率强，造船修船已达先进水平」的大厂，为什么对于关系千百员工生命的安全

措施，却老是效率不高，老是达不到「先进水平」，以致一宗又一宗的惨祸层出不穷，而且一宗比一宗严重呢？希望有关方面认真、全面、深入地查个水落石出，并且坚决要求厂方全面改善其安全系统。这次惨祸的教训实在是太惨痛了，难道还能让类似的事件重演吗？现在，人们一提到「造船厂」，就马上浮现油船大爆炸惨祸的可怖景象，一提到「造船工人」，就马上联想到「意外」「伤亡」，那一具具烧焦不成人形的尸体……这样的阴影，重重地笼罩在人们的心灵上，可不是容易驱除的啊！

我们认为，不只是裕廊船厂必须彻底全面检讨其安全系统与措施，其他船厂，其他工厂、工地以及所有工业部门，都应该彻底全面地检讨其工业安全制度和各项措施，否则十月十二日发生在裕廊造船厂的惨祸，也有可能发生在其他的工厂或工地的。难道要等到那个时候，才来做「善后」工作吗？到那时再来调查，收尸，不是太迟了吗？工厂毁了可以重建，油船烧了可以不要，然而，工人的生命丧失了，又如何挽回？

为了让所有的人都共同关注工人的安全问题，为了警戒后人，为了对这次灾难的工友以及历次在工业意外中死亡的职工表示悼念，我们建议，在裕廊工业区建一座纪念碑。为什么死于战争，死于空难（如在柔南发生的被骑劫飞机撞毁案）的人，有纪念碑来纪念他们，而我们的为新加坡繁荣做出极大贡献，最后献出宝贵生命的职工，不能有一座纪念碑来让大家永远缅怀他们呢？我们相信，如果这座纪念碑不能建在裕廊工业区的土地上，也必会建在每个有良知人们的心中的！

親人，爲什麼

你們死得那麼慘？

怒

一声震天的响声，夺走了七十六位工友的宝贵生命，枉死城中多添了七十六只新鬼，人间多少个家庭失去了亲人。活着的、有良知的绝忘不了那一天，忘不了那血淋淋的一幕，裕廊船厂一声轰隆，人间顿时愁云密布。

建造了多少轮船，维修了多少船只，为经济繁荣创下了多少丰功伟绩；可是，亲人，你们为什么死得那么惨？有人说这是命，然而这样的事情却已不是第一次发生。多少船厂工友葬身舱底，其他行业的工友跌死、夹伤、难道也是命？人的肢体可以被零售，生命可以金钱交换，这也是命？

亲人，你们白白失去生命后，马上就有人呱呱乱叫，说什么自觉遵守工业安全条例，不爱惜生命，这次的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教训；乱叫什么“一个粗心大意的工人也会引起意外，工会应该谴责这样的工人。”难道工友不爱惜自己的

生命，难道是工友们要“自取灭亡”？有人组织了调查团，但从以往许多类似的调查团来看，他们或者只能调查出一些技术问题，又能否替你们伸冤呢？

亲人，你们的死，引起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共愤、同情。中央医院里挤满了家属、工友和学生，大家的心里充满焦急，就只一心想知道多一点关于你们的消息。捐钱捐血的运动，传遍了这小小的岛国，看似“温情满人间”。然而，有人捐钱捐血，是为了援助死去亲人的家属，为了拯救在痛苦挣扎的工友；但也有人捐钱捐血，却是为了个人出出风头。在死伤者家属无限哀伤时，竟有人忍心这么做。

亲人，相信在许许多多人们心中，都会建起一座纪念碑，纪念这一次的惨祸，纪念在惨祸中死伤的百多名工友，纪念各阶层人民的关怀情意，记住某些人所暴露出来的丑恶嘴脸！

第三期勘误表

页数	左/右	行数	原文	应为	页数	左/右	行数	原文	应为
1	—	22	看图识字	看图解说	46	左	29	力	利
10	左	23	宣	渲	50	左	17	泰	寮
12	右	34	庭	廷	55	—	标题	人间何沧桑	人间何沧桑
13	左	6	庭	廷	59	左	8	直	甚
13	右	11	归	规	70	—	标题	看图识字	看图解说
14	右	19	力	利	70	—	—	2…故事开始于1895	2…故事开始于1859
20	右	25	%	万					
23	—	8	专	尊	74	右	24	中	上
25	右	22	燥	躁	77	右	4	检	捡
33	左	19	长短车资	长短车程车资	78	右	30	荷	苛
37	左	14	续继	继续	87	左	4	齐	整
37	右	35	机会政党	机会主义政党	104	左	7	十一月一日	十一月十五日
41	右	43	各	名					

殓尸房外

◆ 盈立 ◆

十三日早上，天气异常阴暗。

殓尸房外一片喧哗。到处弥漫着一层恐怖的阴影；悲恸、凄凉的哭声，萦绕着人们的耳际。

斜坡上站着一大堆人，有的伸长着颈项，睁大着眼睛，注视着殓尸房外；有的站在那儿指手划脚，犹有悸惊的讲述自己死里逃生的可怕经过。有的默默地低着头，不时掏出手巾揩着红肿的眼睛。人们脸上没有笑容，只有悲伤和痛苦。

殓尸房门外，排着两行前来认尸的家属，个个心情沉重，有的脸孔红肿，双眼红丝密布。

这时，房门蓦地被打开，两个警卫紧扶着两个中年妇女出来，后者哭得死去活来。

“我的天呀！我的儿子死得好惨！是谁，是谁害死了他呀！我要回我的儿子，我要回我的儿子呀！你们放开手，放手！我要回我的儿子！”

“妈妈，爸爸真的死了吗？妈，你说呀，你告诉我吧！你为什么哭着不说呢？妈，呜……爸爸不会死的，我要爸爸，妈，我要爸爸呀！呜……”旁边一个孩子凄凉的哭喊着。悲愤、痛苦啃嚼着人们的心，我不禁一阵鼻酸，眼泪夺眶而出。

离殓尸房不远的地方，蹲着一个白发斑斑的老伯伯。他低着头，茫然若失地凝视着地上，泪水从他眼里不断地淌下来。站在他旁边的是一个

中年女人，手里捏着一条手巾，不时擦着双眼。目睹此景，我不禁上前慰问。

“他老人家是来认尸的，死者是他女人，在船厂里做清洁女工。我是他的邻居，我们是今天早上才知道消息的。”中年女人沉痛地说。这时，老人家抬头看了看我，声音有点哽住的自言自语说：

“唉，昨天下雨，我就劝她不好去上工，她硬硬要去，唉！……”他说到这里，不禁放声悲哭。

“唉，还不是为了生活。他女人也实在勤劳，每每为了家里的费用，加班了不少次；下雨天她也很少不去做。说真的，一天不去做，又怎能维持家庭费用呢？”中年女人对我说。

“他的儿女呢？她们应该长大了吧！”

“他的儿女都大了，只有两个还在读书。可是，那些大了，做工了的都不够养活他们，老人家又患肺癆病，不久前刚刚从陈笃生医院出来哩。唉，可是他女人却……”。听到这里，我心里不禁一阵悲愤，这悲惨的爆炸事件不知夺走了多少宝贵的生命，到底是命运的安排，抑或是人为的灾祸呀！

那晚，我陪吴到“乌桥头”去探访他的一位旧邻居，她是位中年妇女，在这次惨案中受伤，几天前才从医院出来。

那是一座一房半厅的政府组屋，走廊上灯光明亮，不见一个人影，耳际一直响着“悠扬”的流行歌曲。来到门口，门打开着，门口堆着许多拖鞋，只见本来已是窄小的厅被一块木板隔成两半，那分隔出来的厅显得更窄更小，却有一大堆人紧紧地围着一个圈子，正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手上的“卜克”牌。

“阿来嫲在吗？”吴问。

人堆里走出一个人，把我们从头到脚打量一

佢底要点就点

◆ 陳吟 ◆

就是活活的遭浓烟焗死的。然而，为了生活，为了家庭，明知道危险也不得不去做。到了第三天，她就获知丈夫被烧伤的消息。

说到这里，她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看看房里两个熟睡的孩子。大的才十岁，小的七岁。

“如果佢底的爸爸死咗，我真系不知点样生活落去，好彩佢平安有死。”说完，沉默了半晌；我们问起她目前的经济情况，她有点愤慨地告诉我们，几天前她从一些人的口中获知劳工部（福利部？）有赔偿一些伤者\$70—\$90多块钱。她以为这些钱虽不足以维持她接下来的生活费，但起码是有好过没有。于是，她就到劳工部去，谁知那里的人却叫她回去，因为她们有购买组屋，是属于“没问题”的。对于这件事，她非常生气，购买组屋是用公积金购买，难道这就能证明是有钱人家吗？她最后微笑说：“呢个系佢底的鬼计，佢底要点就点。”

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耳际回荡；直到我们离开为止，我还是忘不了这一句话，“佢底要点就点。”

门“呀”的一声被打开了，黑暗中探出个人头来，两眼迷茫的神色，打量着我们。“你底搵边个？一哦，原来你底是来访问嘅，你底真系有心。我两个仔番着觉，你底要唔要入来？”说着，她就请我们进屋内。这位妇女是这次裕廊造船厂爆炸案其中一位伤者的妻子；她的丈夫还在医院里接受治疗，挨着被灼伤的痛苦。

这是一间两房一厅的组屋，打理得相当整洁，然而现在却笼罩着阴沉的气氛。这位陈太太很健谈，她告诉我们两三天前她的心情是多么沉重和悲伤，无时无刻不挂念着在医院里的丈夫。她的丈夫伤势虽然轻微，但是灼伤是很痛苦的，她仿佛听到她丈夫的哀叫，仿佛看到她丈夫的眼泪；一直到这几天，她的心情才开朗些，今晚才有精神和大家谈。

原来她丈夫是个打模的承包商。在三个月前，他是航海的，后来到发巴船厂承包，在这宗惨案发生的前三天，才转到裕廊造船厂。在未入厂前，他就一直告诉她，他很不想来这间船厂做，因为这间厂的工作环境很恐怖，一个月内就发生了近一百宗的“意外”事件。以前的十三位工友

番，好像我们是不怀好意似的，之后才慢斯斯地走入房里去叫醒吴的邻居。

这时，其他几个人向我们问长问短：

“你们是不是保险公司派来的？”

“不是吗？那你们一定是工头叫来的。”

他们你一言，我一句，把我们弄得很尴尬，就在这当儿，一位身材微胖，头发乱蓬蓬（大概刚睡醒），棕色脸，鬓发有点长的中年汉子从隔房里出来，吴立刻和他打了个招呼，原来他是阿来嫲的丈夫，他说他女人目前还在医院。

“她伤得厉害呀！整个腹部，两只手都烧得焦黑，躺在床上，一直叫痛。日前去看她，她还

是很难受。

“唉，本来她不应该去做的，只是我驾「德士」又不安定，这些日子，我又失业了。”

“那目前的开支怎么办？厂方没有什么交待吗？”吴问。

“不要说了，到现在连厂方的一分钱也没收到！”他很愤慨地说道。

不久，我们就告辞了。

走到十字路口，心里不禁浮起一个疑问：“难道受伤者因为没有死，厂方就可以置之不理吗？”

一个晚上
◆ 云 ◆

救济裕廊造船厂爆炸案罹难者家属

义款何去何从？

• 包死 •

10月12日，在裕廊造船厂修理中的“史拜罗斯号”(SPYROS)油槽船发生爆炸，夺去了76（至26日止）条人命及造成近百人受伤。这是新加坡有史以来死伤最惨重的一宗工业意外。这宗惨祸，使到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受伤残废，真是惨绝人寰的大悲剧。

惨祸的发生，引起了社会上各阶层人士无比的震惊和关注；纷纷响应捐血和捐款，拯救受伤的工友及救济罹难工友的家属。到了26日，义款总数约达300多万元，计星洲日报130万元，劳工部以及其他团体，收到近200万元。这笔数目庞大的救济金，将如何分配予这次爆炸案罹难者的家属呢？相信这是广大社会人士所关心而且急切想知道的。

许多捐款者打电话到报馆，询问有关义款将如何处置。20日海峡时报以显著的栏位刊登了一篇题为“捐款者想知道义款将如何应用”的文章，提出了社会人士急切想知道的义款处理问题。

为什么人们会这么担心这笔捐给“史拜罗斯号”爆炸案罹难家属的义款的分配问题呢？原来，在惨祸发生后隔天，全国职总秘书长蒂凡那针对“史拜罗斯号”事件发表声明说：职总已要求“新加坡劳工基金会”拨出10万元，作为设立一个特别救济基金的基础，以援助在工业意外中遇难工友的家属。他也呼吁职总属下各工会、合作社、雇主和个别公众，慷慨捐助这个基金。至于在“史拜罗斯号”惨祸中遇难工友的家属将会获得该基金的救济。公众的捐款，应交给“劳工基金会救济基金”(Singapore Labour Foundation's Special Relief Fund)

事实上，义款之所以源源不绝，主要是这次惨祸所造成的人命损失非常惨重而激发了社会人士的同情心。如果照蒂凡那所说那样，公众人士捐助“史拜罗斯号”罹难者家属的义款将不完全是用来救济他们，而是利用为设立一项工业意外救济基金的基础，显然这和绝大部份捐款者的意愿是不符的。

而且，该基金既命名为“劳工基金会救济基金”，会否类似劳工基金，主要在于促进新加坡职工运动会员及家属之福利呢？去年9月在国会通过的劳工基金会法案，旨在设立一个名为劳工基金会的机构，以促进工会会员与其家属的福利。基金会也将设立与管理工业复职中心，以及兴建与管理适宜的工会会所和由工会负责的合作社建筑物。在教育方面，基金会将提供奖助学金予全国职总属下工团或兄弟工会会员的子女。但是，职总仅代表新加坡有组织及可进行谈判的总工友人数的45%，而多数从事高度危险性工作的建筑业工友都没有参加工会。就拿这次惨案来说，76名罹难工友中仅有30多人是新兴工业工联的会员。因此，设立这个“劳工基金会救济基金”来管理公众人士救济“史拜罗斯号”死难者家属的义款，怎不叫广大的热心捐款者提心吊胆呢？

就在海峡时报该文发表隔天，星洲日报表明了其立场：“本报所呼吁的救济裕廊造船厂爆炸案伤亡家属义捐，将每一分钱均依据捐款者的意愿用作救济船厂惨案伤亡家属，绝不含糊。”

劳工部也发表文告，披露它已接到义款83万，该部已成立了一个以劳工部政务部长谢嘉惠为首的四人委员会（注）来处理这些义款，委员会将遵照捐款者的意思动用义款，这个委员会也将决定援助的性质。文告也说，工业意外的范围不限于造船修船业，其他行业也同样会发生意外，热心的捐款者若愿意考虑把他们的捐赠也惠及其他不幸者家属，捐款可交“工业意外救济基金”（Industrial Accident Relief Fund）。

文告发表隔天（22日），海峡时报独家报导了有关义款处理的内幕消息。报导说，这新设立的“工业意外救济基金”将是一永久性的基金，用以照顾工友的福利，它将综合“劳工部普通福利基金”（The Labour Ministry's General Welfare Relief Fund），“劳工基金会救济基金”及“社会事务部基金”（The Social Affairs Ministry's Fund）所收到的款项。这将使到不幸者家属分配捐款的手续统一，而且避免同时获得三项基金的赔偿。这

项基金将由刚成立的4人委员会管理，报导也说，这计划已经筹划了好些日子，“史拜罗斯号”大惨祸引起了公众热心捐助，正好点燃了这基金的生命。至于“史拜罗斯号”受难者家属将如何获得援助还需等待调查庭的研究结果。但该委员会将决定一般的援助性质，诸如医药服务、助学金等。这消息不正和蒂凡那所提的相吻合吗？这报导是否可靠，还有待当局的证实。

24日，星洲日报披露所代收义款将涓滴缴交作为救济油槽船受难者之用，绝不含糊。该报虽将继续代收捐款，但除指明专捐予“史拜罗斯号”受难者外，于26日起将悉数交由劳工部之“工业意外救济基金”处理；并呼吁公众人士对该基金作出捐献。

26日，工业意外救济基金委员会宣布了初步分配给“史拜罗斯号”惨祸中遇难者的家属以及受伤工友的救济金款额。其中遇难者的家属可获得5千元；受伤而留医3天或以上者可获得3千元；蒙受轻伤而留医少过3天者可获得1千元。劳工部也将在10天内写信通知有关者何时前往领取这笔救济金。

但是，截至25日为止，劳工部收到的工业意外救济金总额达74万元，而这与前次文告所发表的83万元义款（21日为止）有所出入，剩下的钱将如何处理呢？是否全部属于救助“史拜罗斯号”死伤工友家属呢？又，公众人士通过报馆捐献给“史拜罗斯号”罹难者家属的二百多万元，将如何分配，还是一个未知数。

虽然罹难工友家属有得到厂方、工会及公众的一些救济，然而办丧事以及生活费，使到大多数家属陷入困境中。因此，义款要迅速及合理的分配到亟需援助的工友家属，是广大社会人士急切盼望的。

注：调查团成员还包括职总代表彭由国，新加坡劳工基金会代表徐藉光，社会事务部代表S.C. 蔡夫人。

孩子的哀歌

— 为十月十二日油船

惨祸死难者而作

艾思

一

失去爸爸的孩子
對沒有失去爸爸的孩子說
“我沒有爸爸了！
我的爸爸死了！”
話還沒說完
孩子就傷心地哭了！

失去爸爸的痛苦
就像油船爆炸時的烈火
燒着，不斷地燒着
失去爸爸的孩子
那幼嫩的心靈！
油船上，大火已熄滅
然而，那灼傷孩子心靈的火
還在不停地燃燒，燃燒……

二

那不是爸爸！
那不是爸爸！
那是一塊大木炭啊！
那是一段燒焦的樹！
那不是我的爸爸！
媽媽！婆婆！
爸爸呢？
誰奪走了我的爸爸？
媽媽，妳為什麼用頭撞牆？
婆婆，妳為什麼用拳捶胸膛？
叔叔阿姨們！
為什麼你們都低下了頭？
為什麼不告訴我
爸爸在什麼地方？

三

媽媽！爸爸回來了！
爸爸回來了！
他跟平常一樣
帶着一身油氣
拿着一包朱古力糖
我最愛吃的朱古力糖
回來了！回來了！
我要拿測驗成績給他看
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要跟他講
好讓他那疲乏的眼睛
展露欣慰的光芒……
孩子醒來了
啊，那是一個夢
只是一個夢
爸爸，永遠不回來了
淚水，沾濕了孩子的小枕頭……

編者按

1. 十月十二日，是一个令人哀痛难忘的日子。裕廊造船厂“史拜罗斯号”油槽船爆炸惨案发生后，引起了各阶层人士的关注，我们也收到了许多有关惨祸的稿件。由於时间匆促，未克编入，特此出版增刊。
2. 本期增刊所刊登的一些文章的看法，可能与实际情况有些出入，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罹难工友家属及公众人士对这次惨祸的意见和看法。
3. 由於这次惨祸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本刊下期将设一讨论工伤意外问题的栏位，希望大家
4. 由於疏忽，上期“填字游戏”中奖者的地址遗失，希望中奖者能将地址寄到 P.O. BOX 2222 S'PORE 2, 信封上请注明“绿洲编委会”收。我们将补发绿洲第4期一本，对读者们所造成的不便，编委会谨此道歉。
5. 由于出版延误，下期截稿日期改为 15-11-78。

出版：新大中文学会
承印：理想纸品印刷公司

编辑：绿洲编委会

M.C. (P) 27/2/78

本期定价：\$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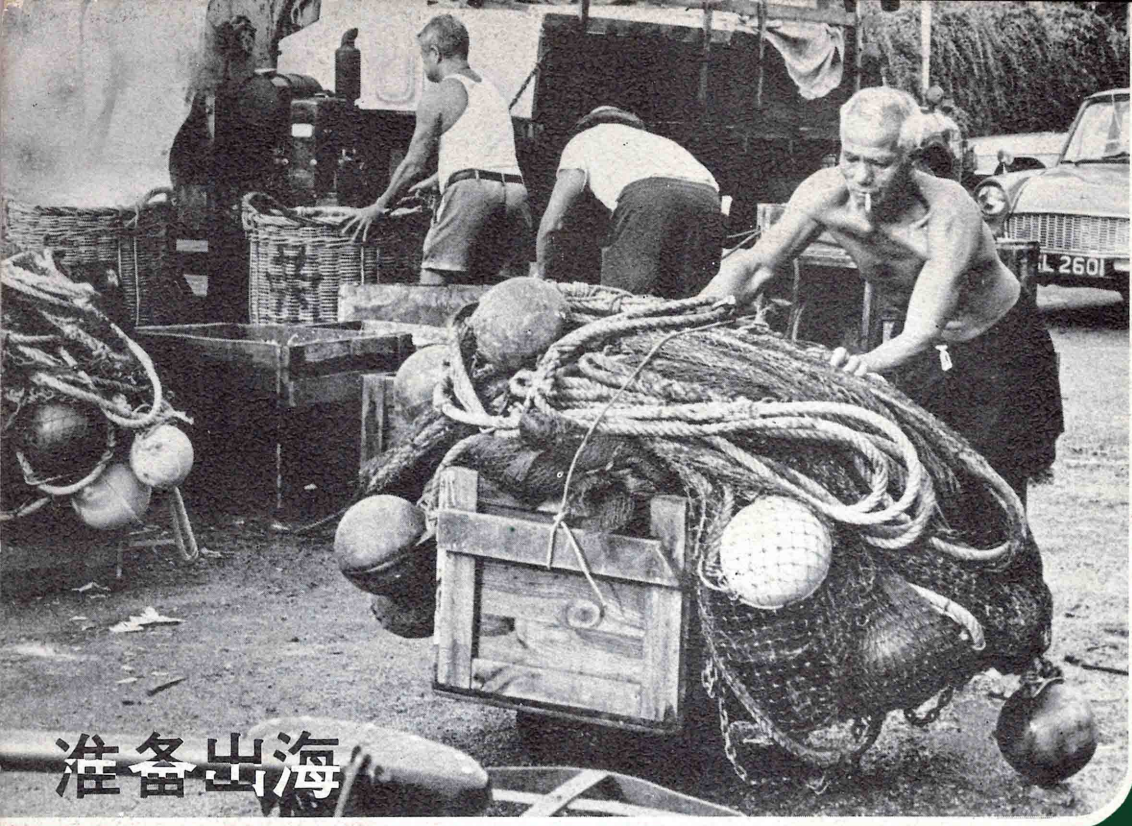
扎铁女工



上铁



承印：理想纸品印刷公司
编辑：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绿洲编委会



准备出海



剖鱼肠